作者简介

孙晓 男，1112年毕业于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现任{艺术天地)杂志社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会员。中国大众文学学会会员．发表中、短篇小说40余篇，出版中、短篇小说集两部．《主攻手》《孟家二的亲事》《伟人和渔夫》《闪光的镜片》《五个进入戏剧角色的军官》等作品在军区。省、文化部和中央报刊获奖。1991 年与陈志斌合著出版《喜马拉雅山的雪》。陈志斌 男，1009 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山东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著有长篇报告文学《前门外的新大亨》，长篇小说《乱世豪门》(与人合作)、中篇小说、中篇报告文学、大型话剧、电视剧共 20 余部及短篇小说、评论若干，约计 200 万字。九次获军区、省、全国刊物文学奖。现任济南军区话剧团专业创作员。1991 年与孙晓合著出版《喜马拉雅山的雪》。

内 容 介 绍

中苏之战的烟云，随着历史的进程早已消散，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却未披露。

60 年代初，克格勃策划了震惊中外的“伊犁事件”，中国 6 万人逃苏，2 名少将、40 余名校官出走。

中国共产党智囊人物邓小平在莫斯科怒斥赫鲁晓夫背信弃义。

在与超级大国的对抗中，中国秘密地进行了苏、美、英、法想都不敢想的“核实弹运爆”试验，令核强国们大惊失色。

“珍宝岛之战”，中国前线指挥官首次谈起作战内幕。

为报珍宝岛兵败之辱，苏军装甲部队偷袭中国“铁里克奇”。中国守军全部阵亡。

在勃列日涅夫的手伸向红色核按纽的时候，毛泽东又玩了一个“小花招”，再次化险为夷。

勃列日涅夫在电视屏幕上看到毛泽东和尼克松握手，强吞下从未品尝过的“苦果”。

本书是陈志斌、孙晓两位作家继《喜马拉雅山的雪》之后的最新长篇力作。积作者十余载采访、搜集、考证、创作之大作。该作场面宏大，史料翔实，哲理深邃，文笔精刻；不仅具有极强烈的阅读欣赏性，而且具有很高的史料收藏价值。

目　　录

后记

序　　言

本世纪以来，中苏关系的发展与演变，直至走向激烈对抗的现实，是人们密切关注的重大历史事件。《冰点下的对峙》这本书，真实地再现了 1962 一 1969 年中苏关系由全面恶化发展到边境武装冲突的历史过程，颂扬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的勇气和决心，讴歌了中国边防部队英雄反击苏军入侵者，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的英雄业绩。

中国和苏联是世界上陆地边界线最长的两个国家。从 10 世纪开始两国便不断发生边境争端，到 19 世纪中叶，沙皇俄国以武力强占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并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到中国头上，由此留下了边境冲突的祸根。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苏联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人为之欢呼：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直到本世纪 50 年代，中国都是采用了“一边倒”的政策。斯大林去世之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使中苏两党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发生了重大分歧。此后接连发生了苏联从中国撤走专家，策划中国新疆边民外逃事件，入侵中国领土珍宝岛，在中国新疆的武装挑衅。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中苏战争一触即发。

中苏关系的巨大的、惊心动魄的转折，其要害是中国共产党为了摆脱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对中国的控制，独立自主地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打破了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霸主地位，也就必然要导致中苏两国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原则分歧。历史是一面镜子。纵观今天的中国和苏联，60 年代同为社会主义大国，但是今天，一个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欣欣向荣，另一个却土崩瓦解，荡然无存。历史是公正无情的。当今天人们对独联体的现实感到困惑的时候，许多答案要从昨天的历史中去寻找。

为了写作此书，我们经过了长期艰苦的采访，并沿中苏边境进行了几千公里的实地考察。我们采访了当年参战部队的指战员和一些重大事件的当事人，掌握了大量翔实的材料，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档案和国内外出版的图书，进行了严肃认真的创作。我们从当时的国际大背景入手，再现了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苏两国之间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武装冲突事件，热情歌颂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维护世界和平，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尊严，立下的丰功伟绩；热情颂扬了我国老一代科学家，为发展中国的尖端国防科技事业所作出的光辉业绩；热情讴歌了我边防部队誓死保卫祖国的英雄事迹，再现了孙玉国、陈绍光、孙征民、于庆阳等一批战斗英雄的光辉形象；弘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对于在新形势下，加强部队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是进行社会主义基本路线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一本生动教材。

历史已经翻到了新的一页，和平与安宁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尽管苏联已经解体，但中国人民和独联体各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仍在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人们将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和经验。我们相信中国人民将和独联体各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自已的贡献。

作者

1992 年 5 月 23 日

引　言

1850 年秋天的一个早上．中国北方重镇庙街一片宁静，从鄂霍次克海上吹来的清凉的海风，轻拂着路边的树梢，天空中弥漫着淡淡的雾气，牧人们赶着羊群走向草原，绿茵茵的草地上开满了耀眼的一串红和金黄的朝天菊，

哭然．急促的马蹄声踏碎了草原的宁静。一队全副武装的沙俄骑兵向庙街扑来．冲在前面骑一匹白马的是沙俄穆拉维耶夫委任的探险队长尼古拉·哈什维涅夫，他一手挥动着俄国国旗．一手高举着锋利的马刀，嘴里高叫着：“杀……杀…”。

马队狂奔，刀劈蹄踏。中国士兵血洒庙街。这支所谓的“探险队”占领了庙街后，将中国居民赶到大街上，哈什维涅夫狂叫着：“你们都听着，从现在开始……”

“呜哇……呜哇……”一个婴儿的哭声打断了他的狂叫，他跳下马来，一把从母亲怀中夺过婴儿，用刀一扎，挑在刀尖上，狞笑着：“庙街现在改名为尼古拉耶夫斯克，从鞑靼海岸到朝鲜边境的整个黑龙江地区，连同库页岛内全都是俄国的领土，你们连同你们的子孙都将是沙皇的臣民，永远是俄国的……”

消息传到了圣彼得堡，沙皇尼古拉眉飞色舞．他手捧地图，得意洋洋地说：“俄国国旗不论在哪里，一升起来就不应当再降下去。”

1854 年的春天，黑龙江上的冰雪刚刚融化，碧波荡漾，春意盎然，舟船竞发，渔歌唱晚。“呜……”随着一声沉闷的汽笛声，沙俄的七十多艘船只，闯入了中国的内河。穆拉维耶夫以增援东部为防英、法进攻为借口，强行通过黑龙江。此后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又于 1855 年、1856 年两次巡行黑龙江，并声称：“黑龙江是两国的天然的疆界。”

1858 年，中俄两国在瑷珲进行边界谈判。在谈判的头一天，穆拉维耶夫拿出事先写好的条约，逼着中国镇守黑龙江的将军奕山签字，奕山颤抖着捧起条约，只见上面写道：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划为俄国所有，乌苏里江以东到海边的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由中俄两国共管……。

奕山出了一头冷汗，他用力摇了摇头：“不!不…这个字我不能签!”

“你不签?”穆拉维耶夫冷笑了一声：“我看你能拖多久。”

奕山硬着头皮顶了五天，每日沙俄停在黑龙江上的炮船，排炮齐鸣，其声如雷，入夜则火光通明，枪声不断。奕山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第六天，穆拉维耶夫拿出条约，用威胁地口吻说：“这一条，这一条，还有这一条，马上签字!签……!”

奕山无可奈何拿起了笔，用颤抖的手写下了中国近代史上最耻辱的一章。继《中俄瑷珲条约》之后，又有了《中俄伊犁条约》、《中俄北京条约》。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中国便失去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百年国耻并不遥远。15 世纪中期沙俄不过是一个欧洲国家，它的领土只限于莫斯科城及附近地区，是蒙古金帐汗国成吉思汗之孙拔都手下的一个封建小国，1480 年才摆脱了蒙古人的统治，1547 年莫斯科大公伊凡才自称沙皇。1643 年清军入关的前一年，沙俄入侵到松花江流域，康熙皇帝在巩固了对中原的统治之后，开始了对沙俄的自卫还击。1685 年、1686 年两次雅克萨之战，大败沙俄。1689 年，双方签署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条约明确规定中俄东段以两河(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一岭(外兴安岭)为界：岭以北，河以西属俄国；岭以南，河以东至海属中国。

19 世纪中叶，在莱茵河畔的一间小书房里，两位新纪元的创始人正在讨论中国发生的一切。蓄着大胡子的马克思指着地图愤慨地说：

“无耻，强盗，他们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夺去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

“是的，这块土地等于法德两国的面积，有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眨眼间变成俄国的了。”恩格斯又自信地说道：“中国这个巨人一旦醒来，全世界都会为之发抖的!”

马克思从沙发上站起来，用力磕了一下烟斗对恩格斯说：“将军，你是知道的，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都想占有这块土地，现在强盗们如愿了。”

“还是我们曾经说过的那句话，工人没有祖国!”

“必须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恩格斯赞许地点了点头。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曾经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言。

1920 年 9 月 27 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列宁站在讲台上，一手插在胸前，一手指着东方，情绪激昂地对苏维埃人民代表说：“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现在我代表苏维埃政府郑重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地归还中国。”

大厅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1924 年和 1926 年中苏双方举行了会谈，由于种种原因，列宁的这一无产阶级政策没有实现。

50 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处在和平友好的蜜月时期，边界问题被搁到了一边。

60 年代初，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中苏两党展开了公开论战，导致了两国关系的急剧恶化。

1962 年，苏联政府在中国新疆一手制造了六万中国公民出逃事件，1964 年又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到 1969 年 3 月苏联挑起边境事件 4889 起之多。

位于中国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成为中苏之战的导火索，此后苏联几百辆坦克又大举入侵中国新疆地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的奋起反击下，苏联竟企图对中国使用战术核武器，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打一场毁灭人类的核战争。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慨，对苏联的挑衅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捍卫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尊严。

如今，阿尔泰山的青松依然苍翠，乌苏里江的流水仍在绵绵咏唱，当我们漫步在这历史的长廊上，耳边响着如歌如泣地诉说的时候，极目纵观九州华夏，先辈们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浩然正气，依然充盈涤动在白山黑水之间……。

第一章

震惊世界的中国新疆六万人大逃亡，克里姆林宫的密谋得逞，赫鲁晓夫为克格勃授勋。毛泽东说："去者不留，我不相信那边就是天堂。"

一

1962 年 5 月 1 日，苏联首都莫斯科。这一天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莫斯科春意盎然，晴朗的天空中淡淡的白云如丝如絮，微风中不时飘来悠扬的乐曲声，高大的建筑物上挂满了彩旗和飘带，道路两旁摆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

红场上充满了节日的气氛，人们手持鲜花，排着长长的队伍，伫立在列宁墓前，等待着瞻仰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遗容。

伟大的卫国战争无名烈士纪念碑前面的火炬在熊熊燃烧，一对对身着结婚礼服的青年男女，用鲜花撒满了大理石的碑面，他们唱着卫国战争时期的歌曲，来欢庆自己的婚礼。

这一天对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是伟大而神圣的。

"当……当……"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在红场上久久回荡……。

一辆黑色奔驰轿车，无声无息地驶入克里姆林宫的大门。当一个穿黑呢子风衣的官员走下汽车的时候，警卫马上就认出了他："你好，阿朱别依同志!"

"你好，基洛夫中尉，今天又是你值班。"阿朱别依同基洛夫握了握手，信步踏上了长廊的红地毯。他一连穿过三道高大的拱门，来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厅的门前，驻足观望，对面是叶卡捷琳娜大厅，大厅的正前面挂了一幅描写瓦西里·焦尔金的油画，这个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即是英雄人物又是喜剧式人物的苏联士兵形象，是斯大林特别喜欢的，这幅油画也是斯大林命令挂在这里的。

阿朱别依望着焦尔金的脸，发出一声冷笑。

A. I.阿朱别依 60 年代在苏联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他是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赫鲁晓夫的女婿，政府主办的国家第一大报《消息报》的主编。他不仅可以自由地出入克里姆林宫，在"小白桦"商店里选购物美价廉的商品，出席欢迎外国元首的招待会，还能够左右社会舆论，参与政界角逐，同苏联上层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现在手里拿的是一部长诗《焦尔金游地府》的手稿，这是讽刺斯大林官僚政治的又一部力作。他马上要见赫鲁晓夫，请他审定。

阿朱别依推开了赫鲁晓夫办公室的大门，赫鲁晓夫坐在中间的沙发上，他的左边坐着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谢米恰斯特内，右边是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

赫鲁晓夫正兴致勃勃地侃侃而谈："我请你们计算一下，有一只骆驼从莫斯科出发，它一天走 50 俄里，多少天才能够走到中国的北京？"

"总书记同志，这是一道计算题，不过我不明白，这只骆驼是沿着公路走呢，还是像在地图上那样一直走下去？"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直皱眉头，显然他没有听明白赫鲁晓夫的话。

"我想怎样走都可以，关键是目的地是北京。"

谢米恰斯特内忍不住笑了起来："这只骆驼就是走到了北京，它也会饿死的，因为北京没有可以给它吃的东西！"

"它无法穿过雪山和荒无人烟的沙漠，特别是在气候恶劣的中亚地区！"

"马林诺夫斯基同志，你的耽心是完全多余的，它可以平安地穿过中亚，从我们的哈萨克共和国进入中国的新疆，它立刻就会被中国人撕成碎片，因为中国人现在只能吃到清水煮白菜，这是毛泽东为每个中国人订的食谱。"赫鲁晓夫话音未落，马林诺夫斯基和谢米恰斯特内便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连阿朱别依也跟着笑了。

"现在骆驼并没有去，可中国人却跑来了，因为他们没有饭吃，几个人穿一条裤子！"赫鲁晓夫得意地晃着他那发光的脑袋。

"没有苏联的帮助，中国人一天也活不下去，这就是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是个农民，地地道道的农民，搞社会主义建设他不行，过去新疆一直是苏联托管的，交给他们现在已经乱了吧。"赫鲁晓夫自负地摆了摆手。

谢米恰斯特内用手梳了一下额上的长发，不慌不忙地说："上个月刚刚发生的大量中国人从新疆进入中亚几个共和国的事件就说明了中国已经背离了社会主义，当然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特别是伊犁和乌鲁木齐的领事馆，还有'苏侨协会'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派遣了一千多人，先后在伊犁，塔城一带散发了十余万张苏联侨民证，应该说这些人是作为苏联公民回到自己的祖国的。"

"不要小看这件事的影响，苏联的力量和吸引力就表现在这里，我们有能力对付中国发生的一切事情。"说到这，赫鲁晓夫的脸上绽开了一丝笑容："我过去说过，我反对乱发奖章，像供给一样和口粮一块发，但是这一次，我要授给你和你的同志们劳动勋章，红旗勋章，还有列宁勋章，谢米恰斯特内同志，你还满意吗？"

"为祖国服务！"谢米恰斯内笑着回答。

"阿列克赛同志，你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消息？"赫鲁晓夫转过脸来望着阿列克赛·阿朱别依。

"是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焦尔金游地府》。"

“啊，是可爱的焦尔金，读一下好吗?”

阿朱别依打开了诗稿，抑扬顿挫地读了起来……。

二

1962 年 4 月初的一天，中国新疆乌鲁木齐，春风吹拂着坚硬的冻土，路边厚厚的积雪已开始融化，白杨树鹅黄色的嫩芽挂在枝头，草地上出现了一层淡淡的翠绿。

天刚蒙蒙亮，乌鲁木齐军区大院里一片静寂，正在值班室值班的军区保卫部保卫科长岳耀礼，听到办公大楼外边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汽车喇叭声，他跑出门去，见大门口停了一辆吉普车。

“一大早这是上哪去?”他问司机。

“这是祖龙泰耶夫副参谋长要的车，到伊犁去有紧急任务。”

正在他们说话的时候，祖龙泰耶夫手提皮箱，匆匆从办公楼里走了出来。

岳科长忙迎了上去：“首长，您一个人到伊犁去?”

“怎么，不行吗?”

“不，不…我是怕首长路上不安全，要不要派个警卫?”

“那就不必了!”祖龙泰耶夫冷冷地说。

汽车加大油门，驶出了军区大院，岳科长望着汽车背影陷入了沉思。

祖龙泰耶夫，俄罗斯族人，中等个，高鼻方脸，一头金黄的鬈发，脸上总是红光满面。他靠在汽车椅背上，半闭着眼睛，一束轻柔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他双肩上的少将军衔被映得闪闪发光。他一会儿抬头瞅瞅车外，一会儿又催促司机快开，情绪显得焦躁不安。

1944 年 9 月，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人民武装暴动，完全占领了上述三个地区，并成立了新疆民族军，史称“三区革命”。祖龙泰耶夫是早期的民族军成员。

1949 年 8 月，党中央邀请民族军总司令依斯哈克伯克、第一副司令达里力汗、苏克尔巴也夫等人参加全国新政治协商会议，8 月 22 日乘飞机经苏联去北平，途中飞机失事，不幸全部遇难。1949 年 12 月，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祖龙泰耶夫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

这时，公路上有一辆吉普车迎面驶来，祖龙泰耶夫看清了是一辆军车，他命令司机把车停下，汽车吱的一声停下了，对面那辆军车也停下。祖龙泰耶夫跳下车朝那辆车走了过去，从对面车上下来的是伊犁军区司令员马尔国夫，少将军衔，也是俄罗斯族人。两人先是握手，

也许双方都感到还不够挚热，于是又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司令，我们今天到哪儿去?”

“去裕民县，我已经和苏侨协会说好了。”

两辆吉普车，一前一后朝裕民县驶去，沿途一眼望去，人烟稀少，草原上雪还没有融化，仍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牧人赶着羊群在放牧。

汽车驶进了一个村子，“边防军首长来了!”人们从家里跑了出来，有人弹起了六弦琴，有人拉响了“巴扬”。

“大家跳吧，唱吧，尽情地欢乐吧!”祖龙泰耶夫高叫着跳

起了俄罗斯骑兵舞……。

“嗬……嗬……嗬……哎……哎……”人们随着他的舞步的节奏，一阵又一阵地欢呼起来。接着，马尔国夫也参加了跳舞的行列，他一边跳，一边摘下军帽扔到空中，双脚用力朝前踢着，发出“嗒嗒”的响声……。

舞会结束了，祖龙泰耶夫和马尔国夫并没有想离去的意思，他俩从汽车里拿出了白酒和羊肉，牧人们又一次欢呼起来，特别是酒在当时可是难以看到的好东西。牧民们从家里拿来了仅有的烤饼和奶酪，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喝酒，边拉家常，说来说去，说得最多的还是想吃饱肚子。

祖龙泰耶夫见时机到了，便向马尔国夫使了个眼色。

马尔国夫站起来向人群扫了一眼，没有发现有党政机关的干部，便低声说道：“大家不是想吃饱饭吗?我倒是有个办法

“什么办法?什么办法……快说呀……”

“只要有饭吃啥办法都行!”

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说什么的都有。

“现在只有一条路，上苏联去!”

人群一下子炸了窝，有人说：“上苏联，那不是叛国吗?”

“怕什么，中国是社会主义，人家苏联不也是社会主义，人家还是老大哥吗!”

“别的倒不怕，就怕人家不要咱!”

祖龙家耶夫一本正经地说："谁愿意到苏联去，可以到苏侨协会去领侨民证，有了苏侨证就是苏联公民了，上苏联去就是合法的了。"

于是，人群一哄而散，去领苏侨证。

就这样他们两人以深入牧区为名，走村串户做了大量的煽动工作，加之一大批"克格勃"分子，又以探亲访友，贸易谈判为由渗入中国境内，大肆活动，便秘密铸成了一个巨大的阴谋。

三

1962 年 4 月 22 日，"伊塔反革命暴乱事件"几乎在没有任何先兆，猝不及防的情况下突然爆发了。

离伊宁市不远韵霍尔果斯口岸，是中苏边境一条重要的开放通道。霍尔果斯山口的下面是一条峡谷，在多雨的季节里，它就变成了一条波涛翻滚的河流，在两个山口之间，有一座水泥桥，桥的中央有一个红点，这是中苏两国的分界点，北方为苏联，南方为中国。在中苏关系恶化之前，霍尔果斯口岸有定时的中苏国际公共汽车对开。1960 年之后，在中苏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双方对开的公共汽车明显地减少了。

4 月 22 日凌晨，数十名拎着行李，拖儿带女的边民，来到霍尔果斯口岸，要求乘坐国际公共汽车到苏联去，一名边防检查站的值班人员说："今天没有去苏联的公共汽车。"他的话音未落，立刻招来了一片叫骂声，值班人员和边防战士无论如何劝说都无济于事。这时，要求过境的人已经达到了数百人，可是公路上仍有人流源源不断地涌来，这些人的手里拿着清一色的苏侨证，嘴里喊着："我们要回老家去!""我们要去苏联!"

"你们这是从哪里弄来的证件?"当边防检查人员正在查询证件时，又有数千人赶到了霍尔果斯，口号声、叫骂声、争吵声响成一片……

值班人员急中生智提出马上打电话，请求州委派车，过了一会电话打通了，州委有关领导的答复是，等研究研究再说吧。可见包括州委领导在内也没有估计到事态的严重。

当边民们听到州委领导的意见后，有人煽动："走啊，找那些汉人头头要车去!"一股人流又掉头向伊宁市涌去。

就在州委领导接到霍尔果斯边防站紧急电话几分钟之后，伊犁州委也出现了不寻常的情况，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了的?

伊宁市斯大林大街，北面是伊犁军分区，对面是区党委，东面一拐是州委，三个单位离得都不太远。

早上九点多钟，斯大榕大街上车来人往，秩序井然，路口的民警在指挥交通，商店与往常一样正常营业。

这时，从大街上走来一伙年轻人，他们手持木棍、扁担，一边走一边高喊着："打死汉

人，打死汉人!”的口号，并对马路两边行走的汉族群众，不分青红皂白，棍棒相加，拳打脚踢，边打边朝州委大院冲了过来，门口站岗的警卫战士，正欲上前阻拦，被冲在前面的几个人，用棍子打倒了，于是人群一窝蜂地涌进了州委大院。

棍棒、砖头、石块雹点般地飞来，砸烂了岗楼，砸破了传达室的门窗。州委的干部正准备坐吉普车外出办事，刚开出几步远，就被挡住了，车被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了，有人喊了一声：“砸!。顿时把车棚车窗全砸碎了，受伤的州委干部在车里还没有爬出来，小车已经被掀翻了，又有人用汉话高喊着：“烧车，烧……”

汽车的油箱被砸漏了，汽油流了出来，有人划着了火……在这紧要关头，警卫战士和州委干部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救出了车里的同志。

汽车烧着了，火光熊熊，浓烟滚滚……

这时，冲进州委大院的至少有两三千人，不少人手里还举着土枪和火铳，冲着州委办公大楼“砰……砰……”开了火，打得门窗冒出一股股白烟。

州委办公大楼是一幢土黄色哥德式建筑，一共有四层，楼内一百多名干部，用桌椅将门顶住，边守边退，当一层失守时，一部分干部从后院撤到了离州委不远的区党委大院内，一部分干部撤到了楼顶，继续坚守。

闹事的人群抢了档案和秘密文件，砸烂了办公室。

州委干部守在办公楼的平台上，下面攻了几次也没能攻上来，双方僵持住了。

几个小时之后，围攻的人群包围了离州委不远的区党委，人群中有人高呼反动口号，挑动群众打砸抢。当时，乌鲁木齐军区副政委曹达诺夫，带领工作组正在伊犁检查工作，听到消息后便从军分区赶到了区党委。

曹达诺夫不顾个人安危，只身站到院门口的高台上，大声劝说：“大家不要受坏人的挑动，冲击党政机关是违法的，有要求可以按级反映，不要……”

“不要听他的，他和汉人一样是共产党!”

“打啊，冲啊，打死这些汉人!”在一阵喊叫声中，人群又朝大门冲来，曹达诺夫和区党委的干部们被迫退到了办公楼前，人群扒倒了铁栅栏墙冲到了院子里。

这时伊犁军分区警卫连赶到了，战上们挎着枪连成一排人墙，挡住了冲击的人群。

仅仅过了几分钟，人群又冲了上来，警卫连开始后退。

与此同时，新疆自治区政府和乌鲁木齐军区，都接到了来自塔城、阿尔泰，博尔塔拉、伊犁的紧急电话和电报，当地政府和军营都遭到了冲击和包围，要求马上派部队支援，但是上级的答复是没有部队，各地要依靠自已的力量防止事态扩大。

霍尔果斯山口，人群越围越多，不少人开始围攻守桥的边防战士，一帮人拉倒了旗杆，扯碎了五星红旗，冲上了霍尔果斯桥头……这时，苏联境内从阿拉木图方向开来了一长溜汽车，有客车也有卡车……有人喊了一声："这是来接我们回老家的，想去苏联的冲过桥去。"

人群几乎是疯狂地朝桥头挤去……

"砰……砰……"边防战士开始朝天鸣枪，很快枪被夺走了，战士被挤倒了，人群从边防战士的身上踏了过去，如同一股浊水流入了苏联境内。

在州委办公大楼上，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冲出包围，州委干部用仅有的几支枪向楼下还击，有人被打伤了，围攻的人害怕了，开始动摇了，稀稀拉拉地溃退了……州委干部趁机冲了出来，

在区党委大院里，围攻的人群还没有任何要撤退的迹象，他们已经冲到了大楼前面。

警卫连长在路中央划了一道线，郑重宣布："谁越过了这条线，我就下令开枪!"

没有人理会他的话，他的话音刚落，就有人喊道："冲，冲……他小子不敢开枪，他不敢!"

人群前呼后拥，一下子冲过了白线，连长咬了咬牙，一摆手，战士们一齐朝天鸣枪……。

人们愣了一下，接着又冲了上来，战士们开始朝地上射击，人们还在往前冲，子弹打到了前面一排人的腿上，有十几个人倒下了，有的是被挤倒的，有的是自己卧倒的……。

"开枪了!开枪了……"人群开始散去。

天渐渐黑了下来，通向苏联各个口岸的公路上，响起了嘈杂地喊叫声，和汽车拖拉机的轰鸣声，到处是黑压压的人群，人们赶着牛羊，坐着"二牛抬扛"的大木轮车，朝着一个方向滚滚而去……。

有白天过境的人，又跑了回来，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消息："那边边境上已经摆满了奶油面包，牛奶香肠有的是，不要钱，随便吃，随便拿！全是共产主义!"房子和帐蓬也都搭好了，想住多少，就住多少……"。

人们高兴地欢呼起来……。

一位叫哈依尔的村干部，躺在路中央，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乡亲们，你们不能走啊，咱们世世代代是中国人，到那边去要后悔的……"没有一个人理睬他，人们从他身上迈过去，头也不回地朝前走。

一辆汽车停在他面前，车上的人骂他是挡道的狗，有两个年轻人跳下车来，像拖东西一样，把他拖上车去，汽车开动了，哈依尔挣扎着从车上跳下来，摔倒在路旁。

从阿尔泰、塔城、博尔塔拉到伊犁四个地区，二十几个县，在三千多公里的中苏边境上，几个重要的过境口岸，滚滚的人流如潮水般涌动了三天三夜，白天苏联当局用巨大的广播声指示方向，夜间则打开探照灯，一道道光柱射入中国境内几公里远，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中国共有边民六万七千余人逃到了苏联，有两个县跑得还剩几百人。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国际间边民外逃事件，也是中苏边境由局部紧张转入全线激烈冲突的导火索。

四

中国北京，中南海丰泽园。

四月的北京已是春暖花开，但丰泽园里却看不到五颜六色的花草，洁净的通道两边松柏树郁郁葱葱，因毛泽东在开始住进丰泽园的时候不准许在他的住处摆放鲜花，工作人员就只好种树种菜。

毛泽东坐在菊香书屋的沙发上，慢慢地吸着一支烟，旁边的茶几上放着线装本的王实甫的《西厢记》，另一边则摆着毛泽东手书的西厢记第一折，大笔开篇，神采射人的几个大字：游艺中原，脚跟无线如蓬转，望眼连天，日近长安远……。

对面的沙发上并排坐着刘思齐和杨茂之，他们二月刚刚结婚，杨茂之从苏联留学回来，在空军学院当教员。

“思齐、茂之，看到你们结婚，我就放心了，思齐的身体不好，茂之你要多照顾她。”

“是，是，”忠厚老实的杨茂之连连点头。

“爸，你也要注意身体，不要老是熬夜。”

“我可没有你们那么多的清规戒律，我是顺其自然。”

“爸，人家医生说的都是有科学道理的!”思齐一下子认真起来。

“他那个道理，就不发展了!”毛泽东笑了起来。

这时卫士小田走了进来：“主席，总理来了。”

“快叫总理到这边来。”

周恩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走了进来：“主席，我这一来又打扰你们了，”他又笑着说，：“思齐，茂之你们结婚了，工作和学习要好好安排一下。”

刘思齐和杨茂之站起来，“爸，我们走了”。

毛泽东点了点头：“小田，你送送他们。”

周恩来又叮嘱了一句："有时间，你们可要多来看看！"

两人点点头，随卫士小田走出门去。

周恩来打开一份电报："这是刚收到的新疆军区的电报，伊犁和塔城地区的几万边民，围攻了党政机关之后，跑到苏联去了。"

"哦……"毛泽东沉思了片刻："恐怕又是老大哥搞的名堂吧！"

"这个事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在此之前没有发现什么迹象。"

"迹象还是有的，只是我们没有想到人家会这样干。"

"还有一件事，新疆军区的祖龙泰耶夫和马尔国夫写了报告，要求到苏联去。"

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望着窗外的一棵百年古柏："人家把手都伸到我们军队中来了，我看愿意走的不要硬留，我就不相信那边就是天堂，我也不相信他们这样做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还有一些人也要去，我看是不是让赛福鼎同志去做一下工作？"

"我看不必了，这件事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的，究竟谁是谁非，现在讲不清楚，过 20 年，也许 30 年，大家会明白的。"

"愿意走，可以欢送嘛！"毛泽东的思路跳跃得很快："中印边境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我刚接到总参的一个报告。"周恩来说着拿出了另一份报告。

五

祖龙泰耶夫和马尔国夫从新疆军区礼堂里走出来，直接上了送他们的吉普车，和他俩一块要求去苏联的还有四十多名校、尉级军官。

在刚才的欢送会上，新疆军区的主要领导都没有讲话，不少人对送他们走想不通，因为中央有指示必须坚决执行。

这些去苏人员和他们的家属都上了汽车，汽车驶出了乌鲁木齐，向中苏边境驶去。

一晃 30 年过去了，中苏关系解冻，全球趋于缓和。

1991 年 12 月 26 日，苏联解体了，叶利钦宣布 1992 年 1 月 2 日全面放开物价，于是各共和国竞相提价，人们一夜之间发现自己几乎一贫如洗，一个漫长而饥饿的冬天来了，于是 30 年前逃亡到苏联去的中国边民想起了自己的祖国。

人们从莫斯科、从彼得堡、从阿拉木图乘飞机、乘火车、乘汽车赶往伊犁和塔城，霍尔

果斯口岸国际公共汽车人满为患。

霍尔果斯边防站，五星红旗在高高飘扬，庄严的国徽下面，边防战士持枪肃立，当人们从桥上通过的时候，也许不曾忘记 30 年前那个夜晚。

人们望着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望着餐桌上丰盛的食品，望着孩子们天真地笑脸……如同大梦初醒。

许多人要求留下来，他们的理由很简单：我们本来是中国人。然而遭到了有关方面的婉言谢绝，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中国国籍。

正是应了中国那句老话：30 年河东，30 年河西。

正如 30 年前，那个阻拦边民外逃的村干部哈依尔说过的一个普普通通的真理：离开羊群的羊不会活下去，离开祖国的人不会有永久的幸福。

“飞天人”扫描校阅　　“快乐书虫”E 书制作

第二章

赫鲁晓夫东柏林发表预言讥讽毛泽东的警告。邓小平出席中苏高级会谈，中苏两党分裂彻底公开化

一

列宁山是莫斯科优美的风景区。十月的列宁山又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光，鲜花簇围的甬道，从墨绿色的松柏林中穿过，一幢幢俄罗斯风格的别墅，红瓦白墙，拱门长廊，别致而壮观，山坡一侧高级的网球场和高尔夫球场连成一片。但是这里看不到闲散的游人，因为这里有苏共中央主席团别墅，有接待外国高级首脑的宾馆，一般人绝对不准进入。

1962 年 9 月 22 日，列宁山苏共中央总书记别墅。

赫鲁晓夫坐在餐桌前，摆弄着手里的叉子，餐桌上摆着鱼子酱和烤牛排，桌子对面并排坐着拉达和阿朱别依，他们正在争论着什么。

“没有苏联专家的帮助，中国是搞不出原子弹的。”阿朱别依的口气十分肯定。

“中自人是很聪明的，我们学校的中国学生……”

“又是你们学校，原子弹不是靠几个人，它是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没有 20 年，他们是搞不出来的!”

拉达不服气地摇头：“我听说 他们已经搞出了反应堆。”

“那也是苏联专家的功劳，现在我们的专家回来了，他们……”阿朱别依两手一摊，做了个无可奈何的动作。

拉达不吭声了。

赫鲁晓夫从餐桌边站起来，对拉达说：“我亲爱的小拉达，你知道中国有了原子弹意味着什么?战争，战争……毛泽东是个狂热的好战分子!”说完这句话他便头也不回地朝客厅走去。

客厅里马林诺夫斯基和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正在谈论着什么。

“我听说中国用人提篮子的办法造出了原子弹，”赫鲁晓夫走进客厅，故意装出很惊讶的样子。

三个人哈哈大笑起来。

“这是真的，1957 年我到中国去的时候，他们让我参观一个水利工程，中国人一个挨着一个排成长队，用篮子运土，说这叫大跃进。”

“尼基塔，关于从中国回来的那些人，政治局的意见是分散安置，把年轻的挑出来编成五个团，放到苏中边境上去，叫内务部的边防部队代管。”马林诺夫斯基边说边递给赫鲁晓夫一份文件。

“这件事中国有什么反应吗?”

契尔沃年科说：“我刚从中国回来，中国的反苏情绪有增无减，8 月 30 日中国外交部发表了备忘录说苏联策划和组织了这次大规模越境。”

“我国外交部 9 月 19 日已经照会中国外交部拒绝了中国的诽谤，”妙葛罗米柯接着说：“中国对我国驻新疆领事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挑衅行为，哈尔滨也发生了类似事件。”

“我们应该关闭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伊宁的领事馆 i；还有上海的、哈尔滨的，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应当由中国负责。这也许会引起毛泽东的不满，那么，他会怎么办呢?”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正在加紧试验核武器，在新疆一带又开辟了新的试验场。”马林诺夫斯基显得忧心忡忡。

葛罗米柯从皮包里拿出一封信："这是罗伯特转来的肯尼迪总统的信，美国总统提出了裁减核武器会谈的建议。"

"是吗？"赫鲁晓夫眼前一亮，"如果我们对美国做出一些让步，一旦条约签定，就可以禁止中国生产核武器，又可以提高苏联的国际地位，这是一举两得。"

马林诺夫斯基和葛罗米柯连连点头。

"毛泽东这个人不好对付，契尔沃年科回北京的时候可以给毛泽东带一封信，就说中苏双方不再公开争论，最好再会谈一次。"

赫鲁晓夫说这番话的时候面带微笑，每当他有了新主意的时候他总是这样微笑。他心里非常清楚对付中国人，采用拿皮鞋敲桌子和装狗熊吓唬孩子的办法是行不通的。

二

1963 年春节刚过，毛泽东坐在办公桌前批阅文件，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对身边的徐秘书说："我还欠行者一笔债没还呢，也许行者早忘了，这笔债早该还了。"章士钊字行严，毛泽东称他行者。

"主席，您还欠行者的钱？"徐秘书不明白了。

"那是 1920 年办新民协会的时候借的钱，从现在开始一年还 2000 元，十年内还清！"毛泽东认真地宣布。

徐秘书给行者送钱去了。

毛泽东看到桌子上秘书留下的字条："下午接见契尔沃年科。"他很自然地想到了另一个苏联人尤金。

1949 年 12 月 21 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斯大林 70 寿辰的庆祝活动，那时赫鲁晓夫刚刚出任莫斯科地区党的书记，他和斯大林的关系已经非常亲密了。

"尼基塔，马察东来了。"斯大林对赫鲁晓夫说。

"什么马察东？"赫鲁晓夫莫明其妙。

"就是中国的那个马察东。"

"你说的是毛泽东吧。"

"就是他，你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看他根本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斯大林笑了："尼基塔，你说得对极了。刚才我问毛泽东，当初蒋介石已经守不住上海了，你为什么不下令解放上海?他说解放了上海，我拿什么来养活 600 万居民。他根本不懂得工人阶级的重要。他请求我派一个理论家去帮助他出版选集，我说叫尤金去吧，正好看看他到底写了些什么。"

不久，尤金就到了北京，毛泽东对他非常热情。尤金是个富有才华，思想敏锐的哲学家。他以非常公正地态度读完了毛泽东的大部分手稿，异常地激动和兴奋，立即给斯大林拍电报："毛泽东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斯大林对此将信将疑。

毛泽东常常到尤金那儿，探讨哲学，社会发展和意识形态等重大问题，经常一直坐到深夜一两点才离去，后来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

尤金又给斯大林发了一连串的电报，高度赞扬毛泽东的理论水平和领导才能。

这一次斯大林有些相信了。

这时徐秘书走了进来，打断了毛泽东的思路，毛泽东知道客人来了，于是他站起来朝门口走去。

契尔沃年科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陪同他一块来的有中国外交部长陈毅。

"主席，契尔沃年科大使带来了苏共中央的一封信。"陈毅将信交毛泽东，毛泽东接过来放到桌子上。

"关于中苏关系，苏共中央有个新的建议，不要再公开争论了。"契尔沃年科说。

毛泽东笑了笑："赫鲁晓夫说过，兄弟党之间开展争论和批评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我们还要保留评论之权，不过中苏两党的分歧会让别人利用的。"

"主席，前几天我们搞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一些西方记者一个劲地追问我，中苏分歧到了什么程度了，我说不管到了什么程度，反对帝国主义是没有分歧的!"陈毅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是这样，是这样……"契尔沃年科也跟着笑了起来："正是为了不被别人利用，苏共中央希望与中国同志能够面对面地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就一些国际重大问题交换一下意见。"

毛泽东点着了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谈还是要谈的，问题要摆到桌面上来。我看还是要从头说起，1956 年我就说过，我们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有意见的，我说斯大林是功大于过的，赫鲁晓夫说我们不了解苏联的情况。问题是否定斯大林会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很大的影响，现在可能还看不出来，20 年，30 年以后就会看出来的，还有现在他讲的这个和平共处的口号，这是向帝国主义让步，让步就会有和平?我看不一定啊!"

“苏联这样做是根据苏联的国情，各国的情况不同，苏联人民对战争有自己的理解。”

毛泽东轻轻皱了一下眉头说道：“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一言一行对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影响很大，当然我们应当有自己独立的见解。”

送走了契尔沃年科之后，毛泽东便开始考虑中共代表团的人选问题。这次中苏两党高级会谈非常重要，如果派总理去，国内还有很多事情要办，毛泽东想来想去，想到了邓小平。1960 年的中苏两党的内部会谈就是小平去的，邓小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和在重大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是深得毛泽东信任的。毛泽东下定决心，这一次还是派小平去吧。

一旦做出决定，毛泽东感到全身一阵轻松，他长吁了一口气，缓缓走出屋门，他望着院子里的几株百年古树，信口吟道：“大树无枝向北风，十年遗恨泣英雄。”这是高启《吊岳王墓》中的名句，可见毛泽东时时萦系心头的亦是来自北方的威胁。他此时想到岳飞，他最耽心的仍是国家的安宁。

他转过身来对徐秘书说道：“快，请小平同志来一下！”

三

1963 年 6 月 30 日下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都柏林。斯普里湖上，夕阳在绿色的湖面上留下一道金黄的光环，轻波荡漾，景色宜人。

一艘大型乳白色高级游艇在湖中安然游弋，它的周围是几艘东德警察的小型巡逻艇，游艇上飘着东德国旗和苏联国旗。

赫鲁晓夫坐在甲板中央的软椅上，在他的左边坐着捷克总统诺沃提尼，右边是匈牙利总理卡达尔，对面是波兰共产党总书记哥穆尔卡，保加利亚总理日夫科夫，东德副总理斯多夫，这是苏联与东欧五国领导人举行的一次高级会谈。东德共产党总书记乌布利希没有参加会谈，因为今天是他的 70 寿辰，他身体欠佳回到别墅去休息，准备出席晚上的招待会。赫鲁晓夫今天的精神特别好，喜气洋洋，谈锋甚健。会议已经开了四个多小时了，基本上都是听他说，别人只是点头迎合。

“中苏之间的分歧当然是由来已久了，但是毛泽东从来没有做出过一次让步，他这个人是有野心的，总想让别人围着他转。召开国际共产党代表大会，他们提出来要以各国共产党人数的多少为比例选派代表，开口就说他们有党员 2000 万，这比捷克全国人口还多 800 万，要是按他们的要求选代表，那么代表中 90％都是中国人，表决什么问题，还不都是按中国的意思办。”赫鲁晓夫越说越激动，他把鞋脱了，将脚放到椅子上。

“我们支持苏共中央的观点。”卡达尔说。

“捷克共产党将永远和苏联共产党站在一起”

“波兰共产党完全赞同苏联的观点 1” .

赫鲁晓夫的脸涨得通红，眼睛也兴奋地睁大了："我相信我们多数人的头脑是清醒的，中国人只能欺骗那些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无所知的人。"

呜……游艇上的汽笛响了。前面是一道长长的湖堤，湖堤上有各种大型游艺机，沿堤布满了五颜六色的太阳伞，人们三五成群有说有笑。

游艇靠到了堤边，赫鲁晓夫从软椅上站起来，走到艇边，立刻有人识出了他，人群中有人喊出了他的名子，立刻响起了一阵欢呼声……。

人们齐声高呼："柏林……莫斯科，柏林……莫斯科……"

赫鲁晓夫高举着双臂，用力向人群挥动。他抓起艇上的鲜花向人群扔去，鲜花扔没了，他就扔水果，最后把帽子和手表也扔了出去，今天令他特别感动，因为他特别注意德国人民对他的态度。

游艇向湖心驶去，赫鲁晓夫又回到座位上，他接着朝下说："说到中国，不可能不说到毛泽东，他不仅是一个农民，而且是一个好战分子。1957 年的国际共产党莫斯科会议，有 80 多个代表团提到了热核战争的可能性，毛泽东却振振有词地说：我们不应该害怕战争，我们不应该害怕原子弹，不管爆发什么样的战争，常规战争，还是热核战争，我们都将取得胜利，至于中国，如果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我们也许会损失 3 亿人，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生更多的人。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和中国代表团的那些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哥穆尔卡说："我当时十分气愤，我说好战，太好战了!"

这一说诺沃提尼也想起来了："毛泽东说他们的六亿人口准备死三亿，我们捷克只有 1200 万人，都死光了还不够，谁留下来重新开张?"

"我到现在还不明白，毛泽东是不是个疯子，我敢断言中国如果有了原子弹，他会用来对付一切和他们政治观点不同的国家。这其中当然也包括苏联和东欧，所以我们必须全力制止中国生产原子弹。"

几个东欧国家的领导人连连点头称是。

"下个月苏美英三国将举行核裁军会谈，这是世界和平的一大进步，也是对中国发出的国际警告，如果毛泽东一意孤行，那么全世界人民就会反对他!"赫鲁晓夫几乎是在无意之间道出了三国核裁军的真谛。、他望着身边端着酒盘的德国小姐，脸上绽开工团笑容："来，来，同志们，用德国最好的啤酒，为我们会谈的成功、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为全世界的和平，干一杯!"

众人举杯，接着是一阵杂乱的碰杯声……。

汽笛一声长鸣，游艇靠到了岸边。

赫鲁晓夫第一个跳到岸上，几步走到一辆苏联产的"西耳 111"型高级轿车前，得意地

说："这是我送给乌布利希同志的生日礼物。我非常坦白地告诉同志们，这一牌号的汽车全苏联只有三辆，"他的话音未落，周围的人便噼里啪啦地鼓起掌来、赫鲁晓夫摆了摆手，一抬腿钻进了汽车，车队如长龙驶过柏林大街。街道上挂满了彩旗，两旁摆满了鲜花，汽车向狄纳莫体育馆驶去。体育馆的房顶上飘着一个硕大的彩色汽球，下面拖着长长的标语。

汽车在广场上停下了。赫鲁晓夫刚走下车，军乐队便奏起了迎宾曲，一队天真活泼的少先队员跑过来，向来宾们献花。

这个只能容纳 2000 人的体育馆，今天是座无虚席。出席大会的代表，大多数是来自上层的官员和他们的夫人，艺术界的名流，也有少数工人和集体农庄的代表。人们手持苏德国旗，高唱歌颂两国友谊的歌曲。

在大厅的门口，东德总理格罗提渥，东柏林市长艾伯特热情地迎接赫鲁晓夫和东欧各国的首脑。赫鲁晓夫和他们一一握手，他面带遗憾的表情说："我如果是今天的生日该多好，可惜人们不能选择自己的生日，那是我们无能为力的。"他的话引来一阵笑声。

一群记者包围了他，他说俏皮话的兴趣正浓。"快…快，把你们的笔记本拿出来，我有重要的话要说！"记者们你推我搡一拥而上，密密麻麻的话筒对准了他，他用手指弹了一下其中的一只话筒说："这，很像一只炸弹！"记者们哄地一声全笑了。

走向主席台的时候，赫鲁晓夫对乌布利希说："我曾经和毛泽东争论过德国统一的问题，我说我要致力于解散华约和北约这两个军事集团；他却说如果这两个军事集团不存在了，你们就必须从东德撤军，民主德国就会崩溃，我们就会失去民主德国。看，这就是毛泽东，他竟会想到西德统一东德！"

乌布利希的脸上一片阴云："我坚信民主德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统一德国。"说完他用力摆了一下手。

赫鲁晓夫走上了主席台，他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讲稿。

"同志们，我以我个人和苏共中央的名义，祝贺乌布利希同志，德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健康长寿！"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我要告诉同志们一个伟大的预言，社会主义的红旗，终有一天会飘扬在德国的上空，而这个德国目前正在民主德国的建造之中！除了社会主义的德国外，将来是不会有一个重新统一起来的德国！"全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在这潮海般的掌声中，赫鲁晓夫庄重地放下讲稿，秘书马上递给他一个镶着金边的小盒，他取出一枚苏联英雄奖章，高高举起，向全场展示，又一阵巨大的欢呼声，他走到乌布利希面前，将奖章别在他的黑色西服上，然后两人热烈地拥抱……

紧接着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日夫科夫，也笑着走了过来，将一枚季米特洛夫勋章授予了乌布利希。

赫鲁晓夫24年前的预言，今天变成了一个国际笑话。而毛泽东当时的警告，即被今天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次又一次地提起。

大会结束后，乌布利希满面春风地开着赫鲁晓夫赠送的汽车，在柏林大街上驶来驶去。人们送给他许多彩色纸包和用彩缎结着的礼物，这些礼物塞满了汽车的后座。

也就是在这一年，毛泽东在中南海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非常严肃地说："不要给我祝寿，更不准送礼，这是党的纪律！"

四

1963年7月5日，苏联首都莫斯科阴云密布，细雨霏霏，一股白蒙蒙的雾气笼罩着伏努克大机场。候机大厅一侧站着一行苏联政府官员，为首的是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在他们身后不远处，有大约290名中国留学生和大使馆工作人员，他们手里拿着鲜花，表情却十分严肃。

莫斯科时间下午三点，空中传来了巨大的轰鸣声，一架中国民航的图104大型客机，穿云破雾在跑道上徐徐降落。舱门打开了，第一个走出飞机的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邓小平，紧跟在他后面的是副团长彭真，团员杨尚昆、伍修权、刘宁一、康生、潘自力。

苏斯洛夫用手扶了一下眼镜，慢慢向前走了几步，站住后，向邓小平招了招手。邓小平走下舷梯，和苏斯洛夫等人一一握手。

奇怪的是在场的没有苏联记者，全是清一色的西方记者苏斯洛夫脸上挂着勉强的微笑，他没有发表任何正式讲话，只是笑笑说："今天的天气，太不适合，太不……"

中国代表团上了六辆大轿车，汽车向莫斯科西南的列宁山驶去。

列宁山赫鲁晓夫别墅。7月4日，赫鲁晓夫和他的夫人尼娜结束了对东德的访问，从柏林回到莫斯科。

客厅里，他们带回来的礼品堆在地毯上，外屋堆满了啤酒和高级炊具，拉达从礼品中选了一件高级晚礼裙，正对着镜子左右比试……。

里面的客厅里，赫鲁晓夫正与柯西金谈话，旁边的沙发上坐着阿朱别依，他问道：

"邓小平已经来了，你是不是要接见他们？"

"这次苏中两党的会谈不过是做一做样子，这是给肯尼迪看的。如果在马上开始的核裁军谈判中，他们逼人太甚，我们马上就可以打中国牌。接见邓小平他们我看没有必要。"

阿朱别依又问："如果中国人这次让步了，我们会不会重新和好？"

"你以为他们会让步？毛泽东为什么派邓小平来，因为邓是他非常相信的人。1957年莫斯科大会时，邓小平也来了。在一次宴会上，毛指着邓小平对我说，看见那边那个小个子了

吗?他的名字叫邓小平，他非常聪明，有远大的前程；我对这句话至今记忆犹新。”

“现在你的主要精力是不是核裁军会谈?”

“这是两个核大国第一次坐下来谈裁减问题。如果能够达成协议，首先被限制的就是中国，如果他们敢顶着世界人民的反对，继续干下去，中国人就会威信扫地。”

柯西金显得忧心忡忡：“中国是不会停止试验的，问题是要防止从意识形态的争论发展到武装冲突。”

“这个是不必担心的，毛泽东搞什么人民战争，我看就是人海战术。人多，那是一堆一堆的肉，有什么用呢?毛泽东说死了三亿人可以再生，但是他不懂，核战争之后，生出来的人都是傻子，中国人生得再多也全是傻子!”赫鲁晓夫像个斗架的公鸡，脸涨得通红。

这时，拉达走了进来：“尼基塔，你说中国人全是傻子?”

“拉达，你的毛病就是爱插嘴。”尼娜在她身后跟了进来。

“尼娜，我们马上去乌克兰，我想看一下那儿的玉米长得什么样了，顺便看一下最新的香肠流水线。”赫鲁晓夫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柯西金望着他，突然说道：“尼基塔，你是不是怕和邓小平见面!”

这一下子，赫鲁晓夫恼了：“我，我会怕他，我会怕那个小个子，我是谁，我是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同志!”

五

1963年7月10日，中苏两党高级会谈进入白炽状态。列宁山“迎宾馆”内，中苏两国谈判代表，争得面红耳赤，如果说几天之前，双方还在相互摸底，现在可以说双方都是水落石出了。

苏斯洛夫用手捋了一下鬓角的白发，压低了嗓音说：“你们应该相信苏共的真诚，只要中共放弃对苏共的攻击，苏联共产党就停止公开论争，马上重新派出专家，扩大双边贸易，重新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他边说边瞥了邓小平一眼，仔细观察他有什么反应。

邓小平不动声色地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着烟，他很长时间没有说话，他甚至始终板着脸，他不像苏斯洛夫硬是装出一脸的笑容。

现在邓小平开始讲话了，他的声调很慢，但非常有力量，表达了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心：“从有马克思主义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一百多年了，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边界争端的时候，你们不是支持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向资本主义国家运送武器，你们开了一个先例。”

苏斯洛夫很清楚他是在说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但他无言以对，还不如闭口不开为

好。

“你们全盘否定了斯大林，说他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可是斯大林给了中国人民极大的援助，赫鲁晓夫给了什么呢?他撤消了 343 个合同，257 个经济技术项目，还从中国召回了 1390 名专家，这些还不够，他还要中国归还朝鲜战争中买武器欠下的 350 亿元的债务，这还算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吗?”

伍修权把邓小平的话一字一句地翻译过去。

苏斯洛夫的脸上渗出了汗水，他用毛巾擦了一把脸，又拿起杯子喝水。

邓小平看了他一眼，又继续说道：“你们可能已经读过了中共中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中国不希望公开论争，可是你们把问题公开化了，我们只好奉陪到底了。”

这时候安德罗波夫发言了：“我们认为这是中国攻击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攻击伟大的列宁所缔造的党。中国人想另搞一套，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套，理所当然地要受到苏联和全世界人民的反对!”

“你认为反对苏共，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真是天大的笑话。请问：苏联正与美国、英国谈判部分禁止核试验，和中国协商了吗?中苏两国还是盟国，连一声招呼都不打，这是尊重中国的态度吗?纸是包不住火的，这一点世人是有目共睹的!”

安德罗波夫一声不吭了，他在后来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时，曾对别人说：“邓小平这个人，太强硬，最好不要惹他。”

中苏双方经过 15 天的会谈，到 7 月 20 日双方达成的唯一协议：谈判暂停，下次会谈另行商定。

六

1963 年 7 月 19 日，赫鲁晓夫从乌克兰回到了莫斯科。在乌克兰他完成了一项重大的人事变动，将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波德戈尔内提升为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由谢列斯特任乌克兰第一书记。

这一天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了欢迎匈牙利共产党第一书记卡达尔的群众集会。

赫鲁晓夫和尼娜陪同卡达尔走上了主席台。他今天穿了一件灰色西装，系着紫色的领带，脸上红光满面，频频向台下招手，接着拿出了准备好的讲稿。

“俄国过去进行革命不是为了发动战争，而是为了进行建设，在和平环境中生活。可是现在有人说战争不可避免，他们是否认识到核战争会给人类带来什么，那时就是幸存者也会羡慕死人。有些狂人说，必须进行革命，必须进行战争，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尸体堆上。他们不是勇敢而是胆怯，因为他们不相信社会主义能够在相资本主义和平竞赛中取得胜利!”

卡达尔带头鼓起掌来，于是全场响起了一阵掌声。

赫鲁晓夫的情绪越来越激动，头上的青筋都暴了起来，前额泛出了猪肝色，两眼要突了出来……。

“有人认为党的二十二大是错误的，要解除中央委员会的职务，想让苏联成为一个警察国家，想让斯大林再回来。我收到一名苏联公民的来信，他说如果斯大林早死十年会更好，这是人民的声音。”

他放下了手里的讲稿：“现在有人反对核裁军，反对德国的统一，反对和平共处，他们要战争，这就是中国人。对他们我该怎么说呢?”

赫鲁晓夫做出了一副可怜巴巴地样子，用双手抱着头，手指搔着额角，表情十分痛苦。他对着台下：“告诉我该说什么，我该说什么?”好像他受到了极大的委屈。这个办法很灵，每次都会博得观众的同情，特别是那些中老年妇女，她们会说：尼基塔，你是对的，我们和你在一起。而这一次台下几乎毫无反应。

赫鲁晓夫显得有些失望，他气急败坏地结束了讲话。

他的这次讲话，使中苏分裂彻底公开化了。

7 月 19 日晚，苏共中央在列宁山举行宴会，给中国代表团送行。在宴会开始的前几分钟；赫鲁晓夫走了进来，他举着酒杯和邓小平互致祝酒词。邓小平说：“我们打了九年交道，往后机会不多了，我再到这个地方来，怕是也见不到你了。”

“我是不会走的。”

“许多事情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赫鲁晓夫已经听出了邓小平的话外之音，他心中闷闷不乐，这正是他最担心的，自已在台上还能呆多久?他突然感到自已真的有点老了，他的情绪常常反复无常，说话喋喋不休，令人不得要领，而且经常头痛。

这天晚上他感到很庆幸，因为邓小平没有给他出难题，特别是那些让人根本没法回答的问题。

只是后来酒喝得多了，他醉得快要站不住了。

第三章

苏美英三国首脑举行核裁军会谈，妄图将中国的原子弹扼杀在摇篮里。周恩来紧急召见中国核物理专家

一

1963 年 7 月 14 日，苏联首都莫斯科。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佐林，匆匆走出机场候机大厅，他的身后跟了大群西方记者，一些苏联记者被挤到了一边。

“我是美联社记者哈克，请问苏联政府是否允许对会谈做公开报道?”

“这是绝对公开的。”

“是否也包括对中国的限制?”

佐林停了一下，“当然包括中国。”

合众国际社记者特勒挤了过来：“中苏已经分裂，请问苏联靠什么来限制中国发展核武器?”

“最大限度的技术封锁。”

一架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的客机，降落到跑道上，美国副国务卿哈里曼走下飞机。佐林快步迎了上去：“你好，哈里曼先生，赫鲁晓夫总理明天将和你见面!”

“是吗，这是个令人高兴的消息，由此可见苏联对会谈的诚意。”哈里曼心中暗暗高兴，几小时之前，他在伦敦与英国代表团团长黑尔什姆刚刚结束了两天的秘密会谈，旨在迫使苏联接受美英的条件。

大约两小时之后，黑尔什姆也到了莫斯科。

列宁山迎宾馆的主楼大厅里分外热闹。赫鲁晓夫和黑尔什姆并排走了过来，赫鲁晓夫很感兴趣地问：“你看莫斯科的天气怎么样，比伦敦?”

黑尔什姆笑了笑：“我要遗憾地说，这里的天气比伦敦的好。”

“你是否打算搬到这里来?”

“如果你能为我找到一个吃饭和睡觉的地方!”

赫鲁晓夫一本正经地摇了摇头："那不可能，我们这里都住满了。"说完他哈哈大笑起来，接着又故作神秘地说："你来的时候看到了没有，在那边离这不远的一座房子里，中国人正和我们争吵呢，他们要的是战争，黄祸可怕啊！"

美国代表哈里曼已经来了，赫鲁晓夫坐到他的对面，开玩笑地："我们要不要马上就开始签定协议?"

"当然可以。"哈里曼立刻将一张白纸和铅笔递给他。

葛罗米柯也跟着说："先签了字，内容以后再填。"

周围的人全笑了。

苏联方面参加谈判的有赫鲁晓夫，葛罗米柯，查拉普金和特鲁索夫。

美英方面参加谈判的有哈里曼，黑尔什姆，美国大使科勒，英国大使杜维联等九名代表。

会议开始之前，代表们排列照相，蛤里曼和黑尔什姆一定要让赫鲁晓夫站在中央，赫鲁晓夫两手一抬笑了起来，无可奈何地自嘲说："我给帝国主义分子包围了。"

这是 1962 年 10 月，苏联向古巴运送原子弹，导至加勒比海危机以来，东西方首次核裁军会谈。双方对禁止在空中，空间，水下进行核试验的禁令，进行了激烈的讨价还价，双方一致认为，对中国和法国的核试验要进行严格地限制。

会谈进行到了第三天，苏联方面由葛罗米柯接替了赫鲁晓夫首席代表的位置。另外还有一点小小的变化，在特鲁索夫的身边多了一个人，哈里曼和黑尔什姆只知道他叫奥加尔科夫，别的便一无所知了。

许多年之后，西方世界才知道，奥加尔科夫是苏联核裁军谈判的首席代表，他的职务是苏军战略欺骗总局局长，他是苏军总参谋部内权力最大的人。这个机构对西方国家所了解的有关苏联的全部情况进行仔细地研究，并且炮制大量的材料以歪曲事实真相；战略欺骗总局对所有的阅兵式，以及任何有外国人参加的军事演习均要实施监督；它还负责同所有外国，包括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的各军种武官打交道；它是一个外人无法想像的巨大章鱼，它还管理指导着《红星报》、《苏联》、《旗手》、《装备与武器》等上百种军事报刊。

战略欺骗总局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不经它的许可，任何部队不得调动，非经它的允许不得修建任何火箭基地和军队营房，克格勃部队也不例外。

加勒比海危机时美国一直认为，苏联运到古巴去的是中程核导弹。其实，苏联运去的只不过是一些短程导弹，当时苏联的中程核导弹自动控制系统，根本就不过关，几乎不能使用。苏联情报部门千方百计企图从西方搞到自动控制系统的技术，均没有成功。后来只好让战略欺骗总局出马，奥加尔科夫只是略施小计，便大功告成。他命令所有的克格勃情报人员，一律停止收集有关自动控制系统的情报，无论过去花了多少人力物力也再所不惜。

一时间，几乎苏联所有的刊物都发出了苏联正在研究一种最新式的远程导弹的信息。

他又精心安排赫鲁晓夫参观乌克兰肉类加工厂，让他走到香肠生产线跟前，若无其事地说："你们看，苏联现在生产中程导弹，就像生产香肠一样，从流水线上一个接着一个地滚了下来！"

他的话差一点把西方首脑吓得半死。其实当时苏联的导弹生产，还是手工安装，比西方仍有相当大的差距。

美国通过认真的研究，认为中程导弹的自动控制系统对苏联来说，已无秘密可言，于是便自动解除了封锁。苏联马上从美国进口了 150 台军用高级计算机，自动控制系统的问题便立刻迎刃而解了。

这一次又是奥加尔科夫出马了。

谈判中哈里曼提出要对苏联的核设施进行七次全面视察，葛罗米柯说："只需要三次就足够了！"

奥加尔科夫心中暗暗发笑，苏联根本没有那么多核武器，他们正是上了欺骗总局的当。

"你们准备从什么地方开始视察?"奥加尔科夫好像是无意之间问了一句。

"莫斯科，从莫斯科……"哈里曼和黑尔什姆几乎是异口同声。

"不，不，这绝对不行……"奥加尔科夫显得十分紧张。

就在谈判的前一个月，莫斯科周围出现了一大批神秘的白房子，拱形的巨大房顶，没有窗子，也看不到门，军队严格把守着各个路口，严禁任何人靠近。美国通过卫星侦察发现，这些白房子，发出非常强烈的无线电波，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是苏联最新式的反弹道导弹系统。

其实这不过是欺骗总局的又一个杰作。

双方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拉方战，最后自然是苏联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让步。

下一个问题，是如何使各国在条约上签字，并保证遵守条约的有关规定。其焦点是对中法两国核试验的限制，苏联对限制法国显然不感兴趣，而美国对限制中国和苏联一样，恨不得一下子卡死中国。

在谈判之前，美国已对法国保证，法国如果按条约规定停止核试验，美国将向法国提供核情报，尽管法国表示不能接受；但心里还是有底的。

可以说条约所有的规定都是百分之百限制中国的。

7 月 25 日是美苏英三国最后签约的日子。赫鲁晓夫出席了这一天的会谈，会谈的气氛

是十分热烈的。正如西方报刊所评价的，赫鲁晓夫在这一天做出了一项重大的决定，与西方和解，与中国彻底决裂。

“对中国的核能力应该怎样评价呢?美国对这一点是非常感兴趣的。”哈里曼说。

“我们对以前交换的关于中国的核情报，总有美中不足之感。”黑尔什姆对赫鲁晓夫说。在此之前苏联曾与西方多次交换有关中国的核情报，因为苏联曾帮助过中国，所以这方面应该说是很摸底的。

“我想中国要达到核爆炸的水平至少还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据我们掌握的情报，中国目前因技术问题和资金问题已经没有能力进行核试验了。”赫鲁晓夫很有把握地说。

哈里曼摇了摇头，他明显地不同意赫鲁晓夫的看法：“据美国大鸟卫星提供的资料表明，中国在西部地区，已经完成了原子弹试验的基础设施，而且进度很快，这表明中国已经具备了爆炸原子弹的能力。”

奥加尔科夫不屑一顾地扫了哈里曼一眼，他心里明白中国目前在使用欺骗手段方面恐怕已经远远超过苏联了，不然他们靠什么来吓唬人呢！

“哈里曼先生，我可以告诉你，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无中生有，虚张声势。这是中国人一贯的作法，他们曾经大肆地鼓吹要超英赶美，他们超过了吗?”

黑尔什姆哈哈大笑起来：“他们超过了英国，不是经济，也不是科技，他们在生孩子上超过了英国。”

赫鲁晓夫带头笑了，他露出一副很开心的样子，因为英国人也在不失时机地攻击中国，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

哈里曼好像被说服了，他不再吭声了。

“我们应该对中国施加压力，使其遵守条约的规定，而且联合行动，从各个渠道阻止中国得到核技术。”赫鲁晓夫的提议马上得到了美英两国代表的赞同。

苏美英三国代表在协议上签了字。

赫鲁晓夫站起来与哈里曼热烈地拥抱。

记者们的闪光灯亮成一片……。

二

1963 年 7 月 27 日深夜，北京中南海西华厅里还亮着灯，周恩来总理在办公室前面的走廊上一连踱了几个来回，他双手抱在前胸，抬头望着满天星斗的夜空，陷入了沉思。

“现在有几点钟了?”周恩来问道。

秘书看了一下表："三点钟了。"

"主席可能已经休息了吧？"

"要不要打个电话先问一下?"秘书说。

"不必了，让主席休息吧。"

这时屋里的电话铃响了，过了一会，卫士小高跑了出来："总理，主席来电话，请您过去一下。"

"好的，我马上就去。"

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正坐在办公桌前，读着 1962 年 8 月 29 日苏联日内瓦核裁军的建议，用铅笔在上面划了不少道道，旁边放着美苏英三国刚刚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毛泽东对照了一下，将铅笔丢在桌子上。

这时周恩来走了进来。

"恩来，你看过了没有?一次大的倒退啊，去年苏联还指责美英的建议，今年他们连起码的原则也不要了，"毛泽东非常气愤地说。

"世界各国的报纸都发了赫鲁晓夫和哈里曼拥抱的照片，影响很坏啊!"

"我看我们也发，印得大一点，叫大家看看什么是修正主义。"毛泽东站起来，翻了一下桌上的文件："本来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力量就很弱，那是三家加起来对付你一家，反而不让中国搞，此举一出，真是亲者痛，仇者快啊!"

"看来这是早就准备好了的，就是要卡我们。"周恩来停顿了一下："这使我想到了 1959 年国庆前……"

毛泽东注视着周恩来，点了点头。

1959 年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突然停止了对中国的一切援助，特别是石油的进口，中国的国民经济计划被打乱了，国家的石油储备下降到了零。

告急的电报一封接着一封飞到北京，城市的公共汽车背上了煤气包。

海军执行巡逻任务的舰艇，因没有油料无法返航，只好用帆船拖回军港。

空军因为没有油料只好停止空中巡逻。

整个中国的工业面临着全面瘫痪的危险。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神色严肃地说："现在有人想叫我们死，我看站着也是死，跪着也是死，死并没什么可怕的，共产党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周总理说："外国专家说中国是个贫油国，李四光对我说中国是个富油国，应该相信谁的话呢?我相信李四光的话。"

这时秘书送来了石油部的特急电报：在我国东北松辽平原发现特大油田。

毛泽东呼地站了起来，他激动地拍着桌子说："中国工人阶级了不起，石油工人了不起！"

周恩来总理也是非常激动："马上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大庆了，我看这个油田，就叫大庆油田吧！"

"大庆!好，是值得大庆！大庆油田，这个名字起得好，再派些解放军去支援，加快大庆油田的开发！"

根据毛泽东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万官兵集体转业，参加了大庆油用的开发。

周恩来的话引起了毛泽东的一番感慨："是啊，搞石油是这样，搞原子弹也是这样。我们没有原子弹，人家有，他们动不动就要拿出来吓唬你，你没有就要被动挨打！"

"现在是关键时刻，咬一咬牙就能挺过去，困难还是很大，但不是不能克服的。"

毛泽东点头表示同意："中央要下这个决心，原子弹 100 年也要造出来！"

1963 年 7 月 31 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严厉谴责了美苏英三国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指出应该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一切核武器。

三

美国首都华盛顿，大街上出现了游行的人群，人们手里举着标语牌，高呼支持核裁军的口号，不少人的脸上显得喜气洋洋。

白宫在耀眼的阳光下，如同银装素裹，四周绿色的草坪上开满了金黄的蔷薇花，花坛前面的喷水池，水雾蒸腾，半空中映出一个七彩的光环。

肯尼迪总统的办公室里，坐满了人，气氛十分轻松，不像是在召开什么重大的会议。

肯尼迪总统坐在中间，手里拿着一份文件，他的左边坐着副总统尼克松，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总统新闻秘书塞林格，右边是副国务卿哈里曼，美国军备监督和裁军署署长福斯特。

哈里曼刚刚汇报了出席三国核裁军会议的情况，他说："我和黑尔什姆都没有想到苏联人会做出这么大的让步。我们在开始的时候，一直以为他们是在开玩笑，连赫鲁晓夫也不像和尼克松总统进行厨房辩论时那样气势汹汹。黑尔什姆对我说，真像法国人说的，你追女人，

她会逃走，而你后退，她会跟你走。”

周围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肯尼迪收敛了笑容，他放下了手里的文件：“是谁帮了我们的忙?是中国人。我们巧妙地利用了他们的分裂，这是我们的前任所没有的极好的机会。可以肯定，中国人不会在核裁军条约上签字。”

福斯特有些怒气冲冲地说：“现在有一百多个国家提出在条约上签字。全世界有这么多人支持这个条约，对于那些反对这个条约的国家，特别是中国，我们完全可以联合起来对它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

“不……不……”尼克松十分急迫地打断了福斯特的话：“我们应该明白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损害美国的利益，美国对中国的利害关系又是什么?”

“可是尽管中国和苏联发生了分裂，他们仍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们要消灭资本主义的目的是不会改变的!”

“我认为美国从来没有损害过中国的利益，而中国也没有直接损害过美国的利益，中国的强大不会给美国带来大的利害关系，在美苏对抗中只会对美国有利，中国之所以反对美国完全是其意识形态上的需要。”尼克松讲这番话显然是经过了深思熟虑。

尼克松从 1953 年开始出任美国副总统到 1969 年出任总统，在这 16 个年头里，他目睹了中苏从友好到分裂的全部过程，参预了美国战后一系列对华政策的执行，对其中之得失可谓了如指掌。他对中美关系的新设想一时无法施展，直到 1969 年出任总统之后，力主中美邦交正常化，仅此一举，便展示了他政治家的远见和胆识。

对尼克松的话，肯尼迪总统不表示反对，也不表示支持，他只是微微一笑：“对中苏出现的新的分裂，无异对美国是有利的。但是我们要沉往气，如果一开始就大张声势地表示和赫鲁晓夫一块反对中国，那就会引起他们的注意。特别是苏联，如果他们通过对国际新局势的全面的衡量，会发现共产党正在失势，他们有可能会重新修好，这对西方世界是不利的。”

“我想赫鲁晓夫没有这么聪明。”哈里曼说。

“福斯特，关于中国的原子弹有什么消息吗?”肯尼迪总统问。

“报纸上已经登出来了，中国说原子弹 100 年也要造出来。”

“他们难道要用这么久?”

“中国问题专家福斯特认为这表示了中国人的决心。”

“仅仅靠中国人自已的力量，怕是不行吧?”

“那当然……”鲍尔打断了肯尼迪的话：“根据外界的传闻，有一个美国人在帮助中国人试验原子弹。”

“什么?有这种事!”肯尼迪总统大吃一惊。

“这是一种叛国行为。”哈里曼已经沉不住气了。

“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

“这些都不清楚。”鲍尔摇了摇头。

福斯特几乎是将身子凑到了总统跟前：“可以肯定共产党中国有能力爆炸一个核装置，它对共产党中国威胁之下的亚洲国家会产生不小的影响。但是从爆炸到运载核武器，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可以在这一段时间里，扼制住中国。”

尼克松扫了福斯特一眼，显然对他的话很不满意，他反诘福斯特说：“中国早晚要成为一个世界大国，这是谁也挡不住的，否认不如承认。”

肯尼迪不再说话，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望着屋外喃喃地说：“中国很快要成为一个核大国!”

四

1963 年 9 月 28 日，中国西北核试验基地，某军用机场，一架运五型运输机，引擎轰鸣，正在待命起飞，一辆军用吉普车飞驶而来，从车上下来两个穿便装的人，匆匆上了飞机，飞机在跑道上滑行了一段距离，机头一抬插向云端。

北京人民大会堂，解放军驻京部队和首都文艺单位，正在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文艺晚会的彩排；天安门广场的广播喇叭里传来了雄壮的军乐声；长安街上华灯闪烁，如同银河飞泻。

北京西郊某军用机场，跑道上亮起了夜航灯，天空中一阵巨大的轰鸣声响过，从中国西北飞来的运五型运输机，降落在跑道上，一辆黑色轿车驶到汽车跟前，飞机上下来的人上了轿车，轿车无声无息地开走了。

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周恩来总理在主持会议，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参加会议的有陈毅，贺龙，聂荣臻元帅，张爱萍上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三强，彭桓武，王淦昌。

周恩来总理看了看表，对大家说：“我们再等一会，刚才机场来电话说飞机刚降落。”

“要的，要的，主角没有到怎么能开会呢?我们这些人都是来加油的。”陈毅说完这句话，转过身问贺龙：“贺老总，你说对不对呀?”

“你说我是老总，我这个老总不行了，现在要看聂老总的了。”

聂帅笑了："靠我一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也搞不出原子弹来，还要靠我们的科学家。"

这时门口走进来两个风尘仆仆的中年人，周总理第一个迎了上去，周恩来紧紧握住他俩的手："李觉，邓稼先同志，路上辛苦了。"

"总理，我们来晚了，做完了试验才上飞机。"

"我已经和大家说了，你们什么时候来，我们就什么时候开会。"

周总理边说边朝大厅里走去。

邓稼先，中国的"两弹元勋"，外国人称之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科学巨星"。

1950 年 8 月 20 日，浩瀚的太平洋上，美国威尔逊总统号客轮，正劈波斩浪向中国大陆驶来，在轮船的甲板上站着一个年轻人，他就是 27 岁的邓稼先。他与获诺贝尔物理奖的杨振宁为小学中学大学的同窗好友，后来又一同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回到祖国之后，他在近代物理研究所，与著名科学家钱三强、彭桓武、王淦昌一道，进行核物理理论的研究，当时他只有 27 岁，被人称为"娃娃博士"，1958 年春天，由党中央决定，毛泽东主席批准，任命他为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主攻手，那年他只有 36 岁。

从此，他的名字从公开的报刊上消失了，公众场合再也看不到他的身影，许多亲朋好友都无处寻觅他的踪迹，就连他的妻子许鹿希都不清楚他的具体去向，只知道他在执行一项异常重要的任务。

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安危，邓稼先以他百倍的忠诚和超人的坚毅，挑起了千钧重担。

中国原子弹，氢弹连续爆炸之后，连美国政府都不得不承认，让邓稼先回到中国，是与同意钱学森回中国一样，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非常愚蠢的错误。

二机部第九研究所所长李觉首先汇报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进展情况："目前几个重大的技术难关已经基本攻破，现在可以肯定地说，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一定能够把原子弹造出来的!"

"好，好啊!"这些身经百战的元帅和将军，竟然情不自禁地叫起好来。

陈毅笑声朗朗地说："我一开始就说过，脱了裤子送当铺，也要把原子弹造出来!"

贺龙用力磕了一下烟斗："打狗还要有一根打狗棍呢，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没有原子弹，那是免不了要受帝国主义的欺负的啊!"

"苏联撤走了专家，封锁了技术，还不够，还和美英两国搞了一个部分禁止核试验的条约，其目的就是要禁止中国的原子弹试验，他们就可以用手里的核武器长期来威胁我们，世界就是他们的一统天下了!"周恩来清瘦的面容非常严肃，他继续说道："这就是霸权主义，要打破他们的核垄断，我们就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不然，你两手空空在那里喊，有什么用

呢！”

聂荣臻元帅点了点头：“中央从 1958 年就下了这个决心，我们已经干了五年了，大风大浪都过来了，现在主要是要争取时间，越早越好！”

“我同意聂帅的意见。”张爱萍上将说：“苏联撤走专家，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候都过来了，现在不管他们施加什么压力，我们要坚持走自己的路，绝不能回头！”

周恩来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有了你们两人的态度，我就放心多了，钱学森同志，你的意见呢？”

钱学森是国内外著名的学者，也是中国原子弹试验的负责人之一。他今天的心情显然也很激动：“我想，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中央把这个重任交给我们，我们责无旁贷，应该早一天把原子弹造出来，早一天长我们中国人的志气！”

“好，今天把大家请来开这个会，就是要向大家表明中央的决心，只能上，不能下！要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毛主席也很关心这件事，他请我问一下大家，能不能保证明年试爆？”

周恩来说到这里，他转过身，望着钱学森、李觉和邓稼先几个科学家：“你们说，你们最有发言权！”

老帅们的目光也投向了几位在座的科学家。

钱学森语气肯定，显得很有信心：“我想，可以保证！”

“实弹装配进度有把握吗？”周总理问。

邓稼先在一番沉思之后，站了起来：“总理，请转告毛主席和党中央，今年年底之前完成研制，明年年初完成实弹组装，保证当年进行试爆！”

“好，李觉同志你讲的那个数据有没有办法搞清楚，这会不会影响原子弹成功爆炸？”

“这需要试验，这个试验在试验室里不能做，我们的意见搞一次非核能的原子弹爆炸试验。”李觉提出了这个请求。

周恩来又问了一些技术细节，然后说：“爱萍同志，你来主持这次试验，力争取得成功经验。”

“请总理放心，我马上就前往罗布泊试验基地。”

几个月之后，张爱萍在罗布泊试验基地，组织完成了非核原子弹爆炸试验。试验表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各部件工作状　态良好，此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转入实弹试爆准备。

“飞天人”扫描校阅　　“快乐书虫”E 书制作

第四章

中国原子弹的轰鸣成为赫鲁晓夫下台的礼炮，白宫收到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紧急报告。周恩来访苏，中国再表友好诚意

一

1964 年 10 月 11 日，苏联贝克若尔宇航中心。巨大的“日出号”宇宙飞船，矗立在高高的发射架上，在一片热烈的欢呼声中，苏联宇航员科马罗夫上校，科学家费奥克季斯托夫和叶戈罗夫医生，鱼贯进入了飞行舱。

兴致勃勃的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要通了“日出号”上的无线电话。

“喂，科马罗夫上校吗?你好，我是赫鲁晓夫。”

“你好，赫鲁晓夫总书记。”

“感觉怎么样?”

“好极了!”

“祝你们顺利，当你们回来的时候，将受到盛大的欢迎，你们是苏联英雄!”

“谢谢总书记，为祖国服务!”

赫鲁晓夫面带微笑放下了电话，这时，坐在他身边的勃列日涅夫大模大样地拿过电话：“接日出号!”

赫鲁晓夫面带愠色：“怎么，你还要打电话?”

“是的，我对他们有话说!是科马罗夫上校吗?当你们回到地面上来的时候，我将亲自迎接你们!”

赫鲁晓夫极为不满地看了勃列日涅夫一眼，站起来走了。

仅仅是在一年之前，勃列日涅夫曾经在报纸上将他的照片和赫鲁晓夫的并列起来，受到了赫鲁晓夫的严厉批评，说他有野心，为此他不只一次地做过深刻的自我批评，而这一次他

显得毫无顾忌了。

1964年10月12日下午，一架图95型飞机停在莫斯科机场，这是一架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专机。

机舱门口站着赫鲁晓夫，米高扬，阿朱别依。

赫鲁晓夫正在和前来送行的波德戈尔内说着什么，他的表情很激动："你回去查一查，伊格内托夫在那里胡说子些什么?搞什么鬼?等我回来时，一切都必须弄清楚!"

"我想这件事情一定会查清楚的，您可以放心!"波德戈尔内一本正经地回答。

赫鲁晓夫上了飞机，米高扬和阿朱别依紧跟在他的后边。

飞机在跑道上徐徐滑行，升到了空中。

阿朱别依坐在赫鲁晓夫身边，他压低声音说："尼基塔，你在这时候去皮宗达休假，是不是……"

"怎么了?难道说……"

"伊格内托夫这时候公开说你下台，恐怕是有来头的!"阿朱别依有些紧张。

伊格内托夫是俄罗斯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他在最近一次视察工作时公开批评赫鲁晓夫，并说必须把赫鲁晓夫撤掉。

赫鲁晓夫显得不以为然："他们有这个权力吗?我可以先撤了他们!"

皮宗达，苏共中央委员会别墅。一片宁静，赫鲁晓夫在这里呆了一天一夜，没有接到一个请示工作的电话，他们好像到了一个世外桃园，又好像是被人们遗忘了，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赫鲁晓夫，还从来没有这么清闲过呢。

"布尔拉茨基，你回莫斯科看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赫鲁晓夫有点沉不住气了。

布尔拉茨基是苏共中央国际部的工作人员，这次是专门调来为赫鲁晓夫起草国际问题报告的。

几个小时之后，布尔拉茨基回到了克里姆林宫。办公室里同样是静悄悄的，他转了半天一个人也没找到，好容易才碰上国际部一个同行。

"老伙计，这里出什么事了吗?"

"笔杆子，你还蒙在鼓里呢，他们都开了两天会了，要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了!"

“这不是政变吗！”

“你小点声，也不看这是什么地方！”

10 月 13 日，克里姆林宫的电话终于来了，打电话的人是苏斯洛夫。

“喂，是赫鲁晓夫同志吗?勃列日涅夫同志请你回莫斯科一趟。”

“我现在很忙！”

“你必须马上回来！”

赫鲁晓夫一下子楞住了，他再也没有说话。

飞机从皮宗达起飞了，赫鲁晓夫坐在一边一言不发。突然他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命令机长：“中途降落，马上降落！”

机长回过头来不动声色地说：“赫鲁晓夫同志，我们接到的飞行命令是在莫斯科降落！”

赫鲁晓夫立刻目瞪口呆，有气无力地坐下了。

莫斯科机场。当飞机在跑道尽头停下来的时候，赫鲁晓夫抬头朝窗外望了一眼，只见机场上空空荡荡，看不到迎接他的人群和车辆。当他走下飞机时，只有一个人在迎接他，这就是“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特内，他们几乎一句话也没有说，便上了汽车。汽车向列宁山驶去。

赫鲁晓夫默默地走进中央主席团会议大厅。看到他走进来，苏斯洛夫提议表决撤消赫鲁晓夫的总书记职务，于是所有的人都举起手来。赫鲁晓夫一下子便明白了，他们早就串通好了，对他来说再怎么说也没用了，于是他也跟着举起了手。这样，那些抢班夺权的人很快便放了心。事后他们讥笑赫鲁晓夫，说他蒙了头，自已也举了手。其实这正是赫鲁晓夫的明智之处，不干胳膊拧不过大腿的事，该认输时就认输。

二

1991 年冬，一场大雪刚过，顶着刺骨的寒风。笔者在新疆军区干休所，采访了原西北导弹基地办公室主任王新光，他离休前任塔城军分区政委。王政委如今已是古稀老人，可是对三十多年前的事情却记忆犹新。

1960 年春，苏联专家已经接到了回国的命令。那天夜里月亮很大很圆，苏联专家组组长柯瓦辽夫中校和专家包国莫辽夫中校，悄悄来到王新光的办公室。

柯瓦辽夫说：“请你马上组织工程师到试验室去，我有事告诉他们。”

王新光立刻明白了，他披上衣服跑了出去。

试验室的门窗被厚厚的窗帘挡住了，一束光也不漏。王新光蹲在门口，他听见屋里树瓦辽夫急促的说话声……。

这时基洛夫少校走过来，他是不久前刚从苏联派来的，他不懂火箭技术，到这里来干什么，大家心里都明白。

“王，他们在里面干什么?”

“拉家常，就是聊天。”

“拉家常?”基洛夫摇了摇头，一脚将门踢开：“柯瓦辽夫，包国莫辽夫，你们出来!”

屋里没有人吭声。基洛夫闯进门去，气势汹汹地推了柯瓦辽夫一把，‘两个人推搡起来。

“你们要干什么!我告诉你们，你们这样做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你去报告吧，你还可以升官!”

“我是奉了莫斯科的命令。”

“那又怎么样，你这个混蛋!”

三名苏联军人从屋子里吵到院子里。

过了几天，柯瓦辽夫和包国莫辽夫中校接到了立刻回国的命令。

在上飞机的时候，他俩与中国同志紧紧拥抱。柯瓦辽夫泪流满面，动情地说：“同志们，不要为我担心，不要中断试验，一定要把火箭造出来!”

在场的中国军人，从将军到士兵全都流下了热泪。

半年之后，王新光收到了柯瓦辽夫的来信。

亲爱的王：

我们回到莫斯科之后，再也没有安排什么工作，每天无所事事，不像在中国那样忙忙碌碌，除了钓鱼之外无事可做。不少从中国回来的人，都不再从事火箭的研制工作，我们以毕生的精力为之奋斗的事业，就这样到此为止了。

我想念中国，我期望着你们的成功。

柯瓦辽夫

此后，中苏关系日趋紧张，他再也没有收到柯瓦辽夫的来信。

王新光政委坐在沙发上，心情忧郁地对我们说：“这一段时间，我特别注意看新闻，当听到电视台广播说，苏联一些退休老人，生活没有着落，有的人被迫自杀，我心里非常难受。柯瓦辽夫他们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现在靠退休金怎么生活?他们曾经真诚地帮助过我们，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1960 年 9 月 10 日，中国第一枚导弹“东风 1 号”发射成功。这是中国首次使用国产的推进剂进行的试射。它的成功证明了中国有能力进入空间大国的行列。

1964 年 6 月 29 日，中国第一枚中程导弹发射成功，7 月又连续两次发射中程导弹均获成功。

中国的运载火箭在呼唤着核弹。运载火箭与原子弹，这是当今世界两项比肩相齐的尖端技术，是一个国家国防力量的重要标志。

1964 年 10 月 16 日，这是中国的尖端科学技术震动世界的日子，也就是在这一天，中国开始进入了核大国的行列。

10 月 14 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吊升到了爆心的铁塔顶端，爆炸在即。张爱萍上将再次检查了九十多项效应工程的落实情况，它们分布在爆心周围约六十公里的范围之内。罗布泊这片浩无边际的荒漠，在几个月之内变成了一座现代化的战场。

10 月 16 日上午，聂荣臻元帅来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与总理一起守候在电话机前，随时与在罗布泊的张爱萍上将保持联系。

张爱萍上将坐镇指挥，一切按计划进行。10 月 15 日，核试验委员会结束了最后一次会议。会上决定，16 日上午，两名工程师登塔完成原子弹引爆装置的最后安装，尔后撤出爆心危险区。

16 日清晨，高擎原子弹的铁塔周围若干公里范围内万籁俱寂，各部队、各参试单位均已撤到了安全地带，罗布泊第一次感受到了战前的宁静，只有荒漠中的劲风吹拂着飞机，坦克，火炮等效应阵地。

引爆装置安装一切顺利，人员全部安全撤离，原子弹试验中心已空无二人。

“接北京…我是张爱萍，我向你报告，最后的安装工作已经顺利完成，原子弹已经通电，请你指示。”

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的办公室里握着电话听筒，一字一顿地说：“中央批准零时定在今天 15 时，预祝你们成功!”

张爱萍立刻传达了周恩总理的指示。

零时前三小时，各个岗位进入待命状态。

指挥中心的命念不断传来。

“两小时准备。”

“一小时准备。”

“半小时准备。”

随着口令的下达，零时越来越近了。

14 时 50 分 40 秒，控制中心主控站的一位操作员开动了主导传送开关，倒数记时开始：10，9，8，……3，2，1 起爆!。

天边传来了隆隆的雷声，如晴天霹雳惊天动地。

张爱萍上将在指挥所的山坡上看到了蘑菇云团，他立刻要通了总理的电话。将军虽身经百战，却从未如此激动，这时他对着话筒说：“总理，我们成功了!原子弹爆炸成功啦!”

周恩来同样很激动，但毕竟是总理，颇有主帅风度地问：“你们能不能肯定是核爆炸?”

“我们已经看到了蘑菇云，取样飞机已经进入了烟云上空，等有关数据出来我马上报告。”

几个小时之后，所有数据证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三

美国华盛顿白宫总统办公室。

自从肯尼迪总统被刺身亡之后，副总统约翰逊便接替了总统职务。10 月 15 日，赫鲁晓夫下台以来，约翰逊总统一直在同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康、副国务卿鲍尔协商苏联领导人更动的问题。

“我为此感到担心，特别是对勃列日涅夫这个人，他会利用自己在军队中服过役这一点，更多地使用武力来解决问题。”总统明确地表示了他的担心。

麦康拿出了一份文件：“从我们掌握的资料采看，勃列日涅夫这个人，是个没有主见只会见风使舵，平庸而无能的人，无论在军界还是在政界都没有什么突出的政绩，我想他不可能改变苏联的对外政策，也不会有更大的作为。”

“这主要是看他在什么位置上，正如拿破仑所说，有的人在副职的位子上默默无闻，在主帅的位子上却大放光彩。对于勃列日涅夫来说，也许送正是他施展抱负的时候，”腊斯克表明了自已的观点。

“他们是正统的、僵化的、教条的，我想这一点，谁也不可能改变，这是他们所奉行的

根本制度所决定的。问题是尽管如此我们仍要搞明白，苏联新的领导人，在对外政策方面会有多大的灵活性。”约翰逊总统对问题的看法比较实际。

白宫总统新闻秘书里迪坐在办公桌前，正在翻着当天的报纸。美国公众对赫鲁晓夫的下台，没有引起更大的反应，倒是政界人士议论纷纷。这时电传打字机发出了紧急的铃声，紧接着打字机嗒嗒……地响了起来，里迪马上走了过去，他看到键盘上敲出了一行字：今天格林威治时间七时正，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北京的官方在发表的公报中没有提供这一次爆炸的任何细节……。

里迪拿着电报，径直闯入了总统办公室。

“这是刚收到的消息，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屋里的人包括总统全部愣住了。尽管美国原子弹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早就得到了中国很快要试验原子弹的消息，多数人认为试验是一回事，能不能搞成又是另一回事，所以很少有人想过一旦中国有了原子弹，美国应该怎么办。

屋里又是一阵沉寂。每一个人的心情都显得很沉重，因为在不远的将来一旦美国使用了原子弹，那么中国就会施行核报复，那种想用原子弹打谁，就把原子弹扔到谁头上的日子，再也不会有了，而从此之后美国人民也要生活在核恐怖的阴影下。

“今天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难过的日子，我的心情和每一个美国人一样，为和平而发出忠心的祈祷。”约翰逊总统的声音在颤抖。

“我想总统应该立刻发表一个声明，告诉美国人民，美国是强大的，美国有能力保卫自己。”国务卿腊斯克提醒总统。

“是的，应该发表一个声明，里迪你准备一个发言稿，要简短一些，但要有力量。”约翰逊又对麦克纳马拉说：“我认为应该命令太平洋舰队导弹巡洋舰立刻出航，以此告诉中国人美国的态度。”

“是证明美国害怕呢，还是证明美国强大?”

“当然是证明强大。”

“这一点毛泽东他很清楚，他说美国很厉害，但是纸老虎。”

“不管他怎么说，我们不能在中国面前示弱。”

约翰逊说完这句话之后，一直沉默到会议结束。

几天之后美国原子弹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并发表了一项声明，根据飞机采集的中国原子弹的放射性尘埃分析表明，这颗原子弹是一个采用铀 235 的裂变装置。这就改变了原先人们估计的是钚的结论。这个装置比法国的技术要先进，在设计方面也超过了美国在广岛扔

的那颗原子弹。

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西博格博士说："中国人对核武器的裂变过程的掌握已使他们朝着热核武器，也就是制造氢弹，迈过了一个重大的障碍。

1964 年 10 月 16 日这一天，美国旧金山唐人街，噼噼叭叭的鞭炮声响了一整天。一家华人开的老字号餐馆，开业近百年，一直是跪着迎送和招待客人，这一天老板对所有的中国伙计说："我们是中国人，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站起来！"

四

1964 年 10 月 19 日，莫斯科伏努克夫机场，挂满了标语和彩旗，从机场通往红场的大道两旁排满了欢迎的人群，人们手里举着鲜花和苏联国旗，乐队高奏迎宾曲。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并排站在机场的跑道旁边，两个人的脸上挂满了笑容，在他们的身后是一大批苏联党和国家的政府要员。

一架从航天中心飞来的大型客机在跑道一侧降了下来。舱门打开了，最先走出来的是科马罗夫，费奥科季斯托夫和叶戈罗夫紧随其后。

勃列日捏夫迎上前去与他们热烈地拥抱。科马罗夫显得心不在焉，他左顾右盼好像在寻找什么，勃列日涅夫明白他是寻找赫鲁晓夫，便故意问他："科马罗夫上校你丢了什么东西了吗?"

"没有，没有。"

"我在几天之前说过，我会亲自来迎接你们，看我做到了，可有的人夸夸其谈却没有做到，你忘了我说的话了吗?"勃列日涅夫脸上浮着得意的笑容，他边说边眨了一下眼睛。

"我当然记得。"科马罗夫明白了。

他们上了黑色的敞篷汽车，车队向红场驶去。沿途的群众不停地扬着鲜花向他们欢呼，这种官方组织的活动已远远不像前几年那样热烈，人们对宇航员的神秘感已经消失了。对于这些勃列日涅夫毫不在意，他只要一点，今天出场的是他而不是赫鲁晓夫，这种权力斗争的胜利带来的乐趣可绝不是这些。

汽车进入了红场，群众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这里是红旗和鲜花的海洋。勃列日涅夫登上列宁墓顶端的高台，伸手向欢呼的人群致意，他健步走到过去赫鲁晓夫站立的位置。

勃列日涅夫发表了他就职以来的第一次讲话，这个讲话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就像勃列日涅夫本人一样，从来也没有独创性，他只会说别人说过的话，做别人做过的事。但是他却在位 18 年，直到死在这个职务上。许多比他精明的人都不行，这是一个令人难解的谜。

勃列日涅夫在仕途的升迁上，应该归功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毕业于库尔斯克土地规划学校，他的青年时代可以说是毫无作为可言，到了 25 岁才加入苏联共产党；1937 年 5 月他担任了第聂伯罗捷尔仁斯克市苏维埃执委会的副主席，一年之后便进入了第聂伯罗彼得罗

夫斯克州党委会，他的提升都得到了当时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大力支持；很快他又出任了摩尔达维亚党中央第一书记；苏共十九大之后，他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斯大林逝世后，勃列日涅夫进入了苏联海军总政治部；到1964年10月全会时，他已是中央委员会的第二书记了。

勃列日涅夫来到克里姆林宫，他在第一书记办公室的门前，站了一小会儿，那上面的牌子已经换上了他的名字。

秘书送来了一份文件，他看了一眼，是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政治局提出的110个口号，他拿起笔在下面又加了一句：为争取彻底结束一切类型的核武器试验而斗争！

“这个口号怎么样?”他问秘书。

“非常好，而且很有针对性。”

“是吗，你也这样认为。”

勃列日涅夫拿起了电话：“柯西金主席吗?关于十月革命节的口号，我增加了一条了反核武器试验的，你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

“我想这个问题，会不会引起中国人……”柯西金有些吞吞吐吐。

“我们应该告诉中国人，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反对什么，我们支持什么，这一点他们必须要尊重我们的意见。”

“那好吧，我同意这条口号，”柯西金的态度有点犹豫。

勃列日涅夫没有放下电话，他以常人难以相信的耐心一个接着一个打了下去。

“最高苏维埃主席，米高扬同志吗?有件事要和你商量一下……对，对一句口号……”

“苏斯洛夫同志，我想打扰你一下……”

“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吗?十月革命节，就要到了……

“请接一下乌克兰共和国中央委员会……”

“你是格鲁吉亚共和国苏维埃主席田吗?伊万诺维奇同志，我们正准备在十月革命节提出一个重要的口号，想和您商量一下，您的意见对我们非常重要……”

在两个半小时内，勃列日涅夫一连打了二十几个电话。不用说几乎所有和他通话的人都感到了他的平和，谦虚，安详，人们到处传颂着他的言行，人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列宁同志倡导的党内民主，又回来了。

秘书走了进来凑到他耳边说："中共中央来电，参加十月革命节的中共代表团团长是周恩来。"

"他来了!看来中国人真要坐下来和我们谈一谈，周恩来，我们怎么对付他呢?"

勃列日涅夫竟然显得有点紧张。

五

赫鲁晓夫下台之后，苏共中央公布了新的领导人名单，勃列日涅夫任第一书记，柯西金任部长会议主席，米高扬留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同志为首联名向苏联新的领导人，发了贺电，苏联新的领导人也联名复电致谢。

中国共产党为改善中苏两党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十月革命节47周年前夕，中国共产党又主动向苏联领导人发了贺电，《人民日报》发表了《在伟大十月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北京隆重举行了庆祝十月革命节的集会，中国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亲自出席了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举行的十月革命节招待会。

与此同时周恩来总理又分别接见了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驻华大使，向他们表示我国打算派代表团去参加十月革命节庆典，利用这一机会和苏联新领导人接触，希望能改善中苏关系。

1964年11月6日，苏联莫斯科列宁山国宾馆。

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贺龙坐在靠窗的沙发一侧，对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说："刚才，我们去拜访了苏共中央的几位领导人，看来他们的态度有改变，还是友好的。"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太早，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也不能让步啊，我们要争取说服他们，促成一个团结的局面，这个担子很重啊!"周恩来边说边看了一下表，又说："马上要开会了，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贺龙点了点头。

中国方面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贺龙，伍修权，刘晓，乔冠华等，苏联方面有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苏斯洛夫等。

会议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平静的，谈了一半便发生了争论。

"赫鲁晓夫在位的时候，提出了1964年底召开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我们的意见是不是改一下，因为这是一个分裂的会议。"周恩来说。

苏斯洛夫一本正经地说："这个会不能改，也不能取消。"

"为什么呢?"周恩来问。

"这是各共产党国家集体商定的，无论如何不能改变。"

“可是这并没有和中国共产党协商，我们认为开这个会是不合适的。”

“你们可以不参加，我们还是坚持要开的。”

周恩来看到苏斯洛夫僵持不下，便主动换了一个话题：“苏共二十大以来的路线是赫鲁晓夫一手搞的，我们建议进行适当的修改。”

“这个也不能改。”柯西金说：“这是正确的。”

这时，勃列日涅夫打断了柯西金的话，在此之前他一直也没有说话：“苏共二十大以来的路线，不是赫鲁晓夫一个人搞的，它是苏共中央集体共同制定的，是非常正确的路线，这是苏共的内部事务，中国共产党提出要改变它是不切实际的。”

周恩来仍坚持进行劝说：“二十大的路线是苏共内部的事，但是苏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苏联同志不能不考虑，由此引起的中苏分歧也不能不考虑，这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

米高扬看了勃列日涅夫一眼，开始发言：“我知道你们最关心的是中苏关系问题，赫鲁晓夫下台之后，苏共中央主席团，对苏中关系进行了研究，苏联对华政策没有任何改变，中国想与苏联友好必须改变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你们的态度和赫鲁晓夫一样？”贺龙急切地问。

“我们在国内问题上有分歧，在对中国的问题上没有分歧。”

当晚会议进行到深夜三点钟，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回到列宁山宾馆，两人表情严肃，心情沉重。

周恩来沉思了一会：“贺老总，你看是不是我们有些话还没有说到啊！没有把道理讲明白。”

“我看你已经讲得很明白了，他硬是不听，你有啥子办法呢？”

“我们还要努力，哪怕还有一点希望也要争取。”

贺龙望着周恩来欲言又止。

1964 年 11 月 7 日，在苏联十月革命节国宴上，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对贺龙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下去了，你们也可以把毛泽东搞下去嘛！”贺龙一听火冒三丈，马上向总理作了汇报。

周总理义正辞严地对勃列日涅夫说：“刚才你们的国防部长，讲的这些话，已经严重地干涉了中国的内政，这是不是苏共中央的真实态度？”

“不，不是的，这是一场误会，不是苏共中央的意见。”柯西金解释说。

“这是对中国党的严重的挑衅！”

勃列日涅夫见事要闹大，硬着头皮向周恩来道歉：“对不起，马林诺夫斯基同志他已经喝醉了！”

由于这次事件，苏联把矛头对向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所以会谈已经根本无法进行了。

此后，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终于爆发了边界争端。

第五章

中国进行核实弹发射，勃列日涅夫大惊失色。塔斯社声明：对中国两江上 600 个岛屿拥有主权。中苏边界战争一触即发

一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一举打破了美苏核垄断的地位，但是这颗原子弹是采用地爆方式，即在地面上 200 米高的铁塔上进行试验的，这对于精确地测量核弹爆炸当量，检验核弹杀伤力以及实际使用和运载，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中国也许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飞机投掷原子弹的试验，在这几年里中苏关系会日趋紧张，苏联将会在中国还没有完全掌握原子弹的实际应用之前，对中国进行首次核打击。因此能否尽快地完成原子弹的使用，已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命运。

1965 年春节刚过，北京仍是寒风料峭，路上的积雪还没有融化，人们还沉浸在节日的欢快气氛中，空军司令部礼堂里坐满了人。当空军司令员宣布，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进行飞机投掷空爆试验，空军党委确定以李源一、于福海为主组成空投机组的命令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1965 年 5 月 14 日 8 时 13 分 30 秒，一架中国最先进的喷气式轰炸机直插万米高空，飞机穿过云层，高速向中国西部某试验场区飞去。

驾驶这架飞机的机组人员是：

第一飞行员兼机长李源一，第二飞行员刘景新，第一领航员于福海，第二领航员张公祥，通讯员孙兴富，射击员韩惠安，第一领航员于福海担负着直接瞄准和投掷核弹的任务。

引擎轰鸣，飞机的弹舱内挂着那颗乳白色的球体，中国第一颗空爆原子弹，机组人员的心情都非常激动和紧张。此时，北京周恩来总理正守在电话机旁，指挥部里张爱萍上将也在紧张地等候着消息。

指挥部得到报告，今天的气象条件不是很好，高空气流很不稳定，机组能否准确地将实弹投中靶心，并在火光四射，烟云升腾的一瞬间，飞离危险空域，人人都捏着一把汗。

这个“第一”，究竟包含着多少风险，一时没有人能说清楚，机组人员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们感到的是巨大的责任。

空投原子弹在我国是首次。在此之前，轰炸机部队投的是航空炸弹，投在靶心 200 米之内就可以打满分了，可是投原子弹要求就不一样了，因为在靶标的周围每隔一定的距离都修建了房屋、铁路、桥梁、地下工事，并放置了飞机、坦克、火炮、舰艇和各种动物，组成了效应物群用来检验冲击波、光辐射、放射性污染等杀伤力。如果空投不准，许多科学数据将无法获得。因此，命中目标，成了核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在一万米的高空上，从瞄准具里看靶标，只有五分钱硬币那么大，飞机的速度是每秒二百多米，天上失毫厘，地上差千米，其难度可想而知。

航程已过大半，云海渐渐散去，阳光缕缕透过薄云照得机翼银光闪闪，飞机已临近靶区，只见碧空如洗，天明如镜，气象条件非常理想。

“发现靶标。”于福海从瞄准具里看到了五分钱大小的靶标，他迅速计算出了投弹诸元，与机长李源一商定，爆炸“零”时定为十点整。

“速度好，偏流对飞机平稳。”李源一向机组报告情况。

“航向高度准确。”刘景新紧接着报告。

“我的计算与于福海结果一致，产品温度正常，设备良好。”张公祥报告。

六人浑然一体，一切按既定程序配合得天衣无缝。

通讯员孙兴富向指挥部请求：“要求进入靶区，实施投弹。”

指挥部里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望着张爱萍上将，他此时显得异常镇定，沉着地下达了命令：“进入靶区，空投！”

关键的时刻来到了，轰炸机倾偏机翼，正在转弯进入靶区，于福海直起身子，从机长手

中接过了飞机的一切操纵系统。

“要沉着，瞄准时间长一点。”李源一在一边鼓励他。

“零”时在迫近。5，4，3…… 0 秒，“打开弹舱!”机长下达了命令。

9 时 59 分 10 秒：一切准备就绪，于福海出奇地镇静，他屏住了气息，轻轻按动了投弹机关，随着飞机向上轻轻一降，机组人员的心也跟着“咯噔”一声，于福海通过瞄准具十字线，只见一个乳白色的光点直向靶心飞去。

“轰隆隆”惊雷震天，地动山摇。

于福海忍不住据开遮光罩一瞥，只见靶标上空一个巨大的火球，在冉冉滚动，宛如太阳在脚下跳动，千刹那迸裂开来，化作一片翻卷的火海，乌云在火海上升腾，整个天空都随之暗了下来……

“报告张爱萍总指挥，雷达测定，原子弹在距靶心上空 40 米处爆炸，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空投。”

“接总理办公室，报告总理，试验取得了完全的成功，轰炸机正在返航。”张爱萍接着向周总理报告了有关数据。

“很好，向你们祝贺，请转告机组人员，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祝你们安全返航，回去之后要很好地总结经验。”周总理对这次空投十分满意。

几天之后，李源一，于福海应邀与张爱萍上将同机到达北京。五月下旬的一天，他们两人分别收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请帖：

定于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日中午十二时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举行便宴

敬请

光临

周恩来

试验成功的当天，新华社就向全世界发布了消息。这一消息在世界各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各国通讯社纷纷发表评论指出，中国已经有能力将原子弹用于实战，尽管仅限于飞机空投，但是在遭到核打击之后，使用这一手段进行还击，并非是不可能的，这说明中国已不再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

二

莫斯科列宁山苏共中央主席团别墅，电影放映大厅里坐满了人，勃列日涅夫坐在前排，

旁边是他的女儿加琳娜，后排是柯西金，苏斯洛夫，米高扬。

放映的影片是被审查没有通过的故事片《红莓》，因为有些镜头命令删去，但导演坚决不同意，并巧妙地安排给政治局放映。

影片中的主角是一个刑事犯，他和女朋友一块去看望他的老妈妈，儿子躲在门后，听母亲诉说对儿子的期待，他没有勇气去见母亲，便跑到屋外，扑倒在一个破教堂的边上痛哭流涕……这些都是检查机关要求删去的镜头，但是当勃列日涅夫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流泪了，他不停地用手帕擦眼泪，加琳娜也呜呜地哭出声来……其它政治局委员们也都眼圈发红了。

在一边陪同观看的导演，激动得全身发抖，热泪盈眶，事后他对那些审查官们说："你们知道吗，勃列日涅夫流泪了，他哭了，他哭得说不出话来。你们看着办吧，如果你们还想干下去的话！"

果然不久她们便得到了总书记的指示，这部电影的主角应该得到列宁勋章，影片也应该得奖。

电影刚放完，国防部副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匆匆走了进来。自从赫鲁晓夫下台之后马林诺夫斯基在中苏会谈中出言不逊，遭到了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抗议，勃列日涅夫正想以此为由，将国防部长易人，换上自己的亲信格列奇科只是他比较小心，不想搞得锋芒毕露，正在等待时机。

"据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进行了一次飞机空投原子弹的试验，从我们的卫星发回的照片看，空投十分精确，证明他们的技术很高，中国已经有能力使用原子弹了。对于这一点我们的国土防空要抓紧重新布署。"格列奇科将一叠照片放在勃列日涅夫面前。

"他们用的是什么飞机？"

"是中国自己生产的轰炸机，性能可能比我们的图 16 好一点。"

"飞机还不是很先进的，我们任何一种机型的歼击机都可以拦击它，而且还有导弹。"勃列日涅夫显得不以为然。

"如果中国从第三国进口新的飞机，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勃列日涅夫一时无语，他反问格列奇科："你说怎么办呢？"

"那是不能允许的，这是对苏联的态度问题，当然目前从西方国家来看，还不会有哪一个国家，愿意与中国做这样的交易。"

"法国怎么样？"

"你是说戴高乐，他对中国是有一些看法和别人不一样，但是这仅仅是看法不同而已，

他可不是一个愿意冒险的人。”

勃列日涅夫点了点头，看来他对格列奇科的分析比较满意，好像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突然他又想起了什么：“你们的导弹呢?如果中国人将核弹装到导弹上，那早会怎么样呢?”

“中国人还没有这种技术，他们还没有能打到莫斯科的中程导弹。”

“这一点能够肯定吗?”

“我想可以肯定。”

这时电影又开始了，这一次放映的是《静静的顿河》，这部片子早在 1957 年就放映过，是勃列日涅夫非常喜欢的影片。

电影刚放了一半勃列日涅夫又一次哭了，他呜咽着说：“格列鲍夫的演技真是太好了，你不可能不被感动，你也不可能忘记他。”

柯西金点子点头，这个电影他已经看过许多遍了，感到不太新鲜了，但是他不得不做出赞许的表示，因为总书记非常喜欢。

“我们应该给格列鲍夫授勋，他太出色了，是不是?”勃列日涅夫很像是在征求别人的意见。

“这是不是不太合适，这个电影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格列鲍夫后来再也没有什么大的进步了。”米高扬说。

“这是艺术，有一次就足够了。”勃列日涅夫坚持自己的意见。

几天之后，格列鲍夫就同时获得了列宁勋章和人民演员的称号。

三

霞光将中南海映得一片火红，初夏的傍晚仍是十分清凉，丰泽园的百年古柏在微风中发出沙沙的响声，甬道两旁绿草成茵。

毛泽东停住了脚步转过身来，对周恩来说：“飞机空投原子弹的成功，这是一个不小的成绩，我看还不够，还要学会用导弹打嘛!”

“这个我们也正在搞，我们的导弹比原子弹，成功得还要早呢，只是没有试验过。”

“我说过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没有试验过怎么能知道行不行呢?”毛泽东非常认真地问。

周恩来将双手抱在胸前，思考了一会：“这个试验非常复杂，难度也很大，一旦失败了，后果不堪设想。”

“噢，是这样，不过嘛，困难总是要有的，大一点我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国外叫喊了许多年，到头来还没有一个国家做过这样的试验。”

毛泽东用手拢了一下额前的长发，忍不住朗朗大笑：“我看呐，他们是不敢，喊来喊去都是吓唬人的，他们不敢搞我们搞，搞出个样子来给他们看看。”

“只要中央下决心，我看我们是一定能够搞成的。”

“告诉聂老总，我支持他们搞，我们就是要下大的决心，一定要搞成，这个意义是很大的。”

周恩来点了点头：“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成功。”

这是来自中南海的又一个重大决策。

1966 年 10 月 25 日，一架军用运输机在某火箭发射基地降落了，聂荣臻元帅走下了飞机，基地司令员李福泽少将向聂帅报告：“运载火箭已经测试完毕。”

“进入发射阵地。”聂帅下达了第一道命令。

在隆隆的轰鸣声中，牵引车拖载着巨大的火箭，在夜色中向发射阵地进发。

“火箭已经安全进入发射阵地。”李福泽少将向聂帅报告。

聂帅从容地拿起了电话：“接北京，周总理吗?火箭已经进入阵地，一切正在按计划进行。”

“聂老总，一定要精心指挥，万无一失。”总理又询问了一些情况之后说：“主席就坐在我身边，他一直没有休息，在等着你们的消息，现在主席要和你讲话。”

毛泽东站起来从周总理手中接过电话，“聂老总，你们准备得怎么样了?”

“报告主席，一切都准备好啦。”

“我们历来是这样，不打无把握之仗嘛，这一次行动我们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关系重大哟，我一直讲，你是一个常打胜仗的人，这一次我相信你也会打胜的!”

毛泽东的鼓励使聂帅显得有些激动，他知道，主席几乎很少在重大行动之前就给予很高的评价，足见毛泽东对这次试验的高度重视。

“主席，对试验成功，我们是有十二分把握的。”

话筒里传来了毛泽东充满自信地笑声。

基地司令员李福泽在电话机旁，听到了毛泽东的笑声，他的心情异常激动，他心里明白，毛泽东的决心是不可改变的，这次发射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他离开指挥部来到发射阵地，运载火箭已进入发射阵地，正当紧张起竖时，夜风骤起，天地顿然一片昏黑，到凌晨五时许，狂风大作，飞沙走石，人被刮得团团转，做好的夜餐无法下口，锅里全是沙子。

风速已经远远超过了发射要求，怎么办?

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气象专家，能不能当了老天爷的家，胜败在此一举。

气象专家在资料面前沉思了半天说:“我们以科学态度担保，四小时之内，天气将好转，发射将正常进行。”

“好……马上开始起竖!”李福泽少将下达了命令。

一个小时之后，巨大的运载火箭在狂风中竖立起来了。

顶着狂风一辆军用吉普车驶进了发射场，聂荣臻元帅从车上走下来，他同参加发射的七名工作人员一一握手:“……高震亚，王士成，颜振清，佟连捷，徐虹，张其彬，刘志学……”

聂帅一一叫着他们的名子，七位同志热泪盈眶，心如潮涌。

导弹载核弹试验，必须做出最坏的设想，一旦发射失败，核弹坠地爆炸，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七名主控人员都作好了牺牲的准备，就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也婉转地向家人做了最后的交待。

7 时 40 分，七名控制人员从容走入地下控制室，他们面对死亡无所畏惧，尽管他们只有七个人，仅仅是这个民族的亿分之一，但从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胆魄代表了中华民族不屈的自强精神。

8 时 50 分，一切准备完毕。

聂帅拿起了电话:“开始发射!”

9 时整，天空如洗，万里无云，在巨大的隆隆声中，火箭起飞了，向着罗布泊试验基地靶区飞去。

一声惊雷从罗布泊传来，火箭非常准确地命中目标，发射成功了!

这一天的太阳格外炽红，就是在这一天，从黄土地上站起来的中华民族，手中的核盾牌如同太阳一样炽红，她再一次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个民族保卫自己尊严的决心和力量。

在一个国家的本土上，进行这种实战性的热核打击发射试验，世界上绝无仅有。直到今天再也没有哪一个国家，进行过这种试验，这无疑是一种勇气和意志力的体现，它的重大意义至今仍是不可低估的。

这一天美国的“大鸟”军事卫星和苏联的“橡皮套靴”军事卫星，几乎是同时发现了中国西部上空升起的蘑菇云，卫星拍摄的火箭飞行照片证明，中国是用导弹发射的核实弹。

四

苏联莫斯科战略欺骗总局，特鲁索夫少将几乎是一溜小跑闯进了局长奥加尔科夫大将的办公室，他用手帕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水，夸情紧张地说:“这是刚刚收到的卫星照片，中国……中国他们……”

“你这是怎么了?你不能坐下慢慢说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奥加尔科夫板着面孔。

特鲁索夫少将意识到了自己刚才的失态，对于战略欺骗总局的高级官员来说这是不允许的，他马上坐到椅子上，深吸了一口气说道:“中国刚刚进行了一次导弹运载核弹头的试验!”

“啊!”奥加尔科夫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是成功了?还是……”

“是相当成功的。” .

“我想也许是这样，不然后果不可设想。”

特鲁索夫将卫星照片递给他，他连看也不看:“你知道，我不是一个感情脆弱的人，可是每当这时候我就想起了涅杰林元巾……”

1960 年 10 月，苏联国防部副部长苏联火箭部队司令涅杰林元帅，在主持一次火箭发射时，由于燃料突然起火，发动机过早起动，火箭竖直上升，刚刚离地，，爆炸坠落，在场的几十名科学家和工作人员，还有涅杰林本人全部丧命。

“如果当时那是一枚核弹，又会怎么样呢?我不敢想下去，那真是太可怕了，那为什么中国还要这样做呢?我认为这是做给我们看的，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作法，只有中国人会想出来，我看他们是发疯了!”

“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向上报告?”特鲁索夫问。

“现在，越快越好，你马上写报告。”

苏共中央政治局的紧急会议，是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的，勃列日涅夫主持会议，在会议开始之前，格列奇科和柯西金便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作为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柯西金，在斯大林时代，已经处在相当高的领导位置上了。勃列日涅夫和格列奇科只能算苏共领导的第三代，所以柯西金与他们总有无法共识的地方。

“中国人发射核实弹百分之百是针对苏联来的，这是一种战争行为，是一种严重的挑衅，是对全世界，首先是对苏联。”格列奇科怒气冲冲。

“中国并没有明确地表示，这是针对苏联的。不错，中苏关系正在不断地恶化下去，但是中国不可能首先对苏联使用原子弹，至少目前中国并没有明确把苏联列入主要的敌人，”柯西金显得比较从容。

勃列日涅夫一言不发，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望着争论的双方，弛几次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勃列日涅夫上任以来，对国际上许多重大问题，很少拿出自己的意见，在他执政的许多年里，他的作用就是对各派政治势力进行平衡，许多人认为他不是一个领袖，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党务活动家和组织者。

当勃列日涅夫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几乎是愣住了。面对国际性核裁军会议的种种决议，中国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再说，进行如此冒险的核试验，不要说是中国就是苏联也要三思后而行。中国作为一个不发达的国家，难道真的想与苏联一争高低吗？

格列奇科的许多观点具有很强的进攻性和冒险性，被政界称为“鹰派”的代表人物。

而柯西金则显得老成持重，观点趋于保守，相对来说比较注重实际，被政界称为“鸽派”代表。

“就是在政治局会议上，我也要这样表明自己的观点，对中国必须先发制人。中苏关系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程度了，下一步的边界战争也是不可避免的。从地面作战来看，我们有绝对优势，在核战方面应该早动手，以保持我们的核优势。”格列奇科赤裸裸地发出了对中国的战争叫嚣。

当格列奇科说这番话的时候，有一个人像鸡啄米一样在一边用力地点头，他就是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刚当选的政治局委员谢列斯特，他进入政治局大大加强了“鹰振”的力量，而且此人非常强硬，说一不二。

柯西金望了他们一眼，不由地叹了一口气：我当国家领导人的时候，他们不过是一些普通的中层干部，可是现在他们竟然在我面前指手划脚了。他们懂什么，既没有见过毛泽东，也没有和周恩来打过交道，还装模作样的谈中国的问题，简直可以说连边都不沾。真要出了问题还不是又要我去给你们擦屁股。这一点百分之百的让柯西金猜对了，1969 年中苏两国就边界问题闹得不可收拾的时候，最后还是柯西金上北京去和周恩来谈判。

此次政治局会议除了中国问题之外，重点讨论了捷克问题，对杜布切克集团的反苏行为进行了认真研究。格列厅科再次提出对捷克动武，尽管遭到柯西金的反对，但这一次有谢列斯特等人的支持，格列奇科的意见占了上风。

五

1968 年 8 月 23 日晚，驻东德南部的苏军第 24 空军集团军的一架军用运输机，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向布拉格飞去，此时驻西德的美军雷达站发现布拉格上空一片白雾，雷达屏幕上如雪花飞扬。

布拉格机场导航台收到了苏军一架运输机要求紧急降落的无线电讯号，经过反复讯问，对方回答发生机械故障，机场打开了夜降导航灯。

飞机安全降落了，从机舱里冲出来 70 名苏军特种部队的突击队员，他们荷枪实弹，马上占领了机场。此后 800 多架苏联飞机在机场降落了。

1968 年 8 月 23 日晚 23 时，苏联以坦克装甲车组成的先

头部队，约七万五千人从四面同时越过边界，向捷克纵深长驱直入，在空降兵的配合下，迅速占领了首都布拉格以及布拉迪斯拉发、布尔诺、比尔森等重要城市，封锁了捷德，捷奥边境，切断了捷克与斯洛伐克地区的联系，在六小时内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

参加入侵的有苏、罗、波、德，匈五国军队，共约 23 个师，分为三个集团军，总部设在波兰的利格尼察。

苏军占领了总统府，捷克中央委员会办公大楼，国防部，外交部。

捷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杜布切克，被苏军装上坦克运到机场，又用飞机运到了莫斯科。

杜布切克在克里姆林宫见到了勃列日涅夫，他理直气壮地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侵略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哪一条原理！”

勃列日涅夫无言以对，指挥侵捷的格列奇科元帅却振振有词地说：“不管你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只要是损害了苏联的利益，我们不会等闲视之。”

杜布切克反问道：“那么说，苏联的利益高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了？”

“是的，苏联共产党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杜布切克说：“我明白了，反对苏联，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你们的真理。”

1968 年 8 月中南海小游泳弛。自从 1966 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以来他便从丰泽园搬到了这里。除了平时起居之外，毛泽东另外一个办公的地方是在人民大会堂 118 号，林彪在那里也有一个办公室是在浙江厅。

毛泽东用力划了两下水，让身子浮在水面上一动也不动，他微眯着眼睛，避开太阳的直射，轻轻吐出一口气，缓缓向池边游去。

毛泽东从卫士手中接过毛巾，擦干头上的水珠。秘书走过来在他耳边轻声说道：“主席，总理来了，说有重要的事情。”

毛泽东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接着换好衣服，朝会客厅走去。

周恩来总理在会客厅门口迎候毛泽东："主席，你游泳的时间又延长了。"

"我这个人，一到水里就忘乎所以，一晃时间就过去了，他们这个时候都不来提醒我了。"毛泽东手拍着沙发示意周恩来坐到他旁边。

"主席，外交部收到驻捷克大使馆的一份电报，苏军全面入侵捷克。"

毛泽东接过电报看了一眼，放到桌子上，他用手指敲了一下桌面说："这个杜布切克何罪之有?不就是说了几句他们不爱听的话吗?一下子搞了这么多军队，把人家全国都占了，还要到处讲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天底下有这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吗?自欺欺人!"

周恩来从沙发上站起来，他也显得很激动："一下子动用了60万军队，另外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东德也出动了军队，党是这样，军队也跟着苏联的指挥棒转，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竟采用这种办法来解决问题。"

"恩来同志，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他们能这样对待捷克，就能这样对待我们，他们进来不成问题，要出去可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外交部送来一份文件，苏联最近出版的地图将中国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上的六百多个岛屿，约有一千多平方公里，都画入了他们的版图，塔斯社还发了声明。"

"我看他们是早有准备，亡我之心不死，我们不是，也不能做第二个捷克!"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

"这件事林彪同志已经知道了，是不是再开个会研究一下。"

"他现在住在哪里，身体怎样?"毛泽东关心地问。

"身体不是很好，怕风怕出汗，他现在住在浙江厅。"

"我还是到那边去吧，老地方，还是118号房间，恩来你也要注意身体。"

"主席，你放心，我是垮不了的。"周恩来削瘦的脸上透着坚毅的神采。

"飞天人"扫描校阅　　"快乐书虫"E书制作

第六章

中苏边境战云密布，苏军装甲车碾过界碑压死中国边民。毛泽东告诫全国人民："要准备打仗！"林彪暗示："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一

1968 年 1 月 5 日清晨，中国黑龙江饶河县乌苏里江上的七里沁岛一片繁忙景象，中国渔民在主航道中国一侧，三五成群的在破冰捕鱼，冰面上当当得凿冰声响成一片，每年冬天这里的渔民主要是以捕鱼为业，因为江面已封冻，汽车可以直接开到江面上，将鱼运到县里出售。

江面上厚厚韵积雪有一尺多深，下面是冻得像石头一般坚硬的冰面，渔民们手握钢钻，一下一下地将冰凿开，飞溅的冰渣进到他们脸上，顿时冻成一层白色的盔甲，他们全然不顾越干越有劲，一会功夫，一个个水缸大的窟窿凿开了，网下到了江中，鱼儿被拉出了水面……

当太阳升到半空中的时候，岸上传来一阵喇叭声……有人喊道："快点干呀，县里拉鱼的车来了，人们朝岸上望去，果然看到远处的雪地里一辆汽车正向这边驶来。

这时从河对面传来了一阵巨大的轰鸣声，从苏军库列比亚克依内哨所的方向高速驶来了两辆装甲车，六辆军用卡车，他们大摇大摆地驶过乌苏里江主航道，开足了马力冲上中国的七里沁岛。

他们在岛上示威性地转了一圈之后，将车停在江心中国一侧，从第一辆装甲车里爬出一名苏军军官，军衔是上尉，只听他叫喊了几声，苏军士兵纷纷跳下车来，汽车的驾驶室的门打开了，从里面跳出来两条军犬。两名苏军士兵跑过来抓住一名中国渔民，拳打脚踢起来，接着他们又将他拖到冰窟窿跟前，用力推了下去，当这个渔民爬上来时，两条军犬狂叫着扑到他身上，顿时将他的皮大衣撕成了碎片。

这时县里拉鱼的汽车开上了岛，有人喊了一声："都过来装鱼，不要理这些王八犊子！"苏军上尉一听恼羞成怒，哇哇地喊叫起来，随着他的喊声，苏军装甲车呼地冲了过来，当场将中国拉鱼的汽车的前挡板水箱全部撞坏，渔民们一看脸都气歪了，冲上去和这伙强盗论理：

"这是中国的领土，滚出去 1"

"打倒新沙皇！"

"赔汽车，包赔我们一切损失！"

苏军上尉冷笑了一声，命令装甲车朝人群冲去。

中国渔民面对苏军装甲车，用力挥动毛主席语录，高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装甲车吼叫着驶了过来，一名青年渔民冲了上去，他倒在车轮下面……紧接着又有人冲

了上去……装甲车像发疯的野兽在人群中横冲直撞，这是人与兽的搏斗，是正义与邪恶的抗争，中国渔民不惜流血，赤手空拳捍卫国土。

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又冲上来；没有人后退，更没有人惧怕。

苏军上尉一看事情闹大了，这样下去血债累累无法收场，忙下令后撤。

雪地上留下了四名中国渔民的遗体；鲜血在洁白的雪地上份外殷红，格外醒目。仅仅是在几分钟之前，这些中国渔民还在自己祖祖辈辈生息的土地上生活劳动，而现在却死于苏军的车轮之下。

中苏边界是世界上国与国之间最漫长的陆地边界，17 世纪以来留下的边界争端一直没有解决。中国作为一个被苏俄无理占去大片疆土的国家，一直在努力寻求合理地解决两国间的边界问题，50 年代中苏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在“莫斯科——北京”的歌声中，一切都淹没在友谊的鲜花之中，但是到了 60 年代，当两国关系恶化的时候，边界问题便成了最敏感的问题。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并努力通过谈判解决同邻国的边界问题，在解决之前维持边界现状。1960 年 8 月 22 日和 9 月 21 日，中国政府就先后两次主动向苏联政府建议举行谈判，1963 年 8 月 23 日，中国政府还向苏联政府提出了锥持边界现状，避免冲突的六项建议。但是，苏联政府却撇出了《中俄北京条约》附图，说什么这张地图标明的分界线，在珍宝岛地区“直接沿乌苏里江的中国江岸通过”，妄图以此证明珍宝岛属于苏联。

《中俄北京条约》附图是 1861 年勘界前沙皇俄国单方面绘制的。1861 年中俄双方只勘分了兴凯湖以南的陆界，而没有勘分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的水界，只是在这张比例尺小于一百万分之一的附田上划了一条红线，表示两国以这两条江为界，这张附图上的红线既不表明也不可能表明边界线在江中的确切位置，更不是为了划分岛屿的归属，因此，它根本不能证明珍宝岛属于苏联。

事实上，《中俄北京条约》签定之后，双方一直是按照主航道中心线划分岛屿归属的。1908 年 5 月 8 日，沙皇俄国的边界官库兹明在给中国官员的信中明确指出：“如果两国以河流为界，则以循河流中心之线作为边界线，在通航河流上，该线即为航道。”同年 9 月 6 日，库兹明给中国官员的信中又指出：“河流中的岛屿系以航道划分。”

1964 年中苏边界谈判时，苏方代表也不得不承认《中俄北京条约》附图的红线不能表示江中边界的确切走向，也不可能划分岛屿归属，并且不得不同意江中的边界和岛屿归属，应该按照主航道中心线划分。

珍宝岛原来并不是一个岛，而是乌苏里江上中国一侧江岸的一部分，后因江水冲刷成为岛屿，到枯水期仍与中国江岸相联。岛西的江叉也从来没有成为航道。

1964 年以来，苏联政府大量增兵中苏边界，从 1964 年 10 月 15 日到 1969 年 3 月 15 日以前，苏联方面挑起的边界事件达 4189 起之多。

二

1968 年 9 月，金秋的北京风和日丽，景色宜人。与这景色极不协调的是大街上无论男女老幼，都一律是蓝黑色的服装，正值“文革”之中，着艳丽之服装会被打入资产阶级之列。

当气候凉爽起来的时候，林彪便从人民大会堂的浙江厅回到了他原来的住地毛家湾，于是许多见不得人的阴谋便由这儿滋生和策划出来。

林彪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根燃过的火柴棍，放在鼻子尖上闻来闻去，眼睛半睁半闭，不知在想什么。

叶群走了进来，凑在他耳边低声说道：“101，他们都来了，让他们进来吧？”

“叫他们进来吧。”林彪声音嘶哑像是刚刚睡醒。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鱼贯走了进来。

“坐，你们都坐，你去把门关好。”林彪指着叶群说。叶群知道林彪怕风，再说有些事也怕秘书听到，所以她先拉开门，看看没人，才又关上了。

“你们都知道了吧，北面的形势吃紧啦，你们有什么看法吗？”

几个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回答。

“黄总长，你的意见呢？”林彪瞅了黄永胜一眼。

“永胜，你就说吧，首长又不是外人，你们有什么就说什么，这也可以帮助首长下决心嘛！”叶群说着还冲黄永胜笑了笑。

“我的看法，大打不可能，小打不可免。”

“大打对谁都不好，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小打嘛，可就说不准了！”林彪闭上眼睛不再说话了。

“永胜，你当了总长，在这个时候，可是重任在肩啊，首长对你们……”

“你不要乱插嘴！”林彪打断了叶群的话。

林彪用眼光环视了一下，停在黄永胜身上：“我在主席面前提你当总长，可不是让你去打仗的，只要不是大打，我看谁去指挥都行。”

黄永胜点了点头。

1968 年 3 月 22 日，林彪来到了人民大会堂 118 号毛泽东办公室，在座的有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人。

林彪向毛泽东汇报了杨成武的五大罪状。

“我看杨成武不能当代总长了，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罗瑞卿分子，搞宗派主义，搞华北山头……”

“谁能当这个总长呢？”毛泽东边抽烟边问。

林彪看了一眼毛泽东，见毛泽东的表情是平静的，便放下心来：“调黄永胜来任代总长或第一副总长。”

毛泽东沉思了片刻：“黄永胜是秋收暴动武汉警卫团的，我看就不要代了，就当总长吧。”

林彪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这一点黄永胜对林家是感激不尽的。

林彪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搬掉了杨成武，还有那四个人呢！”

林彪说的四个人是指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陈毅、四位德高望重的老帅。

“还有主席是不是还在提收尾的事？”

“现在搞到这一步了，收尾怕是不可能吧。”李作鹏说。

“江青同志也不会同意。”吴法宪又补充了一句。

林彪所担心的收尾的事，是指 1967 年 7 月 13 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 118 号房间，召开了中央小组碰头会，在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之后，毛泽东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

会后，毛泽东指定杨成武陪同开始巡视次江南北。毛泽东到达武汉之后，与一些领导同志又一次说：“文化大革命要在 1968 年春天结束，或者稍迟一点，接着开‘九大’，不能再搞了。”

10 月 20 日，毛泽东再次召开会议，决定要在 1968 年的春天结束文化大革命，接着就开“九大”。这一决定与林彪，江青一伙“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越乱越好，越乱越革命”，妄图乱中夺权是截然对立的。林彪、江青一伙为了保持天下大乱的形势，千方百计地破坏毛主席要迅速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战略布署，加紧制造新的事端。“杨、余、傅事件”便是其中之一。

毛泽东外出期间，林彪借口杨成武随同外出，管不了军队的事，背着毛主席指定由吴法宪、邱会作、张秀川组成军委看守小组，让吴法宪当组长，列席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处理军队一切事务。随后，林彪又与江青合谋，提出成立军委办事组，在中央文革领导之下管理军

队，代替军委常委的职权，夺了几位军委副主席的权。正当这时，毛泽东在巡视南方时对几位老帅做了很高的评价。

“如果北边打起来；这就是内乱加外患，我看这个尾谁也收不了。”林彪得意地笑了笑：“打仗我是不怕的，小打不一定是坏事。”

“首长历来能打仗。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就怕真要打大了……”吴法宪有些担心。

“只要仗一打起来，我们这些人讲话就管用了，九大不是要开了吗，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说完这句话，林彪又闭上眼睛不吭声了。

叶群笑着走了过来，打开了几瓶汽水：“边喝边说，首长的话讲得已经很明白了，首长是最忠于主席的，可首长这个副主席不一定就是接班人啊，办什么事只有名正才能言顺啊。”

几个人一听连连点头。

“九大是一次权力的再分配，首长接班的问题，要在九大上肯定下来。”

“要写进党章，谁敢反对，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别的可以不写，首长是接班人一定要写进去!”

几个人这时你一言我一语，说出了林彪的心里话。

林彪板起了脸：“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三

“现在，我想讲一讲一块相当小的战场，陆、海军士兵们都称它为‘小地'，它的确‘小'，还不到 30 平方公里，然而它又很大，因为奋不顾身的英雄们洒上的鲜血的土地，哪怕是一寸也是大……1943 年 4 月 17 日，我照例耳要前往小地。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

勃列日涅夫坐在靠窗的沙发上，听女儿读着他的回忆录《小地》，他又一次沉浸在往事的畅想之中。

“难道你们当时没有想到死吗?”女儿加琳娜问。

“当然想到了，可是谁也不愿意做怕死鬼。我下面该写什么了?对了，4 月我被任命为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我们准备在夜间向小地强渡登陆，当我来到格连吉克市码头的时候，那里已经水泻不通。我登上了“里查”号围网船，这是一条旧船，甲板被弹片和子弹穿了许多的窟窿，海上刮来的阵阵凉风，吹得人冷嗖嗖的，我们的船第一个驶了出去。”

“这是很危险的!”

“是的，总要有人在前面。”勃列日涅夫停住了，每当这时他都非常激动。“在遥远的前

方，在诺沃罗西斯克上空，火光闪闪，传来了隆隆的炮声，在我们的左边的远处正在进行一场海战。我同引航员并肩站在驾驶台的右边，引航员的名子好像是叫索科洛夫。”

“他现在在做什么呢?”

“他还括着，可能就在莫斯科，后来当了作家。这时敌人的轰炸机一批接着一批飞来，它们一架架俯冲下来，又马上飞走了，炸弹时而在远处，时而在我们附近落了下来，掀起一股股巨大的水柱，前面轰隆一声巨响，我被气浪抛向了空中，我落在水里，用力浮出水面，我发现船在下沉……”

勃列日涅夫关于《小地》的回忆录，在许多杂志上发表过，为此他获得了列宁文学奖，并成为苏联作家协会荣誉会员。

勃列日涅夫在战争中的经历，使他特别喜欢在军事上表现自己，因此在他执政期间，苏联对外武装冲突也十分频繁。

也许是兴趣，也许是本能，他喜欢出席军事会议，特别是研究军事问题，他总要使自己更像一个三军统帅，而不是一个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者。

勃列日涅夫这一次没有把小地的故事讲完，便匆匆赶去参加一个军事会议。

苏军总参谋部。会议大厅里正在放映 1967 年秋天苏军德涅伯河大演习的录像片。

出席会议的有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克，苏军总参谋长什捷缅科，苏军陆军总司令巴甫洛夫斯基，苏联战略欺骗总局局长奥加尔科夫大将。

格列奇克因为指挥侵捷有功，终于得到了国防部长的职位，什捷缅克和巴甫洛夫也参与了侵捷行动，为此也得到了重用。

在座的还有总参谋部的高级军官。

苏军这次演习的指向是非常明显的，这是一次渡河大演习，其地形条件与中国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十分相似。

德涅伯河的清晨，大雾刚刚散去，两岸显得格外寂静。突然，几颗红色信号弹划破夜空，随之炮声四起，火光冲天，无数炮弹呼啸着飞向河的对岸。数百辆水陆坦克和水陆装甲输送车冲向河心，一节一节的舟桥被推入水中，犹如一只巨大的魔掌伸向对岸，霎时；宽阔的河面上架起了一座舟桥，大队坦克和步战车迅速从上边驶过，敌人的桥头阵地被冲垮了。

勃列日涅夫望着屏幕上格列奇克和一群将军指手划脚的样子，板着面孔一句话也没有说。

一个低沉的男中音在为画面解说：“德涅伯河大演习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准备阶段和实施强渡阶段……”

苏军各集团军在炮火掩护下，占领渡河阵地，工兵和舟桥部队连夜进入作业位置，大批侦察兵潜入敌军阵地，送回了敌人的兵力部署，火力配置和可能投入的预备队情况。

集团军和师属炮兵的各种大口径火炮已经进入阵地，做好了发射准备。

在一阵巨大的轰鸣声中，500 架轰炸机向对面敌军阵地实施轰炸，只见火光闪闪，烟尘滚滚，片刻之间敌军阵地已是一片火海……几乎是同时，5000 门大炮开始了火力急袭，30 分钟之后，敌河岸的前沿阵地已经土崩瓦解。

三发红色信号弹，照亮夜空，水陆坦克开始下水强渡，在滚滚波涛中全速前进，敌军的炮弹不时在水中爆炸，巨大的火柱冲天而起。几百辆中型坦克开到岸边；以直瞄火力摧毁敌人残存的火力点。

几百架武装直升机，如一群大鸟黑压压地铺天盖地而来，直升机超低空掠过河面，在河对面敌军后方的山头和要道进行机降。

紧接着地面部队搭乘水陆装甲车在水陆坦克后面，强行渡河，跟在他们后面的是载着中型坦克的自行门桥，门桥刚靠到岸边，中型坦克便投入了战斗。

后续部队正在源源不断地赶来，工兵部队开始架设重型舟桥，很快重型坦克部队已经赶到了河边，在他们后面是指挥机关和后方野战医院。

总参谋长什捷缅科走到了屏幕前面担任了解说：“这一次德涅伯河大演习，我军的架桥速度大大加快了，架设一座长 700 米的重型舟桥只需要一个小时，现在一个摩托化师的渡河正面加大到了 20 公里，大大缩短了渡河时间，这次担任主要任务的集团军，仅用了 20 个小时就强渡了 40 个战斗团和所有的重型装备。”

“很好，这次演习的经验，不仅是针对西欧的，对中亚、对远东同样是有效的。”勃列日涅夫表示满意。

“我们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后勤补给，这个问题在刚刚结束的‘涅曼’大演习中得到了较好的解决。”格列奇科指了一下坐在他身边的国防部副部长马利亚欣说：“你是这次演习的总指挥，你来介绍一下。”

马利亚欣走到屏幕前面：“这是 1968 年秋天，苏军和波兰军队、东德军队，举行的一次联合演习，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后勤军事演习。”

屏幕上，出现了 1968 年秋天“涅曼”大演习的场景……

这次演习地域有几千公里，横跨苏联五个加盟共和国和波兰及东德的东部地区，苏军在遭到敌核打击的情况下，铁路公路完全被破坏，在主要的作战方向上使用直升机运送了六百余吨的作战物资……

放完了两次大演习的录像片，总参谋长什捷缅克第一个发言："这两次演习的成功的经验，证明对中国入侵的反击同样是有效的。总参谋部认为，目前，我们的突击方向仍然是在远东，我们在那里有将近四十个师，更重要的是我们有远东作战的经验，1945 年苏联红军在远东对日本关东军的闪击是成功的，其主攻路线和方向我们仍可以采用。东北是中国的重工业基地，应该成为我们打击的主要目标。"

奥加尔科夫大将，走到了地图前面，由于他直接领导战略欺骗总局，所以他的意见往往引起重视，而且他一贯显得非常自信。

"中国不是捷克，中国地域广搁，人口众多。我们得到的情报，毛泽东在黑龙江，内蒙古边境上已经调集了上百万的部队。另外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调来了几百万青年学生，组成了生产建设兵团，这实际上是一些准军事的步兵师，其作战能力要高于一般的民兵师。因此，地面作战，苏军在人数上并不占优势，而是如毛泽东所说，面对人的汪洋大海，这是典型的人海战术。至于说到重工业基地，毛泽东早在 1964 年就开始进行所谓'大三线'建设，这是仿照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将重工业向西迁移的作法，他们的许多军工企业已经迁到了内地，所以东北的工业地位已不是十分重要。"

格列奇科点了点头，说道："我同意奥加尔科夫大将的意见，我个人的一点看法?我们应该加强中亚方向的力量，首先我们对中国，在其东北有远东军区，在华北有后贝加尔军区，但是在中国的新疆的对面，我们还应该在哈萨克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和塔吉克共和国，设立一个中亚军区，司令部可以放在阿拉木图，这样就可以形成对中国东西钳制的局面。"

勃列日涅夫马上表态："我同意格列奇科同志的意见，我们应该成立一个中亚军区。"

"关于如何解除中国的威胁，我的意见仍是我们应该先发制人，最成功的办法是使用战术核武器，一举摧毁中国的核导弹。"格列奇科坚持他以前的这一观点。

"动用核武器的问题，要考虑到国际影响，特别是美国的态度，因为我们已经签署了禁止使用核武器的条约，这会使我们陷入外交被动的局面。"柯西金打断了格列奇克的话，他又强调了一句："对中国问题，我们必须慎之又慎 1"

格列奇科和柯西金都望着勃列日涅夫，看他是个什么态度。

勃列日涅夫看上去非常韵谦虚，他请到会的人员都发表意见，这时没有人主动发言，谁也不想在这个公开的场合，加入到他俩的争论之中去。

"别的事情政治局还要研究，我看中亚军区的事可以先定下来，最近苏中边境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敌视苏联的行动，而且多次入侵苏联国土，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组织，都对苏联的处境表示了理解，国际舆论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对苏中边境问题我们要坚持以往的原则立场。"勃列日涅夫明显倾向于军方的观点。

1968 年苏军侵捷前后，苏联军队先后进行了十几次大的军事演习，其中德涅伯河、涅曼、东方快车都是针对中国的进攻性演习，由此可见，苏联对解决中苏边境伺题的态度已经十分明显了，由于苏联采取了敌视中国的作法，中苏边境之战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

四

中国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汇合处的黑瞎子岛，面积约为 350 平方公里，苏联出动军队，强占了该岛北部和东南面的江面，并派遣军舰封锁江面，拦劫中国船只，抢夺中国货船上的货物，殴打中国船员，并且截断了中国船只来往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航行要道，强行剥夺了中国在这两段界江的航行权。

1968 年 9 月 4 扫上午，黑龙江上碧波荡漾，主航道上苏联船只来来往往，十分忙碌，中国黑瞎子岛北部，一排排苏军木质小屋立在江边，苏军士兵在屋前的草地上训练队列，江边停着十几艘苏军炮艇，苏军水兵举着水笼头在洗刷甲板。

铃铃铃……在一阵紧急出航的铃声响过之后，五艘苏军炮艇在一名苏军少校的指挥下，一字排开，驶入黑龙江江主航道。

由于苏军舰艇的驱赶和阻拦，两江上的中国船只已很难看到，只有少数中国渔民在江上捕鱼，但十有八九鱼网被苏军炮艇拖走，或被苏军用刀子割烂。

苏军少校手持望远镜搜寻江面，江面上没有一只中国船只，为了避免武装冲突，中国边防部队的巡逻艇暂时停止了这一地区的巡逻活动。

少校放下望远镜，得意地说："看来他们不敢来了。"

这时坐在少校身边的一名苏军士兵叫喊起来："少校同志，你看有一条小船向这边驶过来了！"

从望远镜里少校看清了一条小渔船，船上有两个中国渔民，一人一浆，正用力地划着……

"停艇，看看他们想干什么？"少校下了命令。

炮艇在江中停住了，另外四艘炮艇也靠到了江边。一小时之前，苏军一艘炮艇在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用长钩拖走了中国渔民的几套挂网。此时割破了鱼网被绕成一团，丢在炮艇的甲板上。

"他们是来要渔网的，准备好高压水枪！"少校喊了一声。

"高压水枪准备完毕！"一名苏军士兵报告。

小船慢慢 地靠了过来，一名中国渔民站在船上喊道："你们为什么在割我们的渔网，这是中国的黑龙江，你们滚出去！"

少校冷笑了一声，摆了摆手，立刻有两名苏军士兵操起高　压水枪向小船喷去，两股水柱直射而去。

中国渔民顶着飞溅的水柱，用力划船欲靠到苏军炮艇的船尾上。

“用长杆捅他们。”少校跑过来指挥。

几个苏军士兵用长杆向小船捅去，中国渔民紧抓住杆子一头不放，双方僵持不下。

“开船!”炮艇开动起来，时而向前，时而向后，突然加速，越开越快……被长杆钩住的小船，经不住炮艇掀起的大浪，没跑出多远便翻了。两个落水的中国渔民奋力向岸上游去。

少校拿起了报话机：“注意，不准这两个中国人上岸!”

“明白，”对方回答。

从岸上的小木屋里跑出了一队苏军士兵，他们手持长杆，守在岸边，等这两个中国渔民爬上岸时，便将他们又捅下水去。中国渔民只好又游回到江中，趴在翻了的船底上，顺江飘去。

少校得意地笑了。

“报告少校，发现一艘中国货船。”

“各艇注意，做好准备，一字摆开，不准中国货船通过!”

此时，中国货船也发现了苏军炮艇，船长下达了减速的命令，货船靠到了主航道中国一侧，缓慢前行……

一艘苏军炮艇高速驶了过来，中国货船急忙闪到了一边，炮艇擦着船边冲了过去，紧接着第二艘，第三艘又驶了过来，它们在江上排成一行，朝货船压了过来，中国船长下令靠岸，但是岸边中国的黑瞎子岛已被苏军占领，只好又转头向江中驶去。

“不能让它回去，从后面拦住它，做好登船准备!”苏军少校一声令下，五艘苏军炮艇如同一群恶狼将中国货船团团围住，从前后左右靠了上来，中国船员赤手空拳站在船边，眼看着一百多名持枪的苏军士兵跳上船来，中国船长怒斥苏军士兵：“你们想干什么?这是……”话音未落已被苏军士兵一枪托打倒在地，双方顿时扭打起来，苏军士兵人多势众，将中国16 名船员打成重伤。

苏军炮艇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主航道中国一侧，公然抢劫了中国货船。这使中苏边境本来已经非常紧张的态势更加严重了。

五

北京人民大会堂 118 号房间，毛泽东主席办公室。

毛泽东刚刚看完了外交部送来的一份报告，从沙发上站起来，点上了一支烟，轻轻吸了一口，对周恩来说：“他们占了我们的地方，压死了我们的人，又来抢货船，一点道理也不讲了。边界谈判，谈来谈去，总是谈不拢，我说谈不拢也不要紧，可以维持现状嘛，看来现

状也维持不住了。”

周恩来走到毛泽东身边：“主席，现在苏联当局大造舆论，歪曲主席的讲话，说中国要打仗，打核大战，准备死上三亿人……”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相信了他们的话，对我们提出指责。”

“假话说上一万遍，就会变成真理?我不相信。”

周恩来又回到办公桌前，拿出一份文件：“主席，这一份看过了吧，他们在中苏边境又增加了十几个师，还在新疆对面的三个加盟共和国，组建了一个中亚军区。”

“噢！”毛泽东一听转过身来：“这是个动向啊，要东西呼应，叫你两边顾不上。我看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打，我们只有奉陪到底了。”

“大三线的建设进展很快，看来主席 64 年就提出大三线建设，是非常必要的，也很及时，争取了时间。”

毛泽东的表情是严肃的，好像是在回顾几年之前，做出这一重大决策时的情景，“有备才能无患，你没有准备，他肯定会打你，你有了准备，他可能不敢打了，准备得越充分，他们越不敢轻易打！”

周恩来点了点头：“是的，很有道理，有了准备他们的突然袭击就失去了作用，我们也不会措手不及。”

“我们不想打仗，但要准备打仗，不能搞一厢情愿！”毛泽东边说边走到窗前，抬头眺望。北京的秋天，疾风正劲，枯叶随风飘落，天际霾霾，秋雨清凉，潇潇洒洒，天地茫茫一色……

毛泽东在沉思中自语道：“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第七章

新沙皇觊觎珍宝岛。苏军紧急组建空降突击部队。中国精锐之师昼夜急驰中苏边境，中苏两国边防部队进入临战状态

—

中国领土珍宝岛，位于黑龙江虎林县境内，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面积 0.74 平方公里，该岛北端与中国大陆相连，由于江水冲刷 1915 年才形成小岛，因它两头尖，中间宽，形似古代的元宝，故得名珍宝岛。

岛东与苏联隔江相望，相距 400 余米，每到冬季，江面的冰冻层达两米以上；汽车、坦克都可通行，珍宝岛四周树林环绕，多为低矮的灌木丛，大部分陆地为塔头墩沼泽地，这是一些杂草、树根长时间盘结而成，冬天埋在雪中可形成半人多高的雪墩，人在雪中行走常被其绊倒。岛上的水泡与乌苏里江相连，是鱼类繁殖聚栖的地方，每到八月十五中秋时节，我边防战士常在此捕捞大马哈鱼，当地中国居民祖祖辈辈都在此进行生产和打鱼等活动。

本世纪以来，由于中国渔民张盖和臧盖年等几位老人，相继上岛建房、捕鱼和种菜，因此珍宝岛又被当地人先后称为“张盖岛”和“翁岛”。1928 年，中国居民陈远进买下了张盖的房子，与其子陈锡山常住岛上。1937 年日本侵入中国东北后，日本关东军强迫岛上居民迁离。1945 年日本投降后，陈锡山等人又回到公司村一带居住，还经常登岛捕鱼和生产。

1945 年以前，珍宝岛归虎林县公司村管辖，后来归虎头区管辖，这个地区一直有中国边防部队巡逻。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珍宝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

接连珍宝岛的饶河县境内是大片的原始森林，树密林深，人烟罕至，其间只有一条饶河到独木沟的土路。这里野兽出没，有时大白天也可见到黑熊，狼和狍子。边防部队的伙房时常有黑熊光顾，翻箱倒柜找东西吃，如果一时找不到东西，便会勃然大怒；兽性大发；将锅碗瓢盆砸个稀巴烂。炊事员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只好每晚在锅里留点吃的。

成群的狍子出没于林间，这里猎人也很少光顾。边防部队有一次训练休息时，一只狍子跑了出来，见人之后撒腿就跑，一下子蹿出一百多米，神枪手排长于洪东双手痒痒了，举枪就打，只一枪那只狍子便栽到雪窝里了，大伙拖回去，百十号子人说真是好枪法，上了战场准没错，果然在后来的自卫还击战中于洪东大显身手。

守卫珍宝岛的是合江军分区公司边防站；公司是离珍宝岛不远的一个小村子，没有多少人家，这个边防站约有 30 多人，主要是执行平常的巡逻任务，站长孙玉国，白白净净的瘦长脸，中等偏上的个头，眼睛有神，一看就知道是个特别机灵的人。1961 年入伍，1967 年到 1969 年，他带领部队与苏联边防军 22 次武装挑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曾一人指挥七个不同建制的分队，面对苏军 24 辆坦克和装甲车的进攻，斗智斗勇，以少胜多。珍宝岛之战后，孙玉国在党的“九大”上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并在大会上发了言。此后，他很快便被提升到了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位置上，由他的提升而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名词叫“坐直升飞机上来的”。后来，他被“四人帮”一伙利用，犯了政治错误。但是孙玉国在保卫祖国边防的斗争中的功绩，人们仍然是不会忘记的。

在珍宝岛韵对面是苏联边防军库列比亚克依内和下米海洛夫卡边防站，总站在中国饶河对面的比金，总站的站长是扬辛中校。苏军边防部队晋升条例规定，中校升到上校之后即离开边防总站到内地上任。珍宝岛冲突后苏军边防部队总指挥改为列昂诺夫上校，便是根据条令战时选派高一级军官指挥部队的规定执行的。由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苏军是以战时任职的原则对待中苏珍宝岛冲突的。苏军下米海洛夫卡边防站站长伊万上尉，多次带人到中国的珍宝岛进行武装挑衅，可谓“劳苦功高”，而且常常是拐着一条腿，歪靠在吉普车上指挥对中国领土的入侵。伊万上尉任职多年，一直到在入侵时被中国军队击毙，也没有升到大尉，这在严格按照条例三年晋一级的苏军中也是少见的。再说伊万拐着一条腿，仍受到使用，并没有被转业，是与他对边境地形的熟知有关系的，所以他常常出其不意地拦截和阻击中国边防部队的巡逻小分队。

苏联边防总站的人数多达 200 人，配有坦克、装甲车、小车、汽车等多种车辆，紧急情况下还可动用直升机，在其边防站后方十多公里之内即有专线铁路可直达几百公里之外的哈巴洛夫斯克远东军区司令部。

中国边防站当时的条件之差，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没有道路，没有汽车，在大雪封山时人员和外界是隔绝的，一切的给养和粮草都是在封山前运进去的。在发生了冲突之后，临时抢修的急造公路，也没能一直修到珍宝岛，临时调来的汽车，部队也没有驾驶员，只好由县反修办公室派来的地方老司机代劳。当时，边防部队的一名参谋得了疾病，有生命危险，请求派直升机抢救的报告，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周总理当即打电话命令空军立刻派飞机抢救，这才挽救了这名参谋的生命。

1967 年 1 月到 1969 年 2 月两年多时间里，苏联边防部队入侵珍宝岛 16 次之多，而且每次都以比中国边防部队多两三倍的兵力，拦截和殴打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军人，造成多人受伤，为此黑龙江合江军分区和黑龙江省军区给沈阳军区发来了紧急电报，要求增派部队。

二

月光把雪地映得一片银白，荒野静谧无声，微风从山林中徐徐刮过，远处传来一阵阵狗叫声，雪地上一辆吉普车在急驶，由于天冷路滑，司机在转弯处，一连踏了几次急刹车，小车差点撞到路边的树上，陆军 133 师侦察科长马宪则坐在车上。一个劲地催促司机：“快，再快点！”马科长正在 397 团检查工作；刚刚接到师长刘继昌的电话，叫他立即返回师部，有紧急任务。

天刚蒙蒙亮，小车开进了师部大院，马宪则跳下车来，三步并作两步跑进了师司令部作战会议室。

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师长刘继昌正在传达军区的一份紧急电报，看到马宪则走进来，他放下手中的电报，对他说：“马科长，师常委刚才已经研究过了，由你带领侦察分队，前往珍宝岛地区，支援那里的边防部队。”

“请首长下命令吧！”马宪则毫不犹豫地回答。

刘师长笑了：“嘿，你这个侦察科长，我急，你比我还急！”周围的人一听都笑了。

师政委李沛章点了点头："好，有这个决心就好！现在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把你那些宝贝尖子都拿出来，别不舍得。"

副师长刘健提出了师里的安排意见："以师侦察连为主，三个团侦察排，也全部拉上去，你们受领任务后，马上到省军区报到。"

刘师长又插了一句："67 师和 77 师的部队，马上也要上去，我师的侦察分队是打前站的，动作一定要快，而且直接是上第一线，任务很重啊！"

"边境斗争很复杂，敌人是武装到了牙齿的入侵者，你们一定要严格执行边境对敌斗争政策，要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还要有牺牲的思想准备……"李政委最后对马科长又反复进行了交待。

马科长受领了任务之后，立刻赶到了师幼儿园，师幼儿园已经名不符实，这里一个孩子也没有了，住着一群从哈军工来的造反派，他们天天用专线电话和北京保持联系，可以说整个东北的文化大革命动向，都由他们来指挥，每日里人来车往，十分忙碌，师里专门派了侦察连为他们站岗放哨。

马科长到了师幼儿园，立刻把侦察连长魏运水，指导员祝登杰，副连长陈绍光几个连里干部叫到一块，传达了军区和师里的命令。

连长魏运水立刻叫通讯员马玉民："快告诉值班排长，全连紧急集合 I"

侦察连紧急集合的号声；惊动了院子里的造反派，他们一下子围过来伺道："你们这是干什么？""是要走吗?"

因为是军事行动，没有人回答他们。大家都不吭声只是低着头打背包，整理武器装备。

人群里走出一个中等身材，披一件军大衣的青年学生，他讲话时经常带着一种不容反驳的口气："是谁叫你们集合的?"

马科长一看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造反司令毛远新，毛远新是哈军工的一名学生，但是却声名显赫，因为他是毛泽东的侄子，在那个"三忠于，四无限"的年代里，这一点是不奇怪的。

"啊!是毛司令……"

"你说什么?毛主席才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的干部无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是，是，毛勤务员，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在执行军区和师里的命令。"

"你们干什么去，你们的任务是支左，是保护革命左派。"

“这是中央的精神，也是军区的命令，我们要到中苏边境去执行反修任务。”

毛远新一听口气立刻就软了下来：“好，好，我们革命小将一千个支持，一万个支持你们。”

这时有人高呼起了口号：“打倒新沙皇！”“打倒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这些青年学生，听说战士们要上前线，一个个心情激动，热泪盈眶，把自己的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都送给了战士，有的竟抱着战士激动地哭了起来，有的马上割破手指写了血书，要求一块上前线。

当天，马科长带着侦察分队赶到了省军区。经研究由马宪则和合江军分区副参谋长曹建华，侦察参谋金孝龙三人组成前线指挥小组，统一指挥珍宝岛地区边防分队和侦察分队。

三

二十多年之后，当我们在干休所采访马宪则时，当年的侦察科长如今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他身穿一件黑色皮夹克，脸上透着刚毅的神采，两眼炯炯有神，思路敏捷，谈吐清晰：“你们应该写一写珍宝岛，写一写那些死去的英雄，当年宣传的红红火火，现在这些年轻人他们那知道……”老人显得有些激动。

我们从老人的口中听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迹。

“其实大伙都不知道，中苏之战很可能不是在珍宝岛，也不是在 1969 年，早在 1968 年初，苏联边防军在中国的七里沁岛压死中国渔民的时候，我们那一回就做好了还击的准备，上级选来选去，选了我师侦察连的副连长陈绍光，他是四川宜宾人，个子有一米七多，五大三粗，身强力壮。外号叫“黑瞎子”，这可不是说他长得黑，是说他厉害，摸爬滚打，擒拿格斗，一个能顶好几个，枪打得也好，游泳一下水就是几万米，滑雪走山坡，过树林跟飞似地，一身的好武艺，沈阳军区大比武的尖子，”老人说到这里，停住了，嗓音呜咽，半天竟没有说出话来。

第一次上七里沁岛，潜伏就是陈绍光带着人去的，用的是反坦克手雷，那一回苏联边防军的装甲车要是再过来，别说压老百姓，只要它侵入了咱们的领土，就别想回去，陈绍光带的那九个侦察兵，那是个顶个的，就是他们来上一个排，也沾不着便宜。可是苏修装甲车死活不来了，咱们的人在雪地里，一连猫了七天七夜，馒头冻得像石头蛋，放到怀里暖一暖，拿出来啃。人可冻惨了，将近零下 30 度，这可不是一天两天，脸上全都冻起了大泡，就跟让火烧的一样，陈绍光的耳朵冻成透明的了……这是什么劲头?什么精神?两不怕，那是真不怕，没有命令冻死也不回来。那一回他们没来，要是来了就在七里沁岛打起来了。苏联边防军是在这块惹了事之后，又上了黑瞎子岛，那边干一下子，又跑到了珍宝岛，他们干了坏事心里发毛，下一回他就不来了，打一抢换一个地方，你想弄他一下，也不是很容易的事。”

老人陷入了沉思，老人常常是这样，说一阵，又停一阵，接着再说下去。

马科长带着侦察分队，先是坐车，后来步行，昼夜兼程赶到了珍宝岛，边防站长孙玉国

向侦察连介绍了珍宝岛的地形地貌，和对面苏联边防军的情况，开始巡逻时孙玉国为侦察连担任向导，以后情况熟悉了，侦察连便开始单独执行任务。

陈绍光带着巡逻队上了珍宝岛?刚刚走出几里地远，只见对面苏军边防站，几辆装甲车，在一辆指挥车的带领下。轰隆隆地开了过来。

战士小杨说："副连长，敌人来了。"

陈绍光说："不要理他们，我们巡逻路线不变。"说话之间，装甲车已经越过了乌苏里江主航道，驶上了珍宝岛，车头一转冲着陈绍光他们驶了过来。

"大家沉住气，用身子挡住它!"

随着副连长的命令，战士们一字排开，挡住了装甲车的去路。

苏军装甲车开到中国边防部队面前，"吱"地一声停住了。"咣当"响了一声，车顶盖打开了，第一个爬出来的是伊万上尉，他的嘴里还冒着热气，手里举着一根光溜溜的大棒子。

有个战士小声骂了一句："土匪许大马棒来了!"

"不要说话，注意敌人;"陈绍光命令道。

只听扑通扑通，一会功夫，从车上跳下来三十多个苏军士兵，个个手持大棒，双手举在胸前，如同一群打手，挡住了中国边防部队的去路。

指挥车的门打开了，钻出来几名军官，苏军中校杨辛瞄了陈绍光一眼，发现对方的职务要比自已低得多，于是他不屑一 顾地哼了一声。

在中苏双方边境冲突还没有升级之前，在一次边境会晤时，杨辛中校发现中国边防部队的军装上，没有军衔。便抗议说："你们对我们太不尊重了，你们怎么穿着便衣来会晤!"

中国边防部队的翻译小李对他，说："这是我们的新式军装。"

"那么谁是中校，谁是上校，我应该和谁讲话?"

"我们已经取消了军衔。"

"这简直是开玩笑嘛!"

"我们的红军没有军衔，还不是照样打胜仗"

"不，不，那会在指挥上带来混乱。"

"我们是官兵平等。"

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边防部队也只能是这样回答。

杨辛上下打量了陈绍光一眼 c“我看你顶多是个少尉，本来你无权和我对话，现在你们已经侵入了苏联的达曼斯基岛(苏联称中国的珍宝岛为达曼斯基岛)，我命令你们立刻退出去!”

“这是中国的领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如果你不懂历史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就是按不平等的 1860 年《中俄北京条约》，这一段的边界以主航道划分，珍宝岛也是中国的，你们已经入侵中国领土了，请你们立即走开!”

杨辛中校摇了摇头：“你的历史学得也不好，你们只知道过去并不知道现在，而现在这里是苏联的领土，我们讲的是现实，这一点大家都应该知道。”

“中校先生，现实是老沙皇来不及霸占的中国领土，新沙皇却要霸为已有!”

“你说苏联是新沙皇，这是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污蔑，我们是绝不允许的。”杨辛中校发火了。

伊万上尉见自己的顶头上司，已经理屈词穷了，便在一边

恶狠狠地说：“少跟他们罗嗦，叫他们尝尝大棒子的滋味。”他的话音刚落，苏军士兵便举起了棒子。

杨辛一摆手，连他自己也感觉到了，这时候大打出手，显得太没有水平了，作为一名中校军官，连中国军队的一名下级军官都说不过，不是太有损其尊严了吗?于是他又继续狡辩道：“你们不了解我们的政策，我们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我们讲和平，讲友谊，从不侵略。”

“你们入侵捷克，不是侵略吗?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也是为了和平吗?”陈绍光连珠炮式的发问，问得杨辛中校张口结舌。

杨辛回头一看，见几个苏联士兵正听得出神，不由地火冒三丈：“不要听他的反苏宣传，全是一派胡言，把帽耳朵放下来，不要听!”

苏军翻译走了过来，说道：“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能讲清楚的，你们回去，我们也回去，这总可以吧。”

陈绍光理直气壮地说：“这里是中国的领土，我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用不着你们操心!”

杨辛中校又与伊万上尉咕噜了几句，伊万上尉板着脸下达了退回的命令。

苏军士兵纷纷跳上装甲车，狼狈不堪地撤出了珍宝岛。

四

苏联远东军区司令部哈巴洛夫斯克的大街上，满载士兵的军车驶来驶去，在行驶的军车中出现了一队高级轿车，车队徐徐向远东军区司令部驶去。

远东军区司令部已经装点一新，军乐队排列在操场上，他们穿着军礼服，戴着白手套，手中的管号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远东军区司令员洛西克上将，胸前挂满了勋章，他面带微笑情绪极佳地走来走去，亲自指挥部队列队。在所有着陆军军服的队伍当中，有一队人马，身穿空降兵的制服，格外引人注目，本来空降兵是由最高统帅直接指挥的，在远东也根本没有空降部队。这些穿空降兵军服的部队，是刚刚组建的空降兵突击部队，他们由方面军司令员掌握，第一批部队首先加强到了远东军区，因为远东是对中国作战的主要进攻方向，而空降突击兵又是一个主要的进攻性的军种。

一排黑色的高级轿车驶入了军区司令部的大门，车门打开了，勃列日涅夫从车上走了下来，后面紧跟着的是国防部长格列奇科，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苏军总参谋长扎哈罗夫等一大批苏军高级将领。

勃列日涅夫走到空降兵的队列前面，他从衣兜里拿出讲稿，开始发表演说：“同志们，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到这里来吗?看到你们我就想起了十八军的空降兵部队，想起了当年我们在小地上的战斗，那一次我乘坐的小船撞上了水雷，我被爆炸的气浪抛到了海里……”尽管许多人都知道勃列日涅夫不像赫鲁晓夫那样一口气讲上三四个小时，他离开了讲稿几乎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甚至读现成的稿子都很困难，在发音方面，可以说是错误百出，但是这一次他却一反常态，一开口就滔滔不绝，这是因为他所谈的这些正是他最为得意的。

“小地虽然很小，但是它是祖国的土地，战士们英勇的牺牲在这块土地上是无尚光荣的，今天我又一次的来到了你们中间，这使我想起了过去的岁月，空降兵部队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你们要到敌人的心脏，到敌人的要害之处，打击敌人，你们是最高统帅部手中的斧子，要一下子砍下去致敌人于死命……”

接下来军队歌舞团开始演唱歌曲《小地，苏维埃的土地》，勃列日涅夫神色非常激动，一泪水从他的脸上流了下来，演唱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已经对他旁边的人说：“唱得太好了，他们应该得到勋章。”果然不久，演唱这首歌曲的演员都得到了勋章。

人们都知道勃列日涅夫对勋章有特别的嗜好，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只是个少将，也只得了四枚勋章两枚奖章；战后他被授予列宁勋章；当他自己成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后，勋章便像雨点般向他飞来，他四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按规定这种荣誉一个人只能得三次，他数十次获得英雄称号：他拥有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勋章；连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许多国家，都授予了他最高勋章；他还得到了战时最高勋章：胜利勋章，这种勋章只授予最杰出的统帅；勃列日涅夫到死的时候已经有了二百多枚勋章，他的勋章比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两个人加起来还要多，就是有名的勋章收藏家也没有他那么多。按苏联的习惯为领导人送葬，要把他的勋章别在丝绒垫子上用人捧着，别人一人捧一枚，有十几人已经足够了，而勃列日涅夫，一个垫子别好几枚，还用了 44 名高级军官。

一个有这么多勋章的苏联英雄，才刚刚是一个中将军衔，这怎么合理呢?到了 1976 年勃列日涅夫终于给自己授予了苏联元帅的军衔，所以在 1969 年中苏关系紧张时他常常一个人和军方人员混在一起，发表讲话，观看军事演习，这也是目的之一。

两发红色信号弹升到空中，空降突击部队的演习开始了，准确地说这只能算是一次表演，因为这支部队刚刚组建，还不可能马上就具备完整的战术动作，但是其强大的突击力，是显而易见的。

一百多架重型米 26 型直升机低空飞过来了，这是两个旅的空降突击部队，士兵们都持枪立在机舱门口，做好了冲击的准备，在米 26 直升机的后面，紧跟着十多架大肚子，厚底盘的直升机，当它们笨头笨脑的飞过来的时候，并没有引起人们格外的注意，它们低空掠过“敌军”阵地；地面火力开火了，先是冲锋枪，机枪，最后开火的是连发机关炮，炮弹准确地击中了直升机的底盘，发出一阵阵当当地响声，弹头四面迸开……“嗖…嗖…”几束火光闪过，直升机上的火箭弹冰雹般地落了下来，地面上升起团团烟柱……

格列奇科兴奋地昂着头，对勃列日涅夫说：“看，这就是我们最新式的飞行坦克，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空中堡垒，米 24 直升机，它的底盘有一吨多重，小型防空导弹对它也无可奈何!”

勃列日涅夫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我们应当感谢米里设计局的同志们，立即给他们拍封电报表示祝贺，可以用苏共中央的名义。”

“这是刚造的十多架，下一步应该尽快装备部队。”

一阵巨大的爆炸声从远处传来，重型米 26 和米 24 直升机正在突击机降，在一阵喊杀声中突击队员已经踏上了“敌军”阵地。

格列奇科深有感触：“50 年代，朱可夫元帅就提出组建空降突击部队，由于经济的原因，只好一推再推，军方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今天终于成为了现实。”

“苏中边防部队急需这种直升机，空降突击部队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安德罗波夫也对米 24 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苏联边防部队是由“克格勃”直接指挥的，当然在这个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苏中边防部队。

“米 24 直升机，完全可以打破敌人为对付我们地面坦克所设置的雷场和路障，当米 24 越过山岭和江河出现在敌人后方时，首先是对敌人精神上的震撼。”格列奇科甚至都想到了米 24 战时的重要作用。

安德罗波夫有点沉不住气了，对格列奇科说：“我们应该尽快在苏中边境使用米 24 直升机，越快越好。”

格列奇科点了点头：“我想，洛西克上将也会想到这一点的。”

“我们在苏中边境全部是甲种师，随时准备支援你们边防部队。”洛西克上将向安德罗

波夫做了一个非常肯定的手势。

“是否包括空降突击部？”

“当然包括，我以为我们应当首先使用最有突击力的部队。”

安德罗波夫点头表示赞同。

五

1969 年 1 月以来，苏联边防部队对中国领土珍宝岛的入侵和挑衅再次升级，他们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由对中国边防部队的拳打脚踢发展到了棍棒相向，中国边防部队在几次执行巡逻任务中，都遭到了苏联边防军的拦截和殴打，致使巡逻中途中断，中国边防部队一再忍让，因而避免了事态的扩大。

这一天在上岛巡逻之前，马宪则科长和曹副参谋长专门把边防站长孙玉国、副连长陈绍光、排长武永高召集在一起开了一个小会。

马科长说：“最近，这一段苏联边防军动用了棍棒，一连打伤了我们不少人，上级指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坚持说理斗争，我们要坚决执行。但是孙站长和李翻译要重点保护，无论如何不能被敌人打着。”

陈绍光说，“还是我们在前面，叫孙站长和武排长、李翻译跟在后面，有情况也好往下撤。”

“不行，我们也要到前面去。”孙玉国坚持自己的意见。

“你是这里的老人了，情况熟，出力还在后头呢，真让那些王八犊子给打坏了，我向上面也交待不了。”马科长不同意。

曹副参谋长说：“行了，行了，都别争了，按孙站长说的办，他熟悉情况，也可以当机立断进行处理，陈副连长可以在后面接应他们。”

马科长无奈地笑道：“看来你们还是自家人向着自家人，那好吧。”

孙玉国一马当先，带着巡逻队出发了。中国边防军的巡逻队刚刚登上珍宝岛，对面苏联边防军的观察哨便发出了号，孙玉国他们刚走到岛的西面，只见对面开过来两辆军车。

伊万上尉第一个从车上跳了下来，瘸着一条腿，一拐一拐地边跑边叫喊着什么，一共从车上跳下来三十多名苏联士兵，紧跟在伊万的身后。

“他们在喊什么?”孙玉国问小李。

翻译小李侧着耳朵听了听说：“他们在叫喊,快，快点，不准他们过来。”

“我们偏要过去，这里是中国的领土，他们凭什么不让我们过去，跟我来！”孙玉国一摆手，战士们迎着苏联边防军走了过去。

伊万上尉看见中国巡逻队走过来了，恶狠狠地叫了起来：“站住，你们再朝前走，我们可就不客气了。

“听拉拉蛄叫就别种红高粱了，咱们过去看他们想干什么。”战士们边说边朝前走。

伊万又叫了一声，这一声像下了一个什么口令，苏联士兵一下了散开了，每人手中都提着碗口粗的大棒，一个个虎视眈眈地摆开了架势。

孙玉国第一个走上前去，严厉地说：“你们已经侵入了中国的领土，必须马上离开。”

小李刚把这句话翻译过去，伊万便粗野地骂了起来，不管中国边防部队讲什么道理，伊万的回答就是叫骂。

许多和伊万上尉打过交道的中国边防部队的干部战士都说，还没有见过这么粗鲁、这么不讲道理、又狠毒、又野蛮的人，仅在他的指挥下打伤中国边防部队的干部战士就有四五十人之多。

中国边防部队不再说话，用沉默来回答对方的叫骂。

孙玉国已经有了一种预感，看来今天苏联边防部队是故意要把事态扩大，便提醒大家说：“要做好准备，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更不准先开第一枪，要严守巡逻纪律。”

他的话音未落，伊万喊叫了一声，苏联士兵举着棒子冲了过来，对中自边防军人又推又打，当场打倒了两名战士，中国边防部队冒着生命危险赤手去夺苏联士兵手中的大棒。这些个苏联士兵也是专门挑出来的，一个个人高马大，加上他们几个人围打一个中国士兵，很快便占了上风。

“把他们赶出去，统统赶出去，一个也不留！不走的就用棍子打，打死了喂野兽。”伊万狂叫着，在他的声嘶力竭地鼓励下，苏联士兵像发了疯一样，棍子像雨点一般落在中国边防战士的身上，一下子又打伤了七八个。

中国巡逻队架着被打伤的战友往下撤，心黑手毒的伊万带着人还紧不放。逼在后面接应的陈绍光他们一看，嘴都气歪了，这帮子侦察兵，个个身手不凡，早就憋着一肚子气，一看自已的战友被打伤了，掰断了几棵小树当棍子；冲上去要为战友报仇。

马科长在后面大喊了一声：“把棍子放下，都回来，边防纪律对谁也不客气！”

为了防止事态的扩大，中国边防部队再一次进行了克制和忍让。

伊万上尉一看中国军队没有还手，得意地狞笑着说：“他们要敢还手，就打死他们，看他们敢不敢再来！”

说完摆了摆手，带着一群打手，得意洋洋地走了。

第八章

苏联边防军珍宝岛大打出手，侦察英雄陈绍光赤手搏敌救战友。中苏边境全线紧张。尼克松欲坐山观虎斗

一

珍宝岛在一片冰雪包裹之中，刮了一夜的大风，岛西的河汉几乎被雪填平了，山榆树的枯枝被风刮得七零八落，乌苏里江露出了光溜溜的冰面，阳光照在上面如同明镜一般。

马科长带着侦察连来到珍宝岛的西面，小声地下达了命令：“根据上级的要求，不管苏联方面如何挑衅，我们还是要坚持巡逻，如果遭到敌人袭击可以自卫，但不要拿棒，大家听明白了吧?”

“明白了。”众人小声回答。

“魏连长，你再分一下工，一定要沉住气，无论什么情况都不准开枪。”马科长又叮嘱了几句。

马科长你就放心吧，这一回咱们也要多几个心眼儿。”陈绍光说。

连长魏运水分工之后，便带着部队出发了。几乎是同时孙玉国带领的边防分队也赶到了。

这时空中传来子巨大的轰鸣声，两架苏联边防部队的直升机，从比金方向飞了过来，苏军上校列昂诺夫坐在第一架直升机里，他向中国境内远远望去，只见雪地一片白茫茫，银色的树梢如白浪漂动，除了嗖嗖的风声之外，几乎听不到别的声音，一点也看不到大部队调动的迹象，他知道中国要在边境地区调动大部队而不被苏联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从这一点上说，看中国还没有做好大打的准备，至少目前没有。

列昂诺夫上校拿起了无线电报话机：“杨辛中校，你看到了什么没有?”

杨辛中校坐在后面一架直升机上，他正举着望远镜在向中国境内观望，听到列昂诺夫上

校的问话，拿过报话机："报告上校同志，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很好，但是注意，中国人不会这样不了了之的，他们可能在耍什么花招。"说到这里上校一低头，看到了珍宝岛上的中国巡逻队，不由地脸一沉："杨辛中校，你看看脚下，他们又出来了，就像永远清除不净的臭虫一样，你无法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又从什么地方爬了出来。"

杨辛中校气得脸色发青，因为在这之前伊万上尉向他报告说，已经用大棒子把中国巡逻队赶走了，可是偏偏上校来视察的时候，中国巡逻队又出现了。

杨辛打开了无线电报话机，要通了苏联下米海洛夫卡哨所："马上叫伊万上尉来讲话。"

伊万上尉已经看到了中国巡逻队上珍宝岛巡逻了，他正.在气头上，刚把部队集合起来，他也看到了直升机，知道一定是上校来视察了。

"我是伊万，我是伊万，是的…"。"

"你没有看到他们已经上了达曼斯基岛了吗?"

"报告中校同志，我已经看到了，他们又一次入侵达曼斯基岛。"

"你不是说，他们再也不敢来了吗?你保证过要把他们赶出去，可是现在让我怎么认为呢?"

"你应当，应当这样"……是中国人太没有记性了，这一次要好好教训他们一下，看他们下一次，还敢不敢再来!"

"你不要再和他们纠缠不休，这一次直接把他们赶出去!"

"是，中校同志。"

孙玉国，陈绍光他们踏着厚厚的积雪，已经走到了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冰面上，大家一字排开，按巡逻路线往前走着……

这时，几辆苏联边防军的装甲车，发疯一般地开了过来，在冰面上吱得一声停住了，伊万上尉坐在车上没有动，士兵们一个接一个地跳下车来，手拿棒子，立在装甲车的两旁，一个个呆头呆脑的，一看就在等待伊万的命令。

陈绍光一看，苏军士兵摆出的这个阵势，便明白了伊万的鬼点子，他大声提醒战士们："注意，苏军装甲车要冲过来了，队形散开!"

战士们一听，呼拉一声全散开了，就在这时轰地一声怪叫，苏军装甲车冲了过来，苏联士兵紧跟在装甲车的后面，抡着一米多长的大棒呼呼直响。

战士小刘看见装甲车开过来了，机灵地朝旁边一跳，装甲车擦着他的身子冲了过去，接着装甲车又呼地一下倒了回来，小刘又是一闪，躲了过去，可是这回脚下一滑，跌了个跟头，还没等他爬起来，跟在装甲车后面的苏军士兵冲了上来，三个大个子苏联士兵把他团团围住，他刚站起来，背上挨了一棒子，这时又听见脑后嗖的一声，他一低头，躲过了这一棒子，一抬头迎面又有棒子抡了过来。他急忙抬手一档，这棒打在了嘴上，只听卡地一声，他用手一摸，满嘴是血，一颗门牙落到了手上。陈绍光一看苏军有七十多人，我们只有十多人，，七个打一个不说，人家手里还拿着大棒子，这不是于吃亏吗\便立刻命令道："快，往岸上撤！"

听到副连长的口令，战士们背着受伤的同志，撤了下来，一清点人数，不仅伤了十多个，还少一个，陈绍光顿时出了一身冷汗，他不由地叫了起来："小刘哪去了？"

"小刘……小…刘……"战士们喊叫起来。

只见小刘拖着一根木棒，正向敌人冲去，他一个人冲上去，非被敌人打死不可。

陈绍光一个箭步冲上，将刘拉回来，他一看小刘满嘴是血，嘴肿得老高。

小刘喊叫起来："副连长，下命令吧，我和他们拚了！"

陈绍光严肃地说："服从命令，把棍子扔掉！"

小刘把棍子扔到了一边。

冲到岸边的苏联士兵停住了，他们用棒子支着下巴，有说有笑，洋洋得意，我们的战士一看火冒三丈，眼睛都喷出火来了。

这时马科长赶来了，传达上级的指示："要坚持巡逻，要斗智，斗勇，不能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大家开个会，研究一下对策，千万不能蛮干！"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决定迂回到岛上去，那里有成片的山榆树，沟沟坎坎是天然的路障，敌人的装甲车开不进去，我们利用地形地物，三人一组，避多打少，特别是对首恶分子，决不放过。

中国边防部队巡逻队再次登上了珍宝岛，有路不走，专往沟坎上走。

伊万上尉一看，中国边防部队又回来了，便命令苏军装甲车："开过去压死他们，看他们下一回还敢不敢来！"

装甲车冲到岛边上，被树林和沟坎挡住了，一连冲了几次也没有冲过来。

"下车，到岛上去，把他们赶出去，不走的就用棒子打，放军犬咬！"伊万下了命令，苏联士兵嚎叫着冲上了珍宝岛。中国士兵赤手空拳，严碎以待。

两条苏军的军犬嗷嗷叫着，冲在最前面，伊万手拉皮带，紧跟在后面，双方一照面便对

打起来。

苏军军犬又高又凶，如同两只黑豹，张牙舞爪，一连好几个中国士兵都被它扑倒了，军装被撕烂了，脸上手上被咬得血肉模糊。

战士小万被军犬咬伤了腿，一个苏军士兵从后面赶上来，一棒把他打昏在地，另一个家伙追过来，举起大棒对准小万头狠命朝下打去，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陈绍光大喝一声："住手！"一个箭步冲了上去，举起右臂支住了打下来的大棒，只听"咔嚓"一声，那木棒飞出了好几米远，那个苏军士兵震得虎口发麻，全身颤抖，另外几个苏军士兵全都愣住了。

陈绍光铁塔一般立在中央，掩护战士们把小万背了下去。

伊万一看陈绍光身手不凡，心想如果先把这一个领头的打趴下了，别的就好对付了，于是他叫喊起来："多来几个人，围住他，不要让他跑了！"随着伊万的命令，一下子跑过来十几个苏军士兵。

"上，上，给我打！"伊万下了命令。苏军士兵你看我，我看你，没有一个敢朝上冲的。伊万解开军犬的皮带，发出了"冲"的口令。

那军犬也是狗仗人势，又是精心训练过的，主人把皮带一解，就等于是下了一道命令，要致对手于死地。

那狗叫了两声，四腿一蹬，朝着陈绍光的喉部直扑过来，这一手是最厉害的，一旦被它咬住，十个有九个活不成，陈绍光朝下一蹲躲了过去，军犬扑了个空，紧接着一声怪叫又扑了过来，陈绍光不等它扑到跟前，双手撑地，运足了力气，照着那狗的后腰踢去，苏军军犬，一声惨叫，在地上打起滚来，嘴吐血沫，腿蹬了两下再也不动了。

站在一边的苏军士兵全吓傻了，平日里这狗何等厉害，咬伤过多少中国士兵，没想到叫陈绍光只一脚，便给活活踢死了。

刚才是狗仗人势，这会变成了人仗狗势，一看狗完了，伊万上尉倒吸了一口凉气，二话没说，扭头就往回跑。陈绍光那容他跑，两步就追了上去，伊万上尉心急腿瘸，想快跑，可跑不快，看见陈绍光追了上来，急得乱喊乱叫。这时有两个苏联士兵冲了过来挡住了陈绍光的去路，陈绍光平时练得一身武艺，这会全用上了，一拳一脚把这两个苏联士兵打倒在地，周围的苏军士兵全都吓傻了，手里拿着棒子干叫唤，没有一个敢上来拦的。

陈绍光一口气追到了伊万上尉跟前，伊万一看陈绍光伸出了报仇的铁拳，当时脸都吓白了，没有了血色。本来腿瘸就站不住，这会全身又哆嗦起来……

陈绍光握紧拳头，对准伊万的下巴，一拳打了过去，只听"咚"二声，伊万双手捂着下巴，在地上打起滚来，连滚带爬，钻进了装甲车。

苏联士兵一看当官的跑了，一下子乱成一团，扔了棒子就往回跑，这时伊万上尉下巴上包着一块大纱布，从装甲车里又钻了出来，叽哩哇啦地高叫起来，苏军士兵听到他的叫声，

一下子全部趴到地上，“卡啦，卡啦”机枪，冲锋枪全部推上了子弹。

陈绍光转过身来，命令战士们：“散开，卧倒!”

他自已却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七十多支黑洞洞的枪口全部对向了他。

战士们全部焦急地喊了起来：“副连长，快卧倒，他们瞄准你了!”

陈绍光正了正帽子，不慌不忙地走到苏联士兵面前，苏联士兵立刻把枪口对准了他，陈绍光泰然自若，他一眼就看透了侵略者的阴谋，想引诱中国军队先打第十枪，和中国军队展开精神战。

“你们开枪吧，朝我开枪!要是不敢开枪，就立刻滚蛋，”陈绍光大喝一声。

伊万上尉木鸡似地趴在地上，半天没有动，其实他是吓得不知如何是好。过了一会他才缓过劲来，从地上爬了起来，站到装甲车上之后威胁道：“下一次如果你们还敢来，我们就火力解决!”说完之后，手一挥，装甲车就地一个转弯，灰溜溜地跑了回去。

这一次虽说是以苏联入侵者的逃走而告结束，但是中国边防部队也受到了不小的损失，被敌人打成重伤的九名，轻伤二十多名，还被苏联入侵者抢去了六支冲锋枪。

二

中苏边境冲突的升级，并不局限于珍宝岛，珍宝岛不过是一个引发点，中苏两国漫长的陆地边境线，包括中蒙边境，都同时出现子紧张局势。

70 年代以来，笔者对中苏、中蒙三千多公里的边境线进行了多次实地采访。1984 年与一批军队专业作家为伍，从满洲里出发，沿额尔古纳河一连走访了几个边防团，当我们一行人乘坐中国边防部队的巡逻艇，沿河而下的时候，仍然可以看到对岸 60 年代末苏联边防部队修筑的工事和暗堡而在重要的边界地段上，中国边防部队的防御工事仍是完好无损，两国交接的口岸，都没有贸易往来。

边防团的政委钱连祥对我们说：“珍宝岛那边一出事，我们这边也紧张起来，苏联那边也经常派人过来刺探情报，就隔着一条河，他们想过来很容易，巡逻艇在平坦的地方一靠岸就可以过来，1969 年的时候这一类事件屡有发生。”

在离边防团不远的村子里，只有几户人家，主要是以打猎和捕鱼为生，村里有个姓苗的猎户，别的猎人都是用猎枪打猎，而他主要是靠放夹子，他放得最大的夹子有二三十斤重，据说还夹着过狗熊呢，所以村里人和边防团的人都叫他苗夹子。

苗夹子最拿手的一招是在河边放夹子，他就吃准了一条，不管什么野兽，吃草的还是吃肉的，都得喝水，要喝水就非得上河边来不可，他下功夫摸门道，在额尔古纳河边放了不少的夹子，小的有夹兔子的，大的可以夹住狍子，只要是他放的夹子，可以说从来没有空过，苗夹子至少一天收一次猎物，有时候一天收两三次。

可是最近一段时间，他放的夹子老是放空，有时一连好几天，连只兔子也夹不着了，到底怎么回事?这一天的黄昏，夕阳在河上还有最后的一抹余辉，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苗夹子急匆匆地向河边跑去，因为额尔古纳河是中苏的界河，加上边界局势紧张，中国边民一般很少到界河边去，特别是在天黑的时候，以防发生意外。但是这一次;，苗夹子顾不得这一点了，他不能窝在家里饿肚子。

当苗夹子走到河边的时候，除了他刷刷地脚步外四周几乎没有一点声音，这使他感到有些奇怪，他四下望去，一个人也没有，他知道界河边上，除了边防部队，一般人不会到这个地方来的。

他走到自已放的夹子跟前，发现夹子上有一个黑糊糊的东西，原来是一只狼，而且是一只死狼，他知道狼的命是很硬的，就是夹断了它的一条腿，它也不会死的，有的老狼会咬断被夹住了的这条腿，舍腿保命。他弯下腰，这时候看清了，在狼身上有一个枪眼，也就是说，这只狼是被人在别的地方打死的，而后又特意放到他的夹子上的。

苗夹子正在迷惑不解的时候，突然有人在后面将他拦腰抱住了，他顿时出了一身冷汗，大喊了一声："放开我!"

"不要动，再动就打死你!"从苗夹子的身后传来一句生硬的中国话。

苗夹子直起身子，只见周围站满了苏军士兵，他们都穿着迷彩服，手里端着冲锋枪。为首的是一名苏军少校，少校用手枪对着他，用生硬的中国话对他说："我们认识你，你是一个猎人。"

"你们想干什么?为什么到河这边来抓人?"

"你不要害怕，我们请你做一件事情。"

"你们放开我，我要回家!"

"我们会让你回家的，不过你必须为我们做事。"少校望了苗夹子一眼，见他没有反抗的意思，命令苏联士兵放开他，并故意做出一副友好的样子，把手枪也收了起来。"我们会给你很多的钱，你会成为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不用再每天靠打猎为生。"

"你们想让我干什么?"

"为我们提供中国的军事情报。"

苗夹子倒吸了一口冷气，脑子里嗡嗡直响，他知道这可就是叛国投敌啊!

苏军少校看出了他在犹豫，于是便用威胁地口气说："如果你不为我们服务，我们现在就处死你!"

"别，别，让我想想。"苗夹子想了一会说："那好吧，让我先试试再说吧。"

“好啦，现在你就是我们的同志了。”少校的脸上浮出了笑容：“请先按个手印。”说着递过来一张纸，一苗夹子接过来一看，上面密密麻麻都是俄文字母，他也不问是什么，就在上面按了手印。

“好啦，我们已经有了协议了，如果你不按协议书上写的去办，我们就把它交给中国政府，中国政府会马上把你送进监狱。”

苗夹子点头表示同意。

少校说：“我们的联系方法，白天用口哨，晚上用火光。”说完少校带着人朝河边走去，河边的草窝里驶出一辆小汽艇，他们上了汽艇，汽艇无声无息地向对岸驶去。

苗夹子背着那只死狼，一口气跑回了家，他一头栽倒在炕上，半天没有爬起来。他前思后想了一阵，终于拿定了主意，到中国边防部队报告去了。

几天之后，当天色完全黑下来的时候，苗夹子背着一支猎枪向河边走去，他知道他和中国边防部队约定的地点，是在一个大土坎的附近，他在土坎前面点火，中国边防部队埋伏在土坎的后面。

只一小会儿的功夫，苗夹子就来到子河边，他四下搂了一堆草，用火点着，坐在火堆旁边，他四下望了一会，一个人也没有，特别是他的身后，连一个中国边防军人的影子也没有，他不由地心里一阵发毛，就是打猎碰上狗熊的时候，他也没这么慌过，只觉得胸口堵得厉害，连气都喘不上来了。

远处传来了一阵轻微的引擎声，一眼望去，河面上有一个隐隐约约的黑影朝这边驶了过来，苏联边防部队的巡逻艇，看到了苗夹子发出的信号，便急急赶来了。小艇刚一靠岸，少校第一个跳上岸来，他弯着腰走到苗夹子面前，紧张地问：“情报带来了吗?”

“带来了。”苗夹子朝后望了望，跟在少校后面有三个苏军士兵，而他的身后，中国边防部队一个人影也没有，他这时更紧张了。

他把早就准备好的一个纸条交给少校，少校接了过去说：　“走，跟我到船上拿钱去。”

苗夹子再也忍不住了，他扯着嗓子喊叫起来：“边防军快来呀，他们要抓我了，快来呀……”

苏军少校从腰里抽出手枪低声说道：“不许出声，再喊就打死你!”

苗夹子顾不了这些了，一边喊，一边伸手夺枪，少校下了命令：“掐死他，掐死他，他出卖了我们。”

两个苏联士兵上来掐住了苗夹子的脖子，掐得他一个劲地翻白眼，突然他的身后响起了枪声，少校和两个苏联士兵倒下了，其它几名苏联士兵扭头就跑，苏军巡逻艇上的机枪也

“哒…哒…”地叫了起来。

原来，中国边防部队已经作好了充分的准备，边防部队的侦察兵早就悄悄地摸了上来，要活抓苏军少校，正在节骨眼儿上的时候，苗夹子大叫起来，为了救苗夹子，只好开枪了。

枪一响，苏联士兵狼狈不堪地跳上了巡逻艇，中国边防部队追到河边，为防止事态扩大没有向小艇开枪。

几天之后，两国边防部队进行了会晤，中国边防部队将苏联边防部队入侵时被击毙的一名少校和两名士兵的尸体交给苏方，并向苏联方面提出了强烈抗议，苏联边防部队会晤军官，一言不发，只是对中国方面送回苏方人员的尸体表示了感谢。

三

1969 年 1 月 20 日，尼克松刚刚从睡梦中醒来，他的夫人帕特就在他耳边说：“理查德，快点起来吧，今天你要参加就职典礼。”

“《圣经》准备好了吗?”

“我早就准备好了，是两本米尔豪斯家传的《圣经》，”帕特拿出了《圣经》。

“你翻到伊赛亚书二章四节，读一下。”

帕特很快找到了这一段，读了起来：“他们将把剑锻制成犁，把长矛锻制成修树勾剪，各族不再向他族举起刀剑，它们都不再学习征战。”

“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和平。”

尼克松在国会大厦发表了就职演说之后，和帕特乘总统专车回到白宫，在车上帕特显得特别兴奋：“历史所能赐予的最大荣誉，莫过于和平缔造者的称号……你在就职演说中的这段话讲得太好了。”

“但是和平的道路却很漫长，人们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总统轿车驶入了十二号街附近，突然间，一阵棍棒、石头、啤酒之类的东西从空中向总统轿车飞来，砸得车身“当当”直响，前面有两行警察正拼命把抗议的人群往后推，人群中发出一阵阵尖厉地口号声：“胡…志…明！民族解放阵线必胜……”接着便发生了一阵骚乱……

总统轿车加快了速度.‘很快驶入第十五车街，这里出现了欢呼的人群，场面十分热烈，尼克松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重重地吐了一口气：“刚才可憋死我了，打开车篷，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看到我们。”

特工人员执行了新总统的命令，司机停车打开了车顶，尼克松和帕特从座位站了起来，向欢呼的人群频频招手。

当晚，这个新的美国“第一家庭”，一连参加了四个庆祝舞会，当他们回到白宫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半钟了，尼克松

坐到了中央大厅的大钢琴前面，弹奏了一曲《春风瑟瑟》，这是尼克松在和帕特结婚之前专门为她创作的曲子。这一曲令帕特非常感动：“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听到这个曲子！”

“是吗，我可是没有往这方面想。”

帕特四下扫视者，愉快地说：“这个家可真不错！”

1969 年 2 月 23 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开始了对欧洲的访问，这是他第一次以总统身份出国访问，他的目标是两个，结束越南战争和谋求与中国建立新的关系，所以这次他访问的主要目的地是巴黎，因为法国和越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有外交关系，美国只有通过法国的这些外交渠道，才能够和这两个国家发生关系。仅这一点就证明了，戴高乐要比历届美国总统高明得多。当然尼克松已经看到了这一点，而且一上任就开始了他的行动。这也足以说明尼克松是一个富有远见的政治家。

“空军一号”总统座机已飞临法国巴黎上空，尼克松透过飞机的舷窗向外望去，只见奥利机场上空碧空如洗，长长的飞机跑道，像是一道洁白的绶带，跑道的尽头停着一排高级轿车，随着一声巨大的轰鸣声，“空军一号”向跑道终点滑去，尼克松从窗子里看到了戴高乐就站在舷梯的旁边，他只穿了一件西装，没有穿大衣，尼克松马上站起来脱掉了大衣。

“总统先生，外面的温度刚刚高于零度，请您不要脱去大衣。”随行的特工人员对他说。

“这次是不应该穿的。”尼克松坚持按自己的意见办。

尼克松走下飞机，戴高乐在和他握手的时候，用英语说：严欢迎您的光临。”尼克松心里很高兴，可是他却不会用法语回话；这一点确实是令人遗憾的。

尼克松总统到达巴黎的当天下午，戴高乐总统便在爱丽舍宫会见了他。两位总统在奥利机场握手的一瞬伺，已经表达了他们之间的真诚谅解，因为近几年来，法国在国际事务中，表现出了一种独立思考的姿态，令美国不太满意。

尼克松这次出访法国，可谓满怀诚意地想听一听法国对世界的现在和未来的看法。

“我们现在最大的威胁是来自苏联。”戴高乐坐在沙发上，面带微笑，但是讲话的口气，却很像一个国际政治学的教授。

尼克松政治家的风度便在于，他并不在乎对方讲话的方式，只要是真知灼见，他都不想拒绝，就像是三年之后，他在北京会见毛泽东一样，他总是抱着一副洗耳恭听的态度。

“现在苏联正在全神贯注地对付中国，我们目前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来考虑世界事务。

苏联人很清楚他们不可能同时与东、西两方作战，他们最后可能选择一种与西方和解的政策。”

尼克松点了点头：“苏联和中国的对抗会导致两个共产党国家之间的一场战争，而且这场战争看来已经一触即发了。”

戴高乐显得老成持重：“我认为他们之间的战争，是不会爆发的，因为苏联在和中国打仗之前，必须首先与西方和解，这样他们就必须从欧洲撤军，并推倒柏林墙，而这一点是根本不可能的。现在可能的是苏联和美国在欧洲使用核武器，整个欧洲都会毁于苏联和美国的核大战，苏联就是和中国发生了战争它也不会放弃欧洲。”

“您的意思是苏联和中国的战争，不会给欧洲带来什么好处?”

“是的，如果苏联打败了中国，那么它和西方就不可能再有和解了。”

尼克松明白了，正是因为有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存在，西方才能够在缓和中得到好处。

戴高乐又接着说：“在目前的国际事务中，没有中国是不行的，当然我们对中国意识形态不抱任何的幻想，但是不出十，年中国就会成为一个核大国，它的强大使你无法对它视而不见。”

“实际上我们已经承认了它的存在，因为我们已经感觉到了它的力量。”尼克松总统说。

“现在你还有选择的余地，尽管不大；但是还可以、采取主动，如果中国强大起来之后，你再去承认它，那时你就无所作为了。”

戴高乐总统的这一番话，使尼克松心中的一个目标更明确了，这就是在他任总统期间一定要打开中美交往的大门。实际上三年之后，当他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之后，他已经意识到中美建交，改变了世界格局。想到这里，尼克松显得很兴奋：“我知道，几年之前，很多人向肯尼迪总统建议过和中国保持对话的问题，可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法国却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也许你不得不承认，法国人比美国人更聪明，事情并非如此，因为你们没有和中国打交道，你们就不可能了解中国，因而也不可能变得更聪明，如果你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你会发现他们对世界有自已相当独特的认识，了解了他们，许多事情你就知道应该怎样去做了。”戴高乐并没有讲是什么事情，而尼克松却完全明白他指的是什么。

“是的，我知道总统先生指的是越南问题，美国总统曾经不顾您的警告，也没有征求您的意见，便陷入了越南战争。现在总统先生，关于越南问题，您看应该怎么办呢？”

戴商乐并没有因此而得意，尽管一位新的美国总统重新向他请教越南问题。他沉吟了好长时间才说：“美国应该从越南撤军，结束战争，同时进行政治和军事问题的谈判，而解决这些问题，离开了中国不行，当然法国可以帮助美国。”

尼克松又一次感觉到了，许多国际性的事务，离开了中国不行。现在美国和苏联保持了密切的关系，他当总统之后，根据基辛格的建议，苏联大使多勃雷宁几乎每周都通过白宫的东侧搂大门和基辛格见面。而中国呢?美国现在甚至都不清楚如何与中国建立联系。

当尼克松总统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从奥德机场起飞的时候，尼克松感到精神格外振奋，戴高乐给了他不少新的启示，他不由得在心里不停地念叨着，中国，中国，我应该怎样对待中国呢?

第九章

格列奇科元帅吹捧勃氏为军事天才。乌苏里江上响起了枪炮声，孙玉国率队誓死守国土，伊万小队遭全歼，英雄血洒珍宝岛

一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大厅里的，气氛变得紧张了，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发言，刚说了一半，苏共老资格的理论家苏斯洛夫，就打断了他的话：“我，想这个问题，我们不应该再讨论了，关于军事问题，我们都不太明白。”说着他还面带不满地望了勃列日涅夫一眼。

苏共二十三大之后，一直到 60 年代末，苏共中央的指挥棒，一直是握在苏斯洛夫的手中，就是在政治局里面，人们有拿不准的事都要向他请教，连勃列日涅夫有事不跟苏斯洛夫商量，也从来不主动采取行动。这种大权旁落的状况，使勃列日涅夫圈子里的那些人忿忿不平，这些人都是后来被称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军团”的勃列日涅夫的老朋友、老战友，当然也有一些新朋友，他们主要是来自军界，像格列奇科元帅，他们都希望勃列日涅夫有更大的独立性，而不要受苏斯洛夫的摆布，苏斯洛夫不过是一个耍嘴皮子的空头理论家。

勃列日涅夫显得很平静，精心修整的光洁面孔，一尘不染，看上去英姿勃勃，难怪斯大林都夸奖他长得英俊，现在他看上去并没有发火，微笑着和苏斯洛夫对视了一下，继续说道：“关于远东地区的开发，是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阿贝大铁路是第二条横贯东西的大干线……特别是面对中国……”“我想我们在军事上的开支，已经够多的了。”苏斯洛夫又一次打断了勃列日涅夫的话。

“但是现在远东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了，对于来自中国的威胁，我们必须认真地考虑。”勃列日涅夫反驳道。

“远东已经有 35 个师了，还有太平洋舰队，难道还不够吗？”苏斯洛夫边说边扫了坐在他身边的谢列平一眼。

谢列平点头迎合：“我看够了，就是我们这些人也看出来了，我们的兵力远远超过于中国，武器装备也比他们的好。”

巨型吊灯的强光射到红地毯上，又映到勃列日涅夫的脸上，使他的脸发出青紫色，他用力地挥着手说：“加强远东的力量，不仅是对中国，还有美国和日本。”

“对军事问题我们还是少说为佳，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哪一个人可以说了算的，一旦搞错了，它的后果是不可设想的。”苏斯洛夫的口气像是在教训勃列日涅夫，不懂不要装懂。

勃列日涅夫收敛了笑容，也许这时候他下定了决心，要尽决把这两个政敌清除掉。但是这时候，他却被他们堵得说不出话来。

“我认为，勃列日涅夫同志，对军事问题的看法是正确的。”格列奇科在勃列日涅夫被苏斯洛夫和谢列平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开始为他辩护了。“我们应当记得勃列日涅夫同志，他曾是个军人，是个战士，是十八集团军的的领导人，他参加过整个卫国战争，而且为祖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军事上他有自已独特的见解，军方关于组建中亚军区和空降突击部队的意见，都得到了他的支持，他是富有远见的。”

开始格列奇科的发言，并没有引起苏斯洛夫和谢列平的注意，因为他们认为格列奇科在军界并非德高望重，许多老资格的政治家也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关于贝阿大铁路，它的军事作用是十分明显的，我们只有一条西伯利亚的铁路，远东一旦发生了战争，整个远东军区和太平洋舰队就不会得到有效的支持，这一点我们应该感谢勃列日涅夫同志，是他首先看到了这一点，我想总参谋部，陆军司令部，远东军区和太平洋舰队的同志们，都会感谢他。”

苏斯洛夫和谢列平到这时候，才听出格列奇科元的话外之音，他们也是刚刚明白，勃列日涅夫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支持了军方的意见，军方也必然要向他表示效忠。

他们两个不再说话，因为对军方在政局中的作用，他们是非常清楚的，说不定，会议室的外边已经站满了端自动步枪的士兵，他们就等着格列奇科的手势了。但是这一次没有士兵进来。

在格列奇科讲话之后，勃列日涅夫又恢复了往日的自信。

接下来发言的政治局委员，都表示同意总书记的看法，进一步肯定了远东的战略地位。

这一次勃列日涅夫再一次表现出了他谦虚的本色，他连连摆手：“同志们，这是讨论问题，不要这样反复地重复我一个人的意见。”

他越是这样说，别人越无法提出反对意见，会议一致通过了修建贝阿铁路和开发秋明油田的计划。

二

1969 年 3 月 1 日，珍宝岛的气温到了零下 30 度左右，冰雪覆盖了乌苏里江，一眼望去，冰面上一片洁白，岛上的小树林变成了白色的珊瑚枝，在风中摇来摆去，飘飘欲仙。雪地上清晰可见一串串狍子的蹄印，如同绽开的朵朵梅花。

侦察科长马宪则刚刚接到上级的电话，要加强珍宝岛地区的巡逻。从 2 月 6 日到 25 日，苏联边防部队连续五次围攻和毒打中国边防部队巡逻人员，为了防止事态扩大，中国边防部队暂时停止了巡逻。为此苏联报刊大肆宣扬，说中国退出了达曼斯基岛，这证明达曼斯基岛是苏联的领土，而且公开扬言如果中国边防部队再敢上珍宝岛巡逻：，就使用火力解决的办法。

根据上级的指示，边防部队召开会议，研究巡逻问题。

战士们一听要上岛巡逻，人人争着打头阵。

孙玉国说："这次我们要上岛巡逻，敌人可能耍更大的花招，也可能恼羞成怒向我们开枪，我们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

"是啊，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只要敌人敢先打第一枪，咱们就不能放他们回去。"陈绍光越说越激动，边说边用手拍着枪托，引得大家都乐了。

"我看我们绝对不可以麻痹大意，伊万上尉好几次发话要火力解决，这一回有可能按他说的去做，而且这个伊万，手段很毒的，什么法子都会想出来。"马科长一再提醒大家。

"听说这个伊万，还上过什么军事学院，懂得不少战术，平时也是吹吹乎乎的。"魏连长在一边又插了一句。

"伊万那小子，别看平时横二八三的，把他手下的兵，一个个熊得溜溜的，可不一定真行，这小子瞪着俩大眼珠子，咋一看挺唬人的，其实好多事都没整明白。"作战参谋金泰龙在一边和魏连长聊了起来。

曹副参谋长捅了他一下："胡扯什么呢，这儿正开会研究正事，你们又搬出个苏联搁子来。"

大伙一听都乐了，会场上一下子活跃起来。

金泰龙摸了一下后脑勺，不好意思了："咋整的，马掌挂到了膝盖上，跑了题(蹄)了！"

马科长听到他俩的话，思忖了一会说："正题，正题，真该好好研究一下伊万，还有那个杨辛中校，咱们要知已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曹副参谋长是老边防了，这一下子打开了他的话匣子：“过去咱们和苏联边防军官会晤的时候，苏联军官老是吹嘘，他们战术如何如何，打仗如何厉害，咱们也不吱声，就在一边听，他们是有一套办法。不过我觉着他们的搞法也有一些问题，就是太教条，处处都按照条令来，当然部队不听指挥不行，我看了他们的一些作战条令，连排以下的军官就不准要求增援部队，更不能擅自行动，违者处罚很严的。”

“他们训练是很严，但是太教条了，队形怎么摆，进攻怎么走，差一点也不行，都是死的，我就不相信战场上，就和他们那个条令上一样，当小兵的更谈不上什么灵活机动了。”金参谋也谈了自己的看法。

孙玉国说：“他们就是靠坦克和装甲车，没了那玩艺，他们就得往回跑。”

“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真要出了情况，打起来不能蛮干，要敢打，又要善打。”马科长心里明白，步兵和坦克打，主要是战术要对头。

班长周登国说：“珍宝岛地方太小，两家都在明处，可他们在坦克、装甲车里面，我们在外面，打起来，和他们硬拚，我们要吃亏的。”

这时马科长转身问魏连长：“你们侦察连在这一段雪地潜伏，练得怎么样了?”

“耐寒训练是没有问题了，只是雪地里难以机动，一旦被敌人发现，可就罗嗦了，攻，攻不上去，撤，撤不下来，那些个‘塔头’都埋在雪里，人一绊一个跟斗，人跑起来还没有爬得快。”

“王副连长，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冻伤的?”

陆军 77 师 217 团 1 连副连长王庆容，带领一个排，配合 133 师侦察连行动，这一个排的战士，个个都像小老虎，王副连长说：“冻伤的没有，就是大伙吃了这么大的苦，怕仗打不上，罪白受了。”

“这个不用担心，平时训练多受点罪，打仗不会吃亏。”

看看议论得差不多了，马科长拿出了一张珍宝岛地图。“敌人要下黑手，肯定他们要三面包围，我看很可能是东、南、北三面，西面是咱们这边，他们不一定敢过来。我们可以派两支巡逻队上去，也好有个照应，千万不能叫敌人给包了‘饺子’，看着不行，就朝下撤。”

曹副参谋长说：“后面要有人接应，要是没有人接应根本就撤不下来，西边又没有工事，没有可隐蔽的，他们要是追着屁股打过来，我们损失可就大了。”

马科长点了点头说：“咱们是不是这样，由孙玉国，周登国各带一支巡逻队上岛，分开走，不要离得太近，侦察连在后面接应，要提前上岛，潜伏好，我和曹副参谋长也提前上岛，靠上去指挥，大家看这个计划怎么样?”

这个巡逻方案，得到了大家的同意。

马科长立刻用电话向上级汇报了巡逻方案，肖全夫副司令员在电话里，又一次强调了，无论如何不准先开第一枪，这是纪律。

马科长传达了上级的指示后，又说："大家马上回去准备吧，侦察连抓紧时候睡上一觉，夜里开始行动，巡逻分队也要作好准备，明天还和往常一样，上岛巡逻。"

会议一散，各分队便分头去准备了。

三

半夜时分，侦查分队在夜幕的掩护下，无声无息地向珍宝岛开进。空旷的原始森林里寂寞无声，月光透过挺拔的树梢泻到林间，在雪地上留下了一团团晃动的亮影，密林中一切都变得灰蒙蒙的，从远处传来一阵阵低沉的狗叫声……

陈绍光在前面带路，这一带的地形，侦察兵们都已经很熟悉了，所以走得很快，一路上没有人说话，只听到卡卡地踏雪声和呼哧呼哧地喘气声。

马科长和曹副参谋长走在队伍的后面，通讯员小马跑过来报告："尖刀班已经作好登岛的准备。"

"先停一下，再检查一下武器装备。"马科长命令道。

侦察分队在岛边停了下来，这次执行任务，每个侦察兵除了武器装备之外，每人还带了一小包饼干，一两散装的老白干，一包止咳药片。

"把止咳药吃了，喝一小口白酒，暖和一下，准备上岛。"通讯员把指挥组的命令传了下去。

尽管气温已是零下 30 度，但大家心里都热呼呼的，不少同志没有喝酒，只是吃了止咳药片。

一切准备好了，侦察分队悄悄进入了珍宝岛的西端。

侦察兵进入了潜伏地点之后，挖了雪坑，上面挡上白褥单，每人又做了几个雪球，发现有人睡觉，便用雪球砸。

大约到了 3 月 2 日早上六点多钟，从苏联下米海洛夫卡方向驶来了一辆军用吉普车，一直开到了靠近中国珍宝岛的南端，吱地一声停住了。

马科长小声地说道："不要动，无论出什么情况，都不准暴露目标。"

从车上下来两个苏联军官，其中一个像是杨辛中校，几个人站在车边上没有动，朝着珍宝岛指手划脚说了起来，边说好像还边商量着什么，过了一会几个人又争论起来，声音越来越高。

马科长向曹副参谋长递了一个眼色，两人心里都一阵阵紧张起来。

这时正在争论的两名苏联军官，突然朝珍宝岛走了过来，走得很急，一边走，一边用手比划着。

“妈的，今天要坏菜了，搞不好全完了。”马科长心里一个劲地打鼓。

两个苏联军官越走越近，侦察兵们都往指挥组这边张望，也有些沉不住气了，马科长轻轻地摆手示意要沉着，千万不能乱动。

远处一名苏联军官扯着嗓子喊了一声，这两名军官应了一声，停住了脚步，又说了几句话，便转身往回走去，回到岛边，上了小车，小车一加油门，开走了。

这时马科长才感觉到出了一身的冷汗。

“他们今天想搞什么名堂？”曹副参谋长问马科长。

“我看他们也是有一定的准备，是想长期霸占咱们珍宝岛吧，不管怎么说，要有充分的准备。”

曹副参谋长点了点头，不吭声了。

这时金参谋看了看表说：“时间差不多了。”正说着，只见孙玉国和周登国带着巡逻队上岛了。孙玉国带着第一小组走在前面，排长武永高和周登国带第二小组走在后面。

对面传来了一阵轰鸣声，从苏联境内下米海洛夫卡和库列比亚克依内两个边防站，开出来两辆装甲车，一辆军用卡车和一辆指挥车。车速很快，向珍宝岛急驶而来。卡车上苏军士兵头戴钢盔，荷枪实弹，他们抢先赶到了珍宝岛的东侧，挡住了中国边防巡逻分队的去路。

苏联士兵从车上跳下来 70 人，手里全部平端着枪，没有一个拿大棒子的，而且一下车就摆开了战斗队形。

孙玉国一看心里便明白了八九分，他提醒大家：“要注意，敌人今天有准备，来势汹汹，很可能要挑起事端，要作好自卫还击的准备。”

这时一股苏联边防军绕到了中国边防部队的左侧，另一小队也在快速向右侧运动，他们的意图很明显，想从三面包围中国边防部队。

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孙玉国一边向苏联边防部队发出警告，一边命令中国边防部队，向岛西撤去。

中国边防部队一再忍让后退，苏联边防部队却紧追不舍，约有二十多人，持枪紧逼过来，这时中国边防部队已经退到了岛边，再也无路可退了。

孙玉国看到苏联边防部队的士兵，一齐端起了冲锋枪，他知道敌人可能要开枪了，便挥手高城了一声："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这是发出的准备还击的暗号。

中国边防部队刚刚散开，苏联边防部队首先开枪了，哒…哒……一排子弹飞了过来，随着枪声，中国边防部队 6 名战士倒下了……

孙玉国临危不惧，再次向苏联边防部队，提出严重警告。

苏联边防部队不顾中国边防部队的警告，又一次向中国边防部队开枪射击。

马科长一看如果再不还击，孙玉国带的小队，怕是一个人也回不来了，便果断地发出了还击的命令，参谋金泰龙用手枪朝天鸣枪发出了还击的信号。

立刻侦察分队和巡逻分队同时开火了，两边的枪声响成一团，对打起来，正在这时只听岛的另一侧，中国边防部队第二小组巡逻的方向，响起了一阵密集的枪声。

"那边也打起来了，没准又是他们先开的枪。"马科长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

"要是他们先开枪，咱们的人就吃大亏了。"曹副参谋长憋着一口气。

马宪则横下了一条心，咬了咬牙说："先别管那边了，这边无论如何不能再吃亏了。"

"对，眼前的敌人，让他们有来无回。"

"给他包绞子，一个也甭想回去。"金泰龙话音未落，副连长王庆容带头冲了上去，几个战士紧跟在他后面，他冲过一片小树林时，敌人发现了他们，机枪吼叫着，向他们扫射过来，王庆容又向前冲了几步，只觉眼前一黑，跌倒了，他用力一挺身子，又站了起来，冲了两步又跌倒了，他趴在地上，吃力地对战士们说："同志们，人在珍宝岛在，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胜利!"

这时，冰面上传来了隆隆的响声，一辆苏军装甲车，发疯一般从岛的东面驶了过来，哒哒……装甲车上的机枪发出一阵阵吼叫，几分钟之后便驶上了中国一侧剑北面的江汊，装甲车边开边打，一直驶到了中国边防部队的身后。

"火箭筒，快打火箭筒!"马科长喊了起来。

因为，当时侦察连没有装备火箭筒;火箭筒手是从步兵分队调来的，看着装甲车上来了，举起火箭筒就打，一连打了两发也没有击中，主要是提前量掌握不准，装甲车开得又很快，不是打到了前面，就是落到了后面……

马科长趴到火箭筒手身边，这时苏军的装甲车又冲过来了，火箭筒手跟着装甲车瞄来瞄去，一扣板机，火箭弹飞了出去，火箭筒后面喷出的火，把马科长的棉裤烧了个大窟窿……

尽管几发火箭弹，都没有击中苏军装甲车，但是装甲车里的苏军，看到了中国边防部队的火箭筒手冲了上来，而且越来越近，便胆战心惊起来，掉头朝回跑去。

一看苏军装甲车吓跑了，中国边防部队抓住战机马上反击。

陈绍光很快带着尖刀班冲到了敌人的后面，他们趴在一道土坎下，做好了射击的准备，一股被打散了的苏联士兵退了下来，一个个低着头只顾一个劲地往回跑，冷不防撞到了中国边防部队的枪口上了。陈绍光一声令下，一排子弹飞了过去，苏联士兵倒了好几个，活着的趴在地上再也不敢动了。这时从陈绍光的身后传来一阵机枪的吼叫声，一排子弹从他的头顶飞了过去，他回头一看，在几百米远的树林后面，有几只苏军闪光的钢盔在动，一团团火舌就是从那儿喷出来的，看来敌人是想把我们包在中间，他一挥手，带着几个战士向敌人冲去。敌人的子弹嗖嗖地飞了过来……如疾雨一般。

“副连长，你身上冒烟了!”战士小李叫了起来。陈绍光摘下帽子一看，帽子上打了两个洞，烧得黑乎乎的，他用雪一搓，朝头上一戴，又向前冲去。离敌人只有一百多米远了，敌人的两挺机枪交叉火力，封锁于前进的道路，陈绍光冲到一棵大树后面，刚要射击，忽然身子一歪跌倒了，他低头一看，胸部和左臂都负了伤，鲜血直流，战士小李冲了上来要给他包扎，他推开小车，一只手端起冲锋枪向敌人的机枪，打出了一梭子子弹，敌人的机枪不响了。

小李兴奋地叫了起来：“副连长，敌人的机枪哑吧了!”他没有听到副连长的回答，回头一看，副连长躺在雪地上，他的腰部又受了重伤，他吃力地挥了一下手，意思是不要管我，消灭敌人要紧，小李把陈绍光扶到一棵小树下面，让他半躺在树杆旁，为他包扎起来，战士们都围了过来，陈绍光吃力地解开身上的子弹袋，对他身边的战士小李说：“拿去，打……打敌人……”在他说话的时候，血顺着伤口渗了出来；染红了他身下的雪地。

当入侵的苏联边防部队突然开枪的时候，于庆阳身边的几名战友，在枪声中倒下了，于庆阳被激怒了，他端起冲锋枪朝敌人冲了过去，苏联入侵者乱作一团，几名士兵跟在一名军官的后面向回逃窜，于庆阳紧追两步，跳到一道土坎的后面，猛扣板机，打出一串点射，五个敌人在枪声中倒下了，于庆阳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又向前面爬了几步，他看到小树林的后面，有一挺机枪正在向这边射击，子弹打得树枝哗哗作响，战士们被机枪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过了一会，敌人的机枪停了，于庆阳抬头一看，敌人的机枪手正在更换弹夹，他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纵身跃起，哒哒……一梭子子弹打了出去，敌人的机枪手身子朝前一歪，栽倒在雪地上，那一÷挺枪支在那儿不响了。于庆阳两眼紧盯着那挺机枪，应该把它缴获过来，它是苏联边防部队入侵中国的罪证。于庆阳朝机枪冲了过去，就在这时，从他的侧面飞来一串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他一头扑倒在雪地上。

“于庆阳，于庆阳……”卫生员边喊边跑子过来，他把于庆阳拉到一边，查看他的伤口，发现子弹从右边太阳穴进去，从后脑穿了出来，脑浆和血水不断地向外淌，于庆阳已经昏迷过去。

卫生员立刻把他抱在怀里，拿出绷带为他包扎起来，于庆阳的嘴唇颤动了一下，卫生员知道他是想说什么，急忙将耳朵贴到他的嘴边，他听到于庆阳微弱而刚强的声音：“我……还…要…”

卫生员用手摸了一下他的脉搏，几乎已经没有跳动的感觉了，他伸手拿过于庆阳的冲锋枪，只见上面粘满了英雄的鲜血。

哒哒……哒哒……前面不远的小树林里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枪声，于庆阳被这枪声震醒了，他用力睁开了眼睛，推开卫生员的手，一把抓起冲锋枪，“腾”地一下站了起来……如一尊巍然屹立的铁塔，周围的战士都惊呆了，只见他用右手，“刷”一下撕掉了头上的绷带，端起冲锋枪向敌人冲去：一步、二步、三步……他向前一连冲了六步，手中的冲锋枪吼叫着，子弹朝敌人飞去……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当他倒下去的时候，仍然保持着冲锋的姿势。

排长于洪东看到于庆阳牺牲了，高喊了一声，“为于庆阳同志报仇，冲啊！”全排同志跟着他冲了上去，这时，他发现丛林中有两个敌人在仓惶奔逃，便叫班长孙宝山去堵住敌人的退路，自己带三个战士追了过去，突然，丛林中射来一排子弹。于洪东发现有个敌人趴在雪地里，向这边射击，他一枪就报销了那个敌人，战士小周在一边着急地说：“排长，你看那两个敌人要溜掉了。”

于洪东不慌不忙：“我就不信，这两家伙比狍子跑得还快。”说着举枪，叭叭两枪，远处那两个敌人应声倒下。

马科长来到陈绍光身边看了一下他的伤势，对曹副参谋长说：

“老曹，我看打得差不多了，王副连长牺牲了，陈绍光的伤也不轻，咱们向上冲一下，就往下撤吧?”

“好，就这么办。”曹副参谋长同意了马科长意见。

中国边防部队发起了冲击，苏联边防部队面对中国边防部队的猛烈冲锋，开始向后撤退，一直退回到主航道的江面上，尔后登装甲车开始向苏联境内后撤。

马宪则命令金泰龙：“发信号，往下撤，动作要快！”

金泰龙发出了撤出战斗的信号，战士们纷纷跑了过来，班长石莱庭缴获了一架照相机，孙宝山和战士周锡金各自缴获了苏军五支冲锋枪。

排长武永高和班长周登国，带领的第二小组也撤了下来，除周登国腰部受伤外，再没有多大的损失，大家一下子把他们围了起来，争着询问第二小组的情况。

当时，苏联边防军伊万上尉，堵住了他们巡逻的去路，排长武永高迎上前去，大声抗议道：“这是中国的领土，你们已经越境了，必须立刻退回去！”

伊万上尉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盯着武永高看了半天，二话没说，抬手就打了武排长一拳，尔后摆出一副要掏枪的架势，武排长这时候注意到，苏联边防军都没有拿棒子，而是头戴钢盔，荷枪实弹，他们要干什么?是不是要把入侵升级?今天的情况不比往常。

为了防止冲突扩大，中国边防部队采取了克制态度；主动避开伊万一伙。伊万一看中国边防巡逻队走开了，便一挥手带着他手下的人追了过来。“中国边防部队快走，伊万一伙就紧追，中国边防部队慢走，他们就又推又打。这时已进入中国江面二百多米了。中国边防部队不再退让，双方在冰面上发生了激烈地争执。

突然，从珍宝岛的中间传来了一阵枪声，哒哒……哒……这枪声清脆震耳，接着便是一阵短暂的平静。双方一下子全愣住了，谁也搞不清楚，那边是哪一方先开的枪。这时空中传来了中国边防部队第一巡逻小组的喊声，声音断断续续听不大清楚，但是声调激昂严厉，周登国明白了，这是中国边防部队在抗议苏联边防军首先开枪，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

也就是在这时侯，伊万上尉歪着头，两只眼睛滴溜溜地转了几圈，脸上露出一丝得意地狞笑，眼睛在中国边防部队身上扫来扫去，手却偷偷地去掏枪……这一切都被周登国看到了，他立刻端起了冲锋枪。伊万的手枪掏出来了，他正要扣动板机，只听“哗”地一声周登国把子弹推上了膛，哒哒哒……他抢在伊万上尉之前开火了。当场把伊万打倒了，其它的苏军士兵愣住了，有往回跑的，有原地卧倒的。这时，中国边防部队一齐开火了，一举歼灭了伊万带领的七人指挥小组。

中国边防部队沿着珍宝岛边上的树林往下撤，不远处不时地传来苏联边防部队发射的枪炮声。前面几个战士，用树枝搭成担架抬着陈绍光。陈绍光一直昏迷不醒。后面的十几个战士背着烈士的遗体，积雪很深，一步一个雪坑，走到急造公路的边上，大家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马宪则下达了原地休息的命令。战士们三三两两坐在一起，望着牺牲的战友，胜利的喜悦骤然消失了。每个人都阴沉着脸，一言不发，有的人一边低着头啃饼干，一边吃着雪。

等了一会县反修办的担架队还没有上来，马科长心急如焚，不能再等了，再延误一会伤员就没救了，这时，有人喊道：“军医来了，军医来了！”

大家如同见了救星，一下子围了上来，军医来到陈绍光跟前，检查他的伤势。

“还看什么；还不赶快抢救。”周围的人都叫了起来。

军医在喊叫声中也懵了头，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快打强心针，打强心针……”众人又叫喊道。

军医急急忙忙地找出了强心针，一看已经冻得梆梆硬，如同冰棍一般，军医急出了一头冷汗，拿着针管团团转，大伙急得直跺脚。

“你们这些医生，是干什么吃的！”“人要是死了，你们要负责！”

陈绍光在大家的叫喊声中，微微睁开眼睛，轻轻地摇了摇头，意思是告诉大家，我不行了，不要责怪军医。

有久哇地一声哭了，紧接着是一阵哭声……

马科长火了："哭。哭能把人哭活，都哭!"但是，他自己的泪水也流了下来。于是哭声变成了一片抽泣声……

远处传来一阵隆隆的炮声，周围不时有炮弹的爆炸声。这是苏联边防军向中国境内炮击，这预示着更大的战斗还在后面。

1969 年 3，月 2 日，由苏联边防部队挑起的这场边境武装冲突，使中苏关系严重恶化，达到了前所来有的水平，两国边防部队已进入实战状态。

第十章

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周恩来电告肖全夫：要有理有节。洛西克上将调兵遣将，欲再争夺珍宝岛

一

硝烟弥漫，雪雾蒙蒙笼罩着枪炮声刚刚平息下来的珍宝岛，一阵阵呼啸的寒风从江面上刮过，腾起的积雪飞飞扬扬，一层层地落了下来，盖住了苏联边防部队入侵者的尸体，盖住了中国边防部队牺牲的英烈们洒下的斑斑血迹，也盖住了苏联装甲车入侵中国的辙印。这里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苏联边防部队的装甲车，刚刚从珍宝岛驶回苏联境内，便着到了迎面驶来的一辆指挥车，指挥车的后面，紧跟着几辆满载苏军士兵的装甲车。

一名上尉从装甲车上跳了下来，快步跑到指挥车跟前，扬辛中校从指挥车上探出头来。

"报告中校同志，我们在达曼斯基岛，遭到了中国边防部队的伏击。"

"他们有多少人?"

"很多，大约有 300 人。"

扬辛中校立刻满脸怒容，向他的部下扫了一眼。"我们伤亡了多少人?"

"死了 30 多人，伤了 14 人。"

扬辛中校阴沉着脸，跳下指挥车，疾步走到乌苏里江边，用望远镜向珍宝岛眺望，镜头中出现了他不想看到的场面，在主航道中国一侧江面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苏联士兵的尸体。

“是他们先侵入的达曼斯基岛，我们要把他们赶出去，结果发生了枪战。是他们先开的枪。”

“这是他们的一个阴谋。”

“是的，他们突然开火，打死了伊万上尉和他的指挥小组，一共七个人。”

“这件事不能这样结束，应该说是刚刚开始。”

“中校同志，请你再派一个连给我，我要把达曼斯基岛夺回来。”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要把在达曼斯基岛上阵亡的人的遗体抢回来。你知道吗，中国人会利用那些被他们打死的苏联军人进行宣传，他们什么事情都会做出来的。”

“我请求马上带人，把阵亡烈士的遗体抢回来。”

扬辛中校没有说话，他从望远镜里，看到了在珍宝岛以西的中国陆地上，模模糊糊的有中国军人的身影，他们好像是在修筑工事。”

中校放下了望远镜：“上尉同志，现在头脑要冷静，中国人在达曼斯基岛肯定有埋伏，他们想以此为诱饵，引诱我们上钩，我们不要上当。”

空中传来了一阵巨大的轰鸣声，两架米—4 直升机，徐徐降了下来，停在离装甲车不远的一片空地上，列昂诺夫上校从直升机上走下来，后面跟着几名医务人员。

扬辛中校跑到直升机跟前：“报告上校，今天上午，在……”

列昂诺夫上校摆了一下手：“不必报告了，我已经全知道了，有多少伤员?”

“一共 14 名。”

“马上用直升机送到哈巴洛夫斯克去，越快越好!”说着他走到一具担架跟前，他看到那名伤员神志还是清醒的：“下士同志，你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你可以走了，这里有我们。”

下士激动地点了点头，向上校行了注目礼，担架抬走了。两架直升机一前一后起飞了，在天际化作一个黑点，转瞬地消失了

列昂诺夫背着手，在原地踱了几步，又向珍宝岛看了两眼，对扬辛问道：“难道你们事先一点也没有发现中国人的阴谋?”

“我们只是有一点感觉，因为在此之前，中国人已经停止了对达曼斯基岛的入侵，所以我们认为……”

“以为他们不会来了，是不是?”

“是的，我们发现入侵达曼斯基岛的中国士兵，他们事先都喝了白酒，一个个满嘴酒气。”

列昂诺夫面带疑惑：“喝酒?这…他们喝了酒之后入侵达曼斯基岛?”

对这一点，上校一时搞不准应该相信，还是应该否定。对于纪律严明的中国军队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想这是中国当局的一种手段，士兵们在喝醉酒之后，就会对自已的行为不负责任，他们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做出来，当然也包括首先向保卫达曼斯基岛的苏联军人开枪。”

上校点了点头：“这一点完全有可能，这是一个证据，一个很难得的证据，入侵达曼斯基岛的中国边防部队有多少人?”

“大约有一个营。”

“有炮兵和坦克部队支援吗?”

“有一部分小口径的火炮，还没有发现重炮和坦克，也许仅仅是没有发现。”

“你们要尽快做好反击的准备，要尽快把达曼斯基岛夺回来。”

“部队要尽可能多一些，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比我们想像的要强得多。”

“要用炮火封锁江面，不许中国人上岛，更不许他们把苏联军人的遗体抢走，这最后一点非常重要。”

“是!”扬辛中校跑下去传达命令了。

一阵隆隆的炮声从苏联境内传来，炮弹落到了中国境内几公里处，整个珍宝岛以西的中国领土，都受到了苏联炮火的封锁。

二

轰鸣的炮声打破了原始森林的宁静。苏联边防部队发射的大口径炮弹，不时在林间的空地上，发出低沉的爆炸声，洁白的雪地上，炸出一个个污黑的弹坑。由于树高林密，有的炮弹在树梢上就炸开了，将高耸的百年古树，拦腰炸成两截，林间的动物，发出一阵阵惊恐地叫声，在树林里东跑西蹿。

中国边防部队一边后撤，一边清点人数，魏连长满头大汗地跑过来，向马科长报告。”

“马科长，清查了几次人数，少了一个兵!”

马科长不由地一惊：“牺牲的同志里面找了吗?”

“找了，没有!”

“会不会是没有撤下来?”

“当时部队往下撤的时候，我在最后，我看了一遍现场，见没人了我才离开的。”

“不会是叫敌人给抓了俘虏吧?”马科长这么一问，魏连长更紧张了。

“肯定不会，敌人撤走的时候，背着的、拖着的都是他们自已的伤员，没有看见有咱们的人，再说要是看见了，也不能让他们这么轻易地就抓走了。”

“那可不一定，受了伤，昏迷不醒，拖走了也不知道。”曹副参谋长也有点紧张了。

“要是受了伤，现在还没有撤下来，一到晚上非冻死不可!”马科长想了想：“我看，这样吧，你马上派几个人，返回珍宝岛，现在炮打得急，上不去，等天一黑就摸上去，活着要见人，死了要见尸!”

“是!”魏连长马上跑去布置了。

部队回到驻地，炊事班已经准备好了饭菜，有红烧肉，炒鸡蛋，还有庆功酒。尽管打了胜仗，因为 133 师侦察连陈绍光副连长牺牲了，73 师 217 团 1 连王庆容副连长也牺牲了，这两个同志在部队中威信很高，大伙心里都很难受，什么东西也吃不下去。马科长劝了半天，这才一人喝了点稀粥。完后，围着牺牲的同志，谁也不说话，默默地擦拭武器，都憋着一股子劲，要为牺牲的同志报仇。

太阳在树梢上冉冉地下降，原始森林里渐渐黑了下来，珍宝岛对面苏联边防军的炮击，时紧时松，大伙都站在雪地里，朝珍宝岛的方向眺望，尽管几十米处便是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大家还是焦急地盼着上岛找人的同志，能早点回来。有的同志等得不耐烦了，拿着枪要到岛上去看看，被马科长拦住了。

这时森林里出现了一丝微弱的灯光。有人喊了一声：“来了，来了，回来了。”大伙呼啦一下迎了上去，只见几个黑影抬着一个人，呼哧呼哧喘着粗气，走了过来。

马科长打开手电一看：抬来的是个苏联士兵的尸体，这是怎么回事?有人认出来了说：“这不是伊万的司机，大胡子吗?”

魏连长沮丧着脸说：“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黑灯瞎火地也看不见，八成是牺牲了，先把大胡子抬回来，要是咱们的人叫他们抬去了，咱们就和他们交换。”

马科长皱了皱眉头：“也只有这个办法了，不过可要看好了，千万别出岔子。”他又回头

用手电照了照说："咱们的同志，加上这一个，一共是二十具，都摆在雪地里可不行，夜里要是来了瞎子，可不得了，还有不少狼呢。

“全抬屋里去吧。”有人说。

“抬屋里也不行，什么门也挡不住狗熊和狼啊。”

魏连长说："要不全吊到房梁上，下面再派上岗守着。"

“这也是个办法。”马科长想了想："把住人的房子都腾出来，准备好被子和背包带，动作要轻一点。"

战士们用被子把牺牲的同志包好，全都吊到了房梁上，伊万的司机大胡子的尸体，也整了容，包好吊到了房梁上。

天亮时分，通讯员跑来说："沈阳军区肖全夫副司令员，带着军区前指已经到了五林洞，叫你们去开会。"

马科长和曹副参谋长带着指挥组的人，匆匆朝军区前指赶去。

三

1969 年 3 月 2 日，北京中南海丰泽园，初春的北京寒风呼啸，迎春花刚刚绽出嫩芽，地上的枯草露出一丝鹅黄，到处春意盎然。

毛泽东站在花坛的甬道旁，背着手，一边散步，一边观赏着眼前的春色，寒风吹拂着他额顶的银发，他似全然不觉。驻足许久之后，听到身后有脚步声传来，他才转过身，大步朝会客厅走去。

周恩来总理和秘书站在会客厅的门口，看到毛泽东走了过来，便迎了上来。

“主席，工作了一夜，还没有休息?”

“还是那个老毛病，睡不着啊，出来通通风。”

“北京的春天，天很凉，天气不好就不要出来活动了。”

“那是客观原因，不说明问题啊，要紧的是自身嘛。”

毛泽东和周恩来边说边走进屋里。“主席，刚才接到沈阳军区的报告，今天早上，苏联边防部队又一次入侵了珍宝岛，首先开枪开炮，打死打伤了我们的边防战士，我们的边防部队被迫进行了还击，战斗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两边都有小的伤亡。”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微微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他的情绪很平静："他们早就要打，开始是小打，再往后，可能是大打，这一点我们是早有准备的。来了，也不要怕，怕也没有

用。”

“我们外交部马上要照会苏联大使馆，提出强烈抗议。”

“我们提抗议，他们也会提，有理也说不清，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争取胜利的信心。”

周恩来用赞许的口气说：“这一仗，我们的战士打得很勇敢，有一股不怕死的精神。”

毛泽东从沙发士站起来，在屋里踱了两圈，说道：“珍宝岛这个名字不错嘛，我看珍宝不一定有多少价值，真正有价值的是我们战士的牺牲精神，人不讲精神行吗?这个精神是无价之宝，是最根本的。”停了一会，毛泽东的思路更活跃了，他转过身问周恩来：“九大的准备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

“正在抓紧进行，报告和代表审查已基本就绪。”

“我看九大的代表里，应该有珍宝岛的英雄，我是很想见一见他们。”

周恩来欣然颔首：“珍宝岛的英雄能出席九大，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也是一个大的鼓舞。”

“我们不想打仗，首先是不怕，还是我过去讲得那些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珍宝岛很小，就那么一点，但是可以看出很多问题，不能大意，对政策性问题，要处理好，要把握主动，有了主动权才能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

“我马上和肖全夫同志再谈一次，情况是很复杂，我们要头脑冷静，要有理有节，争取主动。”

周恩来给毛泽东汇报完情况后，又匆匆赶回了西华厅，他一进办公室的门，立刻拿起了电话：“沈阳军区前指，肖全夫同志吗?我是周恩来啊。”

“总理，我是肖全夫，您有什么指示吗？”

“毛主席对你们那里的情况非常关心，你们一定要作好工作，我有几点意见，告诉你们。”

“请总理指示。”

“第一点，要严格遵守边境纪律，防止事态扩大。他们可能还要来，我们要有反击的准备。第二点，要有理有节，对珍宝岛上苏联方面被打死的人，要叫他们尽快把尸体收回去，可以用广播通知他们。第三点，对牺牲的同志，要做好家属的工作，遗体安葬也要搞好，对英雄事迹要大力宣传，用来教育部队，有情况，你们要马上报告。”

“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坚决照办！”

“那好吧。”总理放下电话。秘书走了进来：“总理，你看都到中午了，可是你早饭还没

吃呢。”

周恩来清癯的脸上挂着倦意，他笑着说：“不要紧，中午合到一块吃。”

1969 年 3 月 2 日当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照会苏联大使馆，对苏联边防部队入侵珍宝岛，提出了强烈抗议，照会措辞极为严厉，口气极为强硬，在此之前的外交文件中都不曾有过，这一照会，表达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苏联边防部队的入侵行为，已经达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并且直接表达了中国人民维护领土完整和主权尊严，毅然决然准备奋起反击入侵的决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照会，全文如下：

苏联驻华大使馆：

1969 年 3 月 2 日晨，苏联边防军侵入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军人员多名，制造了一次极为严重的边境武装冲突。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奉命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3 月 2 日 9 时 17 分，苏联边防当局出动大批全副武装的军人，4 辆装甲车和汽车，公然侵入无可争议的中国珍宝岛地区，对正在执行巡逻的中国边防军人，进行猖狂挑衅，首先开枪开炮打死打伤我边防军人员多名。我边防军在多次向苏边防军警告无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了自卫还击，这次严重的流血事件，完全是苏联当局一手造成的。这是苏联当局长期以来蓄意侵犯中国领土，进行武装挑衅，不断制造流血事件中的又一次新的严重罪行。

中国政府坚决要求苏联政府惩办这次事件的肇事凶手，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和武装挑衅，并保留要求苏方赔偿我方一切损失的权利。中国政府再次严正警告苏联政府，中国的神圣领土是不容侵犯的，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继续挑起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必将遭到中国人民坚决的回击，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只能由苏联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1969 年 3 月 2 日于北京

几乎是与此同时，苏联政府也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其所谓悍然武装侵入苏联领土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1969 年 3 月 4 日，全文发表了苏联政府的照会，照会说，苏联政府要求立即进行调查并最严厉地惩办这一挑衅的肇事者。坚决要求采取紧急措施，杜绝任何破坏苏中边界的事件。苏联政府对中国人民一向怀着友好的感情并愿继续执行这一路线。

由珍宝岛的武装冲突引发的外交战，一开始就十分激烈，中苏双方互不相让，很快就达

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四

苏联哈巴洛夫斯克，远东军区司令部。作战会议室里坐满了来自各集团军的将军们。刚刚召开的紧急会议已经作出决定，由远东军区布署在哈巴洛夫斯克边疆区的七个摩托化步兵师和特种兵部队，立即作好战斗准备。其前卫部队两个摩托化步兵团，立即进入达曼斯基岛地区，配合内务部边防部队，完成对达曼斯基岛的包围，在最短的时间内从中国人手中夺回达曼斯基岛。具体作战指挥，仍由列昂诺夫上校负责。

会议很快就结束了，军官们纷纷走出会议室，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十分严肃，平日里那种有说有笑的气氛不见了，因为大家都已经意识到，下一步的战斗将是非常激烈的。从 3 月 2 日的武装冲突中，苏联边防部队发现了中国人比他们过去想像的更老练，更成熟，而且更有作战士气和牺牲精神。虽然苏军在远东具有相当大的军事优势，但是中国军队的人数也不少。在黑龙江省，还有十几个由知识青年组成的生产建设兵团。有情报说，这些青年无论男女，都是一些非常狂热的反苏分子，是中国军队的直接兵力来源。

洛西克上将脸色灰白，双目红肿，显得十分疲惫。他走到一部值班电话前，拿起了耳机：“接莫斯科，国防部。”这是一部专线电话，很短的时间就接通了。

“格列奇科元帅吗?您好，情况没有什么变化，我们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

“我想应该仅仅局限在达曼斯基岛；但是我们应该给他们迎头一击，最大限度地杀伤敌人，占领达曼斯基岛的敌人大约有多少?”

“有大约两个营的兵力。”

洛列奇科思忖了片刻：“他们有重炮支援吗?”

“至少目前还没有，我们发现的只是一些轻型火炮，坦克也没有，飞机也没有!”

“必要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特种空降兵部队，因为总书记同志对空降兵部队抱有很大的希望，克里姆林宫、国防部和总参谋部都希望这支部队能有所表现。”

洛西克上将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因为敌人的纵深离得很远，大约有 40 到 50 公里，所以我们暂时还不想使用空降兵突击部队，陆军已经足够了。”

“那好吧，可以按你的意见办，不过，我还要告诉你一个令人遗憾的消息。不久前，总参谋部针对达曼斯基岛的情况，从全军抽调了一批军官，进行了耐寒检验，发现有相当多的军官，忍受不了在雪地里过夜的耐寒训练。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出现了冻伤。你知道，莫斯科刚刚零下十几度，这是不能容忍的!”

格列奇科元帅几乎是被震怒了，他气呼呼地说下去：“拿破仑为什么从莫斯科撤退?希特勒为什么没能占领莫斯科?是因为他们怕冷，他们的士兵在严寒面前，像一群老太婆，在雪地里瑟瑟发抖，而苏联红军可以几天几夜在雪地里生活，可是现在这个优势不见了，那么我

们还有什么?我们已经快要丧失了雪地作战的能力，这是可悲的！你们从现在开始，远东军区的部队，立即进行耐寒训练，一分钟也不要延误。"

格列奇科言犹未尽，这时桌子上的另一部电话响了。那是一部直通克里姆林宫的专线电话。

"是格列奇科同志吗?"话筒里传来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

"总书记同志，请您指示。"

"请你马上到我这里来一下。"

"是，我马上就到。"

五

勃列日涅夫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沙发椅上，闭目养神，他刚才一连打了两个多小时的电话，确实有点累了。在他看来令人头痛的，是一大堆国内急于处理的问题，财政赤字，农业歉收，他总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到处去推广玉米种植。还有苏斯洛夫一伙人，处处与他掣肘。在这时候苏中边境，又发生了武装冲突，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是凶是吉。

他的桌子上放着一份总参谋部转来的远东军区发来的电报。他打开电报本，读了起来：

"1969 年 3 月 1 日夜间，一支由大约三百人组成的中国军队侵犯苏联国界，登上了达曼斯基岛，3 月 2 日早晨，一支由 30 名武装士兵组成的小分队和他们汇合，在中国岸上事先布置了后备队和武器，其中包括反坦克炮，追击炮，掷弹筒和大口径机枪。

"当苏联边防军人走近越境者，准备向他们提出抗议(以前多次就是这样做的)并要求他们离开苏联领土的时候，越境者不讲信义，突然用枪口对准苏联战士射击，当场打死了一些人。这时，从岛上设伏的地方和中国岸上又向另一批苏联军人开火。

"苏联边防军人进入了战斗准备，同邻近边防哨所赶来的后备队一起，英勇无畏地击退了越境者的突然袭击，把他们赶出了苏联领土。

"中国在达曼斯基岛地区挑起的武装挑衅是蓄谋的和精心准备的。清理战斗现场时，在苏联领土上发现了中国人逃跑时丢下的枪枝，军用装备，野战电话，通向中国境内的联络线路，地雷稳压器，炮弹和手榴弹的碎片以及其它东西。由于中国当局发动了这次强盗袭击，苏联边防军人中有 31 人牺牲，14 人受伤……"

勃列日涅夫看到这里，门被推开了，格列奇科元帅走了进来。勃列日涅夫指了一下旁边的沙发，示意请他坐下。没有任何寒暄，而是开门见山地说："格列奇科同志，对于苏中边境的武装冲突你有什么看法?"

格列奇科坐到沙发上，他望了一眼总书记严肃的面孔："我认为中国在苏中边境上策划武装冲突是有用意的，无疑是多方面的，毛泽东想利用这种挑衅来煽动中国的民族情绪和大

国沙文主义情绪。我们都知道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革命'使中国陷入了泥潭而不能自拔，人民的敌对情绪非常大，中国领导人想借此机会加祸于苏联。"

"我完全承认这一点，我想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吗?"

"中共马上要开九大了，我想毫无疑问，他们会把反苏作为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固定下来。"

"那么反苏的目的是什么呢?"

格列奇科迟疑了一下，他显然是还没有想到这一点，"当然他们还有别的目的，领土扩张的野心。"

"不，不!"勃列日涅夫摇了摇头："达曼斯基岛很小，它对于中国，对于苏联它的作用都很有限，但是它是一个标志，是一个信号。这是他们破坏社会主义大家庭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步骤。"勃列旧涅夫有些激动，手在胸前用力地摆来摆去。接着又拍了一下桌子上的电报稿，"我们要坚持的，也是要弄明白的是，谁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谁是列宁一手缔造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中共?还是苏共?很清楚，他们是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他们已经走上了、或者正在走上反苏、反共的道路。"

"我想历史会证明，谁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要搞清这一点并不难。"

"这里是世界各共产党组织发来的电报，你可以看一下。"勃列日涅夫将电报稿递给格列奇科。

尽管格列奇科对党务方面的事情不感兴趣，但是这一次，他还是看得很认真。

来电报的有：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共产党组织。

秘鲁共产党二十九中全会一致谴责北京领导人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挑衅。

以色列共产党中央全会通过决议指出：中国冒险主义者对苏联达曼斯基岛地区边防哨所的袭击是北京推行民族主义反苏政策的结果。

丹麦共产党主席克努德·耶斯佩森指出：中国在乌苏里江的武装挑衅只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敌人有利。

加拿大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发表文章说：苏中边界上发生的事件是毛主义推行大国主义冒险政策合乎逻辑的结果。

世界上许多共产党组织，都把苏联共产党当作共产主义运动的天然代表。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往往不问青红皂白，唯苏共的马首是瞻。

格列奇科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看来中国是不得人心的。"

勃列日涅夫面带得意之色："苏联共产党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代表了人类的进步，共产主义的前途。这一点永远是不会改变的。"

"中国人不想承认这一点，那就叫历史来证明吧。"说完这句话，格列奇科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我可以回去了吗？"

"当然可以。"

第十一章

列宁山上，我使馆104扇窗户被砸。众志成城中国亿万人大示威。苏远东军区司令发出战争叫嚣

一

中南海，西华厅。

周恩来阅改完文稿上的最后一个字，轻轻搁下手中的红白铅笔，从桌前直起身来，右手轻轻捶打着酸痛的腰背，缓步踱到窗前。

他老了，累老了。

许多人还记得，九年前他出访新德里，在总统府议会厅里举行新闻发布会时，有位年轻的美国女记者曾不合时宜地当众询问他保持年轻、英俊的养生秘诀，从而引起过一场"东方人生活方式好"还是"西方人生活方式好"的大辩论。

时光仅仅流逝过九年，这位倍受世人尊崇的"年青的小伙子"便老了，漆黑的浓发，已被稀疏的灰发代替；英挺的身躯好似只剩下瘦削的骨架，反衬得先前合体的中山服格外的肥大；脸庞上亦失去了容光焕发的神采，几块悄然隐现的老年斑，给人一种泪水涟涟的痛惜；明亮、聪慧的眸子，也因积满了太多的焦虑和忧郁，变得益发深邃、凝重了。

此时已是公元1969年3月4日的子夜，窗外，大片大片的雪絮，正绵无声息地叠压下来。好似一齐飞袭上他的心头，使得他呼吸那样粗缓，心跳那样沉重。

明天，他刚刚改毕的这篇文稿就要见报了，《打倒苏修新沙皇》。这是一个令世界震惊的题目。它会刮风般出现在各国大报的头栏标题上，会被几十种语言传播、念诵。无疑的，这个世界的政治格局亦会随之出现重大的改组和分化。但不管怎样，最堪忧虑的是自己的祖国和人民。

50 年代、60 年代，中国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帝国主义。在它的军事上封锁、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制裁的高压下，中国人民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顽强奋战，硬是挺过来了。可现在，中国的背后又出现了一个敌人，而且是一个庞大的巨人。

中国将同时面对两个巨大的魔鬼。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革命的人民所向无敌。"话虽然这么说，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面临着如此可怕的生存危机的时候，作为国家总理身心所负荷的重量，是常常难以想像和承受的。

"总理，来开会的人都到齐了。"杜秘书走到身后，提醒着说。

周恩来："好，我这就去，这份稿子明天要见报，你让他们誊清一下，马上送去。"说完，整理好衣扣，转身向会议室走去。

北京，毛家湾。

50 年代初期，这儿曾是国家副主席高岗的公馆。在一次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中，高岗阴谋败露，服毒自杀。此后，这儿更换了主人，新搬进来的住户，便是那位红极一时，令中华大地血雨腥风、山河变色的巨孽林彪。

与林彪如日中天，灵光普照的情形相左，这座古堡中的建筑内部却处处幽暗、阴森。曲折的长廊左盘右转，犹如神话中巫婆的迷宫。

林彪刚刚独自用过晚餐。他吃的是麦片稀粥、煮黄豆和素白菜。出奇的简朴，按照惯例他坐在窗帘密闭、没有灯光的客厅里闭目养神。他患有神经毛孔宫能症，怕光、怕风、怕出汗。所以，除了偶而陪伴主席在大白天露露面，接受亿万人民的欢呼赞颂外，其余时间从不到户外，犹如一只终年蜷居在黑窝里的老狼。

叶群风风火火地走进来，"啪"的一声，打开了蒙着厚厚灯罩的落地灯。

林彪惊恐地喊："干什么?关上，快关上。"

叶群不以为怪地说："已经过了半小时了，这点光怕什么?军委来的紧急文件，这上面还注着让你亲拆。快看看吧，是不是和九大的人选有关。"

"人选，人选，你就知道人选。我不是说了嘛，你不能进政治局，她进去你也不能进。"

她，指的是江青。

叶群心里自有一把小算盘。她知道自己该怎么做。101 只想巩固自己的地位，再讨取毛泽东一次欢心。其实这类故做高尚的把戏不会有人领情的，自己必须把握自己的命运。

叶群拿出文件，粗粗浏览了一遍，惊叫了一声："胡闹，怎么又和苏联打起来了?"

"唔?"林彪也感到有些意外。

这份急件是报告珍宝岛战斗经过的，叶群粗粗念了一遍。

林彪半睁半闭着眼睛，靠倚在沙发上，不动声色。

"这个时候，瞎打什么呀，要影响大局的。这一打，那些老帅们又该得意了，说不定都要进政治局的，我们的人怎么办?"

林彪当然没有睡着，此刻，他正凝神思索着边界冲突对上层人事安排的影响。显然，这场不合时宜的冲突会改善那些落魄的老帅们的地位，但即便没有这场冲突，老帅们也会走进政治局的。最近，他才隐隐感觉到，毛泽东正在施展一种极为高明的统治术，他凌架于各派政治势力之上，极巧妙地维持着一种平衡。只要有一派占了上风，企图吞掉对方，毛泽东就会马上剪掉它的羽翼，使它再难高飞。

当务之急，是干掉那几个、心腹之患，彭德怀、贺龙、罗长子、傅连彰……哪个人出来，都能要他的命，必须尽快下手。至于那些老帅嘛：可以在政治的跑道上慢慢跑马拉松。想施放冷箭总会等到机会的。何况现在，自己已经高高地凌架于他们之上了。让他们倒下，花费不了多少力气。

"101，我看，珍宝岛的仗打的是外交战，何况周恩来已经插手了，就让他管到底吧。你腾出精力，多想想九大的人事安排。我们的人不多进去几个，将来是要吃亏的。"

"唔，"林彪又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他合紧了两眼，似乎真的睡着了。

会议室里，来自国务院，中央办公厅、外交口、公安口、北京市革委的负责同志二十余人，将这间不大的会客室挤得满当当的。因为时间已近深夜，不少人正窃窃私语，估摸猜测这次紧急会议的内容。看到周总理走进来，大家不约而同的一齐起立，以热烈的掌声表达着各种复杂的情感。

周恩来挥手让大家坐下，口音有些沙哑。

"今天让大家来，是因为有紧急情况需要向大家通报。3 月 2 日，苏修叛徒集团，在我黑龙江省，位于乌苏里江我方一侧的珍宝岛，悍然发动了武装挑衅。我边防部队给予了有力还击。详细情况我不想多说了，大家可以看明天的报纸……"

对参会人员来说，绝大多数人不了解边境战况，听到这消息，顿时嘈嘈切切地议论起来。

“苏修老毛子太猖狂，应该好好地教训教训他们……”

“他们能打过来，咱们也可以打过去嘛!他有坦克、大炮，我们有精神原子弹。”

“烧他的大使馆，看他们还敢捣乱。”

在座的人中有不少是文革运动中的造反派，说话的语调带有那个特定时代的尖刻和火辣。

稍停了片刻，周恩来制止了议论，神色严峻地说：“我请大家来，主要是研究这个问题，边界斗争是一个复杂。敏感的问题，应该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那边的问题，我已经交给外交部门和军事部门的同志去管，明天，我国各大报刊将刊登我国政府的抗议文章，不少厂矿、企业、机关单位的群众会自发地组织游行示威。我认为：革命群众这种自发的游行示威是必要的，它体现了国家尊严不容侵犯的决心，表达了人民不畏强暴、坚持真理与和平的美好愿望。但是，我们要特别警惕防止一小撮阶级敌人混水摸鱼，乘机捣乱。尤其要警惕那些打着左的大旗，喊着革命的口号的反革命暴徒。”

说到这里，周恩来的语音停顿了一下，如剑刃般锋利的目光，扫视了谢富治和姬鹏飞身后外交部的造反派头头一眼。

周恩来的用心可谓良苦。

自从 1966 年开始文化大革命以来，整个国家完全乱了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中央领导干部首批被打翻在地。接着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被拉下马。全国各省市各部委的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批判揪斗、外交部自然也没有逃脱，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被批判揪斗多次，仍然不能过关，外交部的副部长姬鹏飞和乔冠华，被逼迫到长安街上卖红卫兵印刷的刊有陈毅所谓罪行的批判材料。卖报时必须一边卖一边还要喊叫：“看陈毅在外交部的滔天罪行唠!”

“陈毅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如果叫卖的声音不够响亮，身后的皮带和拳头就会雨点般落下来。

这可悲的一幕，被许多国家的记者摄入镜头，并且在外国许多大报上刊载出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丑闻和笑柄。

更为难堪的是，无法无天的造反派，砸了缅甸、印尼、印度驻中国的大使馆。他们将人家的国旗撕烂，把国徽往地下摔、脚下踩。1967 年 2 月，外交部的一伙造反派，公然违背国际法准则，在三里屯把英国驻中国的临时代办处放火烧掉了，还把英国记者关起来，把死猫倒吊在代办处门口。由此引起了一场轩然天波，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一致谴责中国。尽管我们国家事后赔礼道赚，做了许多解释工作，然而中国的形象，无可挽回地遭到了破坏。

这种状况，毛泽东也看不下去了。1968 年 8 月，毛泽东让周恩来直接掌管外交部的工作。

周恩来煞费苦心地召开这个会，并且将各部、委、办中的两派头头叫到一起，就是为了杜绝上述各类事件的发生。

“富治同志，从明天开始起，各外交使馆的安全、警卫工作，由你亲自负责。游行队伍的行进路线、集会地点，也希望你能过问一下。出了问题，你、我都无法交待。”

身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两项要职的谢富治，苦笑着点了点头，文革中，谢富治作为江青的干将，上窜下跳，东打西讨，立过不少“战功”，好不容易爬上了国务院副总理的高位，他自然不想轻易地失去。他知道江青一伙对周恩来恨之入骨，处心积虑想扳倒这棵大树。可是每当面对这位伟人的时候他总是自惭形秽，极少表露出不恭的话语和带有敌意的举止。他在暗自责骂自已胆小、怯懦韵同时，不能不为周恩来的人格魅力所深深地折服。他头上没有灵光，手中没有权杖，似乎永远是那样的平和、安祥。令人可惧的正是这种充溢在他身上的安祥、慈瑞之气，能够化敌为友、化暴戾为祥和。这种融天地万物于无形的王者之气，比那种摧枯拉朽、裂金碎石的霸气不知要强大多少倍。

刚才周恩来对他发出的含蓄的警告，他自然掂得出分量。在处理国家内政时，有江青这棵通天大树做依傍，他可以肆无忌惮，任意所为。可这是外交，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打交道，一旦闹出什么差池，惹得主席震怒，恐陷谁也保不住自已。他站起身来，弯了弯腰，恭敬地说：“总理请放心，回去我马上安排，昼夜亲自值班，保证不出问题。”

周恩来转向姬鹏飞，说：“外交部门的工作，你回去好好安排一下，尽早通知一下各使馆，说明事情的原委，免得他们惊隍。”

最后对北京市革委的同志说：“游行的人数要有所控制，不要一拥而上，要保证抓革命促生产，工厂不能停工。宣传的口号，中央办公厅已经拟定，马上就发给你们。气象预报明天还有雪，一定要组织好，注意安全。”

送走各部、委、办的人，已是凌晨一点多钟了。空荡荡的会议室里，只剩下周恩来一个人。秘书端着一杯温水和几片安眠药，走到近前，说：“总理，吃了药，早些休息吧！”

此刻，周恩来的思绪已经飞到了北部边疆。苏修这一回武装挑衅的企图没有得逞，肯定会恼羞成怒地再次制造事端。一旦酝成大战，谁能统兵御敌呢?眼看老帅大将们一个个被打翻落马。罗大将摔伤自残、贺老总生死不明，彭老总身陷囹圄，陈老总身染重病。朱老总和叶帅、刘帅、聂帅、徐帅的日子也很不好过。九大召开在即，围绕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的人选，江青和叶群一伙已在四处串连，暗放毒箭，如果这回老帅们进不了政治局，恐怕今后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也许这个时候，主席会看重这些老帅们的。

对，应该建议主席马上成立一个研究苏修的军事小组，把这些老帅们都吸收进来。有了尚方剑，我看别人也不敢轻易伤害他们。

“吃药吧！”

周息来这才醒悟过来，将杯子推开，披上大衣，说："走，跟我马上到主席那儿去一趟。"

屋外，风雪正紧。飞扬的雪絮，将整个世界搅得混沌一片。中南海里的楼台亭阁、松柏花木，完全被厚厚的积雪所覆盖。天地之间除了劲厉的北风的呼号之外，还仿佛辉映着一片片神秘的莹光。

周恩来紧了紧身上的大衣，健步走了过去。甬道上，留下两行深深的脚窝。

二

在北京使馆区，有一个绿木葱茂，特别宽大的院落。院中矗立着一幢六层楼高的粗壮的建筑物。铁栅门侧的铜牌上注明：苏联驻中国大使馆。

早上九点钟，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代办叶里扎雏金站在门前，迎候一位位邀请的客人，今天，他将作为东道主，为即将卸任的法国大使佩耶举行一次盛大的午宴。

前来赴宴的客人，有匈牙利驻华大使、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波兰代办、阿联代办、挪威大使奥尔高，瑞士大使罗赛蒂。由于法新社高级记者狄龙同佩耶的亲密关系，叶里扎维金也邀请了他。

宾客们簇拥在会客厅里，进行着热烈而兴奋的交谈。谈话的中心，自然是佩耶卸任后的去向。佩耶夫人出身名门，家庭殷实，她偎在佩耶的身边，说回国后佩耶将到她父亲开办的公司里供职，彻底结束这种居无定所，四处飘泊的外交官生活。

最为兴奋的是佩耶的两个女儿，米蒂安和斯芬娜。她们一个八岁，一个六岁，正是活泼顽皮、好奇喜动的年纪。她俩不时"咯咯"地欢笑着，从客人的座前身后跑来跑去。她俩是第一次到苏联大使馆做客，对斯拉夫人的建筑和室内装饰处处表现出惊讶和赞叹。作为东道主的叶里扎维金，心里却是乱糟糟的，甚至有点魂不守舍。昨晚他收到了莫斯科外交部发来的急电、得知达曼斯基岛(即珍宝岛)上发生了武装冲突。今天一大早，中国外交部就送来了书面抗议照会。虽然他强硬地拒绝了，但总觉得事情不会这样了结，似乎还将发生些什么。发生什么呢?他也想不出。

这次欢庆午宴举办得实在不是时候，可请柬早就发出去了，佩耶大使离京的日程已经排定，想临时改变已来不及了。此刻，他期望一直未到的狄龙能带来好消息。

"仁慈的主啊，请您来安排我们的生活吧!"叶里扎维金早就悄悄地信奉了东正教。这在苏联党内是不许可的，他只能在心里默默划着十字，念着祷语。

午宴很丰盛，有著名的黑海鱼子酱，熏鳗鱼，各种色拉，还有专为佩耶夫妇烤制的法国牛排和意大利馅饼。

大家围坐在餐桌前，举起了酒杯，叶里扎维金正想说几句祝福的贺词，突然，一阵愈来愈响的沉雷般的声浪冲击着他的耳膜。客人们惊惧得面面相觑。

“主啊!灾难终于降临了。”叶里扎维金不由自主地念出了声。周围的客人问：“什么，你在说什么?”

叶里扎维金慌忙掩饰着说：“我是说，也许我邀请各位来得不是时候。前两天，我们国家和中国在乌苏里江地区发生了一场武装冲突。双方都死伤了一些人，也许他们今天是来报复的。”

“哦!上帝……”佩耶夫人惊叫了一声，倒在佩耶的怀里。

“我想，他们还不至于冲击贵国的使馆吧!这是违背国际法的。”颇有绅士风度的瑞士大使罗赛蒂说。

“可是两年前，他们曾把英国代办处烧成了瓦砾。”波兰代办恨声恨语地说。

“这个国家和民族已经疯了。从上到下，好像神智都发生了错乱。”匈牙利代办附和着说。

“也许事情还不至于那样坏?”

“谁知道呢?愿上帝保佑我们，来，干杯!”叶里扎维金强吞下杯中的葡萄酒，苦笑着说：“我们今天的午宴，不像在为佩耶大使送行，倒像是请诸位来同我们共渡难关吧!”

佩耶拍拍叶里扎维金的肩膀，说：“我感谢你的盛情，请相信我们不会对此有丝毫的不快。可是为了夫人和我的两个小天使的安全，我想提前告辞了。”

叶里扎维金无奈地扯下餐巾，正要起身送客，一股巨大的声浪如雷霆般震得玻璃“哗哗”乱响，这是高音喇叭的声音。

“打倒苏修新沙皇!”

“打倒美帝、打倒苏修。”

“坚决打退苏修的武装挑衅!”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朱蒂安和斯芬娜听到这震耳欲聋的声浪，仿佛感受到了圣诞之夜礼炮轰鸣，她们欢叫了一声，跑上了二楼的凉台。

嚯!她们从未见过如此壮观的景象。漫天飞雪里，乌黑黑的人群已经把苏联大使馆围了个风雨不透，远处宽阔的柏油马路上，无际的人流还在不息地汇聚涌来。人们手中挥舞着白、黄、绿的彩色三角小旗，随着喊声，不停地起伏涌动，好像她们乘着小船，置身于一片浩瀚无垠的大海。

有几个人抬着画像挤过来了，上面画的人眼睛是斜的，鼻子又大又尖。有一个头上插着把刺刀，另一个头上紧挨着一个大拳头，她们只觉得好玩，当然不知道那上面画的是勃烈日涅夫和柯西金。

忽然，画像着了火，熊熊燃烧起来，先是两个火团，然后变成两个火圈，黑色的纸灰被寒风高高地卷起，撕成蝴蝶大小的碎片，然后伴着雪花悄然飘落下去。

太好玩了，她们从来没做过这样有趣的游戏。两个孩子在凉台上欢快地蹦跳着，也模仿着游行示威的人群高举着手臂，呼喊着："打倒新沙皇。"

突然，俩个人的屁股上都挨了极为痛楚的一巴掌，回头一看，往昔好脾气的爸爸正用一种十分凶厉的眼神瞪着她们。朱蒂安望了斯芬娜一眼，好像觉得并没有做像摔碎酒杯，掰断爸爸雪茄烟那样的坏事情，于是冤屈地望了爸爸一眼，眼眶里的泪水马上就要滚落下来。佩耶一手一个，将她们强拎回客厅。

客厅里，叶里扎维金正在发怒。"不像话，这太过分了，怎么能焚烧我们渤烈日涅夫和柯西金同志的画像呢?这是对我们领袖的侮辱。"

"大使先生，其实不必如此动怒……"一个翘皮、幽默的声音打断了叶里扎维金的喊叫。

"为什么不?"叶里扎维金循声质问过去。

刚从后门进来的法新社记者狄龙手里拎着一瓶香槟，若无其事地拍打着身上的积雪。

"为什么?"狄龙扫视了众人一眼，"因为我仔细地看过那两张画像，那上面画的是欧罗巴人，根本不是斯拉夫人种。"

所有的人几乎同时发出了领悟的大笑。连叶里扎维金也憋不住咧了咧嘴唇。

狄龙的这个玩笑实在可以列入高级幽默。

奥尔高笑得流出了泪水，他一边揩擦着眼镜，一边呵呵笑着说："中国人以前画英国佬美国佬比较多，斯拉夫人种也许从没画过。他们弄不清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差别。"

狄龙扬了扬手中的纸片，说："注意，还有这个。"

"这是什么?"

"中共的宣传品。"

"烧掉，马上烧掉。"叶里扎维金不满地说。

"大使先生，不必动怒，用不了多久，贵使馆的人会人手一份的。"

“是他们硬塞给你的？”有人问。

“不，是我自已拿的，因为不接受这种宣传品，他们就不卖给我香槟。除非你不吃不喝，这也算是东方人的礼仪吧。其实这也不坏，这件事本身就是一条极好的新闻。”

佩耶忧虑地问：“外面怎么样，我们能回去吗？”

狄龙依然喜气洋洋地说：“哦，外面是大海，除非你乘气垫船。”

“我的夫人已经受到了惊吓，而且还有这两个孩子，我们必须马上回去。”佩耶极严肃地说。

狄龙摊了摊手臂，庄重地说：“很抱歉，你无法离开，除非步行。可这似乎更危险，刚才我说了，他们搞不清你是欧罗巴人还是斯拉夫人，当然包括法兰西。我和你们不一样，我会说中国话。”

大厅里顿时沉默了。只有高音喇叭和人群发出的声浪，一阵阵在大厅里回荡。

“如此精美的菜肴，我们为什么不尽情享受一下呢？”狄龙有意轻松地发问。

“他们会冲进来吆？”

“会放火杀人吆？”

……

终于有人提出了疑问。

狄龙笑了笑，“这一点绝不可能，请诸位尽管放心好了。待我们完成了这顿丰盛的午宴，人群就会散去，大家自然会平安返回的。”

“你能肯定？”佩耶忧虑地问。

狄龙神秘地说：“刚才进来前，我围着使馆转了一圈，尽管表面看去，门口的警卫没有增加，但中共的便衣警察已经把大使馆严密地保护起来。示威的人群根本不可能靠近。使馆东面的空地上，停着六辆军用卡车，我估计至少有 200 名正规士兵隐蔽在附近。暴徒行凶是根本不可能的。另外，我还得到一个消息，当然，这个消息还有待证实，周恩来总理对今天的行动专门召开了会议，做了细致的安排……”

“哦，周恩来……”佩耶夫人按着高耸的胸脯，如释重负地长吟了一声。

佩耶轻松地说：“那好，咱们重新入席，既然好客的主人安排了如此丰盛的午宴，难道我们不该认真地品尝一下吗？”

叶里扎维金总算从窘迫的境地解脱出来，慌忙强颜欢笑地邀请宾客重新入座。米蒂安和斯芬娜问："妈妈，我们可以再到上面去玩一会儿吗?"

佩耶夫人慈爱地说："去吧，孩子，小心，别摔倒。"

两个孩子嘻笑着又奔上楼去。

狄龙打开香槟，挥动着酒瓶说："大使先生，今天的午宴恐怕是你有生以来最难忘记的一次。来吧，为这个世界，为我们多彩的人生，干杯。"

叶里扎维金喝得最痛苦，他觉得每一种酒味道都是苦的。

连续五天，整个中国的怒吼都没有停歇。从繁华的都市到荒僻的小城，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居民，包括孩子都走上了街头。据不完全统计，参加游行示威的达四亿人次。"打倒新沙皇"的呼喊，从清晨持续到午夜，直上九霄，震动了整个世界。世界各大报都一致认为：中国人真的发怒了。这种天文数字规模的示威游行，也许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迄今为止的第一次。

三

几乎是在同一天，莫斯科城郊的列宁山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却远没有像北京的苏联驻中国大使馆那样幸运。

上午十点钟，列宁山下已是人山人海，群声鼎沸。大约有 60 辆卡车载来 2000 名军警，负责加强这一地区的治安。

游行队伍十人一列，并排走过中国大使馆，他们一边进行，一边高喊："可耻、可耻，可耻。"

"中国挑衅者可耻……"

"我们要报仇……"

"打倒毛泽东专制集团……"

有一个留长胡子的人走到使馆跟前时，猛然把早准备好的石块用力抛掷出去。

"哗啦"一声，前门上的一块玻璃被打碎了。

这种恶作剧一旦开了先例，马上就像流行瘟疫一样传播开去。

墨水瓶、碎砖头、啤酒瓶，雨点般向中国使馆面街的楼台、窗户、墙壁上飞去。伴随而来的便是窗玻璃打碎、啤酒瓶爆炸的声音。

几个民警似乎在劝阻人们不要这样做。一旦人们这样做了，他们也就袖手旁观，不再阻

拦。

中国大使馆里，好像空无一人，静悄悄的，所有的窗户都垂下了窗帘。临街的一面，104扇窗户全部被砸碎，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楼墙被红红蓝蓝的墨水瓶涂抹得斑斑点点，乱七八糟，好像一块在污水池里飘染过，又悬挂起来正在晾晒的破布。

接近正午的时候，一辆大卡车停在使馆附近，人们七手八御从车上扛下两个画像，一个画的是毛泽东，另一个显然是周恩来。他们把画像堆到使馆门前，浇上汽油，然后点火焚烧了。这时示威显然达到了高潮，反华的口号一浪高过一浪。浓稠的烟柱顶上高天，然后在列宁山上铺展成黑色的云波。天空亦为之暗淡了许多。

路透社驻莫斯科记者詹姆斯一早就来到这里，兴奋而又激动地拍下一张张珍贵的照片。他知道这些资料的价值，每张照片都会给他带来可观的收入。

猛然，他在镜头里发现了一个挂少将衔的军官，便收起相机，拿出话筒，挤出人群追了上去。

“您好，将军阁下，我是英国路透社记者詹姆斯，您的朋友，请问，我可以采访您吗?”

将军上下打量了他一眼，鼻孔里轻轻哼了一声，傲慢地转过身去。

詹姆斯毫不在意，穷追不舍地问：“将军阁下，您认为达曼斯基岛上的冲突是谁首先挑起的呢?”

将军气恼地瞪圆了眼睛：“当然是中国，这是蓄谋已久的，他们提前埋伏在那儿，穿着便于伪装的白斗蓬，为了壮胆，还喝了好多酒，一个个醉醺醺的，不然的话，他们根本没有胆量向苏联士兵开枪。”

詹姆斯故意皱着眉头说：“可是我知道，在那儿执勤的苏联边防军也穿白斗蓬啊!这难道也算蓄谋已久?何况，论到酒量，中国人似乎远比不上俄国人。”

“唔!”将军转过身来，两手背在身后，眯细了眼睛，重新打量着詹姆斯。

詹姆斯心里有点不安了，他恭敬地说：“阁下，刚才我冒犯您了吗?”

“请出示身份证!”将军阴冷地命令道。

詹姆斯慌忙把记者证递过去。

将军打开身份证，上上下下瞄对了四五次，确实未发现丝毫破绽，这才将身份证往雪地上一丢：“滚，滚得越远越好。小心，再看到你，我会把你当间谍抓起来。”说完，转身径自走去。

詹姆斯捡起记者证，擦去皮面上的雪屑，“呸”地吐了一口痰，盯着苏联军官的背影，

骂了一句“俄国猪”。

詹姆斯走下列宁山的时候，远处又陆陆续续开来了十几辆交通车。

机敏的詹姆斯赶紧迎上去，问：“你们也是来参加示威游行的吗?”

从车上下来的有男人，也有妇女和小孩。一个中年妇女说：“今天是三八妇女节。当然，男人也和我们一块享受节日的快乐。听说边界上出了事，领导让我们到这儿来，这儿也不错，空气清新、雪很美”……

旁边一个领导模样的人赶紧接过话头说：“我们主要是来参加政治斗争的，借以表达我们期望和平、反对战争的愿望……”

詹姆斯从车号上立即辨认出是苏联外交部的车子。

“又该有好戏开演了。”詹姆斯收起话筒，跌跌撞撞地尾随着车队追去。

沿路民警看到外交部的车，马上指挥人群，为他们让开了道路，使这支车队很快到达中国大使馆的门口。

轿车里钻出四五个穿黑呢子大衣的官员。中国驻苏大使潘自力和三名随员从前楼正厅走了出来。

苏联官员递过一份文件，说：“这是我国外交部的抗议照会，贵国不但在我国边界挑起武装冲突，打死打伤我国边防军民多名，而且挑动群众和暴徒，包围了我国驻贵国的使馆，妨碍了他们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对此，我外交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出抗议照会，强烈谴责中国政府这种违背国际法准则的强盗行径……”

潘自力蔑笑着点了点头，揶揄地说：“诸位来得正好，免得我们登门去请。现在我们可以实地考察一下，瞧，临街的窗玻璃已经全部被打碎，迸溅的碎玻璃茬划破了我们两个工作人员和一个孩子的手和脸……”

潘大使的语气陡然一转，峻厉地说：“这岂止是防碍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事态的发展已经威胁到我们使馆人员的生命安全。请您回去后向贵国政府转达我的强烈抗议，如果贵国政府真有解决问题的诚意的话，请你们首先严惩暴徒，制止正在发生的暴力行为。”

苏联官员显然无心恋战，把抗议照会硬塞到潘自力手中，扭头就走。”

潘自力讥嘲地摇了摇头，将文件递给身边一个官员，做了一个手势，转身进了门厅。

那位官员快步走到伏尔加轿车前，在车门关闭的一刹那，将抗议照会的文件丢进车里。

“太精彩了，”詹姆斯一边用冻僵的手指一次次揿下照相机的快门，一边兴奋地喃喃自语着。在英国明天出版的各大报纸上，自己拍下的照片和发出的快讯肯定会大出风头的。如

果说今天是三八妇女节的话，那么明天，将会是以詹姆斯命名的新闻节。这太令人激动了，一想到这些，詹姆斯便觉得身上奇迹般地充满了活力。一天的饥、寒、苦、累，都得到了加倍的补偿。

3 月 8 日是星期六，周末的夜晚总是来得格外的早。下午四点钟，车道上便涌满了下班的人流。

在莫斯科区政府的门前，停下一辆黑色的伏尔加轿车，从车上下来一个身体肥胖、大鼻粗脖的人。周围的人马上好奇地停住了脚步，他就是前苏维埃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第一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

尽管有便衣警察的护卫，几名西方记者还是挤到了他的身边。

“我是美联社记者，请问您今天到这儿来与苏中边境的冲突有关吗?”

赫鲁晓夫自 1964 年下台后，一直在效区的一幢别墅里隐居。看上去他气色很好，脸上泛着健康的光彩。

“不，我今天是来参加区苏维埃选举的，还要和孩子们去购买些东西。”

“我是《泰晤士报》记者，请问，您对中苏事件怎么看?”

赫鲁晓夫显然已经知道了一些情况，他反问道：“我有什么办法，我早就因为健康的原因退休了，现在只是一个领养老金的人。每天除了散步，便是看看报纸，除此之外，我还能干些什么?事情发展得那么突然，走得那么远，实在令人遗憾啊!”

“请问，您的遗憾是指什么?”

未等赫鲁晓夫回答，一批新到的警察用力把这几个无孔不入的记者推开了。

远处围观的人中?有的在鼓掌，有几个上了年纪的人冲着赫鲁晓夫喊：“好样的。”

赫鲁晓夫摆了摆手，迈着领袖步，走进了区苏维埃的大门。

莫斯科市中心。一家古老的珠宝店里，赫鲁晓夫的女儿拉达和她的丈夫，前《消息报》主编阿朱别依正在柜台前挑选首饰，后天他们的女儿爱米丽就要订婚了，他们想为她买一枚订婚戒指。

身后的门猛然被撞开了，几个保镖簇拥着一位珠光宝气的华贵妇人走了进来。老板抬头一看，随即恭敬地迎了上去。这个女人虽然没有什么官职，却权倾朝野，豪阔无比。她就是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加琳娜·勃列日涅夫。

拉达一回头，两个女人的目光如通上高压的电流，撞出了火花。

作为政敌的父辈，无情的角斗场上已经分出了高低。但失败者的子孙未必甘愿俯首称臣，“革命家”遗传的基因和血液里也许充满了好斗的分子。两个饱含敌意女人的目光足足僵持了 40 秒钟，谁也不肯示弱地转过头去。

还是阿朱别依硬硬地把妻子拉开，才暂时中断了这隐带火药味的较量。

“哼！”加琳娜骄横地一努嘴，昂首走到柜台边。

“把你们最好的钻戒拿出来我瞧瞧。”

“好的，夫人，请稍待。”店老板转到里间，用平盘托出七八个镶金嵌银的手饰盒。只看那盒子，就知道躺在里面的戒指定然价格不菲。

“老板，给我换一个。”拉达不甘示弱地喊。

“好的，夫人。”店老板小心翼翼地左右应付着，两个女人他谁也不敢得罪。

“这种戒指也拿来充数，你是笑话我没钱。”

加琳娜摆足了派头，故意惊诧地喊。

店老板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一位老太太挤到柜台前，从内衣兜里掏出一枚蓝宝石戒指，说：“老板，我想用这只戒指换点钱，可以吗？”

店老板拿过戒指，用放大镜仔细看了看多棱透明的钻面和戒环上的字母，感叹地说：“夫人，您这枚戒指是叶卡捷琳娜时期的珍品，足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这么珍贵的戒指，为什么要当掉呢？”

老太太嘴唇翕动着，深陷的眼窝里蓄满了泪水。哽咽着说：“昨天接到通知，我的小孙子在前线打仗死了，我想把他接回来，葬在村头的墓地里。他的父母都不在了，只剩下我一个孤老婆子。守得近，我也好常去看看他。……”

“夫人，我想提醒您，当初您购买这枚戒指的时候，也许价格很昂贵，但要把它当掉的时候，就值不了很多钱啦。”

老太太擦了把泪水，点点头，“我知道，去东边的路要走很远，我只想攒足我和孙子来回的路费，等到我死了，这戒指也就没人戴了。”

“那么您想卖多少钱呢？”店老板问。

“我想能值 2000 卢布吧！”

店老板正想说什么，拉达感兴趣地打断说："可以给我看看吗?"

"当然可以。"老太太把戒指递给拉达。

拉达仔细审视了一番，说："好吧，2000 卢布，我买了。"

"慢着，"身披豹皮大衣的加琳娜走过来。

"4000 卢布，我买了。"

"你!"拉达羞恼地咬紧了牙齿。

老太太高兴地说："那可好，4000 卢布，什么都不愁了。"

"4500 卢布。"拉达忍着心疼，赌气进行殊死的一战，她太想挣回面子，便失去了理智，而失去了理智，便会输得很惨。她不该低估对手，尤其是加琳娜。加是莫斯科有名的黑市大王，只要她一个电话，飞机、火车都愿意免费为她服务。黑市上的匈牙利皮靴、南斯拉夫套裙、罗马尼亚的皮衣，几乎都是通过她弄进来的。她的钱多得要用轮船拉。勃列日涅夫倒运的时候，加琳娜曾被逮捕，查抄的金银珠宝首饰重达三百多公斤。这是后话。

加琳娜轻快地吐出一个烟圈。"我愿出 9000 卢布。"

老太太被这个天文数字吓呆了，店老板也吃惊得瞠目结舌。

"你个婊子，卑鄙、无耻。"拉达撒泼般的乱骂起来，嘴里喷出一连串不堪入耳的脏话。

阿朱别依连拥带抱的将拉达拖出门去。

"夫人，那个女人在侮辱您，要不要教训教训她？"加琳娜的私人保镖谦卑地问。

加琳娜得意地笑笑，说："那个女人有神经痛，我不在乎。"说完，随手甩出一大摞钞票，扬长而去。

老太太以为碰上了有钱的好人，感动得几乎跪倒。她始终没弄明白，为什么这样的好人那么少，她活了偌大年纪，只碰上这一回。

四

苏联、远东，哈巴咯夫斯克。

这是个约有 50 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它位于苏联的最东方，离几天前发生武装冲突的达曼斯基岛不到 150 公里。

随着边境冲突的升级，这个安祥、宁静的城市陡然变得喧嚣、狰狞起来。一辆辆拖着大炮的军用卡车和胶轮装甲车不时从平坦的柏油路上驰过，街道上的行人和商店里的顾客，有

50%以上是身着蓝制服和绿制服的军人。穿蓝制服的是边防军，绿制服则是正规军的标志。过去的中苏友谊公园，如今已成了军队训练的演习场和靶场。每天充满了刺耳的枪击声、口哨声和马靴踏击鹅卵石地面发出的咕噪。马克思大道上的沃斯托克饭店，被远东军区司令部全部包租下来，成为新调来部队高级军官吃饭住宿的场所。夜晚，这个城市实行了宵禁，十点钟之后，用于生活和交通的灯光全部熄灭，大街小巷空寂无人，整座城市像一只硕大的倦伏酣睡的巨兽。只有十几道粗大的探照灯的光柱，像无数把锐利的光剪，交叉挥动着，将漆黑的夜幕切碎撕烂。

3 月 11 日午时两点，从军用机场驶来一队黑色轿车。街上的军人看到车队，马上原地立正，行注目礼，待车队远去，才自由动作。

车队停在远东军区司令部楼门前的广场上，早在门前等候的远东军区司令洛西克上将，陪同来前线视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扎哈罗夫元帅，苏联边防军司令约诺夫大将，一同走进了司令部作战室。

作战室里，墙上挂着大幅的远东地区作战地形图、地理位置的明细坐标一直标注到中国的山海关、旅顺口一线。

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幅上一世纪末的油画。画面上画的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爱将、远征军司令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将军命令满清官员签订 1858 年条约的情景。尼古拉耶维奇身着缀满授带奖章的军服，手握镶嵌着名贵宝石的剑柄，趾高气扬，威风凛凛。满清官员则身着长袍马褂，脑后拖着条醒目的长辫子，弯腰屈体、谦卑惶恐地执笔签字。这幅油画的技法实在算不上高明，但却真实地记录了一个事实——历史上的确有过这样的一幕。

扎哈罗夫阴沉着脸问："这里的情况怎么样?"

洛西克走到地图前，用金属鞭指点着乌苏里江中、苏双方设防的阵地，说，"十日以前，中国军队只在沿江几个边防站设有巡逻部队，总数约一个半团、2400 余人，他们装备比较陈旧，没有重炮，更没有坦克和飞机。其主力部队的两个军，都远在距边界 300 公里外的营房里。根据国防部的命令，原准备昨天发动攻击，将对岸这股经常捣乱的边防部队消灭掉。但是行动前中国军队一场突如其来的炮击，打乱了我们的部署。由于情报不准确，我们以为中国军队的主力部队开上来了，只好重新部署。现已查明，对面的中国部队的确增加了一个野战师，并且沿江构筑了简易阵地。"

洛西克隐瞒了一个重大事实，即昨天的那场炮击，完全是中国增援部队到达防区前，为了迟滞苏军的进攻，在行军途中仓促射击的。所以弹着点分散，且毫无目标，有的炮弹没有爆炸，经检查是因为没有安装引弹所致。当时他自已竟讥笑为中国军队缺乏训练、素质太差。事后才得到确切情报：中国军队为了造成援兵抵达的错觉，居然在公路上支开炮架，不固定炮体而直接开炮的。这种拙劣的障眼法居然骗过了苏军几乎所有的指挥官，传开出去，只恐成为笑柄。此事虽然是前线指挥官列昂诺夫上校的重大失误，但洛西克上将亦自觉难辞其咎。故而在介绍军情时隐瞒了这一节。

在苏联高级将帅中，扎哈罗夫元帅素有现代军事理论之父的美称。苏联关于现代战争的战略思想、作战方针、作战方法以及诸兵种的合成协作，有不少都吸取了扎哈罗夫的思想。

他沉思着，来回踱了几步，条分细缕地说，“我们同中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关于‘黄祸’的困扰已经纠缠了我们几百年。当然，现在还不到两国进行战略决战的时刻，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也要看对方走出多远。可现在，他们已经向我们开枪了，打死了 31 名官兵，这笔血债是要算清的。我动身之前，国防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认为目前的战斗规模不宜扩大，仍作为边界纠纷来处理。”

他指着墙上的油画，激昂地说：“我们的祖先用马刀开拓的疆土，决不能在我们手中失掉，耻辱应该永远留给中国，而不是我们。”

约诺夫大将一直闷坐在那里，面无表情地吞吸着雪茄。

扎哈罗夫问：“进攻战斗方案拟定好了吗?”

洛西克说：“已经拟定。”

他指着军用地图：“我准备在这儿配备两个炮兵团和一个火箭炮团，用猛烈的火力压制敌军的炮火，支援江面战斗。用一个摩步团包围冲击珍宝岛，将岛上的守军彻底消灭。突击方向是……”

扎哈罗夫认真听完战斗部署，补充了几点意见后，转身问：“约诺夫将军，您有什么意见吗?”

约诺夫冷冷地：“我的话在莫斯科已经说完了。我认为和中国军队打仗，没必要玩这些边界游戏。给我 1000 辆坦克，我可以杀过江去，直接攻占哈尔滨、长春、甚至北京。中国没有反坦克导弹，他们的反坦克炮无法穿透 T－62 坦克的装甲。我不明白，那些政客们整天在担心些什么?”

扎哈罗夫元帅劝慰地拍了拍约诺夫的肩膀，面对洛西克：“我想见见那位列昂诺夫上校。”

洛西克：“列昂诺夫正在新建的烈士墓地进行战前动员，我想，你们还没吃午饭吧!”

扎哈罗夫摆了摆手，“走，去墓地。”

哈巴洛夫斯克的城郊，新隆起了 31 座坟墓。墓前尚未来得及立碑，只有一块简易的写有姓名的木牌。约有 2000 名苏联官兵列成方阵站在墓地前，列昂诺夫上校正在向杨辛中校授旗。扩音喇叭里响着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战区司令官的到来，使得墓地的气氛更加激昂、悲壮，愤怒的口号声震动四野。

扎哈罗夫走上前去，久久凝视着一张张官兵的脸。

突然，他举起攥紧拳头的右手，威风凛凛地喝道：“我们宣誓。”

几千名官兵刮风般同时扬起了右臂。

"我答应执行给我的命令，尽最大努力保卫祖国神圣的边境，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

远处，乌苏里江宛如一条蛰伏的巨龙，静静地僵卧着，悲凄地望着两岸剑拔弩张的一幕。千百年来，在它身边发生过多少起征战厮杀啊！流淌溃溅的热血染红了江水，惨死将士的断肢残躯喂肥了鱼虾。该有多少年了，它没再听到那雄浑动听的渔家号子，没再看到妇女儿童浣衣戏水的笑脸。人间的惨剧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它要呐喊，要咆哮，要飞升。

无奈，它的喉咙被卡断了，身躯被锁绑了。寒冰犹如千钧重石，将它死死的囚压进地牢。

凄厉的寒风，打着呼哨从江面飞过，卷起一团团细碎的雪粒。

惨淡的落日，临沉沦下去的时候，还没忘记，送给它一个冰凉的飞吻。

第十二章

苏军猛攻珍宝岛，中国步兵大战苏军坦克。列昂诺夫上校饮弹身亡。白宫度过的"中国之夜"

一

中国前线指挥所，作战会议正在紧张地进行。参加会议的有：沈阳军区副司令肖全夫，陆军第 46 军 133 师师长刘继昌，陆军第 23 军 77 师师长黄浩，133 师侦察科长马宪则、133 师师炮团团长胥善海、沈阳军区工程兵军务科副科长孙征民，军师两级的一些作战参谋也参加了会议。

肖全夫在总结了 3 月 2 日作战的经验教训后，坦诚地说："根据情报，对面苏军在最近几天内又得到新的加强，坦克达到 70 辆，火炮 380 门，装甲车及自行火炮 150 辆，地面部队猛增至一万多人，已有迹象表明，苏军为了实现其扩张政策，挽回失败的面子，肯定会对我军江岸阵地发起进攻，同时重霸我国领土珍宝岛，军委首长指示我们：既要准备苏军小打，也要准备他们大打，既要准备他们打边界线，也要准备他们大举入侵，在我国领土上打全面战争，有了充分准备，就能立足于不败之地。毛主席最近指示说：'美帝是纸老虎，苏修也是纸老虎。'上次作战，我们就捅了它一下嘛：实践证明，苏军也并非不可战胜。当然，战术上，我们要格外重视它，总的看，还是敌强我弱，苏军的装备、火力、单兵技术都超过我

们。这一仗怎么打，希望大家充分发表意见。九大召开在即，我们要用胜利的捷报，向九大献礼。”

肖全夫话音一落，人们便叽叽嚓嚓地议论起来。

刘继昌师长说：“我认为，苏军此次作战，当然不排除其全面进攻的可能性，但从当前部队的配置来看，洗刷3月2日作战失败的耻辱的可能性更大些。战斗伊始，敌人一定会对我守岛或巡逻部队进行突然袭击，利用坦克和装甲车的冲击力实行穿插、分割、包围，然后吃掉我边防巡逻部队。因此，我认为：炮兵部队要集中使用，形成拳头，在主要方向上重创敌人。步兵作战部队应该继续加强工事，利用作战地区塔头较多的自然条件，构成较严密的交叉射击火力网，并且注意形成一定的纵深。预备队应该多保留一些，这样做一是作战区域狭窄，部队太密集容易增大伤亡，二是可根据战况发展及时加强薄弱方向……”

黄浩师长说：“我同意刚才刘师长的意见。再补充几点：一是根据苏军作战历来以坦克导引步兵冲击的作法，应制定出更有效地打击坦克的办法。从上一仗的经验教训中也可以看到，苏军 T—62 坦克有比较好的战斗技术性能，前钢板护甲近 20 厘米厚，我们的 85、75 反坦克炮对它都没有太大的威胁，用重型火炮实施拦阻射击的作法亦难以奏效，可否发扬一下军事民主，集中研究打坦克的问题，如何利用现有装备，将集中手榴弹、反坦克炮、40 火箭筒、榴弹炮等远近不同的火力配套成龙，结合地形地貌，形成打敌坦克的有效套路。二是根据以往敌坦克的冲击运动路线，预先设置一些雷区，使敌坦克一侵入我国领土，就陷入处处挨打、寸步难行的境地……”

肖全夫认真听着，不时地点点头，在记录本上写着什么。

又有几位参谋人员分析了苏军的常用战术及我军火力配置的方案后，会议便静场了。

肖全夫指着马宪则点将道：“马科长，你们已经在江边上泡了两冬了，为防止部队冻伤，控制非战斗减员，你介绍介绍经验吧！”

肖司令几句话，使大家的情绪又活跃起来，几个师的领导正为战士冻伤太多犯愁，一听这话，赶紧把合上的本子又都翻开。

马宪则不好意思地说：“我和师侦察分队的同志在这儿呆了两个冬天不假，战士也基本没有冻伤，但说经验确实没啥，我们编了段顺口溜，供大家参考吧！”

有人着急地说：“老马，别卖关子了，有话快说吧！”

马宪则应道：“好，顺口溜编的不好，大家别笑啊！是这么编的，叫‘耳戴套，脸戴帽，裤带扎棉袄，手往怀里抄，夜里值勤别偷懒，困了喝酒别睡觉。”’

有人说：“老马呀！你这是啥经验?乱七八糟的。”

也有人说：“怎么还喝酒，这不是违犯纪律吗?”

马宪则说："别急，先听我唠叨两句，这耳戴套，是说耳朵最容易冻伤，这疙瘩经常零下三十多度，野外执勤，没耳套不成。第一年冬天，我们一个战士没戴耳套，结果耳朵冻得透了亮，都脆了，不小心摔了一跤，耳朵就摔下来了，这可不是吓唬你们。"

大伙一听这话，都愣怔了，耳朵真有冻掉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没了耳朵，再剃个光头，成了干瓢葫芦，该有多难看。

马宪则接着往下说："这脸戴帽，是指夜间执勤的同志如果有条件，最好脸上再横戴一顶栽绒帽，护住鼻子和脸。防止鼻子和脸部冻伤。上次战斗我们在珍宝岛上夜间潜伏了九个多小时，没那么多帽子戴，我们便提前每个人用栽绒做了个护脸。要不然啊，下了战场怕不掉鼻子也成花脸了。"

与会的人暗暗咋舌，北疆的冷确实出乎人们的想像。

"这后两句是说，如果腰带够长，最好把棉袄掖到棉裤里扎起来，这样走起路来不进风，趴下去不进雪。战士的手是最重要的，要抠扳机射击，拉弦扔手榴弹，一旦手冻僵了。仗可就没法打了，所以执勤时手要常往怀里揣；晚上值勤站岗是最要命的，千万不能偷懒、蹲着不动，要不停地来回遛达。不妨一个战士弄个小瓶，装点酒，冻得不行的时候，喝一点暖暖身子。……"

有人问："喝醉了咋办?"

大伙"哄"地笑起来。

马宪则认真地说："所以严格控制定量嘛!"

马宪则一说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吵嚷起来，有的说行，有的说不行。有两位竟脸红脖子粗地争辩起来。

肖全夫拍拍桌子，站起来说："别吵啦，马科长只是介绍了他们的一些作法，各部队可以回去研究一下，究竟怎么办，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可是有一条，哪个部队再有战士冻伤，我拿在座的各位是问。"

大家一听这话，顿时噤了声。

肖全夫接着说："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会上，大家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前线指挥部会根据这些意见，使战斗方案更完善，待最后决定后，经中央军委批准，立即下达。另外，由孙征民科长，老马，加工兵连的干部，组成一个布雷领导小组，研究制定一个方案，尽快实施。"

江边上，孙征民、马宪则和工兵连范连长愁眉不展地围坐在一起。正为在江面上布雷的事伤脑筋。在别的地方布雷好办，无非土冻得硬点，多下点死力就是了。可在这平展展的江面上，无遮无掩，即便是等到夜间摸黑作业，稍有响动，肯定会被对面苏军的哨所发现。雷区一旦暴露，也就失去了作用。如果不在冰面上刨坑，直接布雷，这反坦克雷一个有小箩大，

埋到雪里，短时间内能挡挡眼，待江面上的积雪被寒风一吹，岂不全得露馅吗?

正在这苦思冥想的当儿，通讯员王玉民拎着饭兜送饭来了，午饭是包子，小王是紧跑来的，包子还冒着热气。

马宪则招呼说："来，先垫垫肚子。"

三个人一人捧着一个，慢慢地咀嚼着。鼓囊囊的饭兜总不见瘪下去。

马宪则突然不动了，盯着饭兜怔怔地出神。

孙征民捅了他一把："怎么了，你?"

马宪则突然兴奋地说："哎，我有个想法，你们看成不。咱们把反坦克雷，一个套上一个这样的白布兜，埋在雪里，即使江面上风大，把雪吹跑了，敌人远远看见这玩意儿，只会当成是雪疙瘩，绝不会怀疑是反坦克雷。"

孙征民狠狠锤了马宪则一拳，兴奋地说："成，我看成，这法子太巧了，想不到你老马还真有一手。"

三个人把包子塞到嘴里，大口狂嚼起来，一袋包子顷刻便风卷残云般被扫荡得干干净净。

3 月 14 日晚九时，按照预定计划，三个雷场同时开始布雷，江岸通道上的两个雷场由孙征民率领工兵连负责埋设。397 团侦察排由排长于洪东率领，在岛西江叉上埋设反坦克地雷。江叉上的雷场既是与敌坦克作战的第一道防线，又可以卡住主要通道，使岛上的驻军免遭苏军的分割和包围。因此意义十分重大。

侦察排战士将需在江面上埋设的二十多颗反坦克雷，分别装进预先缝制好的白毛巾兜里，扳开压簧，利用岛上树丛、塔头的掩护，将伪装雷按照江叉上的自然地貌，拉开间隔，不留痕迹地在冰面上埋设起来。他们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片雷区，开战时发挥了极大威力，在全世界面前，戳穿了苏修指责中国侵略、挑衅的谎言。一辆被炸毁的苏 T—62 坦克，成了苏修推行扩张主义政策，妄图吞并我国领土珍宝岛的钢铁罪证。

雷场设置完成后，为了加强警戒，防备敌人潜入破坏，亦为掩护我边防分队次日正常巡逻，前指遂命令于洪东率侦察四班留岛执行警戒任务。

一个个矫健的身影掠过江叉，悄悄跃上了珍宝岛。

"不对，应该十人，怎么多了一个。"

于洪东挨个细察，才发现师政治部干事杜永春也跟上来了。

"杜干事，您怎么也来了!"于洪东紧拉着杜干事的手，倍感亲切地说。

“咦?打仗嘛，我怎么不该来。”

“可，这太危险了。您还是回去吧!”于洪东恳求着说。

“是不是嫌我累赘啊!好了，权当你多个兵，快分配任务吧!”

于洪东心里像烧了一团火，热乎乎的，世界上任何友谊，都没有在战争中同赴生死的交情来得深厚、纯洁。他把全班分成三个组，由班长石荣庭带一组，杜干事带一组，自己带一组，相隔50米，在岛西侧无名高地潜伏下来。于排长又寻找了一个视野开阔，便于隐蔽的山包，将机枪手杨念全和贾玉明安置好。

今夜正逢朔日，没有月亮，天上只有几颗冻得打抖的星星。四野除了皑皑白雪，便是黑黝黝的丛林、凄厉的寒风一阵阵卷过江面，远处，不时传来一两声野兽的悲嚎。

尽管这一夜同往常的宁静没有什么不同，每个人的心头却都压着一块沉甸甸的巨石。大战的导火索已经点燃，明天，将是个石破天惊的日子。

二

3月15日凌晨三时，于洪东感觉对岸有异样的响动，马上向全排用预先抛石子的暗号，发出了提高警惕，注意观察的警报。

片刻之后，借着雪地的微光，看到苏军六辆装甲运兵车开到江边，从车上跳下三十多个士兵，手端冲锋枪，猫着腰，悄悄向珍宝岛逼近。

怎么回事?莫非是昨晚的埋雷行动被敌人发现了，敌人准备来破坏雷场?还是我们在岛上暴露了目标，引起了敌人的警觉呢?刹时间，于洪东觉得浑身燥热，脑门上冒出了汗珠。他马上打开了身边的报话机，用预定的暗语向前指报告。

和衣而卧的肖全夫睡梦中被值班参谋叫醒，听到敌情变化时，他顿时紧张地思索起来。

敌人的意图是什么呢?

值班参谋又跑来报告：“敌人距岛只有30米了，于排长请示是否开火，消灭他们?”

3月2日一战，苏军的损失更惨重些，他们肯定急于报复，这批小股敌人，夜半上岛，想干什么呢?如果说发现了我们的潜伏部队，他们完全可以用岸上火力解决，没必要半夜来偷袭呀，如是为了破坏雷场，他们选择的时机，行进的路线，似乎都不能解释。这是外交斗争，稍有差池，将会铸成巨大的国际影响，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的。

“告诉他们，注意监视，敌人不放第一枪，我们决不开火。”

不一会儿，值班参谋又来报告，苏军小分队在岛岸中部登陆后，在东北部丛林中隐藏起来了。

肖全夫抚着额头，猛然醒悟过来了，这是敌人悄悄契进来的一颗钉子，他们企图在天亮我巡逻队上岛时，两面夹击，一口把我巡逻队吃掉。

“天算不如人算。”我军先走的这步棋，居然和苏军的顶了板。

“通知于洪东，让他们在岛上注意隐蔽，千万不要暴露，有什么情况，及时报告。”

值班参谋在保密手册上迅速地记录着。

“另，通知公司边防站，天亮后，巡逻按原定时间推后一小时，巡逻路线由原来的由北往南，改为由南往北，如发现情况，迅速登岛与我潜伏部队汇合。”

值班参谋走后，肖全夫觉得倦意全无。一场大战已是计时可数了。他抬腕看了下手表，3 点 53 分，离天亮还有四个小时，他觉得肚子有些饿，便翻出几块饼干，倒了一杯开水，一边慢慢吞咽，一边细细思考着作战计划的每一个细节。

战斗一打响，首轮炮火要把岛上潜伏的苏军干掉。

两个师炮群要严密封锁江岸，使苏军的坦克群无法冲过江面。

岛上的力量还要加强，应该立即把 23 军的火箭筒排调上去，用猛烈火力打击苏军的装甲运兵车。

还应该……

肖全夫坐不住了，起身披上大衣，叫上警卫员，对值班参谋说：“我去 77 师指挥所。”说完，对警卫员招了招手，踏着没脚踝的积雪，消失在迷茫的雪夜里。

在小小珍宝岛这个弹丸之地上，隐藏着怒齿相向的两只猛虎，只不过一只瞪圆了眼睛，另一只还懵然不觉罢了。

东天透出了微微的熹光，银龙般的乌苏里江已经现出了它那硕长粗大的身影。中国士兵在岛上已经潜伏了七个小时了。此刻，于洪东觉得双脚已经麻木了，完全失去了知觉。整个身躯好似变成一块僵死的冻土，只有神智还在欢快的跳跃。身边的机枪手杨念全呼吸变得粗重起来，好似嗓子眼里卡住一坨冰块。

“千万不能暴露目标。”于洪东用预定的暗语通过报话机向各小组发出了警告。

相隔仅百十米的苏军小分队完全没有料到，就在他们对面的眼皮底下，居然也潜伏着一只与他们人数相仿的中国部队，而且已经潜伏了近八个小时，比他们的潜伏时间多了近一倍。他们的潜伏时间，是根据苏联科学家进行的人体耐寒试验提供的各种数据而确定的。可现在，他们已经耐受不住了，有的在雪地上翻来滚去，有的蹭了起来。拼命跺着脚板，痛苦的呻呀声、严厉的呵责声、压抑的啜泣声，混成一团。即便这样，仍有三名苏联士兵被冻死在这片榆树林里。战后，此事引起了苏军高级将领的高度重视。为了解决防冻问题，国防部曾召开

过专门会议，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扎哈罗夫元帅，曾带领各大军区的元帅、大将们，在莫斯科近郊的野外露宿一天，以寻找防冻伤的对策。如果他们知道中国军队靠着单薄的棉衣，在同一个岛屿上潜伏，时间超过苏军的一倍，且无一伤亡时，他们肯定会觉得不可思议。

是人种的不同?

是防护措施的优劣?

是精神的作用?

苏联的科学家为此困惑过，笔者也感到困惑。因为无法进行对比试验，也许三者都有，也许都不是，永远是一个谜。

八时正，我巡逻分队开始巡逻。孙玉国带领巡逻队 12 人，按照临时改变的路线，从南侧登岛，路过我军的设伏阵地，由南向北巡逻。

走到岛中部，快要进入苏军设伏的火力区了，孙玉国命令巡逻分队停了下来。

狡猾的苏军想等巡逻队全部进入火力区后再开火。没想到中国军队不走了，尽管他们离“死区”只有一步之遥。

孙玉国早知道对面林子里埋伏着敌人，自己已在枪口的瞄准之下。但他似乎也摸透了敌人的心态，故意与敌人保持着不即不离的距离。待看到江岸上的敌人开始行动了，这才神志自若地命令巡逻分队回头折向西南。

煮熟的鸭子要飞了，苏军潜伏部队在眼睁睁地看着中国部队即将离去，无奈打响了第一枪。

这又是罪恶的一枪，是苏修侵略者悍然发动武装挑衅的铁证。

孙玉国带领着巡逻队迅速在预定位置隐蔽起来。

列昂诺夫上校在指挥所里用望远镜看到这一切，顿时怒火冲顶。

“命令，第一梯队按照第二方案，对岛上敌军发起冲击，务必全歼。”

八点零五分，苏军三辆装甲车，引导步兵二十余人，沿着冰冻的江面，向着孙玉国率领的巡逻队的隐蔽位置冲了过来。

这股冲击部队沿正前方突击时，恰恰把侧翼暴露给于洪东率领的潜伏队。

“准备战斗!”于洪东断然下达了命令。

中国士兵一个个从树枝下，雪堆里露出头来，75 反坦克炮，40 火箭筒，机枪冲锋枪……

红肿僵直的手指扣住了扳机，黑洞洞的枪口瞄准了敌人。

“50 米，40 米，35 米…”

于洪东默默估算着距离，猛然一声大喝：“打!”

顿时，珍宝岛上枪炮齐鸣，宽阔的江面上浓烟滚滚，各种早压满怒火的轻重武器，一齐拼命地吼叫起来，密如飞蝗的枪弹，带着死亡的呼啸，在苏军的头顶、脚下爆炸开来。

苏军被这突然的袭击打得措手不及，江面上又无可依托抵抗的阵地，惊慌中只能躲在装甲车后拼命地射击。

苏军潜伏部队一看情形不妙，这才大梦初醒，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居然也埋伏着一支中国军队。此刻，他们只好显出面目，用火力支援江面上已遭重创的友军。

此刻，中国江岸上的两个炮群开始发言了。密集的炮火，将苏军的潜伏阵地炸成一个浓烟包裹的火球，江面上的装甲车也被火炮击中，炸得人仰马翻。丛林里的苏军实在呆不住了，像群受惊的兔子，逃命似的窜向江面。

双方激战一小时余，苏军的第一次进攻被打败，江面上遗留下苏军十几具士兵的尸体，一辆被击毁的装甲车冒着浓烈的黑烟。

于洪东望着遁逃的敌人，被浓烟熏黑的脸上露出了爽快的笑。他掏出怀里的小酒瓶，拔开塞子，美美地灌进一大口。

报话机里，传来肖司令的声音：“于洪东，你们打得好，敌人第二次进攻马上就会开始，要做最坏的准备，有什么困难，马上报告。”

杜永春爬过来说：“子弹、手榴弹不多了，火箭筒也太少。”

于洪东嘶哑的嗓音：“肖司令，我们弹药消耗太快，急需补充，另外，战士们在雪地里趴了十多个小时了，能不能送点热汤喝喝，暖暖肚子。”

肖全夫的眼眶里蓄满了泪水。从昨晚六点登岛到现在，他们已经在冰雪中风冻了 16 个小时了。没有饭，没有水，而且，战斗需要他们继续呆下去；呆多久?谁也不知道。

这是些顶天立地的英雄啊!他们以血肉之躯抗击着零下三十多度的风雪严寒。以凛然的正气与强敌进行着殊死的搏杀，而他们的要求，仅是一口能暖胃的热汤。

将军的喉头哽咽了。

三

第一次进攻受挫，列昂诺夫并没有因此而气急败坏，岛上有中国的潜伏部队，这是他未预料到的，只要弄清了敌情，下面的仗并不难打。

他重新进行了部署，正面由三辆坦克、三辆装甲车导引冲击，牵扯中国军队的火力，由杨辛中校率一个坦克中队四辆坦克，从岛南端侧后的江叉上穿插过去，切断江岸同岛上的联系，将岛上的中国军队包围全歼。

3 月 15 日 9 时 46 分，苏军的第二次进攻开始了。

苏军的炮火准备异常猛烈，把这个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小岛炸得体无完肤，爆炸的气浪将如岩石般坚硬的冻土和树根枯枝掀起一丈多高，然后又像降冰雹般“噼哩啪啦”地猛砸下来。

于洪东向全排命令道：“各小组注意，要节省弹药，轻机枪打短点射，冲锋枪打单发，40 火箭筒要瞄准装甲车有效部位，把敌人放近打、看准打。”

敌人逼近了，孙玉国、周登国率领的巡逻组先敌开火，将坦克后尾随的步兵打得全趴倒在江面上。

于洪东指挥着两架 40 火箭筒和两挺机枪也开了火，子弹打在苏军“乌龟壳”的钢板护甲上，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后面有一辆装甲车被 40 火箭筒命中，冒起了黑烟。

由于岛岸太高，苏军坦克无法登岛作战，导引的步兵被我军火力打得抬不起头来，进退不得，所以苏军坦克便不再前进，停在江面上，像一座座钢铁堡垒，不断用坦克上的滑膛炮向岛上轰击。

突然，于洪东身旁的贾玉明喊道：“排长，敌人坦克从后面冲过来了。”

于洪东回身一看，果然，四辆苏军坦克和两辆装甲车，绕过了岛南端，从我国内河的岛西江叉上包抄过来。

于洪东心里一阵暗喜，来得好，反坦克雷场该发挥威力了。随即命令战士周锡金说：“用 40 火箭筒，敲它两炮，把他们引过来。”

周锡金熟练地装上射弹，瞄准第一辆坦克的侧甲板，击发了扳机。

“嗵！”地一声，火箭弹准确地命中了坦克的腰部，虽没有钻透，却震得坦克巍巍一颤。

坦克里面的五名乘员，由杨辛中校率领着正无所顾忌地往前突击，被这一炮也是震得七荤八素。他们狂怒地喊：“包围他们，一个也不准跑掉。”

坦克终于冲进雷场了，于洪东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这些反坦克雷究竟有多大威力，事先没有演练过，他心里根本没有底，实践证明，我们的反坦克武器，没有一样能致苏军这种新型坦克于死命。如果扳坦克雷再不管用，后果将不堪设想。

岛东面，苏军乘着岛上火力一时减弱，又冲上来了，我军伤亡亦非常惨重。

四班长石荣庭带着一个战斗小组，灵活地滚动变换着阵地，用军帽吸引敌人的火力，发现目标后再准确射击，战果甚丰，打得苏军躲在坦克身后，不敢轻易地暴露目标。

杜永春带领的小组也打得异常英勇，40 火箭筒手负伤了，杜永春毅然接过武器，连发两弹，将 20 米外的一辆装甲运兵车击毁。

于洪东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江面上一个个大白馒头似的反坦克雷。

钢铁的履带呼隆隆地滚进着，进雷区了，碾上了。正在这时，江面上爆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坦克履带被炸断了。刚才还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 30 多吨重的铁家伙，顿时死在那儿，一动不动了。

“快，火箭筒，给我打后面那辆装甲车；一定要击中。”

周锡中装弹瞄准，扳机一扣，“轰隆”一声，最后一辆装甲车失去了平衡，歪倒在江面上。

“好啊!”于洪东兴奋地喊，“这几辆乌龟壳给咱堵住了。大小家伙一齐上啊!”

好像到了实弹射击场，岛上岸上的大小火炮、手榴弹，一齐向这三辆坦克冰雹般倾泻下来。敌坦克上的车灯、天线、履带护板被炸得四处横飞。

三辆苏军坦克前后受阻，急得在江面上打转，最后终于将后面的装甲车碾碎，带着累累伤痕，从原路逃了回去。

被打瘫的第一辆坦克见同伙弃它自逃，慌了手脚，坦克里一名上尉站了出来，仓惶跳车，企图沿江岸逃跑；于洪东举手一枪，将上尉的脑袋打开了花，头上的毡绒帽子飞出一丈开外。

于洪东瞅准坦克射击的死角，疾步飞奔过去，跳上坦克车，拉开顶盖，将一颗手榴弹塞了进去。

“轰隆”一声，这辆已经瘫痪的坦克彻底哑了，成了一块死钢铁疙瘩。于洪东当然不知道坦克里面被炸得血肉模糊的尸体中，有一位便是杨辛中校。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苏军第二次进攻又被打退了，战区的皑皑冰雪已被炮火熏染成黑灰色。连高天正午的太阳也变得迷蒙、惨淡。

133 师指挥所，一位风尘朴朴的老大娘带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闯了进来。

刘师长正在组织岸上火力对岛上部队进行增援的部署调整，回头发现了这两位老百姓，起初以为他们是虎林县派来的支前的民兵，正想让他们出去。老太太一把拉住他的手，说：“刘团长，不认识我了!”

刘师长仔细地端详了她一会儿，才猛然醒悟过来：“您是陈妈妈。”

她就是英雄陈绍光的母亲。

“一晃五年了，听说当师长啦？”陈妈妈安详地说。

那还是在 1946 年沈阳军区举行大比武时，陈绍光获得全能比赛第三名。正好陈妈妈来队探亲，颁奖时他们见过一面。

一想到陈绍光，刘师长心情便格外的沉重，许久，才掂量着说：“见过绍光啦！”

陈妈妈哽咽着，点了点头。

“陈绍光是好样的，他是咱们的英雄。”刘师长强抑着，终于没让眼泪流出来。

陈妈妈抹去泪水说：“是啊，我都听说啦，前些天接到部队的电报，我就带着亮儿往这赶，总算在入葬前见了他一眼。他是死在战场上的，我看了，身上六个枪洞。总算没给老陈家丢人。……”

从陈绍光的老家四川宜宾赶到这儿，怕得几千里吧：路上要倒几回车，遭多少罪哟!老太太居然一言带过，对儿子的死，处置得也是这样大度、坦然。正因其这样，刘师长的泪终于无可遏止地涌了出来。

“刘团长，我没别的，就是有儿子，这是绍光的弟弟绍亮，今年 18 了。我这次来，一来是看看绍光，二来呢，也是送绍亮来当兵的……”

全指挥所的人，顿时都怔住了。

刘师长慌忙劝阻道：“陈大妈，您身体不好，身边总得有人照顾嘛！家里有啥困难，打完这场仗，部队还要派人去，慰问呢!”

陈大妈不以为然地笑笑，说：“刘团长，不论哪朝哪代，俺老百姓都记着一句老话，‘边关有难，百姓投军’啊!我身子骨虽说不济了，还能撑持几年，坡里地里还去得，再说我身边还有绍强嘛，他 15 岁了，能帮我一把了。”

刘师长：“陈妈妈，这事慢慢再商量，你们先去歇着，打完仗咱们再谈，好不?”

陈妈妈说：“这儿打仗，我就是赶这个来的，绍亮就交给你了，他别的不会，就是有把子力气，你看着安排个用场吧，我这就走了。绍亮呀!记着，学你哥哥的样，可别给咱老陈家丢人啊!”

陈妈妈说完，拎起包袱，径自走了出去。

刘师长着急地：“陈妈妈，您等一等，”回头对马宪则说：快，弄辆车，送送老人家。”

陈绍亮说："首长，给我分配任务吧。"

刘师长无奈地叹口气，说："你先跟民兵连的同志一块行动，当兵的事儿打完仗再说。"

陈绍亮跟着一位参谋走了。

指挥所里的参谋干事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了不起，这可真是当代岳母，精忠报国啊！"

"英雄的母亲嘛！"

……

刘师长感慨地说："记住，如果在座的哪位将来写军史，要好好写写这位英雄的母亲。"

……

下午 15 时 13 分，苏军的炮火准备开始了，密雨一样的炮弹，飞蝗般倾泻在中国的土地上。

15 分钟后，苏军坦克、装甲车 24 辆，导引一个连的步兵，在其火力掩护下，向珍宝岛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

战斗进入了最残酷的阶段。

火炮在怒吼，

铁甲在奔突，

机枪在猛喷，

手雷在飞舞。

两军将士在珍宝岛上进行了一场罕见的血肉拼杀。

77 师副营长冷鹏飞率领增援部队，穿过炮火封锁区，冲到岛上来了。岛上的火力得到了加强。

中国 75 反坦克炮手为了平炮射击，直接命敌，将两门反坦克炮推出了掩体，在不到 100 米的距离上对着苏军坦克一阵猛轰，将苏军的炮火压制下去。

杜永春发现了敌人的指挥官，向同志们喊"瞄准西边那个穿黑皮袄的'戈比蛋'，猛猛地打。"

四五支冲锋枪一阵扫射，苏军上尉再也爬不起来了。

苏军指挥所里，列昂诺夫看到进攻再次受挫，准备孤注一掷，让七十余辆待命的坦克一齐杀过江去。

突然，一发炮弹准确地落在了指挥所的头顶，指挥所塌了。

列昂诺夫好不容易扒开压在身上的横木草苫，从土坑里爬了出来。

他拖着被砸伤的腿，还没有直起身子，一颗流弹飞了过来，不偏不倚地穿透了他的心脏。

他活动的身躯凝固了，惊悸的神情停滞在脸上，眼睛里的瞳孔在逐渐放大，放大，生命的光亮消失了，代之的是一片阴暗的死灰。

列昂诺夫上校重重地倒在了雪地与。

他在生命终结的一刹那，仿佛看到了死神扇动的黑色的翅膀，看到了瘫痪在中国领土上的那辆坦克，它将成为苏联入侵中国无法抹掉的钢铁罪证。

遗憾的是，战斗结束后，中国军队并不知道苏军一名上校和一名中校被击毙。事隔一个多月之后，苏联《红星报》上才披露了列昂诺夫和杨辛阵亡的细节。

四

3 月 18 日，美国，华盛顿。

白宫是总统府，是国家博物馆，还是一个家。

当尼克松欧洲之行圆满结束，乘飞机越过大西洋，重新看到白宫高耸的尖顶的时候，他便深深地有了这种感觉。

今年 1 月 20 日，尼克松入主白宫，成为美国第 34 任总统。虽然先前他曾在白宫里面工作过多年，然而真正地成为了它的主人后，整个的景物才有了全新的意义。

帕特在机场迎接了作为总统第一次出访归来的丈夫。她打扮得高贵、华丽，手中仍然捧着总统就职典礼上朗读过的那本米尔豪斯家传的《圣经》。

帕特陪伴尼克松走进白宫中央大厅的时候，帕特自豪地说："瞧，理查德，看我把这个家收拾得怎么样？"

尼克松用赞叹的目光四下打量了一番，愉快地说："帕特，这样的家可真不错。"

尼克松出访后，帕特几乎花费了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来布置房间，她将窗帘换成蓝色，房屋的镶饰彩条用了金色，用黄色油漆漆刷了门窗；使一二层楼那些具有伟大历史纪念意义

的房间，如东厅、绿厅、蓝厅、红厅和国宴大厅，都充满了明快的加利福尼亚的色彩。帕特知道丈夫不愿睡前总统约翰逊用过的挂着幔围的四柱大床。她似乎也不安地感到那上面还有前总统的气味和阴影，便从仓库里找出一张先是杜鲁门、后是艾森豪威尔用过的床。尼克松看到这张老式的大床时，开心得哈哈大笑。他滑稽地想到：是政治，也是帕特，造就了这些延续美国历史的同床人。

当尼克松看到帕特为其布置的私人办公室时，尼克松被深深地感动了。书架上摆满了他心爱的图书，壁橱上陈设了多年来他积攒的各国名人赠送的纪念品。此外还有许多用镜框镶嵌起来的家庭照片。每张照片都足以让理查德·尼克松长久地沉溺在那些珍贵的回忆里。有一张悬挂在最为显赫的位置上，那是 1960 年尼克松竞选总统失败后全家搬回加利福尼亚的那天，同帕特和两个女儿特里西娅、朱莉的合影，照片下面有朱莉写的一行字："我爱这么想，你把这帧照片一直放在你的写字台上，是因为它象征着我们一家人经历了这次痛苦的失败并在你担任了多年的众议员、参议员和副总统以后，又艰难地重新开始过平民生活时所感到的天伦之乐。"

是的，在这个充满着亲情环境里去思索赤字、失业、饥饿、瘟疫、战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得到的答案，也许同在严肃、宽大的椭圆形总统办公室里考虑的不一样。

用过晚餐，尼克松坐在四楼上明亮通风的日光浴室里静静地眺望着西天的落日。透过宽大的落地窗，他可以看到宾夕法尼亚大街和拉斐特公园的全貌。

辉煌的晚霞消失了，尼克松还在薄暮里静静地思考着。

这次欧洲之行，他认为最大的收获是两次同法国总统戴高乐的会谈。这位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德高望重的老人，思想是那样的深邃，谈吐又是那样的幽默。最使他铭记在心的，便是中国问题。

问题是从怎样才能结束越南战争开始的，这场战争把美国搞得头焦额烂，经济停滞，失业剧增，罢工不断，抗议频频，尼克松确实想找到一条早日结束战争的道路。

戴高乐说了一句极为普通的话，"要边打边退，千万不能转身逃跑。"细细想来，尼克松觉得获益匪浅。

在谈到多边外交时，特别谈到了同中国的交往，戴高乐漫不经心地举了一个例子，"当一群马被圈在栏里安心吃草的时候，独有一匹烈马被圈在外边，它会有一种什么心情呢？孤独?愤怒?羞恼?我们阿中国有一点关系，这是一种交流的渠道，你们也应该有，早有比晚有好。再过十年，中国将会拥有庞大的核武器库和洲际导弹，到那时候，主人便不会无视它的存在，而是要主动打开拦门，毕恭毕敬地请它入栏了，与其那样，不如现在就做。"

这些话谈过好多天了，至今萦绕不去。

从理智上讲，尼克松不能不承认，戴高乐所说是洞察了历史的进程后做出的结论。也只有伟人才具有如此博大的胸襟和气度。

可是，在太平洋上架一座横贯南北的桥梁，这可能吗？

中国一直把美国视为头号敌人，“世界宪兵”、“战争贩子”、“强盗”、“刽子手”……世界语库里几乎所有的肮脏字眼，都被中国套用到美国头上。在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中，尽管美国是唯一没有入侵中国的国家，但是中国对美国的仇恨却最为强烈。凡是美国插手的地方，中国必然针锋相对地支持反对力量，他们好像同美国是与生俱来的宿敌，有着生死不相容的怨怨。

尼克松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完成这种沟通的使命，也许由罗斯福、史迪威、或者华莱士来办比较合适，而现在去解决，近乎是一场天方夜谭式的神话。

尼克松从骨子里仇恨共产党，仇恨共产主义。他认为那种共产党国家是泯灭人性、违反人类道德的。这种制度的存在是不可容忍的。尽管他不明白为什么有十几亿人口竟能安心地在这种制度下生存。

“一匹孤独的烈马，就让它对着马群狂怒地嘶吼好了。”尼克松自言自语地说。

这时的尼克松，完全没有预料到，历史的魔杖点中了他。三年之后，正是由他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奇迹般地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当尼克松走进总统办公室的时候，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博士已经在等待他了。

“总统阁下，您的气色很好，看来这次欧洲之行好像是一次愉快的休假。”这位才华横溢的博士同世界上任何一位伟人谈话都是词锋锐利，嘻笑自若，从未感到过局促和惶恐，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中美建交时面对着与其谈判的周恩来了，基辛格回忆说：“我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绝望的苦痛和从未有过的新生的欢愉。”

尼克松虽然对他的随便多少有些不快，但很快便容忍了。作为竞选时的对手，他将“洛克菲勒王冠上的大宝石”抢到自己手中，并且委以重任，他自感是“颇为得意的一笔”是出奇制胜的一着，既然人都是自己的了，即便有些小过节也就勿须纠缠了。

“亨利，有什么好消息吗?”

“有，中国和苏联打起来了，在乌苏里江的一个小岛上，双方动了枪炮，死了人，场面据说十分壮观，这也许算得上好消息。”

“这我已经知道了，卫星拍下的照片和情报局送来的报告我都看过，这只是一种边界的小冲突。如果这也算好消息，那每天世界上结束的好消息就太多了。”

尼克松隐隐地刺了他几句，算做对小小不快的一种报复。

基辛格却毫不在意地说：“刚才的好消息我只说了一半，还有一半，是刚刚传过来的。”

“哦!”尼克松颇感意外地抬起了头。

基辛格放下手中的一叠文件说："以往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他们的意见分歧是从不公开的，即便有些互相指责对骂的文章，也大多是关于思想理论上的争论，外人很难弄清争吵的实质是什么。这一次的作法就不同了。瞧!"

他摊开一份份文件，"这是苏联驻西德大使查拉普金造访西德总理勃兰特的记录，这是苏联驻日本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拜会外相爱知揆一的记录，这是苏联驻法国大使佐林会见法国外交部官员的谈话要点，这是多勃雷宁同罗杰斯的会谈记录，几乎在同一天里，苏联驻各国的大使同时向所在国家的首脑讲述了中苏边界上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这意味着什么?"

尼克松若有所思地盯注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苏联人在大喊：'狼来了'，在惊呼"黄祸的可怕"，不是说给他们的小兄弟听，而是告诉全世界，告诉敌对的西方。这就表明，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由意识形态的分歧发展到国家敌对的状态。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了，这难道不算好消息。"

基辛格的自负的确有他值得自负的聪慧的前额。

尼克松的脑海里骤然划过一道闪电，这好像是神的启示，让他看到了神秘的未来世界，然而这惊鸿的一瞥，又似乎什么都未看清，好像上帝从不以它的真面目示人。

"你说，这种边界冲突，是谁首先挑起的呢?中国，还是苏联?"尼克松紧张地问。

"谁挑起的?也许上帝知道。中国的文化革命，把经济搞得一团糟，现在马上要开九大，也许是转移人们的视线，平定内乱的需要，说中国挑起的，有一定道理。苏联下个月要召开国际共产党会议，为了共同制裁讨厌的中国，扩大事态也并非没有可能。也许双方都需要一个敌人，共同制造了一场战争。阁下，这个问题很重要吗?"

尼克松没有回答，默默望着对面墙上乔治·华盛顿的肖像。这是著名画家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的作品，画面非常传神。是历届总统肖像画中最为出色的精品。

这是上帝送来的机遇，还是给自己开的一个玩笑。为什么这几天纠缠自己的老是中国?中国？他感到有些迷惑不解。

如果庞大的北极熊真的张开锋利的牙齿，中国会怎么样?

他们当然愿意有白头雕为其助威。

如果中国因为自身不可解决的矛盾而故意激怒北极熊呢?

不合时宜伸出的自作多情的笑脸往往会换一记清脆的耳光。

毛泽东、周恩来，还有那个古老的国度，竟是如此的神秘而又遥远。

尼克松换了个轻松的话题，问："亨利先生，抛开我们的身份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你认为，中国、苏联，这两个国家哪个更可爱些?"

基辛格的确认真考虑了一会儿，才笑着说："阁下，你明明知道，这两个国家都是我不愿谈论的，如果一定让我讲，我似乎偏向一点中国，因为就侵略和扩张的本性来说，俄国表现得更贪婪，胃口更大，中国似乎满足于他们中央帝国的位置和广大的版图。人们惧怕的'黄祸'，应该归咎于蒙古人，那时他们还没有被汉人同化。还有一点，阁下，你知道，我是一个犹太人，创世纪前，我们的国家遭到了毁灭，犹太人无家可归，四处逃亡，而又处处碰壁。一个国家接纳了我们，那就是中国。二次大战中，犹太人又遭劫难，许多国家因畏惧德国人而将犹太人拒之国门之外。又是中国，在上海港接纳了二千多犹太人，使他们免遭暴尸大海的厄运。尽管中国的制度有了变化，尽管现在的领导人有些古板、僵化，有时还常做些荒唐可笑的事情，但我觉得中国还是更容易相处些。这也是中国为什么百般呵责以色列，而以色列入从不恶言相向的原因。……"

尼克松左手支颈，静静地听着。他的直觉告诉他，如果上帝需要他推开中国那扇厚重、古老的大门的话，基辛格将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帮手。

帕特端着一盘面点走了进来，打断他们的谈话，委婉地说："理查德，这是我刚刚学会烤制的中国面点，如果你们能品尝出一点中华帝国的宫廷味道，我将感到荣幸。"

"哦!"基辛格张了张手臂，"今天晚上是怎么回事，在美利坚合众国的的总统府里，我好像梦幻般的渡过了一个中国之夜。"

"也许中国并不遥远，就像这盘精美的点心，一伸手就可以摸到。"尼克松说。

这果真是历史预言家安排的一个夜晚，还是一种命运的契合?

第十三章

排雷英雄孙征民以身殉国。斗智斗勇中苏冰上坦克争夺战。柯西金热线电话呼叫毛泽东

一

匈牙利，布达佩斯。

入夜，穿城而过的多瑙河犹如一条五彩斑斓的长蛇，在两岸鳞次栉比的高大建筑物的挟持下，柔顺而又舒缓地扭动着身躯。随着一阵阵吹过的寒湿的海风，河面上一层层揭起的水纹，宛如一片片抖动着魔幻般颜色的鳞甲。豪华的油轮载着各种肤色的观光客，沿着河道悠闲地徜徉。

以往，位于多瑙河中心的玛吉特岛是游客必到的观光中心，今夜却只能擦肩而过了。因为岛上实行了戒严，华沙条约国的首脑，正在这儿召开一个重要会议。

玛吉特大饭店的会议厅里，显然缺少喜庆、和谐的氛围，会场上经常出现令人尴尬的静默场面。只有吞吸雪茄喷出的烟雾，在会议厅里聚散、飘荡，令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

七国首脑围坐在椭圆形会议桌边，他们是：

苏共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

总理柯西金

书记卡图谢夫

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

华约总司令什捷缅科元帅

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

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斯沃博达，总书记杜布切克

东德党的总书记乌布利希

保加利亚党的总书记日夫科夫

匈牙利党的总书记卡达尔

波兰党的总书记哥穆尔卡

蒙古、南斯拉夫也派观察员参加了会议。

勃列日涅夫召开这次紧急会议，目的有两个，一是自苏军去年八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形势一度好转。但酝酿在民众间的反抗情绪逐渐强烈，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种局势如得不到有效控制，将会出现全国性的暴乱。另一个便是几天前同中国发生的边界战争，这是两国关系彻底决裂的标志。勃列日涅夫期望通过这次会议，协调华约七国的行动，在统一步调的基础上，由七国共同组成华约联合部队，进驻苏中边境地区，共同制裁桀骜不驯的中国。

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理论的创立者，勃列日涅夫原本以为这是极容易解决的问题。然而，当他发表了一大篇慷慨激昂的讲话，期待着各兄弟国家恭顺地表示效忠时，会场上却出现了难堪的沉默。

勃列日涅夫转动着棕色的眸子，从这些兄弟党首脑的脸上一一扫过，鹰钩鼻下的阴影带着凛冽的杀气。

紧跟苏联指挥棒转的日夫科夫终于先表态了，他知道这两个问题极难形成统一的意见，既然如此，为什么不送勃列日涅夫一个空头人情呢！说到底，他怕布拉格的悲剧在保加利亚重演。

“我认为，刚才勃列日涅夫同志的主张，对于增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团结，巩固和发展世界革命的形势，是非常重要的。不可否认，在捷克斯洛伐克党内，存在着严重的民族主义倾向，这种倾向还在发展、在蔓延，他们名义上是搞民族独立，实际是分裂社会主义大家庭，向西方帝国主义献媚，这种局势如果不严加控制，彻底扭转，后果将会十分严重。至于采取什么措施，我想应该由斯沃博达总统和杜布切克同志去具体研究。至于苏中边界发生的战争，这显然是中国民族主义分子为缓和国内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转移人民的视线而采取的无耻的挑衅行为。增派部队是完全必要的。可是各国应派多少部队、派什么兵种，似乎应该具体商定一下。”

在这种场合，日夫科夫知道话应该怎么说，说到什么分寸，才能既在勃列日涅夫面前讨好，又不伤害各兄弟党的感情；他在玩弄了一通语言游戏之后，又悄悄把球踢给了勃列日涅夫。

总算有一个站出来呐喊助威的了，勃列日涅夫的脸色稍稍好看了一些。虽然，杜布切克似乎患了感冒，语音沙哑，鼻孔也不透气，经常掏出手帕揩擦。

“我认为，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的确令人忧虑。我们党对民族主义的错误倾向重视不够，在社会主义改革中又没有把握好方向，以致被一些坏人和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钻了空子。实践证明，苏联的出兵是适时的，必要的，如果当初不采用这种强硬的手段，我们的社会主义成果也许已经丧失。这一点正说明了勃列日涅夫同志的英明、果断、驾驭形势发展的非凡的才能。可眼下，我认为不能再采取施加高压的强硬措施了。有不少人是属于对苏联军队行为的不理解，还有一些人是出于对生活现状的不满，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待遇，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思想问题，应当通过教育和宣传来改变他们的思维方法，如果再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反而会激化矛盾，使逐渐稳定的局势变得更加混乱。……”

格列奇科元帅睥睨着他说：“杜布切克同志，我认为贵国的局势发展到今天的模样，就是因为贵党过于软弱造成的。你们一让再让，可是那些帝国主义豢养的走狗却步步进逼。不要忘记列宁教给我们的‘铁的手腕’，对那些间谍、走狗、机会主义分子们手软，就是对革命的犯罪……”

作为占领军的统帅，格列奇科当然有资格教训他。

勃列日涅夫敲敲桌子：“对派出联合军队的问题呢?你有什么意见?”

杜布切克擦了擦鼻尖上渗出的汗珠，小心翼翼地说："中国公然挑起武装冲突，强占一贯属于苏联的领土，这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挑战，当然应该毫不犹豫地给予痛击。派出联合部队，显示我们的团结和决心，是很有必要的。可是勃列日涅夫同志，请您全面考虑一下，我们国内的局势动荡不安，人民的对抗情绪又如此强烈，这个时候再派兵帮苏联去打中国，这无异于火上添油，局势将更加无法控制，也许会招致国家的崩溃的……"

勃列日涅夫冷冷地哼了一声，他心里虽然不满，但无法否认，杜布切克说的都事实。如果丢掉了捷克，即便征服了中国，在感情上也是不能接受的，何况中国并不是那么容易征服的。毛泽东的强硬和执拗，他早已领教过。

齐奥塞斯库巧妙地借帆使舵地说："社会哇义大家庭的团结需要维护，但各个国家内部的具体矛盾，还是应该由各个国家自已去解决更好些，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应该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也应该互相尊重，互相信任。苏、中边界发生的武装冲突，是令人遗憾的、痛心的，当然挑起冲突的责任可能在中国方面，不管怎么样，我认为中国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的所有制形式还是公有制，他们的党还是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尽管他们有些做法是错误的，甚至是荒唐可笑的，但并不能因为这些就把它推到帝国主义阵营里去，把他们描绘成最危险的敌人。派遣华约联合部队，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相反会把问题闹得更大，裂痕扯得更深。只有帝国主义国家欢迎我们这样做。我想这种边界的武装冲突，可能是一种误会，也可能是一种意外，我认为，双方应该回到谈判桌上来，必要的克制和忍让是一种美德，有时也是十分明智的。如果你们认为毛泽东那边不好说话，我可以去……"

齐奥塞斯库的这番话，险些把格列奇科的鼻子气歪，勃列日涅夫更是恨得咬牙切齿。这些年来，齐氏始终巧妙地踩着钢丝，与莫斯科保持着不即不离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的大合唱中，他总是哼唱出几句不合节拍的小夜曲，莫斯科却拿他没办法。

可爱可敬、可气可恨的罗马尼亚。

会议持续到深夜，终于不欢而散。

勃列月涅夫回到卧室，正想洗一个热水澡，遣散一下胸中的闷气。格列奇科送来了苏、中边界 15 日战况的报告。

"笨蛋，简直是一群蠢猪，连装备如此低劣的中国军队都收拾不了，还要去打美国?要知道，我们国民收入的 1/3 给了你们军队，都花到那儿去了?军队不是饲养场，那些军官应该让他们集体辞职。……"

一天的怒气加上刚传来的坏消息，使得一向和颜悦色的勃列日涅夫气急败坏地大骂起来。

忽然，他想起了什么，问："被击毁的一辆坦克，停在了达曼斯基岛的江叉上，那是什么地方?"

格列奇科嗫嚅着说："是在岛西侧靠中国一边。"

“那么说，是留在中国的领土上了?”

格列奇科窘苦地点了点头。

勃列日涅夫倾刻间沉静下来。他又仔细地看了一遍报告，缓缓地在蓝地毯上踱着步子。许久，才深思熟虑地说：“这辆坦克一定要弄回来，实在弄不回来就把它沉到江底，懂吗?这是证据，也是你们军队的耻辱和笑柄。我们说中国是侵略者，可我们的坦克却停在人家的领土上，我们怎么解释?这会让我们在全世界面前丢了理。”

格列奇科：“勃列日涅夫同志，请您放心，我一定会让这辆坦克消失掉，我知道该怎么做。”

3 月 17 日，星期一。七国首脑们又在一起讨论了整整一上午，依然没有达成协议。

下午一点半的大会，推迟到三点半才开。当早已等得不耐烦的记者们蜂拥着挤进会场，准备好照相机、笔记本，争想抢先拍发几条有价值的新闻的时候，勃列日涅夫上台，仅宣读了一份短得不能再短的公报后，便宣布华沙条约七国首脑会议圆满结束。公报中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和中苏边境冲突问题只字未提。

有的记者对此困惑不解，尾随某国要人打探内部消息去了；有的则大呼上当，随即赶紧乘上游舰，为不负此行而大谈多瑙河的秀色。

他们谁也未曾料到，这次劳而无功的会议，却引发了乌苏里江上的一场坦克争夺战。

二

乌苏里江边，中国前线指挥所。

屋中央放着一架火盆，火盆里流着脂油的松榆劈拌正晃动着明亮、欢快的火苗。空气中弥漫着松柏馨香的气味。

肖全夫两手沾着面粉，从里屋走出来，望着几员爱将瘦削疲倦的面庞，乐呵呵地说：“知道嘛!今天是什么日子?”

刘继昌、黄浩、马宪则、孙征民几个人相互困惑地对瞄了几眼。

刘继昌：“今天是 3 月 24 日，不年不节的算个什么日子啊!莫非今天是肖司令员的生日?”

“哈哈，今天我不过生日，可和生日差不多，我是属龙的，今天是阴历二月二，龙抬头嘛!我请大伙吃饺子。哼，傻看什么？动手吧!”

几个汉子挽袖撸臂，嘻嘻哈哈的你皮我馅的忙活起来。自从月初中、苏双方动枪动炮以来，这间小板屋里还从来没有过如此轻松的笑声。

“闻闻，馅怎么样?”肖全夫用勺子铲了满勺馅，依次递到每个人脸前。

“啊！猪肉不少。”

“挺香，肯定放香油了。”

“哟嗨，还有绿韭菜，哪弄来的?”

肖全夫神秘地眨眨眼睛，“没点儿稀罕鲜货，敢请你们几个馋猫来赴宴婀!”

大伙舒心地乐了。

自从3月2日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后，全国各地的祝贺电、慰问信雪片般的飞来。慰问的礼品也邮送来不少，但地址大都写着：“珍宝岛邮局收，”“珍宝岛守卫部队收。”这样的地址邮局自然无法送达，便只好送到这一带的部队。慰问品大多是罐头、点心、烟酒。部队没有房屋储藏，一时又吃不了，只好堆在雪地里。

孙征民说：“以前觉得罐头好吃，可这两天光吃，就受不了了，拉屎老泡稀。”

“我在这旮旯过两冬了，每天吃的第一是白菜，第二是白菜，第三还是白菜……”

“老马啊，我看还是白菜吃得少，不然脸咋还那么黑呀!”

黄浩与马宪则的逗乐，又使大伙好开了一阵心。

“叮铃铃……”

桌上的红线保密电话响了，这是直通中央军委的电话，北京来电，大伙登时屏住了呼吸。

肖全夫拍了拍手上的面粉，摸起了话筒。

“对，我是肖全夫，您，您是总理，总理您好，大家都好，部队也好。……哦……是……是，请您转告毛主席和军委首长，我们保证完成任务。总理，也请您多保重啊!……

肖全夫放下电话，眼里闪着激动的泪花。

“总理说什么了?”

“总理有什么指示?”

大伙急不可奈地一齐发问。

“总理代表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问候作战部队。问有什么困难，同时交给我们一项新的任务。”

“什么任务?”大伙异口同声地发问。

“把江面上打瘫的那辆坦克拖回来。总理说，这不仅有军事价值，而且有政治意义。有这个铁家伙作证，就不怕苏修在全世界面前耍赖。”

“不好，”刘继昌忽然想起了什么。“前两天，苏军用火箭布雷器发射了不少地雷，封锁了我们通向江边的道路，由于我们没有再派出巡逻部队，所以地雷也没有及时排除，只派出几个警戒哨防止我们的人员误入雷区。现在大雪已经把地雷覆盖了，排雷恐怕有一定的困难。”

孙征民拍着胸脯说：“这是我的行当，看我的吧，肖司令，给个期限，什么时候排完。”

“两天时间怎么样?”

“行，两天保证完成任务。”

肖司令员沉吟了一下，说：“这个任务分两步走，第一步由孙科长负责清除地雷，第二步请刘师长拟定一个牵引坦克的方案，这是 T62 中型坦克，估重 38 吨，加上江面的冰冻，牵引重量要达到 40 吨才有把握，缺少什么器械，马上想办法解决，天气逐渐转暖，江面一开冻坦克就会……。”

“轰”“轰”……

肖全夫话未说完，便被一阵震得大地发颤的炮声所打断。

“通讯员，去看看，哪儿打炮。”

不一会儿，警卫员小秦跑回来，“是老毛子打炮，我在高坡上瞅得准准的，他们打的是江面上的坦克。”

“他们想把它炸毁?”黄浩猜疑地问。

“不，他们要把它炸沉，消脏灭迹。”肖全夫冷峻地说。

俄顷，他凝视着诸人说：“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围绕着坦克争夺，可能会发生新的战斗，各部队要提高警觉，侦察分队要加强对坦克的监视和保护，防止敌人玩弄新的花样。我们的行动要尽快提前，越快越好。”

孙征民站起来，披上大衣，说：“司令员，我现在就去。”

肖全夫望了尸眼窗外，“天已经黑了，，吃完饺子再走吧。”

孙征民大手一挥，“给我留着，我回来再吃。”

说完，推门走了出去。

给孙征民留的饺子煮熟了，凉透了，孙征民却再也没有回来。

夜幕笼罩了北国的雪野。劲厉的寒风从完达山吹来，如锋利的刀刃，切割着人的肌肤，光秃的山榆、白杨在寒风里瑟缩地抖动。

军务副科长孙征民，带领着从工兵连亲自挑选的十名排雷能手，连夜赶到了雷区。

“注意，间隔 20 米，保持肃静，开始作业。”

孙征民分配完任务后，下达了作业的命令。

战士们取出探雷器，慢慢寻觅着前进。发现目标后，便匍下身体，轻轻拂去积雪，取下地雷上的压簧装置，然后将废雷集中起来，留待销毁。

孙征民经验老到、动作娴熟，不一会儿便排除了十多个地雷。他估计如果进展顺利的话，一个通宵就可以将全部隐雷排除干净。

“哒哒哒”……，一阵冲锋枪弹扫射过来，打得雪沫迸溅，敌人的哨兵可能发现了什么。

“注意隐蔽。”孙征民立即命令战士们就地卧倒。

夜又恢复了沉寂。

“继续作业。”时间紧迫，孙征民以为危险已经过去。他们难以知晓，苏军已经在红外夜视仪中发现了中国军队的排雷行动。

战士们直起身子，正要作业，苏军的夜间狙击手又是一阵点射。孙征民身边的小林腹部被打穿，痛楚地倒了下去。

“坚持住，小林，我来了。”

孙征民匍伏着向小林爬去。

“科长，我…”小林痛得痉挛不止。身躯弯曲着像一只被烧烤的龙虾，无法自抑地在雪地上翻滚着。

“小林，别动，危……”

孙征民猛扑过去，想把他压在身边。

死神降临了，小林滚动的身躯触到了一个冰冷的铁块。

“轰隆”一声巨响。

孙征民和小林的身躯被炸得飞了起来，白色的斗篷在空中划了一道眩目的弧线，飘挂在十余米外的树杈上，寒风里斗篷“豁豁”摆动着，似在低声吟唱着一首凄婉的哀歌。

三

布拉格的春天是迷人的，纵横交错的柏油路边，梧桐，白杨已吐出了沁绿。经过一冬风雪洗礼的松柏、冬青等长绿植物，又焕发出生机勃勃的神采。宽大的瓦茨拉夫广场上，绿草如茵，一片片“咕咕”直叫的白鸽，在游人的肩头脚下欢快地觅食。

今夜，灯火辉煌的街道上却阒静无人。偶而驶过的公共汽车，车厢里也是空荡荡的。仿佛顷刻之间，熙攘拥挤的布拉格人都隐匿了，消失了。

走进通宵经营的商店，你会发现琳琅满目的商品柜前一个服务员也没有，任何你喜爱的商品都可任其凫拿。人都躲到哪儿去了呢?

如果你是布拉格人，就不会忘记这个日子，3 月 29 日，星期五，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世界冰球锦标赛正在那儿紧张激烈地进行，今晚正是捷克斯洛伐克队同苏联队的最后决战。

一个星期前，在小组循环赛中，捷克队以二比零力克世界劲旅苏联队，当晚曾引起全市、乃至全国人民的游行欢呼。小组赛后，捷、苏两队双双出线。现在到了最后÷决雌雄的时刻了。

商店的经理、店员们都聚在电视机前，观看通过电视转播的冰球决赛的实况。想必，布拉格的每个家庭都是如此。这就可以理解大街上为什么绝少行人了。

这场冰球赛进行得紧张、激烈，火药味十足。开赛不久，捷克队先声夺人攻入一球，捷克人尚未尽情欢呼，苏联人立刻还以颜色。双方你争我夺，精彩纷呈，大力射门、奋身扑救的场面动人心魄，你推我搡，挥拳相向的镜头也时常发生。终场前 2 分 17 秒，双方三比三战平。

苏联队控球，小小的冰球流星般穿梭疾飞，球到捷克队门前，挥杆射门，捷克四员战将飞身堵枪眼，将球断下，迅速进行反击，球至前场，一个漂亮的挑射，进了。

终场的锣声响了，捷克队以四此三的比分取得了胜利，从而淘汰了夺魁呼声最高的苏联队。

人们拿起早准备好的鞭炮、鲜花，扛着草草描画的标语牌，纷纷拥向大街。顿时，原本冷冷清清的街道，充塞了喧腾欢闹的人流。

这不仅仅因为捷克人对冰球的特殊喜爱，还意味着一种发泄、一种报复，一种精神的自我安慰和平衡。

自从苏联占领军入侵布拉格以来，夜晚的宵禁制度、新闻检查制度、公共场合的监听设施、深夜逮捕所谓游击叛乱分子的警笛声使人们感到羞辱不堪。匮乏的食品，飞涨的价格，又使人们积储了太多的怨忿。这些羞辱怨恨强烈地聚集在一起，每个人都是一座沉默的火山。如今这火山喷发了，爆炸了，席卷起一股抗议侵略、还我自由的狂澜。

街上的人流不断同街巷涌出的队伍汇集，各路人流又不约而同的拥向瓦茨拉夫广场，人们打着的标语牌上，有的写着“胜利”，有的写着“侵略者滚出去”，“还我自由。”

有一位店老板的标语牌博得了人们的掌声，他举着商店橱窗上的一块木板，上面写着：“我们是四，苏联是三。”

店老板得意地问店员：“知道苏联队是怎么输球的吗？”

店员不解地摇头。店老板狡黠地：“我告诉你，他们的后卫在乌苏里江受了伤，而他们的前卫却在布拉格闲逛。”店员们开心地大笑起来。

这是唯一一块敢直言苏联的标语牌，但他的机智和幽默，使警戒的苏联士兵无法以政治罪来逮捕他们。

瓦茨拉夫广场上人群如海，欢声入云，锣鼓声、军号声、鞭炮声、口号声，交融成雄浑壮阔的交响乐。火箭和花炮直飞夜空，比五月九日国庆的夜晚还要壮观。此时，广场上的人群估计已超过十万之众，这是没有组织，自发形成的群众集会。

在瓦茨拉夫广场的巨大雕像前，人们纷纷把一束束郁金香和盛开的红玫瑰放在雕像的基座上，还有的人把共产党执政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创建者——马萨里克的书籍和照片摆放在鲜花丛中。

警察发现了警戒的主要目标，迅速在雕像前形成一道封锁线。

一个年轻学生越过警察的头顶，将一束水仙花投向雕像。警察立刻把他抓住，欲将其带走。周围的人群潮水般涌了过来，将学生救了出去。

一群小学生在喊：“盖世太保”，“盖世太保”……

这个小插曲显然将本来就躁动不安的人群激怒了，他们发现了直接泄怒的对象一十广场边的苏联驻捷克民航总局。

狂怒如虎的人群冲开警戒线，撞开民航总局的大门，扑进各个办公室，将文件、图表撕毁、随意践踏，将各种办公用品统统摔碎砸烂，然后将桌椅箱柜搬到广场上，浇上汽油，放火点燃。

人群围着火堆载歌载舞，彻夜狂欢。

同一时刻，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各大城市，几乎出现了相同的情形。

在乌斯干提市，苏军兵营的窗户被人群用碎石砸坏，有的军事设施被烧毁。

在特普利莱市，一家苏军医院被冲击。

在姆拉达博莱斯拉夫、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利贝雷茨……都发生了相类似的事情。

苏联占领军和捷克统治者，显然没有估计到，一场远在他国的冰球赛，会成为国内如此巨大骚乱的导火索。

其实，自去年八月苏军坦克开进布拉格后，捷克斯洛伐克已是漫国遍布干柴，不管何处迸出的一粒星火，都会酿成燎原之火的。

莫斯科，克林姆林宫。

苏共政治局会议即将召开，小会议室里，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柯西金的预备会议还没有开完。

波德戈尔内："捷克的形势发展已到了危急关头，如再不采取断然措施，捷克斯洛伐克就完了。"

勃列日涅夫望着柯西金，"你的意见呢?"

柯西金的内心是极矛盾痛苦的，去年的八月军事行动，他曾极力反对，然而无济于事，勃列日涅夫同意了格列奇科的主张。事情发展到这种局面，也只能一步步错下去了。如果按照他原来的想法，撤出驻捷苏军，停止干预捷克的内政，那么捷克一旦不再听命于苏联，甚至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一切罪责，将统统落到他一个人的头上。

"好吧，我也同意，但我认为，杜布切克毕竟是有功劳、有威望的，他的弱点正是过于优柔寡断，可否给他保留一个职务，议会副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是否也应该……"

"他应该被枪毙，"波德戈尔内怒气冲冲地说，"我们绝不能再对那些帝国主义的走狗仁慈，他是国内动乱的总后台。"

"好吧，这个问题就这样决定了，我还想听听你们对中国的意见。"

柯西金抢先说："中国虽然具有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但毕竟还不能构成真正的威胁，这一点我们应该保持清醒，军方提出的'战争决胜论'，我认为起码现在是不可取的，我们的麻烦够多的了。去年的经济状况很不好，粮食减产，副食品紧缺，生活消费品匮乏。人民已经有了很多的不满。如果再同中国动武，势要大幅度的增加军费开支。而现在的军费已经使国家经济无法承受了。不要忘记，我们的战略重点在欧洲，我们最重要的敌人是美国。现在我们能够同美国抗衡，是因为我们的实力差距不大，一旦伺中国开战，我们的实力将会大大减弱，而且战争一旦爆发，中国辽阔的幅员，稠密的人口，势必决定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我们将陷入不能自拔的泥潭。到那时候，离我们的末日也许不远了。"

波德戈尔内沉吟了片刻，说："我同意柯西金同志的观点，中国军队在边界的军事部署，似乎不像要打一场进攻战。但是，对中国军队的挑衅行为，我们应该毫不留情地给予惩罚……"

柯西金插话说："这一点，我认为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同中国达成协议。以避免边界再发生武装冲突，如果毛泽东、周恩来还没有丧失理智的话，他们会考虑我们的建议的。因为在这种边境武装冲突中，他们也不会得到任何好处。"

勃列日涅夫："好吧，捷克党的改组，由谢列平同志去考虑。中国问题就由柯西金同志去处理好了。我想，中国如果一味好战，继续挑起事端的话；就让军方去教训他们。"

50 年代，中国和苏联还相处在蜜月时期时，为了便于两国领导人经常接触，在莫斯科、北京之间架设了一条热线电话。进入 60 年代，随着两国关系的淡漠、疏远，这条热线已变为死线，久弃不用了。

3 月 29 日晚 8 点 30 分，这条线上的指示灯突然亮了。

中国年轻的女话务员惊奇地插上机塞。

"喂，你们是北京吗?"

"是啊!您找谁?"

"我找毛泽东，我要和毛泽东通话。"

"您是谁？"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

女话务员一听是苏修头子，顿时怒火填膺，大义凛然地："呸，修正主义分子，你是什么东西，敢找我们伟大领袖讲话?"

"那，找周恩来也行，我能和周恩来通话吗?"

"死了这条心吧，周总理很忙，没空听你的电话，就有空，也不会听你罗嗦。"

"啪哒"一声，电话挂断了。

拔下机塞，女话务员在机房里喊起来，"哎，你们猜，刚才谁打电话找毛主席?"

守机员们停下了工作。

'哈哈，是沙皇柯西金。我把他臭骂了一通。"

机房负责同志一听这话，吓了一跳，严肃地说："这么重要的情况，为什么不请示，不报告，你昏头啦？"

女话务员惊怔住了。

"简直是无法无天，给我接总理，快。"

女话务员委屈地流下了泪水，她想不通。和新沙皇有什么好谈的呢?对待敌人，不是应该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么?

年轻的女话务员哪会知道，柯西金放过来的试探气球被碰碎后，他便放弃和平努力了。此后险些酿成了中，苏两国的核大战。直到另一个事件出现，柯西金才又一次扮演了和平的信使。

一个月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按照苏联的旨意进行了重大改组，胡萨克接替杜布切克成为党的第一书记，主席团副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被解除了职务。主席团委员中被解除职务的还有布拉格市委书记博胡米尔·西蒙，摩拉维市委书记约瑟夫·什帕切克，弗拉吉米尔，卡布尔纳，利布塞，赫尔迪诺娃也一并被清除出主席团。

当天夜间，布拉格和全国各地对 3 月 29 日聚众闹事者进行了大逮捕，103 人被逮捕，894 人被非法检查，2300 多人被传讯受审。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被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四

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五承殿。

劫后余生的四位老帅坐在了一起。

叶剑英望着陈毅，打趣地说："陈老总，看你的脸色还不错嘛!外交部的炮弹没打倒你哟!"

陈老总诙谐地说："外交部?外交部的炮弹都是臭弹、瞎弹，他们哪会放哟!这种炮弹满天飞，我照样饭吃得香，屁放得响。我是怕刀，一把暗夜杀人的冷刀，那可是一刀哩!"

三位老帅马上明了陈毅的所指。持重的徐向前元帅说："我看还淡点别的吧，有人听风就是雨，'兵变''逆流'闹得还少么，咱们几个，都连着阶级斗争新动向，一动就起风哩!"

陈毅："我就不信邪，他能一手遮天?指鹿为马，颠倒黑白，这是谁的天下嘛!"

叶剑英叉开话题："今天总理让我们来，不知有什么事情呐?"

聂荣臻感叹地："国家搞成这个样子，可累坏了总理了。"

一谈到总理，四位老帅便唏嘘连声，喟叹不语了。

周恩来和熊向晖走了进来。

周恩来："哟，几位老帅都到了，我有点小事，晚到了一步。这位是熊向晖同志，认识一下吧。"

熊向晖恭敬地同几位老帅握手。

周恩来："近来，各位老帅都好吗？"

陈毅："好，好，能活着见面，发几句牢骚，我看就不错。"

周恩来注意观察了一下各位老帅的脸色，马上理解了他们此刻的心情，便故作轻松地说："今天请几位来，是主席亲自点头的，让你们多挑点担子。"

一听说有工作，老帅们的兴致便高涨起来。

"大家从内参和情况通报上都看到了，我们东部和西部边境很吃紧，武装冲突持续不断，苏联现在不断往边界增兵，我想请你们每周六在这儿开个国际形势座谈会。将较统一的意见搞个纪录，供主席和中央决策参考。不知道诸位以为如何?"

"不是有副统帅嘛，百战百胜的将军嘛！人家什么样的仗都打过，什么样的硬骨头都啃过嘛！二次大战，人家还代替斯大林指挥哩!"

陈毅的话讥嘲里夹着怒火。

叶剑英劝解着说："行了，陈老总，你怎么也相信那些街头的小报。别让总理为难嘛，这是他的一片苦心哩!"

周恩来语意深长地说，"各位老帅受的委屈，我都知道，这是我们国家、我们党的一个特殊时期，希望各位遇事看开一些，多保重身体。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一切都会走上正常轨道的。"

周恩来拍拍熊向晖的肩膀，"向晖同志在总参谋部负责情报工作，政治上可靠，需要什么资料、情报，可以由他负责提供。以后每周的例会，由剑英同志召集吧!陈老总，你的病还要加强治疗，注意休息，身体不适，可以暂时休会。外交部的工作你放心。我还有个会要提前走了。"

"总理，你可是瘦多了，你可不能倒啊!"

"总理，你要多保重，不能没白没黑的苦熬哟!"

关照复关照，叮咛复叮咛。总理走出好远，几位老帅还凝眸地伫立在寒风里。

午夜一点，中国东北部边疆，138 师 337 团四班向江边进发。他们是去替换在江边担任

警戒的三班的。

这几天，围绕江叉上这辆被打瘫的坦克，中、苏两方可谓绞尽脑汁，各施计谋。

苏军为了将这辆坦克打毁、击沉；布地雷、大炮轰，还偷偷派出小分队，妄图把坦克上的红外夜视仪盗走，幸亏中国军队发现及时，使得苏军的计谋没有得逞。

中国军队为捕获这辆坦克，也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坦克套上钢缆，用牵引重炮的载重卡车拖，一辆拖不动两辆，两辆不行三辆、四辆，然而三十多吨重的铁疙瘩加上雪封冰冻，硬是在江面上纹丝不动，这可难住了肖全夫。

为了这辆坦克，肖全夫冒着苏军的炮火，三次蹲在江边具体组织，攻克难关，然而至今未见成效。

“注意，跟上”，四班长发出了威严的低喝。

江边的丛林地带，表面看去是平坦的雪野，然而雪被之下，有着无数的坑洼和沟壑，走在前面的小王稍不留神，被一块枯树根绊了个趔趄。他身子一歪，手指无意间扣到了冲锋枪的扳击上。

“哒哒哒”……

一梭子弹射向天空，清脆的枪声，在空寂的暗夜里格外刺耳。

“怎么搞的?”四班长严厉地喝斥了一句。

“不小心，摔了一跤，枪走火。”小王嗫嚅着说。

“胡闹，都关上枪保险，快走!”

一行人疾步向江边奔去。

小王这个枪走火歪打正着，竟意外地保住了坦克。

同一夜，苏军又派出了一支六人小分队，携带一百多公斤炸药，悄悄摸过江来，攀上了中国一方的江岸。

担任警戒的三班八个人分散配置在几个观察点上，由于连续的劳累，他们居然都伏在雪地上睡着了，谁也没有发现这股偷袭过来的敌人。

苏军士兵在江岸上搜索了一会儿，只发现了熟睡的战士刘援朝。他们用枪托将小刘打昏了过去，然后便开始了预定作业。

苏军将每人携带的梯恩梯炸药集中起来，塞进坦克的驾驶舱，装上雷管，接好导线，正

准备回撤。

一串突如其来的冲锋枪声，使他们惊魂丧魄，他们以为刚才的行动早已被中国军队发现了，顿时像受了惊的野鸭子，丢掉导线，拼命地逃回去了。

天亮以后，中国军队才发现，坦克车的发动机上堆满了炸药。

肖全夫得到情况报告后，立即给中央军委通报了消息。军委来电指出，T62 坦克是苏军较新型的坦克，在构造上比旧式坦克有较大的改进，战斗技术性能上有许多提高。务必保护完整，供军事科研单位进行研究。

肖全夫立即决定，架设人工绞盘，用机器加入力，将坦克拖上来。

入夜，几乎所有的部队都动员起来，参加了牵引坦克的战斗。江岸上，数十道钢索将坦克珠网般缠裹起来，载重卡车沉重的吼声，人们推动绞盘的呼号声，响成一片。为了压制敌军炮火的突袭，中国边防军队几乎所有的火炮都集中在江岸阵地上。一旦苏军开炮，中国军队的火炮便以密集数倍的火力扑盖过去。

终于有一天，随着一声巨响，坦克被拖上岸来。中国军队刚刚发出胜利的欢呼，便马上发现，这辆坦克被牵引的重力扯成两半，拖上岸的仅是炮塔，而车身还留在江面上。

随着春天的到来和炮战的加剧，逐渐松软的江面豁然开裂了，坦克的下半截如沉船般陷进了江底。

5 月 2 日，来自中国北海舰队的三名潜水员，潜入冰冷的江水，将钢缆的套钩挂在江底的车身上，然后用数辆重型卡车将其拖了上来。

如今，这辆坦克被放置在北京军事博物馆的陈列室里，成为苏修新沙皇侵略我国的铁的罪证。这辆坦克上的红外夜视仪、射击双向稳定器，大功率柴油机等技术设备的构造、性能及各项参数，被我军科研部门所破解、掌握。不久，在中国装甲部队的行列里，有了我国制造的新型的 72 型坦克。

第十四章

林彪“九大”得志，意在天马行空。毛泽东电告新疆军区：西北可能出问题。”四老帅倡议：全军大兴打坦克之风

一

公元 1969 年 4 月 1 日至 24 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是对自 1666 年开始以来的三年文化大革命的总结，又是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进行权力再分配的新的较量的转折点。对他们来说，共同的敌人已被打倒，巨大的障碍业已扫除，林、江携手作战的蜜月时代便告结束，他们贪婪的目光，共同瞄准了毛泽东之后党的最高领导权。

四月的春光总是美好的。

清晨，太阳还没有升起来。毛家湾的林海里静谧异常，间或传来几声鸟雀的啁啾，也好似酣睡未醒的喃喃的梦呓。

阴暗的林间甬道上，晃动着一个幽灵般的黑影，尽管山风充满了温煦、柔和，他却依然穿着厚厚的大衣，头上裹着层层的围巾。脸部只有扫帚眉下两只细眯的鼠眼露在外面。他就是权倾朝野，国人每天祝诵“永远健康”的林彪。

昨夜，尽管多服用了两片安眠药，林彪仍然兴奋得难以入睡，这并非因为今天他要坐在主席台中央做长篇政治报告，这固然可以赢得上千名代表热烈的鼓掌和雷涛般的欢呼。林彪对这些已经厌烦了。他是在为党章上明确规定他为接班人而窃喜。这是国际共运史上绝无仅有的先例。副统帅的地位不但在法律上得到了认可，自然接班亦成定局，再不用为跨上权力顶峰的最后一步而劳心费神、呕心沥血了。

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兴奋的难以入睡。终于想到已有好久未见天日了，该到院子里去走一走。

曙光已将东天涂抹成暖玉色，西山却还笼罩在钢蓝色的夜空之下。这正如他此时的心情，一半是喜，一半是忧。

喜是喜在苦研 20 年的登龙术没有白废，最终得到了应有的报偿。

“飞鸟尽，良马藏。狡兔死，走狗烹。”林彪对这句古训可谓揣摸颇深。全国刚刚解放，林彪被委以封疆大吏，在南天镇守广州时，他便开始潜心研究登龙术了。在苦心细读了《史记》、《二十四史》和《十三朝演义》之后，林彪惊出了一身冷汗，古往今来的名将贤臣，几乎都难逃脱或斩或贬的下场。明朝开国元勋常遇春，被人暗下剧毒“春芽”，一旦临阵受伤，全身旧创齐裂，血尽而死。元帅徐达，背上长疽，朱元璋竟赐以蒸鹅，徐达食鹅而疽崩。这些名将，死状之惨，实乃闻所未闻。究其原因，则是因为名将“功高盖主”使君心有危悚，贤臣“忠耿直谏”致君心存怒怨。唯一的对策便是“韬光养晦”。

出兵朝鲜，毛泽东亲自点他的将，他左右权衡，若败，则是败兵之将，前功尽弃；若胜，则功高遭忌，必受天伤。思虑再三，终于婉言拒辞，让彭德怀率领他四野的旧部，杀过江去了。

当彭德怀凯旋而归，受到世人敬诵，被斯大林赞誉为“20 世纪最伟大的军事天才”时，林彪则暗暗冷笑：彭德怀的末日到了。果然，1959 年庐山会议，彭德怀由帐前主帅沦为阶下之囚，林彪暗自庆幸韬晦之术的灵验。

在和平年月里作为一员武将，要想得到升迁和重用，必然要有新的作为。林彪绞尽脑汁，最后选定了一条道路，这就是造神运动。他坚信，只要能把毛泽东塑造成一尊神，神的光圈也会辉耀自己的头项。

他的路又走对了，十余年间，他从封疆大吏杀回北京，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如今，他的头项只有一尊神，他则手握重兵，一手遮天了。只要他一声令下，陆海空三军便可以杀向四方，导弹火箭可直射天外，上千只战舰可搅动海洋，战鹰遮蔽蓝空，坦克遍布四野，金戈铁马，地动山摇，辉辉煌煌，好不威赫。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昨夜林彪一时兴起，狂草“天马行空”四字，置于床头自品。现在想来，却有许多堪忧之事。

堪虑之一，苏联重兵压境，边界战事吃紧，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整个国防战略要做重大的部署和调整。防区要重新划定，作战任务要重新赋给，军队的调动，后勤的补给，乃至大本营的迁徙、铁路、公路、人员、物资，……几乎得把整个国家倒过个。怎么办?管还是不管?办，还是不办?职责所在，无法推辞。可一旦投入，恐怕不仅仅是劳心费神了。

他不明白，有一个美帝就够了，为什么要再增加一个苏联呢?

四元帅成立军事小组的事，总理给他打过电话。对此他颇为恼怒，自感这是毛泽东在分他的军权。但他没有发作，多年的韬晦生涯，养就了他城府深藏、狡诈机变的性格。

“也许，由四老帅来挡第一阵，是最妙不过的了。”

林彪缓缓停住了脚步。

眼下最要紧的是政治局的人选。手下几员大将，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总后部长邱会作……他们都担任各军兵种的要职，进政治局应该没有问题。

最堪忧虑的是江青，她会不会进政治局呢?虽然毛泽东多次反对她进政治局，但在最后一刻忽然改变主意了呢?

其实，由于江青的特殊身份，进不进政治局对她并无影响。但林彪却已认定，毛泽东百年之后，能和他抗衡的唯有江青。江青是他最大的死敌。

对付江青，一个野心勃勃而又喜怒无常的女人，林彪自感心拙力屈，棘手万分。

树枝上，两只麻雀在唧唧喳喳地斗嘴。忽然，一只似乎受到了惊吓，“扑喙喙”地飞走了，另一只紧跟着衔尾而去。

林彪呆痴地凝望着，猛然心有所动。

“女人，该由女人去对付。”

“101，你怎么在这儿，让我好找。”林彪夫人叶群故作亲昵地喊叫着。

“外头风凉，快回去吧，吃了饭，还要整容，时间不多了。”

望着这个极富心智的女人，林彪赞同地点了点头，对!该把她弄进政治局。

女人对付女人，嚎哭怒骂、撕扯抓咬，自有女人的道理。古有名训：“好男不跟女斗”，今后自己可以作壁上观了。

吃完早饭，林彪忽然冷汗涔涔，四肢酸软。

“糟了，糟了，首长出汗了。”叶群发疯般喊叫着。

医生、护士、秘书、警卫……整个毛家湾陷入了极度惊恐、慌乱之中。

经过一番紧急抢救，林彪的病状总算消退了。

医生将叶群叫到隔室，低声请示着说：“首长的病症虽然控制住了，但身体很虚弱，今天的会是不是就不要……”

“那怎么行!今天首长要做重要政治报告，这是亮相，懂吗?一定要去。”

医生沉默了。

“你们快想办法，不行，我就治你们的罪。”

叶群的嗓音尖厉而又凶狠。

医生嗫嚅着说：“实在不行，就注射一针吗啡?”

“只要能让首长上台，你们看着办!”

曾经有过吸毒历史的林彪，往往注射吗啡后，果然精神焕发，气色大变。

于是便驱车直奔人民大会堂。

于是便有了 55 分钟声嘶力竭的呼喊。

于是便有了“林副主席身体非常非常健康”的赞美。

等到报告完毕，回到毛家湾，这位副统帅便好似泄了气的皮球，瘫软在床上不能动了。

林彪这才明白，最堪忧虑的是自己有没有一副能撑到毛泽东百年之后的躯壳。

抢班夺权，成为林彪登龙术的最后一招。

二

北京，中南海。

静谧的卧室里，柔和的床头灯下，有一个身材魁梧的人靠着高垫的枕头，半躺在床上把卷夜读。这是一本线装书，当他读到魏以 40 余万兵马据城死守，陈庆之运筹帷幄，巧运奇兵，竟以 3000 精兵大破之时，顿时激情难抑，豪兴大发，忍不住起身下床，在屋里踱了几圈，最后停在窗前，推开窗扇，又接上一支烟，扔掉烟蒂，遥望夜天河汉，久久地沉思起来。

他精神充沛，容光焕发，只是背有些驼了，举手投足之间，略带老人的迟钝。

他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的一生始终与书相伴，条件艰苦险恶的时候，服装、粮食可以丢掉，书不能丢。其中他最酷爱读史。史能再现流逝的岁月，重演威武雄壮的活剧。善于联想的毛泽东，仿佛亲身置于其中，或金戈铁马，克敌陷阵，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或经天纬地，富国强兵；或高山流水，吟诗踏歌……

今夜，他读的是二十四史。

这是他平生最为珍爱的一部书。这个版本还是刚打进京城没几年的时候购得的，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大字本，读来赏心悦目，酣畅至极。这部书他已读过多遍，许多册列、传、纪的封面、书白、天头、行间，都被他雄浑、飘逸的笔迹所做的评点挤满。

今天晚上，他读的是二十四史第六十一卷列传第五十一《南史・陈庆之传》。陈庆之是梁武帝时的名将，受封武威将军，对魏作战，陈庆之勇谋兼备，屡立战功，曾在 14 天内连克 32 城，把数倍于已的魏军打得丢盔卸甲，溃不成军。

从一千多年前叱咤风云鏖战疆场的陈庆之，联想到自己一生经历的威武雄壮、艰辛卓绝的战争场面，他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忍不住疾步走至书桌边，提笔挥毫，在书的天头上写下“再读此传，为之神往”八字。

兴奋之余，他又联想到眼前的现实。他刚得到报告，东北边疆的炮火尚未停熄，西北新疆边境战火又起，苏联军队近几个月不断增兵中苏边镜。勃列日涅夫在华沙条约国会议上准备纠集华约国军队联合对付中国，再次鼓吹“有限主权论”，并且抛出针对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构想。外电报道，前不久，苏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出访印度，为印提供了 SU 一 7 超音速战斗轰炸机 100 架。紧接着，苏太平洋舰队阿米鲁戈大将再次以 17 艘军舰为代价，取得印度孟加拉湾的安达曼群岛和尼科巴群岛两处海军基地，完成从海洋对中国的包围。印度国防部长辛格最近一再叫嚣要从中国军队的手中夺回“失地”。

……

大战的阴云越来越密集，形势相当严峻。

中苏两国，同是社会主义国家，同以马克思为老祖宗，却为什么要刀兵相见？

毛泽东心里清楚，中苏两党的分歧，由来已久。从斯大林开始，这种矛盾便已露端倪。

斯大林一直不信任他，认为他是“落后的农民的领袖”，“山沟里的马列主义”。从抗战开始到解放战争，斯大林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会夺权政权。“西安事变”发生后，苏联非但不认为张学良、杨虎城是抗日的进步将领，反而在《消息报》上刊发社论，认为他们是在帮助瓦解中国并制造混乱。抗战统一局面形成后，斯大林只看到执政的国民党的力量，它能得到英美两大盟国的同情和支持，因此，亦将大批抗战物资运送给国民党。而对在贫瘠的西北黄土高原上艰苦抗战，缺粮少药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却视而不见。为了不触怒英美盟国和蒋介石，斯大林还通过共产国际和王明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放弃独立发展，放弃争取领导权的斗争原则。

毛泽东心里清楚，抗战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

解放战争时期，三大战役后，中国军队已经饮马长江，全中国的解放已是指日可待。斯大林却将米高扬派来，要求我们“停止内战”搞“划江而治”。解放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一句话清楚地剖白了斯大林的心态，他说苏联宁肯有一个“不太强大的敌人或无足轻重的盟友，而不愿添一个强有力的对手或强大统一的朋友。”

也许斯大林是在检讨自已的错误，此后有了中苏蜜月时期，赫鲁晓夫上台后，两党之间又出现了裂痕。1958 年，台湾海峡因为美国太平洋舰队进驻爆发了危机。赫鲁晓夫趁危机之机来北京强行要求在中国建立海军基地，毛泽东拒绝了。事过不久，赫鲁晓夫又要在中国东海岸建一个军用无线电台，借口是便于同太平洋的苏联舰队保持联络，毛泽东当然又拒绝了。赫鲁晓夫还不死心，又要求在海南建一个橡胶园。这次毛

泽东没有拒绝，而是说：“可以，你们可以提供资金、设备，由我们来种植、管理，生产出橡胶后卖给你们。”赫鲁晓夫气歪了鼻子，接着撕合同，撤专家。中苏两国的裂痕终于恶化了。

警卫员的请示打断了他的思路。“主席，刚才总理打来电话，问您睡了没有，如果还没休息，他有几件事想当面汇报。”

“好，让他来，我正想同他谈谈。”

一刻钟后，周恩来来到毛泽东的住处。

周恩来：“主席，有几件事情要给您汇报：一是四位老帅根据可靠情报，对中、苏两军的边防部署、态势做了较深入的研究。认为苏军虽然由原来的二十几个师猛增到现在的 55

个师 100 余万人，但不可能大打。”

“噢!”毛泽东感兴趣地抬起头，“何以见得呀?”

“四老帅的理由是，苏军的战略理论历来是集中优势兵力，实施多路突破和战役速决。二次大战出兵东北时，他们集中了 155 万部队，坦克和自行火炮 5556 辆，战斗飞机 3446 架，各种火炮 26137 门。而要对付我国，起码要集中 300 万部队，一万辆坦克，这是他们短时间内难以达到的。去年苏修侵捷，就动用于二十多个师 50 万部队，现在有 6 万人留在了捷克，要集中 300 万部队就更困难。

“四老帅还认为，我军的布防大都是战略要地的梯次配备，边界并没有大量集中的部队，苏军要想重创我军，势必要侵入我国腹地。他们没这个力量，也没这个胆量。现在乌苏里江、黑龙江已经解冻，倒是新疆那边，苏修会有些动作。”

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以前打笔墨官司我们不怕，现在刀枪相见也没什么了不起，大不了让他进来，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到那时候就由不得他们了。对，电告新疆军区龙书金，西北可能要出问题，要有准备。”

周恩来：“还有一个情况，3 月 28 月，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病逝，苏联派出一个代表团参加他的追悼会，3 月 30 日晚间，据可靠情报，苏联国防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偷偷越过波托马克河，钻进五角大楼，与早约定的美国防部长莱尔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会谈，会谈的内容不详。临分手时，崔可夫赠送给两人他本人撰写的《斯大林格勒之战》一书。惠勒回赠他一枚纪念章。四老帅分析，他们会谈的内容可能有三，一是协商美苏共同联手对付中国的可能性；二是苏美在欧洲问题、限制核武器试验等问题上达成谅解，以便苏联腾出手来对付中国的可能性；三是对苏联最近在亚洲推行‘亚安体系’，旨在包围中国的说明。……”

毛泽东点着一支烟，猛吸了两口，问：“美苏联手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周恩来说：“四老帅认为，美苏两国有争斗，有勾结，但争斗大于勾结，最近苏联搞‘亚安体系’，已经触痛了美国。苏联为了获得马六甲海峡的使用权，不惜高价购买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橡胶。为了让太平洋舰队通过宗谷海峡和津轻海峡，以出让西伯利亚的开发权来吸引日本，美国认为这是对他们海上生命线的威胁，自然不会袖手旁观。日本由于北方四岛同苏联-的领土争端，也不会轻易相让。四老帅估计，苏联的‘亚安体系’到头来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毛泽东爽笑着说：“世界人民都看清了，苏联的胃口太大，这些国家，谁也不愿为了点蝇头小利去跟着人家的指挥棒转。我看，勃列日涅夫的算盘打得也不太高明。”

周恩来：“另外，陈老总认为，尼克松上台后，对外政策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迫于国际国内的双重压力，急于从越南撤军。几次公开讲话，都提到愿与我国加强接触。另外，他们托刚上任的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转达了尼克松的口讯，愿意就两国一切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谈判。陈老总建议恢复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打开冰冻已久的中美关系，我认为这既可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又可以牵制苏联。……”

毛泽东深吸了几口烟，站起身来，在地毯上缓缓踱着步子。

周恩来知道这是毛泽东深思问题时的习惯动作，便不再说话，端起茶杯，细细地品起茶来。

许久，毛泽东才深思熟虑地说："我看可以先做些准备工作，步子不宜迈得太快，有些老朋友得先打打招呼，免得让人家感情上转不过弯来。尤其是越南的胡志明。美帝的飞机还在人家那儿轰炸嘛!军队还在那儿杀人，我们不能不顾及朋友的感情。……"

周恩来赞同地点点头，他看到主席今晚兴致很好，便大胆地将心底话彻底兜了出来。

周恩来："九大马上就要结束了，一中全会的筹备工作也已就绪，关于政治局人选的名单，还没有最后定下来。有些人太不像话了。陈老总的名额分在上海，填表时上海附了封信，说他是右派代表，其它几个老帅日子也不好过……"

毛泽东大怒，"胡闹，我知道谁在搞鬼。右派！右派怎么样?我就是右派头子呟!我的意见，三老四帅都进政治局!"(三老指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

周恩来等的就是这句话。没保住彭老总、贺老总，他已经是疾痛不已了，无论如何，健在的耆帅们不能再折失一个了。今晚的汇报，他是巧借尚方剑，他敏锐地感觉到，对于这一点，毛泽东也在反省了。当国家真正面临危难之际，还是这些肱股旧将在为自己殚精竭虑，分担忧愁。

周恩来心情愉快地走了。

毛泽东却毫无倦意。

躺在床上，他又陷入了往事的回忆之中。

大概是十年前吧，他在武昌东湖边会见了美国的老朋友斯特朗和黑人朋友杜波依斯夫妇，他们愉快地谈了许多。老人最关心的是年龄和身体，那一年，杜波依斯 91 岁，斯特朗 73，毛泽东自己 66。他钦佩地望着杜波依斯强健的身体，说："同你比，我感到我还不老。我还有精力，每年都来游游长江，当然还希望多游一点，如果你们三位不反对的话，我想到密西西比河里去游一游，但我估计另外三位可能要反对。"

他望了望斯特朗、杜波依斯夫妇探究的眼神，幽默地说："他们是杜勒斯先生、尼克松先生、艾森豪威尔先生。"

记得杜波依斯非常认真地说："正相反，这三位很可能想见到你去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尤其在河口附近游。"

"为什么，那儿有鳄鱼吗?"毛泽东问。

“不，四位伟人在一块游泳，我想水面应该宽一点。”

“你是怕我们打起来，不会的。如果他们真不反对的话，我便近日内启程，就算是旅游者好了。我们不谈政治，不谈信仰，只是游泳。如果艾森豪威尔有兴趣的话，我倒还想看看他怎么样打高尔夫球，听说他高尔夫球打得很好，或许，我再去医院探望一下杜勒斯先生。”

“这可能会吓杜勒斯一跳，甚至是致命的一跳，”杜波依斯严肃地说。

天朦朦亮的时候，毛泽东躺在宽大的木床上，合上了眼皮，静静地睡着了。

推开的书卷搁在枕头边，天头上的墨迹早已凝结。

睡梦中，他或许不再想一千多年前的名将陈庆之，也不去想苏联聚集在边境上的百万大军，而只是想：能不能去密西西比河游泳?

他呓语着扬动了一下手臂，仿佛已经感受到劈波斩浪的惬意了。

三

泉城五月，正是“家家垂杨吐新绿“户户泉水照红妆”的时节。省工学院的校园里，学生们都在上课。绿荫道上，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正在用大剪刀修剪路旁一人多高的冬青。

老人精干枯瘦，铁剪在手中舞动得异常吃力。干了没一会儿，豆大的汗滴便顺着多皱的额头和花白的鬓角流淌下来。

他拄着铁剪休息了片刻，想撑持着再干一会儿，无奈酸麻的胳膊实在抬不动了。他摇了摇头，蹒跚着走到一棵树下，坐在树根上，从腰间摸出一块馍头，老牛反刍般地默默咀嚼着。

读者知道这个老头肯定不是凡人。但决不会料到，他就是文革前这所大学的院长，也不会料到他是世界兵器行家中闻名起敬的人物。

他叫刘光志，今年已经 59 岁了。

三十年代初期，济南柴油机厂新添了两个工人，哥哥叫刘光志，弟弟叫刘来志。他们虽然年纪青青，且只粗识文字，但思路敏捷，领悟力极高，不仅很快掌握了本工种的技术，并有多项改革发明，为此深得一位姓梁的资本家的赏识，将女儿许配给刘光志，然后送他俩到西德深造。俩个人主修理工，发奋苦读，竟然都成了大气候，先后获得博士和硕士学位，毕业后，弟弟刘来志受聘于一家研究所，哥哥到西德最为著名的克虏白兵工厂任工程师。他当年设计的各种主战坦克和火炮，横扫欧亚，远征北非，将英法联军打得大败亏输。不久，刘光志即升任为克虏白兵工厂的副总工程师，成为世界兵器行业的巨匠泰斗，那时，他刚刚步入而立之年。

1945 年，希特勒战败自杀，德军无条件投降，刘光志同克虏白军工厂的高级技术人员一道，被虏往苏联。

正在西北黄土高原上欢庆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忘记他，当周恩来得知刘光志被俘的消息后，立即派人同苏共交涉，费尽周折，终于将他接回祖国，使得这棵奇葩得以保护。

此后的岁月，他跟着党中央的后勤队转战南北，直到全国解放。

刘光志痛悔自己前半生的罪过，不愿再造兵器，便来到山东济南，在这所学院里担任了院长，他把一腔热血，满腹学识，倾注在新生嫩苗的成长上。他期待着学生们能一展他的大抱负，为祖国做出大贡献。

文革的风暴席卷中华大地，他所在的学校自然不能幸免，无数根红苗壮、扛枪受伤的老革命尚被批判打倒、油炸炮轰，像他这种满身辫子的人当然更是无法逃避厄难。在受尽百般凌辱摧残之后，他被罢官削职，成了一名普通的花木园工。

身背“叛徒”、“内奸”、“特务”、“法西斯别动队”、“反动学术权威”十几种罪名的他，似乎已经看到了英雄末路。

他万万没有想到，远隔千里外的北京四老帅还惦念着他。

祖国的安危还需要他。

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五承殿。

今天是星期六，又是四老帅聚会的日子。

虽说在刚结束不久的九大上，江青、叶群一伙纠集一帮喽罗，上窜下跳，围攻谩骂，对四老帅进行了侮辱人格的围剿，但毛泽东出面替他们解了围，而且携手都进了政治局，所以四老帅今天的兴致都很高。

陈毅建议道：“外面柳绿花红，水碧如染，咱们何不出去走走，莫辜负了大好春光噢！”

叶帅响应道：“对，出去透透气，咱们搞的是阴谋，应该重见天日。”

熊向晖跟着四老帅，先后簇拥着出了五承殿，顺着中南海南岸的甬道，一路踏着欢笑而去。

徐帅问：“向晖同志，以前我们同日、美、老蒋打过仗，同苏军还没有正式对过阵，你说说，他们的战略思想有什么特点？”

熊向晖说，“我知道的也不多，说错了首长多批评。”

陈毅：“哎，过头唠，咱们这里实行四不，不上纲上线、不打棍子、不揪辫子、不秋后算帐，对不对呀？”

大家都笑了。

熊向晖说："苏军的战略思想伴随着武器装备的更新和发展变化较大，最近较时兴的是'斧头理论'。"

陈毅不解地："斧头理论?"

"对，这是以扎哈罗夫，雅库鲍夫斯基、崔可夫等元帅为代表的理论。他们看了不少美国西部枪战片，看到主人公都是开头挨打受骂，吃尽苦头，最后只好以决斗的形式分出胜负。决斗时，双方先拉开二定的距离站好，相互凝视良久，直到最后一刻，好像恍悟到什么，才迅速拔枪射击，当然倒下的是坏蛋，英雄依然站着，虽然受了点伤。苏联的将领们对此表示不解。这种决胜的思想危险性太大了，生存与死亡的机遇几乎是一半一半。因此他们认为，既然知道要决斗，那么就该一枪杀死对手，不能等到拉开距离，再相互凝视几分钟。还有的认为，既然知道将来是敌人，就不必等到决斗时才拔出枪来。对方向你扬拳挥舞的时候，就该用斧头一下劈死他，这就是斧头理论。"

陈毅惊叹地："好个斧头理论，其实这就是先发制人，搞突　然袭击嘛!"

叶剑英说："叫先发制人还不够准确，这是互为敌手时的进攻理论，而他们看到你像敌人就动手了，还是叫'斧头理论'准确些。去年他们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其实就是斧头理论的杰作，他们并没有受到多大威胁哟!"

聂荣臻："是啊，对这种理论我们应该好好研究呐!"

几位老帅走累了，便在海子旁的石桌石凳上停下休息。

陈毅解开衣扣，卡腰站在水边，望着轻轻漾动的水波，凝神思索着什么。

叶剑英说："前两天，咱们珍宝岛缴获的那辆坦克，我去看过了，虽然他们有些技术性能比较先进，可是工艺很粗糙。这好像同苏联的工业水平不符哟?"

熊向晖说："在兵器的制造上，苏军的理论同西方国家的也有许多不同。相同点是射速、准确性、杀伤力和机动性。不同点是工艺上，西方国家比较讲究，而苏军不太讲究。苏军的轻重武器一般说来比较简单、粗糙、使用方便，便于维修，而西方国家的则自动化程度较高，较难操作，也较难维修。例如在越南战场上，美军最爱使用的是从越军手中缴获的卡宾尼亚式冲锋枪，而不愿使用美式冲锋枪，这是因为苏制冲锋枪轻便，使用简单，一般故障个人可以排除，提在手里有安全感，而美式冲锋枪则不然。再如坦克，西德新研制的豹式坦克是最先进的了，它的改进点一是复合装甲，二是自动换档器。对此苏军就嗤之以鼻。他们新生产的坦克直到现在仍是手动换档。他们认为，如果是休假旅行，有自动换档器当然好，省时省力。可是打仗呢?地形的坎坷起伏，炮火的震动撞击。如果自动换档器一旦发生故障，坦克就成了死乌龟一个。而手动换档器只要不炸坏，一般故障驾驶员都可以排除。……当然，苏联整个工业的水平同西方国家差一大截，资金匮乏、工艺落后、技术水平不高，也是造成这种现状的重要原因。"

徐向前元帅感慨地说："向晖同志说得很有道理。二次大战中，德军对苏军发动突然袭

击，击毁苏军一万多辆坦克。绝未料到一夜之间，苏军又冒出三万两千辆坦克来。这三万多辆坦克恐怕不都是新造的吧?”

“简于使用，易于维修，这应该列入兵器生产的指导思想。”聂荣臻郑重地说。

叶剑英：“这次乌苏里江之战，苏军仅出动了几辆坦克，可是我们却束手无策，各种口径的反坦克炮都无法对 T62 坦克构成威胁，立功的只是一枚反坦克地雷，我看这个问题要解决。”

熊向晖沉重地点头：“是啊，我们的 75、85 反坦克炮弹打到坦克正面的钢甲上都跳飞了，连个疤痕都难得留下。即便打到侧甲板上也难以奏效。”

徐向前元帅：“现在苏军在我边防上的坦克大约有一万辆，按一辆坦克横展 40 米，纵距 50 米的话，这一万辆坦克可以排成 20 多平方公里的坦克方阵，侧甲板怎么打?”

叶剑英一挥手，决断地说：“要号召全军，大兴打坦克之风，军事科研部门要一马当先，攻克破甲弹、穿甲弹这个难关，各种反坦克导弹，也要抓紧研制。哦，向晖同志，有位搞坦克的老专家，不知他还在不在。他叫刘光志，在山东一所大学里教书。如能见到他，替我问个好。”

熊向晖把老帅们的谈话都一一记录在本子上，回去后整理成文件，再上报给中央军委和毛主席。

叶剑英看到陈毅伫立在海子边，久久不发一语，便知道陈毅在为中美关系的僵硬对峙忧愁。他走过去，解人地摇了摇陈老总的肩膀，说：“有些事，要学会等待，美国是提出了恢复华沙大使级谈判的要求，可他们在越南扩大了轰炸区，连柬埔寨的丛林都炸了。前几天，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又在台湾鼓吹两个中国，还要给蒋介石更换装备。唉，老天不做美啊!我想主席、总理会对这件事情做万全考虑的……”

陈毅长叹着说：“两千多年前，秦王平天下，尚知远交近攻。我们不能不如我们的老祖宗嘛?我是外交部长，能不为我们国家的孤立焦心吆?上天有好生之德，千万要厚待华夏子孙哟!”

这就是那个特定时代的奇特现象。当着一大批新权贵们正在为自己的飞黄腾达弹冠相庆时，却有这么几位落魄的老帅在为国家、民族甚为堪忧的命运苦思苦解着免受刀光之灾的不二法门。

初夏，两位风尘朴朴的军人在山东省工学院的花圃里找到了正在荷锄松土的刘光志。

两位军人已经去过校革委会，知道了刘老先生的现况和罪名。

两位军人心冷了。

他们是某军事研究所的科技人员，在研究打坦克的穿甲弹和破甲弹时遇到了难题。击穿

不同厚度的钢板，初速应该是多少，炮弹接触钢板时瞬间产生的高温高压又应该是多少。

没有准确的数据，研究无法进行下去。

幸运的是，通过外交渠道，他们搞到了计算这个课题的一个方程式。不幸的是，这道方程式谁也不会解，我国刚刚研制的计算机里更不可能输入解这种方程式的程序。

叶帅让他们找到刘光志。

他们半信半疑地来了。

谁也未想到他竟会被管制劳动。历史问题一大堆，而且还为希特勒造过军火。

解这道方程式关系到我军科研的动向，这可是绝密中的绝密啊！

怎么办?两位军人商量许久，最后决定，只让他解方程式，如果他能解开的话，别的一字不漏。

于是他们换上便装，找到了他。

“你是刘光志?”

老人盯着两位陌生的中年人，迟疑地点了点头。

“我们是北京来的，听说你改造得不错，再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老人接待过几个北京来的，都是搞外调的，他们动辄便厉声喝骂，也从来没给过他机会，这两个人态度算好的了。

年长的一个打开文件包，将一张纸拈出来，双手捧到他面前。

“我们是搞教育的，碰到一个难题，希望你能帮助解出来。”

刘光志伸手欲接。

“喂，能不能先把手擦一擦。”另一个军人慌忙掏出洁净的手帕。

老人从脖子上解下毛巾，使劲擦了擦手。这一双手，青筋凸突，老皮皱裂，实在不配计算这道标志着世界最尖端技术的方程式。

老人细扫了两眼，闭目沉思了一会儿，问“这方程式是干什么用的?”

年长的军人说：“当然是教学用的。”

“教学根本用不上这种东西，你们拿走吧！”

老人冷冷地将纸片塞到他们手中，重新摸起了锄把。

“你，你怎么这种态度？”

老人冷瞟了他们一眼，“既然不相信我，还找我干什么？”

“别忘了，你可是戴着帽的，找死还不容易。”

老人的手颤抖了一下，随即又旁若无人的锄起地来。

年长的军人扯了伙伴一把，转身走了。

老人缓缓直起身子，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眼眸里滚出几滴浑浊的泪。

几天以后，两位军人又来了。这次他们穿着军装，拎着两兜营养品，背着校领导，直接摸进老人的家门。

“你们相信我，你们相信我……”老人拉着两位军人的手，激动得涕泪横流。

两位军人歉意地说：“首长批评我们了，以前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

老人拦住说：“别说了，都是我的不对，我怕你们不来了，那可要误了国家的大事情……”

两位军人惊异地问：“您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当然知道，这种事还能瞒得了我这老兵工吆？”老先生自豪地说。

两位军人又要从保密箱里取那个方程式，老先生拦住他们。

“瞧，我已经算出来了，你们需要的几个数据都在这里。”老人从床底下拿出一叠纸。纸上标满了各种方程式和最后的数据。

年长的军人惊疑地问：“您真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

“研究破甲弹、穿甲弹，打坦克用的。”老人说完，顽皮地挤了挤眼睛。

“简直神了，老先生，没有方程式，您怎么算出这些数据的？”另一名军人叹服地喊。

老先生敲了敲脑袋，“我这手脚不利索了，可这儿还灵光。”

“回去，见到老帅们，代我问个好，让他们多保重。国家离不开他们哪！”

临离去的时候，两位军人拉着老先生的手，喉头哽咽得说不出话。

不久，在吉林白城子射击场，传出令人振奋的喜讯，新研制的破甲弹和穿甲弹，将近25厘米厚的钢板打得弹痕累累，炸得坑坑洼洼。

苏军高级军事会议上，被苏联“宇宙号”卫星拍摄的有关白城子靶场实弹射击的一摞照片，摊放在会议桌上。

元帅、将军们依次看过照片后，都脸色阴沉，默然不语。

崔可夫元帅捏着一张照片，仔细看了许久，才叹息着说：“我想起一个人，他叫刘光志。以前，以为他死了，可现在，我敢说，他肯定还活着……”

他将手中的照片轻轻丢在桌上。无奈地摇摇头：“这是斯大林犯的错误，我们是无能为力的。……”

1978年，刘光志教授被平反、解放，1982年被任命为山东省副省长。1988年去世。

第十五章

中美苏三国军队紧急备战。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苏修操纵国际共运大会，欲将中国赶出“大家庭”

一

美国，比斯坎岛。

这是一个风光旖旎的旅游圣地，温煦柔和的暖风犹如一个美丽天使的纤纤素手，充满情意的抚摸着金色的海滩、裸露的岩石、豪华的休假村，以及在碧波中嬉戏的生灵。

一边用早餐一边看报的尼克松，暴怒地扔掉刀叉，他的好兴致被《纽约时报》晨刊上的一条消息完全破坏掉了。

这条在头版醒目位置上报道的消息的标题是《美国对柬埔寨的袭击未遭抗议》。

尼克松上台以来，寝食难安的最大心病便是越南战争。为了维持这场前任留下的该诅咒的战争，美国每天要耗资近两个亿的美元，每星期承受着 200 名军人的死亡。国内的经济危机，失业剧增，罢工频仍，赤字潮长……各种头痛的问题一齐向他潮水般涌来。更有那些在越南战场上失去亲人的孤儿寡母们整日游行不断，要绞杀他这个“刽子手”。尼克松急欲体面地撤军，结束这场战争，但北越在谈判桌上却咄咄逼人，条件苛刻得无法接受。出于无奈，尼克松只好横下一条心，做出了一个极为冒险的计划——恢复轰炸柬、越边界的柬埔寨丛林。因为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南越越共游击队在作战疲劳和受到打击后，便躲到这些安全的丛林中休养生息，养精蓄锐。只有在战场上打痛了对手，他们才肯老老实实地坐到谈判桌上来。

这种轰炸的窍门在于，北越军队吃够了苦头，却无法声张，因为这是柬埔寨的丛林。关键是美国内部要绝对保密。

这次秘密轰炸的代号为“菜单行动”，各目标区分别以不同餐次标明，如对第一区的轰炸为“早餐行动”，第二目标区为“午餐行动”……

从 3 月 17 日起，开始了首轮轰炸。消息传来，果如预想的那样，战绩辉煌。越军的休整部队，弹药仓库、医院、物资供应站乃至高级指挥所，都受到了重大损失。妙不可言的是，北越果然没有抗议。

此后，这种轰炸又进行过多次。尼克松认为：他们在丛林里快呆不住了，到了谈判桌上收摘果实的时候了。只要再轰炸一个月……

然而，5 月 9 日，《纽约时报》却把这个秘密捅出来了。这不仅将使美国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而且在国会山上，自已将会受到不堪忍受的谩骂和凌辱。如此重大的行动瞒着国会，尼克松想象得出那些议员们恼羞成怒的样子。

一想到国会，尼克松便联想到中国的九大。

上次欧洲出访回来，尼克松脑袋里一直萦回着戴高乐的话，挂虑着“栅栏”外的那匹“烈马”的“孤独的愤怒”。

“把一个有八亿人口的国家排斥在世界事务之外，的确有点不合乎情理。”

可是尼克松放出几个试探气球后，都被撞得粉碎。

一是尼克松在国会提出了美、中、苏三极世界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现今的世界有三股势力在支撑。

其实，他心里明白，中国的一极显然比其它两极轻薄得多，轻薄得正成比例，三极世界的理论实在是高抬了中国。

二是他授意罗杰斯向中国发出了重开“中美华沙大使级谈判”的意见书，他认为置此中苏尖锐对立，大战一触即发的危急时刻，明智的中国人是不会放过这个牵制对手的机会的。

三是在越南战场上，美军停止了轰炸胡志明小道。北越对南越游击队的援助物资，主要是从这条通道上运送过去的。停止轰炸，也是一种谋求和解的姿态。

然而中共对这些嗤之以鼻，依然是紧绷着面孔，在“九大”林彪的长篇政治报告里，居然用更猛烈的字眼攻击美国，把美帝、苏联并列起来加以诅咒和谩骂。连美国的和平主义者雷诺兹做环球旅行时，在中国的海面上他的游艇亦被拦截。他受到的警告是，“如果你们想到中国来，就要承认北京，抛弃国民党政府”。

对此，尼克松气炸了肺。自己的和平姿态，完全成了自作多情的献媚表演。在国会山上，那些刻薄、好挑剔的议员们肯定会不留情面的取笑他、挖苦他，直到他们感到尽兴为止。

尼克松匆匆结束了早餐，命令霍尔德曼马上将情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约翰·米切尔和基辛格及他的助手洛德召来。

下午三点钟，奉命而来的几位要人都聚集在总统别墅的会客厅里。

尼克松：“‘菜单行动’的秘密已经被纽约时报捅出来了，你们说，该怎么办?”

基辛格对此也异常恼怒，他说：“我看轰炸只有暂时停止，以观形势的变化。但泄密的事情必须查清楚，否则将危及国家的安全。”

尼克松：“局长先生，您认为消息是从哪条渠道泄漏的呢?”

胡佛不敢肯定地说：“这种消息多半是国务院或国防部泄漏出去的。”

尼克松沉吟着说：“国务院只有罗杰斯一个人知道，他肯定不会泄露的，从前五角大楼倒是喜欢透露风声，借此提高他们的声誉和地位。可这次泄密会给莱尔德带来麻烦的。到了国会山的听证会上，他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胡佛转头望了一眼基辛格，“会不会从国家安全委员会里泄露出去呢?”

基辛格耸了耸肩膀，做了个未可知的动作。

尼克松：“博士先生，我建议你严格地检查一下你的部属，如果是在您这儿泄的密，最好现在就把他清查出来，免得将来给我们再添麻烦。”

胡佛：“我看需要开列一个可能泄密人员的名单，以便于监视和考查。”

尼克松：“你说的监视要安窃听器吗？”

胡佛严肃地：“是的，以前的总统都这样干过。这是为了国家利益。”

尼克松摆了摆手，算是默许了。他当然没有想到，这种事会成为他执政的隐患。以致最后酿成水门事件。

“博士先生，我们恢复大使级谈判的提议，中国政府拒绝了。在解决越南问题上，他们也不愿意与我们合作，对此，你有何考虑?”

基辛格宽解着说：“我们原本就没有想同中国走到一起，只不过想把双方的距离拉近一些罢了，多年的积怨、猜疑和仇恨，是不可能短时间消除的，下个月苏联就要召开国际共运大会，开会的目的之一是要把中共从国际共运中驱逐出去，苏共与中共究竟要争斗到什么程度，还要等着瞧。我们不仿按照事物的自然法则，任其发展。至于将来怎么样，上帝会给我们启示的。”

尼克松面向温斯顿·洛德，问：“听说你的妻子是中国人，是吗?”

温斯顿·洛德有些茫然，“是的，她是我大学的同学，中国名字叫包柏漪”。

“你们吃饭也用筷子吗?”

洛德不知这与刚才讨论的问题有什么关系。

“有时候用，过中国节日，或者他的双亲来美国的时候。”

“筷子很难指挥吗?”尼克松也不知为什么用了“指挥”这个词。

“是有一点，开始很不听指挥，半天捞不住想吃的东西，可只要有耐心，坚持用，我想并不难驾驭。”

尼克松沉思着点点头：“据说中国人的聪明与用筷子有关。博士，犹太人的聪明呢?”

基辛格扬了扬手中的烟斗，“也许同烟斗有关吧。”

胡佛：“中国政府结实得像一个铁桶，我们很难看清楚里面在干些什么?”

尼克松莫测高深地瞄了洛德一眼，转身走到窗前，摸着下巴，望着大海的彼岸，自语着说：“两个相互仇视的国家睡在一张床上，该是什么滋味?”

基辛格自嘲地笑笑，“而且一个是最古老的，一个是最年青的。……”

洛德张了张嘴，没有说话。

二

莫斯科，康涅诺耶夫酒店。

这是一个低档酒店，窗帘旧得像油腻腻的抹布，餐桌和座椅也都破旧不堪。一楼上的客房里始终有一股刺鼻的烟臭味。因为煤炭供应不足，加上锅炉设备故障不断，连使用的热水也得不到保证。

正是因为酒店的破败，才使一种特殊的黑市生意，格外的兴隆。

由于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多数国家对重大决策和有关政治、经济、军事的许多情况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所以拼命想得到内部消息的西方记者们不得不绞尽脑汁，从另外的渠道挖取情报，以便在国内众多的竞争者中占据领先的位置。

恰逢其会，苏共领导机关中的一些工作人员和依靠各种裙带关系可以搞到内部情报的消息灵通人士，为了想多挣一点美元，正巧瞅准了这条黑路。

此刻，在酒店的一角里，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的记者舒布，正在同苏联文化部的一位官员悄声交谈。这位官员给舒布看了一下证件，以证明他的身份，但名字他遮盖住了。尽管这家酒店毫不起眼，但克格勃毕竟是无处不在的。

这位官员的条件是，交谈十分钟，起价：15 美元。时间超过，则按分累计。

头十分钟，舒布试探性的提了几个问题，这位官员都不知情，最后问到负责文化的中央委员会书记杰米契夫，对方的兴致才高了一点。

舒布问："杰米契夫是什么样的人?他是自由派，保守派，还是斯大林主义者?"

那们官员说："他简直什么都不是，什么也不懂，他自己什么看法也没有。"

"那么他如何做出决定呢?例如靠什么来批判那些持不同政见者的作家呢?有的还逐出国去，如索尔红尼琴。"

"他听取他顾问的意见。"这位官员说了一些年纪在 40 岁左右的普通工作人员的名字。

"那么，那些顾问依据什么标准呢?"

"他们也没有一定的看法，他们对于艺术、文学、音乐的知识还不如一个艺术学院的学生。"

"你们政府怎么会挑选这样的人来管艺术呢?"

舒布觉得不可思议。

"这很简单，懂艺术的不愿当官，当官的没必要学艺术。"

"可在这种情况下，顾问们如何知道该向杰米契夫提供些什么意见呢?"

俄国人歪歪鼻子，耸起耳朵说："很简单，他们的鼻子都很灵，在提建议前，他们先闻闻政治风向。"

谈话持续了 40 分钟，舒布付给他 60 美元，正准备要走，俄国人将钱塞进内衣兜里，注意观察了一下四周，掏出一张照片，问："这个需要吗？"

舒布一看，马上知道这是苏联刚刚研制生产的图—114 超音速飞机的照片。

双方讨价还价，最后以 200 美元成交。

楼上一家小客房里，也在进行这种交易。卖情报的俄国人叫维克托·路易斯。他是黑市情报交易大王，提供的消息大都极有价值，所以价格也十分昂贵。关于他的身份，谁也搞不清楚。记者们推测他不是克格勃的特别调查员，就是国防部的情报官员，或许做这种生意是经过他上司默许的。否则，他不会定期到这儿来。

买消息的记者有两位，一位是日本共同社的记者中岛宏，另一位是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登博纳维亚。他们俩个最关心的是中苏边界的局势。

"请问中苏两国边界的驻军最近有变动吗？"

中岛宏首先发问。

维克托·路易斯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小本，一边翻看着，一边回答。

"是的，双方都在向漫长的边界大量集结兵力，中共军队在新疆地区增兵三个师，支边青年 20 余万，目前，这些青年包括军垦农场的退伍军人 12 万人，正在进行军事训练，并发放了武器，这样，新疆的正规部队和民兵，已达 80 余万人，这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另外，据可靠情报，中共王牌'万岁军'，在更换了最新式装备后，已奉命由中原地带紧急调往张家口，筑成扼守北方通道，保护北京的最坚固的堡垒。在东北地区，中共原有重兵 70 余万，加上紧急训练的民兵和知识青年，参战部队可达 200 万人。中共对抗苏联的战略，显然是'人海战术'。"

"苏联方面呢？"登博纳维亚着急地问。时间就是金钱，他对维克托慢条斯理的讲话感到心疼。

"苏军原在中苏边境驻有 12 个师，三月冲突后，陆军猛增为 55 个师，空军防空军 24 个师、海军 13 万人、重要的是战略火箭等。以前，苏联的导弹打击目标主要是美国和西欧，现在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现在亚州地区的导弹基地共 35 个，其中洲际导弹 10 个，中程导弹 25 个，其中大部分目标对准了中国。

中岛宏，"这就是说，苏联已把中国作为头号敌人，我的意思是说不仅仅是在宣传上。"

维克托·路易斯认可地点点头。

"就这些吗？"

"当然还有，不过这得单独计价。我想你们会感兴趣的，这是一份苏军各战区司令员的

最新名单。”

中岛宏和登博纳维亚同意了对方索要的价格。

维克托·路易斯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来给了他们，这是苏联对中央和地方军区司令部进行改组的名单，其中较为令人注目的是：

库塔霍夫元帅代替维尔希宁元帅为苏联空军司令。

奥加尔科夫上将为武装部队第一副总参谋长。

巴季茨基大将为华沙条约防空部队司令。

约诺夫大将为边防军中央指挥部副司令。

坦卡耶夫上将为北方集团军司令。

托卢勃科上将为远东军区司令。

……

登博纳维亚问：“这位托卢勃科将军就是原来的战略火箭军的副司令吗？”

维克托·路易期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

中岛宏与登博纳维亚会心地对视了一眼。

让战略火箭军副司令担任远东军区司令，苏联的作战意图再清楚不过了。

苏联在为核战争做准备。

核战争?!难道世界的末日真要来临么？

为了摸清远东的真实情况，法新社记者狄纳德千方百计搞到一张车票，登上了纳霍德卡到哈巴罗夫斯克的列车。

列车上几乎80％是军人。

狄纳德对面坐着一位上尉军官，神情甚为冷漠，直到狄纳德递上纯正的克巴雪茄，并且将准备路上食用的烤鸡和葡萄酒提前取出来请大家共品，谈话的气氛这才得到改观。

交谈中，狄纳德知道这位上尉的名字叫安德烈，是随队从后贝加尔军区调往远东军区的。

“请问，你们真的准备同中国打仗吗？”狄纳德瞅准旁人不注意的机会，小心翼翼地问。

“上级是这样说的，中国在那边有很多军队，而我们的军队却不多。”

“如果战争真的爆发，你觉得可以打赢吗?”

“安德烈苦笑着摇摇头，“这很可怕，你知道，中国人太多了，他们有八亿人，而我们只有两亿，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要对付他们四个人。如果苏联还想生存的话，那么一个人就要杀死他们八个人，这是不可能的。”

“可是你们有原子弹呀，你们有一千多枚导弹，而中国只有几十枚，你们上级没说过打核战争吗?”

“没说过，我想那东西太可怕。这种东西的多少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不同于 9 一定比 8 大，中国只要有一颗也许就可以了，只要它能扔到勃列日涅夫的头上。”

安德烈似乎觉出有些失言，便转了话题，对有关军事的问题再不做正面回答了。

入夜，列车在一个小站上停下来。狄纳德知道已经靠近边界，便走下列车，借活动身体的机会，做一番实地考察。

站在月台上，他发现几十米外靠近中国一侧，已经架设起一条漫无尽头的一人多高的电网。拉开一定间隔的哨兵不时用灯光传递着各种信号。一列火车沉重地从站台对面的铁轨上驶过，夜暗中，隐约可见厢板上排满了蒙着帆布的坦克。

狄纳德恍如置身于一座兵营，闻到了浓烈的火药味。

一队值勤卫兵走过来，发现他后，立即进行了严格盘查，当得知他是一名西方记者时，立即将他逐下火车，在车站的一间空房里关了两个小时，然后被重新送回纳霍德卡。

狄纳德发出的边界见闻稿，5 月 16 日法新社刊发。

三

1969 年 5 月 24 日，关于中苏边界争端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正常和记录两种速度，全文播发了这个长达万余字的声明，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用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声明的全文。

这是自双方发生军事冲突以来，中国政府第一次全面、严肃地阐明自己的立场。

因为苏联政府 3 月 29 日发表过一个声明，中国政府的五·二四声明也可以认为是对苏联声明的一个回答。

中国政府的声明分六个部分。

一、珍宝岛是中国的领土，珍宝岛事件是苏联政府蓄意挑起的。

二、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都是沙俄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三、中苏之间存在边界问题的事实是抹煞不了的。

四、苏联政府破坏边界现状，挑起边境冲突。

五、到处扩张领土的是苏联政府。

六、中国政府主张和平谈判，反对诉诸武力。

中国政府声明中指出：16 世纪沙皇俄国向东扩张，17 世纪下半叶才和中国发生了边界问题，1689 年中俄签订了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1727 年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这两个条约已经确立了中苏两国的边界。然而 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俄国则成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俄国对中国的领土侵占便开始了。

1858 年，沙俄乘英法侵华联军进攻天津、威胁北京的时候，用武力迫使清朝当局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 60 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

1860 年，沙俄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约 40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划归俄国。

1871 年沙俄出兵强占中国伊犁，盘踞十年之久。1881 年，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再次把七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入了沙皇俄国的版图。

这样，在短短的半个世纪中，俄国从中国强行割去了 15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相当于 3 个法国或 12 个捷克斯洛伐克。

伟大导师马克思当年在评论《中俄瑷珲条约》时说："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俄国过去是极想把这个地域弄到手的，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占有这个地域。"

恩格斯也痛斥说："俄国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二十多年来，他们在那里把这个国家的领土一块一块地割去。"'

正义的列宁指出："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郑重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地归还中国。"

由于列宁过早地逝世和其它多种原因，列宁的这个无产阶级政策才没有实现。

珍宝岛究竟是谁的领土?声明中出列了一系列的地图和信件。申明，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即使按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珍宝岛也无可争议的属于中国。

声明强烈谴责了苏联政府的侵略扩张政策。自 1960 年以来，不断破坏边界现状，在中国境内构筑军事设施，殴打绑架中国边民，进行挑衅、颠覆活动。1962 年策动新疆、塔城事件，胁迫六万多中国公民跑到苏联。1964 年以来，苏联政府大量增兵中苏边境，挑起武装冲突，制造流血事件。从 1964 年 10 月 15 日到今年 3 月 15 日，制造的边境事件达 4189 起之多。苏联军队一次次侵入中国领土，杀人放火，打死、轧死手无寸铁的中国渔民、农民，甚至把他们活活扔到江里……

中国声明还驳斥了苏联政府声明中对中国的诬蔑，“全世界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除了苏联和印度以外，中国政府同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蒙古人民共和国、阿富汗等邻国都圆满地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复杂的边界问题，签订了边界条约。中国没有在任何国家驻有一兵一卒。中国对任何一个邻国没有领土要求，没有侵占任何国家的一寸领土。”

声明最后呼吁：“为了和平解决中苏边界问题，苏联政府必须停止在中苏边界上的一切挑衅和武力威胁。……双方保证避免冲突，在任何情况下，双方边防人员不向对方射击……中国政府建议，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日期和地点。”

……

中国政府的声明，史料翔实，论据可信，辩斥有力，解决方法得当。一经发表，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全世界的新闻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七十多个国家的电台、报纸全文或摘要进行了广播和转载。

德新社一位记者发表文章说：“苏、中两党都是马克思、列宁的忠实信徒，中国引用了老祖宗的话，苏联会听吗?”

不少政治分析家发表文章说：“中国政府的声明充满诚意，中苏之间的争端也许会就此缓和下来，朝着和平的方向发展。……”

遗憾的是，苏联政府的当权者并不愿就此罢手，他们表面上表示同意同中国政府择期举行边界谈判，暗地里却磨刀霍霍，张开锋利的牙齿，四处窥觅着致中国于死地的时机。

为了杀死一匹“桀骜不驯”的烈马，首要的是孤立它，丑化它，用巫术将其变成一只“大灰狼”。

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导演了一出丑剧。

四

公元 1969 年 6 月 4 日。

莫斯科伏努科夫机场上，彩旗飘飘，声乐喧天，候机楼前摆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

巨幅画像。欢迎贵宾的上千名小学生身着节日的盛装，挥舞着手中的鲜花，不断发出“欢迎”“欢迎”……的呼喊。

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苏共党的首脑人物来到了机场。记者们发现，凡是执政党的代表团走下飞机，都由苏共首脑人物迎接。而非执政的共产党代表，则由谢列平、谢列梅捷夫出面。

记者们还注意到，在迎接保加利亚、匈牙利、东德、蒙古、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代表团时，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都同团长和团员们热烈拥抱亲吻。其中同胡萨克的亲吻，勃列日涅夫使出了很大力气并且拥抱了很长时间。然而对罗马尼亚代表团，却极为冷淡，勃列日涅夫只是礼节性的同齐奥塞斯库握了握手。在执政党代表团中，罗是唯一没有亲吻的代表团。

全世界有 75 个国家的共产党的代表团，聚集到莫斯科，准备参加世界共产党会议。

九年以前，赫鲁晓夫执政时曾在莫斯科召开过一次。他原准备在 1964 年再开一次，伴随着他的下台，1964 年大会成了泡影。

勃列日涅夫原准备 1968 年 11 月召开。但是由于侵捷事件，只好一再推迟。

75 个代表团中，执政党代表团只有七个，其它都是在野党。在野党的观点本就大不相同，更何况许多党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派别林立。许多记者认为，这个会将是一个杂烩，苏共为了将中国共产党驱逐出共产党的队伍，并且欲将他们宣布为同帝国主义一样的敌人的作法，可能会遇到麻烦。

记者们注意到，由于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轰击中国，中共没有代表团参加是意料之中的。除此之外，北越、北朝鲜、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等国也表示不派出代表团。因为他们不是同中国意识形态相同，就是有着亲密的友谊。此外，在中国身边的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国家的共产党也没有派出代表团。

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宣称苏共领导人已经堕落为“克里姆林宫的新沙皇”，并且谴责莫斯科共产党最高级会议是“可以预料会遭到可悲的下场的黑会”。

美国《泰晤士报》记者佐尔扎，日本《读卖新闻》记者森木，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舒布，组成了一个“看热闹小组”。他们想看看，在这次会议上办共会玩出什么花样，“一群狗在打架时会出现什么热闹。”

6 月 5 日下午 3 时，世界共产党会议在克里姆林宫的格奥尔基大厅开幕。大厅中央有一个大椭圆形桌子，围绕圆桌有 200 多个座位，均按英文字母排列。是各代表团团长的席位。在这后面有第二排第三排座位，供代表团的普通成员用。有 110 名记者允许在厅内巡视、拍照和录相。

勃列日涅夫主持了大会的开幕式，他今天似乎很兴奋，脸色涨得发红。

森木对佐尔扎和舒布说：“你们知道他今天高兴的原因吗?”

舒布说："当然，这次大会一拖再拖，大会召开的本身就说明了苏联的力量和号召力，勃列日涅夫有理由高兴。"

森木说："你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是因为到了 75 个党，这是个可观的数字，可以表明苏共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可是不要忘记，中东的八个党还处于地下状态，没有争得合法存在，西班牙和希腊的党都已流亡他国。还有几个个党是苏联一手组建的，他们就住在苏联，到这儿来开会，只不过穿过几道院墙罢了。"

三位记者会心地笑了。

佐尔扎望着讲台上慷慨陈辞的勃列日涅夫，悄声说："我知道这儿原来是沙皇的舞厅，可是开这样的会，为什么连个伟人像都不挂呢?"

舒布左右仔细观察了一番，果然没有通常悬挂的列宁像，正面墙壁上，只有装饰着叶卡婕琳娜时代表彰俄国军队中莱立功勋获得圣格奥尔基勋章的武士们的金色铭文。正在讲话的勃列日涅夫的上方，是一个闪闪发光的 18 世纪沙皇的徽记。

"果然如此，这可能是一种疏忽吧，不过在座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们居然没有一人提出质询。"

森木说："我总觉得这大厅里有两个幽灵，听声音应该判定是马克思，可来回走动的却是老沙皇。"

几个人掩住嘴角，吃吃地笑起来。

这时，勃列日涅夫主持的开幕式已经接近尾声，勃列日涅夫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着："会议召开这一事实，证明了全世界的共产党人认识到他们对于和平和社会进步的命运所负有的巨大责任，证明他们决心履行他们对国际工人阶级和人民所负有的责任。"

"我深信这次最高级会议，是动员当代一切革命的，争取自由的和进步的力量，参加反帝斗争方面的一个重要阶段，同时，必将为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做出贡献。……"

开幕式结束时，森木说："今天似乎很平静，明天好戏就该开场了。"

佐尔扎说："不管怎么样，会议的招待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可以吃到黑海的鱼子酱，还有窖藏了很多年的伏特加酒。……"

6 月 6 日上午会议刚刚开始，对中国的攻击便开始了，法国共产党书记马歇列举了中国的一系列罪状，巴拉圭党的总书记攻击得更加猛烈，使用的语汇大多是从苏联《真理报》和《红星报》上照搬下来的。

齐奥塞斯库要求发言，他语言沉重地说："法国和巴拉圭的党的代表发言竟然攻击和责

难一个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的党，使我们十分遗憾，如果其它党遵循这样的方针，就是走一条会危及这个会议的成功的路。因此，我呼吁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不要评价或者指责别的党，不管它们是否出席了会议。……”

然而，罗马尼亚总书记的呼吁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又有两个党先后发言攻击了北京。

6 月 7 日，会议进入了高潮，其主要标志，是勃列日涅夫长达 150 分钟的发言，他用了 20 分钟来咒骂中国。

佐尔扎惊疑地问：“在预备会上，苏联不是向罗马尼亚保证不提出中国问题吗?”

舒布点点头说：“你听，勃列日涅夫正在为这种行为辩护。”

台上，勃列日涅夫愤怒地：“坦白地说，直到最近为止，我们是不打算谈这个问题的，可是最近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特别是中共九大通过的决定，使我们不能再沉默……”

舒布：“怎么样，如果开会不骂中国，苏联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呢?齐奥塞斯库受骗了。”

佐尔扎：“我想，苏联不仅仅是想发泄一下愤怒，也可能最后要通过一个什么文件，指责中国是帝国主义的同伙，这样再发动战争，就等于是为保卫世界的和平和正义而战了……”

森木摇了摇头：“哦，瞧，勃列日涅夫真的发怒了，他的脖子都涨红了，这可能是迄今为止，苏联领导人对中国最为猛烈、最为恶毒的攻击了。”……

勃列日涅夫的发言赢得了稀稀落落的掌声。他刚刚坐下。还未来得及喝一口茶润润喉咙，澳大利亚共产党代表团的团长阿隆斯便站了起来。

他丝毫没有顾及主人的面子，直率地质问道：“刚才勃列日涅夫同志攻击了中国，如果让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有权利提出去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如果说社会主义中国‘干涉’了苏联的边界，那么社会主义的苏联不是也把军队和坦克干涉到布拉格去了吗?勃列日涅夫同志提出的‘有限主权论’，给人一种错觉，好像别的国家、别的党的主权都是有限的，而苏联党的主权可以是无限的，但愿这是一种错觉。总之，我认为，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干涉是错误的，把军队继续驻扎在那里更是错误的……”

台下，佐尔扎乐滋滋地说：“往下瞧吧，有好戏看了。苏联的理论本身就是矛盾的。”

果然，意大利、厄瓜多尔、日本党的代表团相继开始批评勃列日涅夫的发言，而东欧的党则拍案进行辩护，这场争论，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胡萨克不好发言，只好默不做声地躲在一边。

森木听着东欧各国代表团的发言，悲哀地想：对于苏联，东欧国家除罗马尼亚外，几乎是一呼百诺的。他们把自己的一切都和莫斯科的事业联在一起，他们的合法存在完全是依赖着践踏他们国土的苏联铁蹄的保护，他们对自己的人民，不敢做出任何微小的自主的选择，他们可悲堆为他们的国家扮演着狱吏的角色。

舒布站起身说："诸位，我到广场上去一下，听说那儿发生了一些情况。"

莫斯科马雅可夫斯基广场上，有几百名苏联鞑靼共和国的公民举行了一次规模不大的示威，他们在诗人雕象前举着许多旗帜，上面写着："共产党儿把我们的鞑靼祖国归还给我们。"

"释放格里戈连科。"

舒布知道，格里戈连科是一位将军，鞑靼人，因反对苏联干涉捷克于去年被捕。"

"恢复列宁颁布的建立鞑靼共和国的法令。"

几分钟后，一队警察赶来，他们驱散了人群，撕烂了旗帜，并且逮捕了三个男人和一个妇女，因为他们拒不把旗帜交给警察。

这四个人被扔进一辆警车，拉走了。

广场上又恢复了平静，只有被撕破扔弃的旗帜。

舒布采访了几位在现场围观的市民。

"请问，你们知道现在正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吗？"

一位老人说："知道，可那同我们有什么关系。"

"请问你们现在最关心什么？"

"哪儿能够买到元白菜和新鲜猪肉。"一位妇女回答。

舒布问："党的纲领上写着'赶上和超过美国'，你们觉得这目标能实现吗？"

一个年轻人俏皮地说："消灭了就实现了。"

一位中年人说："我们的纲领一边写着打倒帝国主义，一边又写着赶上和超过他们，我们也弄不清是该杀死他们还是该向他们看齐……"

吵吵嚷嚷的莫斯科大会持续五天之后，终于收场了。苏共原先准备的会议文件，被肢解成三份：1．关于世界和平呼吁书。

2．关于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公告。

3．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增强国际共运团结的文件。这是一份主文件，但删去了谴责中国的言辞。

各代表团选择了自己满意的文件签了字。不在主文件上签字或持有保留意见的有十个代表团。

苏联在莫斯科导演的一场“指鹿为马”，然后迫使人们对中国进行围剿宰杀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只是因为给东道主一个面子，各国的共产党才没有签署一份谴责苏联的文件。

西方看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崩离析。

东欧人看到了主子的指挥棒已经失去了呼风唤雨的魔力。

中国人看到了什么？

中国看到了大战迫近的危机。

中国人认识到：苏联在找一个借口，或者等待一种时机。一旦这种借口或者时机出现，那么大战便会倾刻间爆发。

第十六章

苏军坦克偷袭铁里克奇哨所，中国士兵浴血奋战全部阵亡。美苏首脑会谈企图武力威胁中国

一

苏联在世界共产党会议上驱逐中国党的阴谋未能得逞。便在中苏边境线上不断挑起事端。漫长的一万余公里的中苏边界整日炮声不断，冲突不止。死人伤人的事件时有发生。

中苏西北边界线长约 7000 公里，这儿大多是茫茫戈壁和空旷的草原。边界标志并不很明显，有的地段长约十余公里才附有一个界桩。早先边境相安无事时，经常有放牧的牛、羊越过边界去啃吃另一国度的青草。对此，双方都能宽容和谅解。中苏关系紧张之后，边境的和睦气氛消失了。苏边防军用大马力拖拉机沿边界线的走向犁出一条宽十余米的检迹地带。如果中国边民或牛羊一旦靠近或踏上检迹地带，苏军便蛮横地开枪射击。1969 年 6 月 10 日，三十余名全副武装的苏边防军悍然越过这片检迹地带，侵入新疆裕民县的塔斯提地区；对我

正在转场的牧民进行威胁恫吓，并将羊群四散驱赶。女牧工孙龙珍已怀有四个月的身孕，面对苏军的无耻行径，奋起怒斥，被苏军惨无人道的开枪杀死。又将六名中国牧民捆绑起来，丢弃在草滩上，最后扬长而去。幸亏有转场的牧民从此地经过，六名牧民才幸免于难。

苏军的无耻行径已到了令人可忍而孰不可忍的地步。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疆军区司令部。

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睡了个很惬意的午觉，此刻刚懒洋洋地走进办公室，便看到了办公桌上置放在醒目位置的 6 月 10 日的情况报告。

“又是边境事件。”

龙书金不耐烦地将报告浏览了一遍。因为死了人，他不得不稍为认真地多看了两眼。

“越界……开枪……这可能吗?”……

进入 6 月以来，这类有关苏军越境入侵的报告显著增多。按照惯例，有关外交的纠纷一旦发生，不管事件的大小，管辖哨所必须一式三份，用电报直发军分区、军区和北京外交部。而且做为军区司令员的他，亦必须一一圈阅。据说这一规定是周恩来亲自制定的。龙书金由广州军区副司令调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后，也不得不遵守这一规定。

龙书金对这些多如牛毛的外交纠纷报告早就腻烦透顶。今天是一头羊、明天是一头牛、要么是你打了我一枪，我射了你一弹。在自己的辖区内，中苏边界线长达 7000 多公里，谁知道一天要发生多少事?而这些事件又有多少是真实的呢?

“假报军情?……!”

龙书金将报告漫不经心地抛在桌面上，起身缓缓踱到窗前。

新疆的六月，窗外炽热如火，花园里的花草绿木，在骄阳的暴晒下蔫搭着头，好似脱干了水分，划一根火柴就可点着。

“这个鬼地方。”

龙书金愤愤地咒骂了一句，又回到刚才的思路上去。

有些哨所的军官，为了引起上级的重视，得到更充裕的供应，故意夸大事实。有时屁大一点事也来报告。这虽然算不上邀功争宠，却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边界如此漫长，很多地方又没有边界标志，谁侵犯了谁，有什么根据?再说放牧牛羊跑单的事时有发生，难道这也报告，这也需要我军区司令圈阅?

说实话，珍宝岛事件发生后，龙书金的确紧张过一阵子。“九大”期间龙书金赴京与会

时，秘密会见过林彪、林彪认为：中苏之间的矛盾完全是因为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引起的，即使有一些边境摩擦，尚不至于酿成大战。另外，从苏军的兵力部署上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林彪最后诡秘地说：还是有一点边境纠纷好，可以提高军队的威信，加重几个军区司令在中央领导层的分量。

林彪的弦外之音，龙书金自然心领神会。

四月，中央军委发来了电报，报文中特别说明，毛泽东最近指示："西北可能要出问题"。要龙书金早做部署。由于林彪的交底，龙书金对这份电报只是付之一笑，草签了个名字，便封进了文件柜，拒未对下传达。

进入 6 月，关于外交纠纷的报告沓至纷来，有时一天多达 20 余份。龙书金觉得实在乏味，便擅自下了一道命令："此后一般性的外交纠纷，可逐级报告，本级能处理的，可不必报告上级。"

果然，此类报告顿时骤减下来，龙书金自觉清心了不少。他不懂得：外交无小事，一粒火星，都可触发两国交兵的连绵战火。尤其是在中苏两国大战一触即发的危急时刻。

龙书金立刻得到了血腥的教训。

二

1969 年 8 月 10 日，北疆军区副司令员任书田到塔城军分区检查工作，塔城军分区政委王新光汇报工作时谈到最近对面苏军调动频繁，夜间可听到坦克的轰鸣声，苏军是否有什么阴谋?任书田副司令员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新疆军区司令部。

8 月 11 日，中国军队在两国边防军经常会晤的巴克图哨所悬挂起红旗，这是邀请对方司令官进行会谈的信号。然而，红旗悬挂了一天，苏军的赫尔丘克上校，安泽菲洛夫中校、巴什捷夫中校，谁也没有露面。

8 月 12 日，新疆军区作战部部长孟魁武接到塔城军分区再次来电，认为苏军行动反常，马上报告了龙书金。龙书金弃置一旁，没有答复。

当晚，王新光政委又电话直要新疆军区作战值班室，报告当面苏军可能有重大行动。请示明天的例行巡逻可否取消。

值班参谋回答：军区首长已接到你们的报告，但对取消例行巡逻一事没有明确指示。

8 月 13 日上午八时，按照规定，副连长杨政林率领三排 37 名官兵，执行例行巡逻任务。

王新光玫委伫立在一个高地上，目送巡逻队消融入茫茫的戈壁滩。虽然这天的阳光格外明媚，王新光的心头却笼罩着驱之不散的浓厚的阴云。

巡逻队的官兵对即将发生的凶险茫然不知，他们沿着例行的巡逻道路，逶迤着向前走去。由于是在荒无人迹的戈壁上巡逻，所以队形并不很严整。几个刚分到边防的新兵，围着杨政

林听他讲惊心动魄的边防斗争故事。还有的将路旁的沙枣棵、骆驼草折断，编成圈帽戴在头顶，以遮挡骄热的太阳。

突然，杨政林停住了脚步，他似乎感到周围的地形有些陌生。这条路他走过上百遍。沿途的一草一木、山丘、沟壑，他熟悉得如同自己的指掌。

他细细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地形地貌，说不出哪里感到别扭。

一望无际的戈壁，犹如一个正在酣睡的莽汉，毫无知觉的袒露着胸腹。

杨政林正要命令巡逻队继续前进，一发炮弹挟着尖历的呼啸落在队伍的中间。

“轰”的一声巨响，五六名战士炸得四散飞进。

“卧倒”，杨政林吼叫着发出了命令。

六辆苏军坦克犹如从地狱里钻出来，出现在杨政林的视野里，它们巨兽般摇晃着抖掉身上的浮土、草棵，成扇形从三面包围上来。三百多名苏军官兵，也从土堆里爬出来，尾随坦克开始冲击。

杨政林这才意识到，这是苏军周密计划，蓄谋已久的行动。巡逻队被四面包围，已经没有生还的退路了。

此刻，杨政林已抱定必死的决心。抵抗，无异鸡蛋往石头上碰，可即便头破血流，也要溅它一身黄了。

望着呐喊冲来的苏军士兵，杨政林对身旁的机枪手狠狠挥动了一下手臂，“打!”

机枪手也意识到处境的险恶，紧抱着机枪，将一串串子弹，刮风般扫向扑来的敌人。

巡逻队的战士，虽然伏在地上，但无可依托的地物，且被苏军的密集炮火打得抬不起头来，间或用冲锋枪还击一下，子弹打在坦克的甲板上，只是进发出几粒火星，对敌军根本构不成威胁。

此时杨政林的左臂已经被子弹穿了个洞，他无暇包扎，不断涌出的血水染红了半边军衣。

现在，他知道自己应该先做些什么了。他将报话机从已牺牲的报话员的身上解下来，大声呼叫：“塔城、塔城、我是杨政林，我们在铁里克提东十公里处遭敌伏击，苏军坦克六辆，步兵 300 余人……”

这时，空中传来“嗡嗡”的轰鸣声，杨政林抬头，看到两架直升机，在头顶盘旋了两圈，然后向西北逛去。

杨政林报告完敌情，最后沉重地说：“请党相信我们。我们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粒

子弹，决不会出现一个俘虏……”

杨政林扔下话筒，用冲锋枪扫倒几个苏军士兵。正想转身射去，这才发现右腿被炸断了，早已失去了知觉，血水浸透了身下的岩石。

苏军似乎知道了这一队中国士兵目前处于的孤立无援的境地，马上改变了战术，不再用坦克导引步兵冲击，而是将中国士兵团团围住，用准确的炮火逐个进行打靶式的射击。

巡逻队马上陷入了拼杀不能，抵抗无望的境地。

空旷的戈壁变成了血腥的屠场。

有的中国士兵早已死去，仍然成为苏军射击的目标，尸体上冒着一缕缕中弹后的青烟。

中国士兵抱定必死的决心，依然顽强地抵抗着。

突然，两颗汽油燃烧弹在中国阵地中间炸裂开来，随着四散喷溅的黑色液油，大火如噬人的野兽张开了血红的嘴巴。

火海里，中国士兵在翻滚、扑跌。一阵阵凄厉的惨叫声，伴着血肉被烧焦的腥臭味，在苍茫的戈壁滩上飘散，回旋……。

仅存的两个伤兵爬到了杨政林身边。七班长胡宝杨右眼被击穿，血浆糊了一脸。新战士小王第一次参加执勤，连枪都不会使，手里紧握着一颗未开盖的手榴弹，稚气的脸绒上挂着横七竖八的黑红的血污。他的腿、腹、胸先后中了四弹，军衣与皮肉烧结在一起连扔手榴弹的力气都没有了。

杨政林悲叹了一声，回身望了一眼祖国的土地，缓缓旋下小王手中的手榴弹底盖，攥住弦扣。

一声巨响过后，阵地上旋即沉静下来。

只有滚滚的黑烟，还在升腾、膨胀，远远望去，如一只狰狞可怖的恶鬼。

等到中国陆军第八师的一个团携带轻重武器，从 60 公里外的巴克图据点赶来时，战斗早已结束了。

38 具尸体弃置一地，有的面目全非，变成了黑炭。方圆几百米的戈壁，仿佛被炽热的天火焚烧过，变得漆黑一片。

大漠孤烟，夕阳惨照，天将倾，地欲堕，黄昏血色，血色黄昏。

半个月之后，为了弄清事件真相，中央军委调查组来到了乌鲁木齐，先后调查了司令员龙书金、政委王恩茂、副司令员赛福鼎以下近百人。

塔城军分区政委王新光、参谋长南仲周认为，事件发生前，苏军调动频繁，情况异常，这些情况多次向军区司令部值班室汇报过，现有电话记录可以做证，汇报中曾多次要求暂停巡逻，但上级都没有答复。北疆军区副司令员任书田说：“接到塔城军分区的报告后，我们是慎重研究过的，并且有情况不明暂不巡逻的决定，但上报军区后，一直未接到批复，不得已只好让值勤分队继续巡逻。为了此事，赵副司令员曾亲自打电话找到龙书金，并且吵骂了一通。”

新疆军区作战部科长宫为友、政治部保卫科科长岳耀礼说：塔城上报的情况我们都已知道，作为参谋人员，我们也同意暂停巡逻，但是给领导汇报后，确没人理睬。

新疆军区作战部部长孟魁武说：“为此事我曾专门请示过龙书金司令员，司令员让我报告北京外交部，让他们拿意见。由于事关重大，在外交部没有明确答复前，我不敢擅自下令停止巡逻。”

关于一个边防哨所是否巡逻的问题，居然要由远隔万里之外的北京外交部负责。这实在有点滑稽。再查北京外交部，外交部答复值班人员已回电，关于边防部队的巡逻间隔，巡逻路线，可由新疆军区自行确定。

从北京到新疆，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究竟谁应该为 8·13 事件负责呢?鬼知道?

直到 1971 年 9·13 事件发生后，这些纠缠不清的失误才一古脑落到林彪死党龙书金的头上。龙书金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否也暴露了军队内一部分工不明，遇事推诿，相互扯皮、缺乏决断的弊端呢?

25 年后，当我们重新走访这些老同志时，每每忆及 8·13 事件，许多老同志都是泪滚滚、泣不成声。宫为友同志为此事竟伤心成疾，久治不愈。在他的后半生里，他的心始终为那 38 个屈死的冤魂所缠绕。固然，苏军是这次血腥屠案的执刀者。但作为战区司令部里的一名高级参谋人员。夜暗扪心，他每每自觉难逃其咎。

一个位卑职微的军人，尚有这份责任和良知，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三

8 月 13 日的夜晚，北京的气温高达摄氏 38°，黑色的夜幕像一块密不透风的雨布，把整个首都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四合院里的居民，几乎都逃离了闷室，跑到通街的街巷口把扇纳凉。

文革时期的一个主要标志，便是几乎所有的机关、学校、工矿企业、各大街口，都置有难以计数的高音喇叭。每天早上六点钟，人们便要从《东方红》的乐曲声中醒来，去匆匆忙忙的进行一天的“抓革命、促生产”。每天晚上 20 点，高音喇叭几乎再次同时开放，播送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使人民及时了解大好形势和党中央、毛主席的最新战略部署，有时候，高音喇叭也会在半夜里开启，把人们从酣睡中唤醒，这肯定是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人们收听完毕，便从单位自动集合起来，敲锣打鼓到各级革委会报喜，表一通决心，

折腾一夜，第二天一上班还要组织学习。第三天才能补上失眠的损失。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里，播音员用夏青播送九评的声音，报告了苏军入侵我新疆裕民县地区，打死打伤中国士兵多名的消息。新闻联播后，即播放了中国外交部向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提出的抗议照会。照会指出：今天上午，苏联数百名机械化士兵在直升飞机、坦克和装甲车的掩护下，侵入中国领土达两公里，对中国一支巡逻部队进行包围和射击，打死打伤中国官兵多人，巡逻部队进行了英勇的还击。

照会指出：这是苏修新沙皇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犯下的又一滔天罪行。

照会最后说：中国政府对这一无端的挑衅提出强烈的抗议并保留还击的权利。

外国记者们注意到，北京的居民听到这一消息后，神情都格外的严肃和庄重，没有举行大规模的游行和示威。人们似乎明白了一个严峻的现实，即高呼口号表示义愤的阶段已经过去。他们将默默地去迎接战争。

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苏联外交部向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也提出了强烈的抗议照会，照会中说：几批武装的中国军队在新疆省越过了它的远东边界，发动了武装挑衅，这个挑衅被苏联边防军击退，冲突地点是哈萨克斯坦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地区，战斗持续了 1 小时又 15 分钟，照会中说：中国在苏中边界进行挑衅的严重后果责任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来负。

13、14、15 日，世界舆论大哗，再次为中苏的边界之战争论不休。

美联社 15 日发表了伦纳德·普拉特的文章，认为新疆发生的冲突极有可能是俄国军队入侵引起的，理由是俄国关于 13 日战斗的报道没有谈及苏联伤亡的情况，而以前的报道总是详细地叙述俄国人被打死打伤的情况，而中国北京电台则报道了有关战斗、伤亡及俄国人使用装甲车、飞机的细节。

法新社 15 日的报道正相反，认为：中国的声明正因为有许多细节，所以让人感到是一场预谋的冲突，因为突发事件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很多细节的。

16 日，《华盛顿邮报》发表了瑞安的文章，认为新疆具有激起一场大战所必要的一切因素，新疆的面积等于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英国的总和，它有着丰富的尚未开采的石油、煤、稀有金属和制造核武器的原料油。因此，这个地区对于俄国和北京来说，都具有极端重要的地理、政治、军事和经济意义。东方两个大国的敌对状态的根源远远不限于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双方的分歧是广泛而又深刻的，包括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和领土等诸方面。因此，把新疆从赤色中国中分割出去很可能是苏联的既定目标之一。这一点无论是国民党中国还是共产党中国都抱有戒心。如果不是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也是战胜国的话，这块地区也许早被苏联夺走了。

8 月 15 日一大早，尼克松放弃了清晨的散步时间，独自坐在总统办公室里翻阅各家的报纸。然而二十多份报纸对中苏新疆冲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使他不得要领。他现在急切要弄明白，这种边界冲突的真象是什么?究竟是谁主动挑起的冲突?因为这直接关连到他日趋构想成熟的全球战略。

尼克松先后给国防部部长莱尔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中央情报局局长胡佛挂了电话，然而他们谁也不敢确定究竟是哪一方挑起的事端。

尼克松暴怒得几次想在话筒里骂人，只是顾忌到总统的风度和在部属面前的形象，才把涌到嘴边的粗话强咽了下去。

此刻，尼克松只能像一只囚笼里的狮子，焦躁地围着办公桌踱来踱去，不时发泄般地把桌上的地球仪拨得团团乱转。

基辛格挟着一卷图纸走进了总统办公室。

“总统阁下，今天来得这样早，我想还没有享用早餐吧?”

“国防部、情报局都是一群废物，我不明白，每年拨给他们几百个亿的美元，都用到什么地方去了。”

基辛格似乎根本未察觉总统糟糕的心境，声调依然如前地说：“我给您带来一份早餐，虽然并不丰美，也许能合您的胃口。”

尼克松讨厌这种离题万里的插科打浑，正想将这位博士赶出去，却见基辛格不慌不忙地将手中的图纸摊在办公桌上。

“总统阁下，请看，这是中苏两次交战地区五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图，在乌苏里江地区，苏联的铁路离作战地区几乎不到 50 公里，而中国的铁路却远在 3Q0 公里之外。在新疆地区，苏联横置中亚的铁路离冲突的最近点不到 10 公里，而中国的却远在 800 公里之外，这说明什么呢?何况，中国军队的空运能力远逊于苏联军队。”

尼克松双眉微皱，沉思有顷，顿时眼睛一亮，“你是说，两次冲突的地区兵力集结，后勤供应都在有利于苏联的一方?”

基辛格颇为自得地说：“冲突肯定是苏联挑起的，我认为一生靠战争起家的毛泽东不会愚蠢到选择这种对自己最为不利的地区同苏联开战的。要知道毛泽东一贯主张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尼克松的心胸豁然开朗，长长吁了一口闷气。既然是苏联主动挑起的争端，那么目前孤立无援的中国承受着巨大的双重压力。中国领导人肯定已经看到，美国迟早会从亚洲撤出的，这个巨大的真空由谁来填补呢?——苏联。中国领导人最恐惧，最讨厌的正是这个国家。

现在，通向神秘中国的道路由上帝开辟了，只要我真诚地摇动几下和平的橄榄枝，美国就会消除一个强大的敌手而得到一个潜在的盟国，其实在的意义，将远远超过阿波罗登月对世界的震动。

孤立封锁中国 30 年的政策将在自己手中结束。

世界政治的格局将在自己的手中扭转。

世界上历史最古老、人口最众多的国家将由自己打开栅门、把他们迎入世界大家庭。

出奇制胜，我将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

尼克松为脑海中闪现的辉煌的前景激动得内心悚悚颤抖，他仿佛听到了冥冥之中上帝昭示般的呼唤。

基辛格当然理解总统此刻的心情，亦暗暗窃尝自己煞费苦心的一着赢得了总统心目中最为显赫的位置。此刻，他更懂得怎样把文章做得更圆满，便故意不动声色地说："总统阁下，我带来的早餐毕竟不能填饱饥饿的胃，我想，您现在应该吃点什么。"

"好吧，今天中午，我们到皮埃尔饭店共同进餐。那儿的烤牛排，你似乎特别感兴趣。"

尼克松总统很少吃中饭，基辛格很少不吃中饭。为了这顿午餐，尼克松是为数不多的一次破例。

四

莫斯科大剧院。

今晚，苏联国家芭蕾舞剧团在这儿演出古典名剧《睡美人》。台上，身着羽纱、体态修美的仙子们正在跳一段四人舞。她们脚上轻盈，如一队仙鹤掠水，舞姿妙曼，似一群天鹅凌波。台下的观众欣喜得如醉如痴，场内不时爆起一阵阵海涛般的掌声。

中场休息，贵宾客厅里，勃列日涅夫找到了正在角落里闷坐的莫斯科市委书记康巴耶维奇。

康巴耶维奇见勃列日涅夫主动与自己谈话，笔直地站立在那儿，激动得牙床上下直碰，半天竟未说出一句话来。

勃列日涅夫亲切地扶他在沙发上坐下，贴近耳朵歉疚地说："康巴耶维奇同志，在今天的会议上，你未能被选入政治局，我想你可能已经知道了。"

康巴耶维奇沮丧地点了点头。

勃列日涅夫动情地："你知道，我虽然是第一书记，可有时候我说的话并不算数，少数服从多数，这是党的纪律。"

康巴耶维奇惶恐地："勃列日涅夫同志，我、我没有丝毫抱怨的意思……"

勃列日涅夫知心地拍拍对方的肩膀。"我很理解你此时的心情，也很高兴地看到你还是那么结实。现在，我只是想帮助你，看看能为你做些什么？"

康巴耶维奇激动的情绪这才平静下来。他明白，一旦失去了政治局的位置，那么离失去市委书记位置的时间便不会太长了。

他嗫嚅着说："也许您知道，我任职期间，从未滥用过权利……"

"知道，这我知道，你是我们党最优秀的党员之一，你的清正廉洁我们都是清楚的。"

一个即将下台的人，党还会有如此高的评价，康巴耶维奇激情难抑地紧握住勃列日涅夫的手。

"我，我只有一个要求，也许这不太合适……"

勃列日涅夫用鼓励地神情望着他，"说吧，我很乐意为你做点什么。"

"我有一个儿子，在莫斯科大学读书，今年就要毕业了，我想为他申请一套房子，如果我退休，我也想在这边生活。"

康巴耶维奇心情紧张，磕磕巴巴地说出了上面的请求，然后忐忑不安地注视着这位国家领袖的神色。

勃列日涅夫沉吟了片刻，微笑着说："为党工作了这么多年，要求只是一套房子，这完全应该，你等消息吧，也许我能办好。"

康巴耶维奇上下大幅度地摇撼着勃列日涅夫的手，激动得涕泪横流，如果不是处在公共场所，他一定会放声地号啕个痛快。

第二天，康巴耶维奇领到了处于瓦席列夫大街住宅区的一套三居室的钥匙。

勃列日涅夫既无杰出的才能，又无显赫的功绩，居然能在世界共运领袖的位置上安然度过了 18 个春秋。晚年长时期的昏迷，失去了理智，也未有人觊觎他的宝座，直到他长眠不醒，才由安德罗波夫接替，这实在令外界迷惑不解。

其实，只要深入到内里，看穿了他的这套把戏，就可以从中领略他成功的诀窍。

勃列日涅夫刚离开康巴耶维奇，就被西蒙诺夫、纳吉宾、列克姆丘克等文学家、剧作家包围了。他们轮流同勃列日涅夫握手，热情地问好。

这些苏联的文坛巨匠之所以如此敬重勃列日涅夫，一方面是由于他至高无上的党的领袖地位，另一方面也有功利主义的原因。

当时的苏联，文化管制是十分严厉的，许多剧目，电影在试片时便被禁演、打入死牢。一些持不同政见的文学家如索尔仁尼琴等还被驱逐出国。一般说来，文学家、艺术家所创造的精神产品与党所期待的宣传目标是有一定距离的，党所注重的是社会进步的主流和人民生

活的幸福美满，而文学艺术家们则全身心地去挖掘社会的阴暗面和人性的缺陷。更何况，在艺术的殿堂里，悲剧美具有比和谐美满强大得多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因此，这些文坛巨匠们的艺术追求与党的宣传政策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许多作品遭到禁演、禁止出版的命运也屡见不鲜，但是很快，几个聪明的艺术大家便找到了护身的法宝。在文化部试演审查时务必请到勃列日涅夫，他天生喜爱戏剧和电影，只要没有重要活动，几乎每请必到。倘若他观看了剧目、电影，并且感动得流了眼泪，就等于获得了公映权的通行证。以后如果出了什么问题，负责理论宣传的上级官员追查下来、文化部门就可以用"勃列日涅夫看过了，并且流了眼泪"抵挡过去，上级官员闻此，只能哑口无言。

在苏联文化艺术界，勃列日涅夫流眼泪是一个好徵兆，虽然它不可能流淌出一个绿色盎然的春天，却可以滋润几待枯死的三两片弱芽。可惜勃列日涅夫党、政、军三权集于一身，毕竟是太忙了。他能审看的戏剧、影片非常有限。

在艺术沙龙里，一些艺术大师们曾私下议论过，如果勃列日涅夫肯屈尊就任文化部长一职的话，也许日子会好过得多。但立即有人反对："到那时候，他的眼泪就不灵了。"

说实在话，勃列日涅夫是非常喜欢同文化艺术界的作家，演员交朋友的。有时他看了一本感兴趣的小说，便会托秘书给作家打去一个莫名其妙的祝贺的电话。此刻，他握着西蒙诺夫的手说："你最近写的长诗《乌苏里江的血》我读过了，写得很好，我很感动。"

他没有说流眼泪。

"诗中提到的'黄祸'，我看很有现实意义。中国红卫兵来到莫斯科的想像，也极富浪漫色彩，我看不仅仅是普希金的塑像被打碎，托尔斯泰去劳改，恐怕你、我都要去劳改吧！"

这些艺术大师们都开心地笑起来，笑得很廉价。因为勃列日涅夫的玩笑并不幽默。

第二天一早，当勃列日涅夫乘着他那辆美国总统赠送的罗尔罗伊斯轿车，来到克林姆林宫的办公室时，总理柯西金、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已经在等候他了。

"勃列日涅夫同志，8 月 13 日苏中边界冲突事件你预先知道吗?"柯西金压抑着忿怒，语调带有质问的味道。

"怎么，出什么问题了吗?"

勃列日涅夫避开柯西金的质问，令人无法捉摸地反问一句。

葛罗米柯用心老辣地说："这件事如果您也不知道，就更成问题了。昨天，格列奇科命令军方擅自动手，在新疆消灭了中国一支 30 多人的边防巡逻队，我不明白他想得到什么?是因为在达曼斯基岛我们吃了亏，所以就在这边反咬一口?这种政治上的近视眼和小家子气，与我们党的地位太不相称了。"

柯西金接着说："如果是为了教训中国，这种隔靴搔痒的做法能有什么效力呢?去年他派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我们国家的威望已经受到了重大的损害。正在推进的亚洲安全体系

已到了关键时刻，不少亚洲国家本来就对我们抱有种种疑虑，这一顿枪炮，把他们打得更是远离了我们。这等于宣告了我们耗费巨资，苦心经营了近半年的亚洲安全体系的破产……”

勃列日涅夫从办公桌前站了起来，一边沉重地踱着脚步，一边不安地绞动着手指。”

“问题有这么严重吗?”

葛罗米柯将一叠电报掷在桌上。“看看吧，这是我们 20 多个使馆今天打来的电报。如果说在达曼斯基岛发生冲突时，世界还弄不清是哪一方首先挑起战火的话。那么这一回，几乎全世界都认定了我们是战争的挑起者。即便是耍戏法，也应该玩得漂亮些。格列奇科实在是一个既狂傲又愚蠢的家伙。……”

勃列日涅夫认真地倾听着、思考着、仿佛经过了一番深刻的反省后，忠诚地问，“你们的意见，现在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柯西金：“首先，我们应该停止军事上的一切敌对行动，维持边界的平静，如果不夸大事实，我们能够看到，中国尽管在边界增加了兵力，但仅仅是为了加强防御力量，他们的武器装备和综合国力，还远未构成对我国的现实威胁。

“其次，要彻底打消近期动用核武器的想法，上次政治局会议上，格列奇科叫嚷要动用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对中国进行一劳永逸的打击，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也是异常危险的，不要忘记，我们的战略重点在欧洲，我们的主要对手是美国，对付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动用几颗核导弹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况且中国手中也握有核按钮。一旦到了不是鱼死便是网破的境地，他们会不计后果进行反击的，到那时候，恐怕不仅仅是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世界的末日就要到了。

“第三，马上集中精力稳定欧洲。还有一个星期，便是我们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一周年的日子，已有大量迹象标明，届时这个国家将会出现一场飓风般的暴乱。如果局势一旦失控，丢掉了捷克斯洛伐克，那么整个欧洲防线就会全部崩溃，也许还轮不到我们对中国动用核武器，整个世界便面目全非了……”

握手告别的时候，勃列日涅夫似乎已经被柯西金和葛罗米柯彻底说服了。他有些动情地说：“我完全同意你们的意见，当务之急，是解决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格列奇科同志的工作，由我来做，你们放心好了。”

整整一个下午，勃列日涅夫都呆在果戈里大街的苏军总部，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扎哈罗夫，战略欺骗总局局长奥加尔科夫等苏军大本营的首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

晚九点零七分，勃列日涅夫挂通了苏联驻美国大使馆的热线电话。

“多勃雷宁同志吗?我是勃列日涅夫。”

多勃雷宁听到是勃列日涅夫亲自与他通话，马上预感到肯定有紧要的事情需要他去办。

“苏军大本营做过多次研究，准备对中国的重要军事目标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这样可以一劳永不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我想请你秘密地征求一下美国最高领导人的意见，最好能和尼克松总统本人或者基辛格博士个别面谈。我们只攻击军事目标，决不会伤及无辜的生命。而且，我们施放的核当量会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不会造成环球大气污染，也不会对地球上的生态平衡有大的破坏。……总之，我希望你能阐明我们的观点，是使他们理解我们的立场。因为，解除掉中国的核武装，毕竟符合我们两国共同的战略利益。”……

放下热线电话，多勃雷宁立即摸起另一部话机的话筒，呼叫白宫。

一个半时后，多勃雷宁赶到了皮埃尔酒店，在 19 层楼的一个房间里，与基辛格进行了一次通宵达旦的密谈。

天朦朦亮的时候，多勃雷宁才神色倦怠地回到大使馆。基辛格最后的答复是：“请耐心等待，我们需要慎重研究。”

他焦躁不安地等了八天。

他万万没有想到，美国把他们出卖了。

8 月 28 日，《华盛顿明星报》用醒目的标题捅开了这个天字号秘密。

整个世界似乎骤然间窒息了，人们用惊恐骇惧的目光，聚焦般注视着中、苏边界两端的导弹发射架。

当年两颗一为 2 万吨，一为 2．2 万吨当量的原子弹，使广岛、长崎两市的 20 万人丧生，现在的核弹威力已经增大了十倍、百倍，而且两边都有。

世界的末日真的到来了么?

死神的黑色翅膀，在人类的头顶盘旋。

当月球第一次印上了人的足迹，各种飞行器跑到广漠的宇宙，围着火星打旋的时候，人类将遥望的目光收回，才发现自身竟是如此的脆弱。

人类需要战胜的首先是自己。

第十七章

苏战略导弹部队进入一级战备，欲对中国战术核袭击。尼克松惊恐世界毁灭，毛泽东淡然一笑说："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

一

公元 1969 年 8 月 21 日，是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周年的"忌日"。

一进入 8 月，布拉格古城中便有了浓烈的火药味，大街小巷布满腰挂警棍、手执警哨，头戴白色头盔的警察，城中的主要通道设立了一道道关卡，验看身份证、盘查往来的行人。机关、学校、工矿、企业都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制定了严格的外出制度。到哪儿去，会见什么人，办什么事情，什么时间回来，都要一丝不苟地登记存档，以备咨查。

在此之前，75000 名驻捷苏军同驻东德的苏联军队进行了调换，原因是在这一年中，驻捷苏军情感上已经有了变化，开始同情捷克斯洛伐克人了。

8 月 15 日，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上将来到布拉格，他将监视布拉格的党、政、军首脑们的行动，如在平息暴乱时措施不力的话，叶皮谢夫有全权随时调动使用军队，并且可以立即撤掉消极分子的领导职务。

捷克党的第一书记胡萨克，总理切尔尼克，国防部长楚尔都听取了叶皮谢夫的训令。叶皮谢夫警告他们，要想保住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积极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防止大规模反苏暴乱的发生。同时又劝慰他们，届时，苏、捷军队将在布拉格等大城市周围举行军事演习，随时可以进入市区帮助维持秩序。

在严厉的训斥下，傀儡首脑们立即行动起来，切尔尼克发表了广播讲话：鼓吹苏联是友好的邻邦，他们的军队是根据条约到这儿来的，绝不是什么侵略，呼吁人们不要相信地下传单和街头的流言。他还严厉警告那些挑拨是非、搅乱人心的"帝国主义分子"。要采取最严厉的手段，对他们进行打击和惩罚。

8 月 16 日，捷克斯洛伐克一万多名党的中高级干部来到布拉格首都大剧院，参加一个紧急会议。

召开领导人员如此众多的会议，规模是空前的。

会议由胡萨克主持。

专程赶来的苏联莫斯科党委书记格里申宣读了致捷克共产党的一封信。

信中在大谈了一通友谊、团结之后，表示强烈赞成加紧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坚决斗争。"

身材粗胖的胡萨克做了长篇报告。

他说："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的朋友，没有什么问题不能在相互信任和融洽的情况下予以解决。"

他要求各地区、各单位的领导人要肩起领导的责任，如果哪个地方出现暴乱，就要追究所在地领导入的责任。

他用严厉的语调说："国家能够集聚足够的力量去击退任何颠覆活动，对那些敌视国家的暴力肇事者将予以法律制裁。"

虽然苏捷当局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然而布拉格就像一个巨大的火药桶，"嘶嘶"燃烧的导火索遍地皆是。

反对苏联的地下传单四处散播，传单中将 8 月 21 日定为耻辱日，迎接这个日子的做法简单明了：不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不去商店，不买报纸，不到公共娱乐场所，每人臂带黑纱，中午钟声响的时候，停止一切活动五分种，表示耻辱日的自悼。

对此，警察虽然已经逮捕了 50 余名印刷工人和散发传单的人。但对于漫天飞舞、俯拾皆是的传单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8 月 16 日，国防自行车锦标赛在捷克布尔诺市举行。开幕式上，当苏联镰刀斧头的国旗被托进场地，奏乐升旗的时候，维洛德罗母体育场上的近万名观众不约而同的发出了嘲弄的嘘声、嚎叫声和刺耳的口哨声、噪杂轰鸣淹没了苏联国歌的声乐，一直持续了 30 多秒种。这使维持秩序的警察们束手无策。

当最后身着游泳衣、皮肤黝黑的漂亮女郎撑着捷克斯洛伐克的国旗入场的时候，全场观众爆发出惊雷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国歌奏响的时候，近万名观众一齐站立起来，紧攥双拳，随声高唱，这是从未有过的万人大合唱。高亢入云的歌声震动着布尔诺。也震动了全世界。

因为来自世界各地 50 多个国家的记者目睹了这壮观的一幕。

8 月 20 日夜晚，布拉格的市民自发地举着灯烛、火炬，步行来到郊外的奥尔尚尼公墓，排着肃穆的队伍，到扬·帕拉赫的坟墓前敬献鲜花。

一年前，青年学生帕拉赫为了抗议苏军侵入自己的国家，只身来到瓦茨拉夫广场，在朗诵了自己酌诗作，表达了祖国被占领的忧愤心情后，将汽油浇在自己身上，划着火柴自焚身亡了。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人炬事件。

帕拉赫将永远成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争取自由，赢得尊严的火炬。

时间老人终于将指针挪向8月21日的中午12点。

当瓦茨拉夫广场上的钟楼敲响12下的时候，所有在市中心行驶的车辆都停了下来，并且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喇叭声。

在近40分钟鸣喇叭的示威声中，近10万名工人、职员、学生臂戴黑纱，涌向瓦茨拉夫广场，有8个姑娘穿着黑衣服，前襟用别针别着红、白、蓝三色旗的彩布，象征着黑色的8月。

各种在街道上行驶的汽车，包括出租车，车前的标志杆上也挂上了黑旗。

人群在广场集中后，开始了规模浩大的示威游行，人们一边缓慢的移动，一边振臂高呼：

“俄国佬滚出去……”

“胡萨克，卖国贼……”

“杜布切克万岁……”

还有的青年用戏谑的语调喊“胡萨克，胡萨克……”

在捷语中，胡萨克为笨蛋、傻瓜、公鹅的意思。

大批全副武装，头戴白头盔的警察冲了过来，挥舞着橡皮棍，企图将人群驱散，但是手无寸铁的人们毫不示弱地迎了上去。

广场上出现了群体殴斗的激烈场面。

警察架起高压水龙，向示威的人群喷射，但身后的人们涌过来，将高压水龙夺了过来，用石头把开关砸坏。

警察又开始施放大剂量的催泪瓦斯，愤怒的人群将铺设在人行道上的石头、水泥砖抠下来，作为武器进行还击。20多名警察的白色头盔被抢走或打掉，其中有四人被石块击中头部，顿时血流如注。

下午3点多种，防暴部队乘20多辆装甲车开进广场，在人群密集处横冲直闯，并且发射了多发催泪弹，将游行的队伍冲散。

正当瓦茨拉夫广场上数以万计的人民同占领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在布拉格市郊科希策山顶的一间农舍里，昔日捷克党的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和已被免职的议会副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相对无语的喝着闷酒。

他们预料到今天布拉格将发生一场“12级大地震”。他们呆在城里势必会被胡萨克和叶皮谢夫指责为暴乱的后台。为了避嫌，他们一大早便以游猎的名躲到了这儿。

酒喝光了，两位昔日的国家领导人倚靠在草垛上睡着了。

其实，他们根本不必跑出来，因为无论他们躲在哪儿，都无法改变命定的“替罪羊”的角色。

21 日晚，示威游行已被激化成一场大规模的暴乱，愤怒的人群在和平广场包围了公安人员的车辆，用燃烧瓶烧毁了三辆卡车，公安人员对天鸣枪，以示警告。

在迪尔广场，自动步枪从高层建筑的一个窗口射出一发发子弹，当场有数名公安人员被击中。防暴部队当即用冲锋枪进行了还击。

在共和国广场，数千人冲进一个兵营，将几十名公安人员和工人纠察队团团围住。勒令他们缴械投降，并且让他们高呼了“胡萨克、卖国贼”“俄国佬滚回去”等口号后，才饶恕了他们。

在瓦茨拉夫广场上，示威群众构筑了街垒、障碍物、阻挡装甲车的行动，并且用铁棍和木棒与警察展开了搏杀。广场附近的商店、橱窗、电话亭几乎全被砸烂。

在局势几乎失控的最后时刻，防暴部队的坦克团出动了。五十多辆坦克在各大广场和主要街道上隆隆开进着，钢铁的履带将那些桌椅板凳构筑的街垒碾得粉碎。在这些不怕打、砸、碰、烧的铁家伙面前，示威的队伍开始退却了。

下午 4 时许，人群逐渐散去，大规模的暴乱基本平息下来，个别街区还存在着零星的战斗。

在这次暴乱中，死亡的四人都是平民，伤 277 人，3690 人被拘留，1893 人被捕。在被捕的人群中，有 72 个外国人，其中有 19 名美国人，8 名法国人，7 名意大利人，9 名西德人。据说他们将以扰乱社会治安罪被起诉。

在这次动乱中，45 辆汽车被烧毁或砸烂，估计总损失为 100 万马克左右。

8 月 21 日这一天，世界各国几乎都有抗议苏修侵捷的群众示威游行。

美联社伦敦 21 日电：数以千计的人昨晚在西欧各城市举行游行，悲哀的队伍反映了他们对一年前苏联带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事的激动情绪……

德新社罗马 21 日电：一群示威者夜间在苏联大使馆外面焚烧了一个稻草扎的俄国士兵的模拟像，以表示他们反对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美联社哥本哈根 21 日电：示威者今天在坐落于繁华闹市区的苏联航空公司办事处的窗户上涂上了纳粹符号和“8 月 21 日”的字样。上百人在苏联大使馆门口扔瓶子，示威者高呼：“俄国人滚回去”的口号，丹麦警察与示威者发生了冲突。

美联社圣地亚哥 22 日电：昨天，苏联大使馆遭到罕见的袭击，数千只狗和猫被市民带到那里，它们跑进了大使馆的院子和花园，随便拉屎、撒尿。负责警卫的军官无法驱赶。记者赶到现场，看到成群的狗和猫互相嘶叫，狂吠成一片，好像它们在自办一个“狗猫音乐会”……

8 月 25 日之后，捷共开始了大清洗。有 25 名各报刊的总编辑被撤职，270 多名记者被解除了工作。另有上百名中高层干部被开除党籍，胡萨克和叶皮谢夫密谋，一度想逮捕前党的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由于总统斯沃博达的坚决反对，这两位确实不在现场的前领导人才没有锒铛入狱。

勃列日涅夫坐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一直守着电话机，几乎两天两夜没有合眼。直到暴乱完全的平息下去，他才合上了乏累的眼皮。

当他快要进入梦乡的时候，脑海里忽然掠过了一道闪电，“美国的多勃雷宁该有消息了”。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他已经没有精力再去思考了。

这一夜，勃列日涅夫被一个接一个的恶梦纠缠着，他不知为何独身来到一片空旷的雪地上，一只凶恶的黑熊向他扑来，他拼命逃跑，可就是跑不动。他被黑熊卡住了喉管，憋得喘不过气。一会儿，他觉得自己又变成了尼古拉二世，在莫吉廖夫前线大本营指挥作战，突然冲进来一群士兵，他像包粽子一样地被捆起来，然后，把他扔到叶卡捷琳娜城堡的伊帕季耶夫公寓。

夜晚，他终于挣断了绳索，从二楼摸到楼下，黑暗中他默数着，一共下了 23 级台阶。突然，枪声响了。他觉得有数十颗枪弹穿透了他的心脏，把胸部打成一个透明的马蜂窝。他倒在了地上，但是还能思索，他猛然想起尼古拉二世执政了 23 年。

他被抬到四兄弟荒地，他看到许多废弃的矿井。他被平放到一个坑里。他想跟抬他的那位军官握手。那位军官后退了一步，说：“当年人民向您伸手，您不理睬，现在我也不和您握手。”

石块、矿土一层层覆盖到他的身上，终于，他完全置身于黑暗之中了。

开始他觉得新奇，他从未体验过这样的黑暗，也从未享有过这样的宁静。

很快他觉得无法忍受了，血管膨胀得要爆烈，心脏跳动得像擂鼓一样沉重。他猛然醒来，发现睡袍已被冷汗浸透了，明亮的阳光，正从窗帘的缝隙里透射过来。

勃列日涅夫醒来的第一件事，便是要通了苏联至美国的热线电话。

二

昨天傍晚下了一场雷阵雨，冲涮掉不少焦燥闷热的暑气，天地间骤然变得凉爽起来。

尼克松历来有早起的习惯，今天他凌晨四点便醒了。时间还早，但他难以续睡，洗漱后，来到林肯起居室，打开唱机，放上一张拉赫马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的唱片，坐下来静静

的欣赏音乐。

“阁下，早安，是喝点茶，还是来杯咖啡?”

侍卫马诺洛听到乐声，赶紧过来问候。

“来杯咖啡吧!少放糖。”

马诺洛恭谨地退下。

尼克松走到窗前，漉湿的空气迎面扑来，令人感到十分惬意。

“阁下，咖啡来了。”

马诺洛将刚煮好的咖啡托了过来。

“哦!马诺洛，你瞧，那些人在干什么？”

远处，白宫和华盛顿纪念碑之间的椭圆形广场上，三三两两的年轻人开始往中心聚合。在明亮的白炽灯的照耀下，广场上的情景一目了然。

“弄不清楚，我想，可能是学生又在搞什么示威请愿吧?”

“马诺洛，你来白宫多久了?”

“不到 10 个月。”

“你不认为林肯纪念堂的夜景是华盛顿最美丽的景色吗?”

马诺洛憨憨一笑:“总统阁下，我从未夜间去过林肯纪念堂。”

尼克松一时兴致勃发，“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咱们是不是现在就去观赏一番。”

马诺洛为难地:“现在……我想……怕有危险。您知道，他们中间常常混杂着暴力分子。”

尼克松开心地拍拍马诺洛的肩膀，“不必担心，咱们悄悄的过去，我想，你就是我的保护神。”

4 点 40 分，尼克松和马诺洛乘坐汽车，来到林肯纪念堂前，他们沿着通向林肯塑像的台阶走了上去。

一群学生看到他们俩的身景，以为是同伙，打着手势，欢快地跑了过来，待看清是国家总统尼克松时，顿时怔住了。

尼克松依次同他们握手，问了些年龄、学业等一般性问题。学生们只是机械地回答着，显然，他们还没有从最初的惊诧中解脱出来。

当尼克松知道他们是为了和平请愿从千里之外的纽约北部乘车赶来的时候，心头油然升腾起一种怜悯与钦敬相交织的复杂情感。

尼克松："知道你们是为和平而来，我心情非常激动，美国是一个科技发达，人才汇聚的国家，每个人都有责任去更多地关注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为解脱现存世界的灾难和战乱去尽一份力量。"

一位留小胡子的学生问："总统先生，既然你很明白这个伺题，美国军队为什么还要呆在越南呢?你难道不知道在那儿每星期要死 200 个美国人吗?"

尼克松耐心地回答："每星期一，我的办公桌上都有一份死亡者名单，我很清楚哪儿正在发生的事情。问题是我们的军队放下武器，撤出越南，世界和平就可以到来吗?

"我不想过多地解释为什么我们卷入了这场战争，因为这是前任的事情，我正在努力结束这场灾难。但如果伴随着军队撤出的是失败的耻辱和信念的崩溃，我想你们也不会同意吧?"

几位同学相互观望了几眼，信服地点了点头。

尼克松自我剖析着说："我知道在你们中间，有不少人认为我不是个好东西，回想我比你们大不了几岁，刚从法学院毕业的时候，适逢战前的张伯伦访问慕尼黑回国，发表了那个著名的和平声明，我从收音机里听到后，兴奋得手舞足蹈。后来谈到邱吉尔对张伯伦全面的批判时，竟认为邱吉尔是个疯子。

"事实证明，我错了，张伯伦是个好人，但邱吉尔更有见识。张伯伦的'和平'差一点把世界喂了狼，而邱吉尔的战争却把狼赶跑了……"

越圈越多的同学听到了这番话，有不少人赞赏地鼓起掌来。

尼克松对自己的辨词效果非常满意。看到同学们不再有示威请愿的意思，自然乐得换一个轻松愉快话题。

尼克松问题："你们以前来过华盛顿吗?"

同学们七嘴八舌地回答，大多数是第一次。

尼克松说："既然来了，就该多玩玩，多看看，不要错过旅行的机会。"

一位金发披肩的姑娘说："我想去的地方太多了，可我只是个学生，没有钱来支撑我的旅行，我总不能靠两条腿走过大西洋，到法国的巴黎去观光吧?"

尼克松微笑着摇摇头说："姑娘，你说得是一种道理，可我并不这样认为。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个穷光蛋。可我还是同我的妻子借钱游览了墨西哥，后来又到中美州走了一趟。如果等到手头宽裕的时候才去旅行，你就会发现自己年龄太大，享受不到其中的乐趣了。你应该在改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先看看它的模样，不要等到临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才去认识它。这就是结论。"

尼克松的这番既贴切又富有哲理的话，把涉世不深的大学生们完全征服了。他们似乎完全忘记了翻山越岭赶到这儿聚会的目的。

一位女同学说："我住在洛斯阿尔托斯，我喜欢冲浪运动，可是那儿的海滩上人太多了。"

尼克松深表同情地说："洛斯阿尔托斯是加利福尼亚北部最美丽的城市，在南面有世界上最大的冲浪运动海滩，不过，这片海滩划归海军陆战队所有，公众不能使用。我可以告诉你，我已经采取了步骤，开放这片海滩中的一部分，使更多的人有机会欣赏那里的美丽风光，在更广阔的海滩上去冲击风浪。这就是我在任职期内改善'生活质量'环境计划的目标之一。"

大学生们纷纷伸出了姆指，气氛比早先热烈了许多。

"理查德，"一位同学说，"我们不称呼您总统，您介意吗?"

尼克松高兴地："不，我很喜欢，因为这样称呼很亲切，好像我年轻了许多，同你们一样，大学还没毕业。"

同学们顿时欢笑起来。

有位同学扳住尼克松的胳膊问："你认为莫斯科怎么样?"

马诺洛在旁边吓了一跳，恨不得揍那家伙一拳。总统的胳膊是可以随便乱扯的么?

尼克松很认真地说："我感觉那儿是灰色的，楼房、街道、甚至空气，如果你们想了解俄国，那就必须去列宁格勒，那是个引人入胜的游览地，那里的人民受中央政府的控制不太严厉，性格开朗，比较容易交流感情。如果论城市的美丽，布拉格和华沙在建筑的美观上要远远胜于莫斯科……"

一位黑人姑娘问："总统先生，在你走访过的众多国家中，你对哪儿感受最深?"

尼克松毫不迟疑地说："海地，在拉丁美州的国家中，那儿是最贫穷的，没有美丽的城市，也没有名菜佳肴，但是那儿的人民有一种尊严，一种十分动人的风度，我还想再去看看他们，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去俄国，能获得签证吗?"一位同学用挑战的口吻提问道。

"我想这不难办，如果有困难，可同我的办公室联系，我一定帮忙。"

“如果我们在那儿定居，不再回来呢？”

尼克松严肃地：“你尽可以自由选择。我知道，你和你的伙伴对我们的政策感到失望和气愤。我也不能强迫你们改变观点。我只希望你们的反对情绪不要变成对国家的盲目仇恨。我们的国家有许多缺点，但却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如果对此有怀疑，可以到护照办理处去看看。你会发现申请出国定居的几乎没有。而在国外，你不难看到申请入境的人排着长队……”

也许是尼克松触及到了一个众人皆知的事实，同学们都认真地思索起来。

一位留大胡子的学生问：“总统先生，我很高兴今天见到您，请允许我再提一个问题，如果全世界都发生了邀请，您最先考虑去哪个国家呢？”

“中国，我十分希望在我执政期间访问中国，那是一片古老而又神秘的土地，那是一个最伟大而又最众多的民族。如果我去不成，我希望你们一定要去……”

也许是学生们的直率和纯真，引发了尼克松真实的情感，他望着东方青玉色的晨曦，陷入了心追神往的遐思。

尼克松和马诺洛回到白宫的时候，发现基辛格在总统办公室里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总统阁下，离大选的时间还有两年半，没必要现在就急于拉选票吧？”

半年多的合作，尼克松已经摸透了这位博士的脾气，便直切正题地说：“说吧，亨利，碰上了什么麻烦事？”

基辛格从公文夹里拿出十几张写满字的纸，放到办公桌上。

“看看吧，苏联想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尼克松直觉头皮发炸，胸口被重锤狠狠槌了一击。

“昨晚多勃雷宁先生同我深谈了一夜。克里姆林宫的几个家伙决定用核导弹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现在他们来征求我们的意见……”

“不行，绝对不行。我们在亚州有 25 万军队。一旦动用了核武器，光核污染就会把我们的 25 万军队毁掉……”

尼克松一边翻看着多勃雷宁与基辛格的谈话纪要，一边惊愤地说。

“还有大气的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数百万也许是上千万平民的死亡。最可怕的是，一旦让他们打开潘多拉的盒子，整个世界就会颤颤栗栗地跪倒在北极熊的面前。到那时候，美国也会举起白旗的。我们都能够毁灭世界，可是他们却敢于毁灭世界。这就是魔鬼的力量。”

尼克松焦躁地在办公室里转了几圈后，逐渐冷静下来，“如果我们不同意，他们敢独自

动手吗?”

“我也在用这个问题问自已。我想，如果我们坚决反对的话，他们也许不敢贸然行动。问题是第二轮限制战略核武器的谈判即将开始。如果因为这件事，把刚刚和解的一点信任冲掉的话。恐怕又要倒回核竞赛的老路上去，不堪忍受的军事费用还要增加，在越南和中东的冲突也必将升级。这样会把我们逼上绝路……”

尼克松决断地说：“我长时间地考虑过了，在这场大三角的争斗中，我们一定要中国去掉苏联咄咄逼人的进攻势头。中国虽与我们意识形态不同，但没有扩张的野心，而且他们的潜在力量是十分强大的，应该把他们置于我们的核护伞下。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基辛格郑重地点点头，“阁下，我想先去睡一觉，下午再答复你。”

“漫天奇光异彩，有圣灵逞威；只有一千太阳，才能与其争辉……我是死神，是世界的毁灭者。”

整整一个上午，尼克松都觉得神思恍惚，连预定的与莱尔德、惠勒、霍尔德曼、埃列希曼讨论越南问题的会议都推掉了。印度圣诗《哈加瓦基达》中的诗句总在他脑海里萦回。他仿佛听到了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空军基地荒漠中的震耳欲聋的巨响，看到了那个耀眼刺目的火球。它如太阳般急速飞升，在 4 万英尺的高空，形成巨大无比的蘑菇状烟云。飓风在沙漠上狂奔，大地在怒吼中颤抖……

下午飞 4 点整，基辛格神色倦怠地来到白宫总统办公室。

“阁下，我和几位助手讨论了一上午，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主意，我们只统一了几个要点。

一、只要我们反对，苏联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因为这既不符合国际宪章，也违反了我们的秘密协定。

二、我们反对的理由，最好只强调美国的利益，而不要涉及中国。因为过多的涉及，一方面会把美、苏关系搞僵，使缓和的局面彻底毁掉，另一方面也会伤害中国的尊严。

三、应该设法将苏联的意图早日通知中国，使他们有所准备，制定必要的应变措施。最后这一条比较难办，我们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而且 30 年来，我们一直采取了孤立、封锁中国的政策，还夹着一个台湾问题，双方的领导人积怨甚深，戒备心理特别强烈。虽然近来有所变化，但我们从头号敌人降为二号敌人，实在也没有太大的区别。直接告诉他们，他们非但不会相信，反而会以为我们在玩弄什么花招。到那时候我们可就太狼狈了……”

尼克松说：“我前不久访问罗马尼亚和亚州五国时，齐奥塞斯库和巴基斯坦的叶海亚汗都表示愿意帮助传递消息，可不可以借用他们……”

基辛格摆摆手说：“这种传递方法保险系数太小，而且一旦泄露出去，会让人感觉到这是一场政府首脑间的密谋。”

尼克松拍拍脑门：“可否走民间的路子，让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摘出去，美

国无秘密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也无法怪罪我们。他们从我们的泄密事件中捞到的好处太多了。”

基辛格赞同地说：“我这就去办。但愿中共领导看到了这则消息，千万不要随手扔掉才好。”

8 月 28 日，《华盛顿明星报》用醒目标题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内文：“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巡航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这篇报告，中、美、苏三国首脑都看到了。当然，看到后的心情是各不相同的。

勃列日涅夫气得发疯。

尼克松静观事态的发展。

而毛泽东不得不痛苦地把中国转向战时体制。使得以后的几年中，中国经济的缓慢发展变得更加步履蹒跚。

三

八月末的北京，气温依然高达 37．8°，中南海里，一阵阵聒噪的蝉鸣，更令人感到闷热无比。

紫光阁五承殿里，正在召开一个重要会议。

百忙中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亦参加了今天的会议。

由于形势格外的严峻，几位老帅的面容也出奇地凝重。他们在为面临生死存亡紧急关头的共和国，寻求一条安渡危急的求生之路。

此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重大危机，则一点也不为过。

三月珍宝岛事件发生以来，中苏关系日趋紧张，武装冲突日益加剧，这已成为周恩时无时不忘的一块心病。文革折腾了三年，国家已是千疮百孔，经济凋敝。如果再同苏联打一场全面战争，胜利的信念固然重要，结局或许会像外电评论的那样，“中国会成为苏联的越南。”……“苏联将陷入中国人民的游击战的海洋。”……“中国会像海绵吸水一样将苏联军队吸干。”……可是中国呢?人民将要遭受多大的苦难?20 年的建设成果会不会毁于一旦?这种高昂的代价能轻易付出么?

出于对世界大政治变化的精辟理解，周恩来认定陈毅提出的与美国改善关系的主张是一着奇妙的好棋。它既可以遏制苏联咄咄逼人的进攻势头，稳定各种势力间攻守平衡的框架，

增强中国的安全系数，又可以改善中国的经济发展环境，为提供一个稳定的发展经济的和平时期创造条件。作为美国，他认为同样可以获得得上述的种种好处，因此没有理由不这样做。

他注意到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已经不止一次地在讲话中“呼吁中美恢复会谈”，宣布“美国不是要改变对大陆中共的政策，而是要改变中美两国的关系，”表示“在某个时候，我们即使单方面的采取措施，我们也将努力……”

前不久，周恩来极有兴趣地看了曾经担任过美联社驻莫斯科记者索尔兹伯里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文章中说：“……在中苏冲突中，给了尼克松一个大好的机会一使他能成为像样的历史人物的机会；当然，也存在着巨大的危险性，尼克松得下巨大的赌注。一旦中美接近，将使世界的政治形势产生结构性的变化。”

周恩来极欣赏这篇文章，不是因为他的文笔，而是他判定形势，改变世界的头脑，如果他不是一个记者而是一个政治家，或许会有惊人的作为的。

周恩来用他丰富的阅历和睿智的明目，早就识透了风云变幻中的关键。

但是由于越南战争，朝鲜半岛上的对立……尤其是事关中国根本利害的台湾问题，中美两国都没有向前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周恩来当然清楚，20 年的孤立、封锁、猜疑和忌恨，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干净的。双方都在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前进，深怕跌进阴谋的陷井，受到对方暗箭的杀伤。

让一对不共戴天的仇敌消除对立，建立起信任、谅解、宽容和友谊，这需要时间。

在职权所能的范围内，周恩来早就默默地做了。

七月初，广东抓获了两名乘游艇侵犯我国领海的美国人，周恩来马上指示，在没有搞清楚真实情况之前，不要在报纸上大肆渲染，更不要随随便便给人家戴上“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的帽子。现在的读者也许会觉得这种决定很正常。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国内有点海外关系的人几乎统统被当做“间谍”“奸细”给予了批斗、劳改、流放。更何况是两位真正的“海外来客”呢！

广东省公安厅在周恩来直接过问下，很快把情况查清楚了。这两个人是暑假来香港旅游的美国大学生，因迷失方向误入中国领海。船上没有窃听器、发报机，不像是间谍。而且两人态度很好，承认误入领海，并写下字据。

7 月 23 日，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签字“立即放人”。

7 月 24 日，两个美国大学生像一对胜利归来的探险家，通过罗湖桥到达了香港。

他俩立刻成了炙手可热的新闻人物。

美国得到这个消息后，国务院立刻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和到中国旅行的限制。

这是尼克松上台后，中美双方进行的第一次奥妙而无声的对话。

双方都似乎知道对方要说什么。但都没有说。

双方庆幸的是：各自都保持了自己的尊严。

周恩来受到了鼓舞，这是可喜的第一步。他正准备迈出第二步，第三步……苏联却同中国摊牌了。

如果一旦真的爆发了核战争，周恩来将会有一种大志未酬的遗憾。

熊向晖疑惑地："……《华盛顿明星报》是一份不太重要的民间报纸，不受官方的控制，它说的话究竟有几分真实性?会不会是美国又在玩弄什么花招，给我们制造惊慌和混乱呢?"

叶剑英凝重地："根据各方面的情报综合分析，我认为这条消息不是空穴来风。苏军的地面进攻并不十分可怕。尽管他们有百万大军，近万辆坦克，但要对我们打一场进攻战，他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因此，打核战争，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我们应该考虑最坏的情况，立足于打核战争。"

周恩来赞同地点点头，"我同意叶帅的意见，那篇报纸的消息也许只有百分之一的准确性，我们却必须有百分之百的准备。苏联敢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打一场核战争，我看没必要花费太大的时间去讨论，当务之急，是研究一套战争一旦发生的行动方案。中央领导机关如何撤离?重要城市和工厂如何防护?我们的导弹发射基地和核试验场采取什么应对措施?这些需要马上解决。"

聂荣臻摊开一张大比例的亚洲地图，指点着说："我想，所谓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是指对我国的部分重要目标进行毁灭或摘除式的打击。通过一次或数次的攻击，使我国的这些重要器官丧失功能或完全死亡。

"我认为苏军首批实施核袭击的目标，主要是我国的西昌、酒泉、罗布泊等核导弹基地，以及北京和东北的重要工业城市。

"我们的应对措施，城市应以疏散、隐蔽和防护为主。苏军的 SS 系列中程巡航导弹，时速约 8000 公里，每秒种的飞行速度为 136—145 公里之间。如果苏军从远东军区的赤塔或扎维塔亚进行发行的话，飞临哈尔滨、长春、鞍山等城市的上空需用时 3 分一 6 分钟。飞临北京大约 10 分钟左右。如苏军在蒙古巴拉巴什进行发射的话，到北京上空用时 6 分 35 秒。扣除雷达发现用时和警报传送的时间，从警报响起到核弹爆炸，北京的准备时间不会超过五分钟，而东北各城市的躲避时间就会更少。

"根据二次大战时广岛、长崎的经验，地下掩体、防空洞，对于减少人员伤亡具有重大意义。现在应该马上行动起来，让这些城市迅速挖掘防空掩体，同时在全民中广泛进行防止光幅射、核污染的应急练习。当然这种训练应当是从容不迫、有条不紊的，情况的紧急只需要领导知道就可以了，切实避免谣言流传，防止在群众中造成动乱和不安……"

熊向晖极其认真地做着会议纪录?他知道自己将根据这些元帅的见解，起草一份事关国家安危的文件，任何微小细节的遗漏，都可能造成巨大的危害。

周恩来一边认真倾听着，一边将一些要点纪录在笔记本上。核战争，这是一个陌生而又无法捉摸的课题。他知道自己将有许多工作急待去做，从现在开始，他准备以分钟为单位来安排每天的日程表了。

作为中国导弹部队之父的聂荣臻元帅，他的发言自然极有分量。

“鉴于北京警报后准备时间较短的状况，为了确保毛主席的安全，一些老同志建议国家主要领导人在九、十两月应该暂时离开北京，到江浙一带视察指导工作。苏军即使向这一带发射导弹，警报后时间较长，有利于采取防范措施。”……

这一点很重要，务必让主席离开北京。周恩来在这句话下面划了两条警示线。

“有人鼻子尖，一闻到火药味，早就跑喽!”陈毅捧着茶杯，蔑然地说，紧抿的嘴角抚着几丝高傲的愁忿。

大家当然明白陈毅话语里的矛头所指。正因为目标太过清楚，反而不好随便议论了。

陈毅锋芒所向，正是权倾朝野的副统帅林彪。

一个月前，林彪忽然突发奇想，欲重游井岗山，然后到南面转转。

按说国家领导人到基层调查研究，检查指导工作，是极其正常的事情。但此次副统帅出巡，俨然天子临朝，成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考虑到林彪怕风、怕光、怕热、怕水的特性，且值盛暑时节，巡行的又是交通不便的山区，负责接待的江西省的工作量可想而知。

八月上旬的一天，林彪、叶群、吴法宪、林立果以及秘书、保健医生。保卫和机要人员共一百多人，分乘两架英国“子爵”号客机和一架苏式“伊尔—18”运输机飞往江西，随机除携带了食品及各种衣物外，还载运着林彪专用的美国“卡达莱克”牌豪华防弹轿车。

林彪这一去竟数月不归，究竟为什么，他自己心里清楚。(当然，国庆前夕，他飞回了北京。因为毛泽东要登天安门，而作为接班人的林彪不能不出现在毛泽东左侧稍后的那个位置上，国庆之后，他又匆忙飞到了苏州。)

经过一番认真细致的讨论，大家比较统一地认为：苏军作战，一贯善于先发制人，搞突然袭击，因此，即将来临的国庆节和 10 月 17 日中苏边界的第二轮谈判，可能会成为最为突出的危险日。但从现在起就要提高警惕，准备他们早打、大打。

围绕这个题目，大家又补充讨论了一些细节问题后，周恩来合上笔记本，说：“向晖同

志，请你把今天讨论的要点尽快整理出来，争取早些呈毛主席参阅。军委的行动计划一旦实施，也许我们要分开一个时期。我想说一句话，就算是临别赠言吧！你们要多多保重，有什么难处，要及时告诉我。我想，中国不会老是这个样子……”

几位老帅拉住总理的手，人人老泪纵横。周恩来的眼眸里也盈满泪水。

文革三年，多少身经百战、战功卓著的元帅、大将中箭落马啊！大家在一起，有总理这棵大树，彼此还有个依靠。即便如此，阴风、冷箭、毒刀、暗阱尚避之不及。一旦天南海北人各一方，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呢？

叶剑英悲怆地：“总理，有我们几个老家伙在，还能替你分一点担子，往后，你可要多保重啊！”

陈毅直率地，“大厦将倾，赖以栋梁，诸葛亮是事必躬亲，鞠躬尽瘁，最后的结局如何？你可不要学诸葛亮，要珍重身体啊！”

周恩来虽然预计随着情况的恶化，大家会分离一个时期，但万万没想到，居心险恶的林彪，居然置国家、民族的危亡于不顾，乘国之危，暗中操刀，悍然发出了“第一号令”，将他视为敌手的老帅、战将们统统赶出北京，妄图化整为零，分而治之。

深重的内忧外患，交织折磨着年轻的共和国。

四

文革初期，在北京中南海的东北角，悄悄的起盖出一片平房，砖、石结构的现代风格，与周围建筑的格调似乎不太谐调，房屋内有一座小型游泳池，有装修得极为豪华的客厅、书房、寝室和健身房。

由于丰泽园年久失修，急待修缮，毛泽东便迁居到这儿。此后毛泽东逝世前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据说修建这所房屋的费用，是毛泽东从个人的巨额稿费中支付的。

游泳池澄澈的水波里，一个宽厚的身躯静止般仰浮在水面上。许久，粗壮的胳膊才高高扬起，缓缓地划动一下，周遭的水波便兴奋地跳跃撞击一番后，渐次悄悄地归于沉寂，

在水面上仰浮，是毛泽东最喜爱的游泳姿式，也是他思索问题的最佳方式。

此刻，他仰浮在水面上，眼睑紧闭，声息全无，似乎静静地睡着了。

其实，这位共和国的缔造者脑海里正涌动着滔天巨浪。他思索着：怎样操动手中的舵桨才能将 8 亿人的航船避开急流险滩，驶进一个安全的港湾。

中苏边境，苏军 55 个步兵师，12 个战役火箭师，10 个坦克师，4 个空军军团，总兵力足有 100 万虎视眈眈正欲跃马挥刀、卷地杀来。

百万大军，这算什么?我有 500 万大军与之抗衡。就算他的一万辆坦克突破了我的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但在纵深预定战场上，他们会发现陷入了灭顶之灾的重重包围之中。到那时，他们食无粮草，住无居所，车无油料，炮无弹药……

八亿人民八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苏军的千里补给线，会被我处处掐断，先头冲击部队会在我铜墙铁壁遭碰碍头破血流。我们的实战机群，会将苏军的大肚子运输机打得尸骨无存。到那时，不仅这百万大军无法做困兽之斗，我们的铁军还将杀过边界，将战火引向苏联国土。北京不保，莫斯科也将无存……

哼!没有 400 万军队，他别想打我的主意。而苏军的总兵力只有 320 万。

毛泽东挥动了一下手臂，伴随着躯体的漂移思绪仿佛也转到了另一个光点。

核战争，勃列日涅夫真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启动核战争的按钮?

毛泽东陷入了更深层的思索之中。

毛泽东当然知道原子弹的厉害。

记得十多年前第二次出访莫斯科的时候，他同当时的苏联领袖赫鲁晓夫发生过一场关于核战争的辩论。针对赫鲁晓夫惊恐核战争的暴发，诺亚方舟将彻底沉没的恐美情绪，毛泽东发表过一个震惊世界的讲话。

“原子弹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看它也是纸老虎。……”

“决定战争胜利的根本因素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原子弹也是要靠人去掌握的……”

“打核战争，肯定要死不少人，既便那样，我们还是能最后赢得战争……”

赫鲁晓夫吃惊地半张着嘴巴，凸起的眼珠几乎从眼框里蹦出来。

赫鲁晓夫没有听懂毛泽东的话。以至许多年后，在他的回忆录里，他仍然引用这段话，并且认定毛泽东是“疯子”，“战争狂人……”

波兰的哥穆尔卡也曾抱怨地说：“你们中国人多，可我们波兰呢?我们只有 5000 万人口，叫我们怎么个死法?”他也没有听懂毛泽东的话。

但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听懂了，他曾叹息着对白宫办公厅主任杰里·珀森斯将军说：“原子弹的最大威力是在发射架上，而不是飞出去之后。毛泽东是一个极难对付的人物，恐吓、威吓对他没有用。”

毛泽东对自已的许多得意之笔，风趣地称之为“我又耍了一个小花招。”

在莫斯科的这番话，算不算花招?没有人研究。此后，毛泽东亲自部署，调集了精兵强将去占领两弹的制高点。

1964 年，有了爆炸成功的原子弹、运载导弹。不久，又有了氢弹。到这个时候为止，中国已经进行了七次成功的核试验，每次试验的成功，都昭示着中国两弹技术的又一次惊人的飞跃。

现在，毛泽东当然不会再谈，准备死多少人的问题了，而是要最大限度的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近几日，毛泽东又读二十四史，其中《明史，朱升传》中的一段话，始终在他脑海里萦回。

元至正十二年(公元 1352 年)，四方旱煌，饥荒严重，又瘟疫流行。是时，元皇朝纲纪不振，政治腐败，内部纷争，天下群雄竞起，遂致大乱。定远(今属安徽省)皇觉寺为乱兵所焚。朱元璋无奈，投至义军郭子兴属下，任亲兵九夫长。后屡次征战、南讨北杀，朱元璋兵多将广，羽翼渐丰。此时元璋急于称王。然隐士朱升剖析天下大势，指出为敌者，东有张士诚，西有徐寿辉、陈友谅，南有陈友定、东南有方国珍，早早称王，只能成众矢之的。现在天下大势未定，群雄逐鹿，不如暂时拥借已称宋帝的韩林儿，修好于各方，集中打击陈友谅。此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朱元璋纳之。此后，灭陈友谅、沉小明王于瓜号江中，障碍即除才于公元 1368 年正月，即皇帝位。

面对一触即发的核战争，毛泽东从明史中又受到诸多启示。

为减少伤亡，人口密集的大中城市，应迅速挖掘修建防空工事。当核弹袭来时，人们可躲至地下。

打仗最忌两面树敌，美国急于撤出越南，我们该送他一颗定心丸吃吃，明确告诉他们中国无意在亚州追求霸权，也无意去填补美军撤离后的空白。

面对苏联的战争叫嚣，我们不能单纯地组织防御，应该和张爱萍商量一下，可否把即将实施的地下核试验和高爆核试验再提前一段时间。触一触勃列日涅夫的神经。看他还有没有胆量去动核按钮……

毛泽东虽然躺在水面上未动，却已思贯古今，神游八极，将一场大战的全局廓括胸中。

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就在于他有常人无法望其项背的预见性。正如一位著名学者所言：“如果历史能够倒演，80％的人会成为伟人。”

“主席，总理来了，正在客厅等您。”工作人员打断了毛泽东正在太虚中往来飞梭的思绪。

毛泽东手攀扶梯，走上池岸。用毛巾揩干身上的水迹。披上浴袍，走进了客厅。

“恩来，坐下说话。”毛泽东气定神闲地说。

“主席，四老帅的紧急报告，您看过了吗?”

由于过度的操劳和过重的焦虑，周恩来的声音急促、暗哑。

“哦，看过了，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

毛泽东淡然一笑，“勃列日涅夫怕不怕?尼克松怕不怕?我不晓得，我想摸摸他们的底哩!”

毛泽东今天是语声朗朗、谈笑自若。周恩来心中却如悬巨石，神色忧郁得很。

他为毛主席的安全而忧虑。

“恩来，你读过《明史》没有?我看朱升是个有贡献的人。他为明太祖成就帝业立了头功。对了，他有九字国策定江山，‘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我也有九个字能不能对付核大战?听好，这九字就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周恩来略一思忖，陡然眼眸一亮。

毛泽东狡黠地一笑，“有没有剽窃之嫌啊?”

周恩来兴奋地：“不称霸，好!这下美国就该放心了。”

毛泽东摇摇头，“只放心不够，人家是老大，哪能袖手旁观，我想让他们下河趟趟浑水哩?”

周恩来：“真把美国拖进来，这场戏就有热闹看了。”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沉吟着说：“勃列日涅夫是个软耳朵根子，我怕他管不住那个国防部长哩!”

周恩来始终记挂着自己的使命，趁此亮出了底牌。“主席，四老帅都认为国庆节苏军偷袭的可能性很大。我看，今年的群众集会怎么个搞法，是不是再研究一下?”

周恩来的潜台词是：搞集会主席就要检阅，要检阅就要登天安门。登天安门国家领导人就要全部亮相。这个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哦!不搞集会，我看不太好吧!这是不是告诉人家，我们有点怕?集会还是要搞的，我还要上天安门。我倒想开开眼，看看原子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毛泽东的脾气，周恩来是知道的，说不过黄河，就不过黄河，天王老子也劝不转。

周恩来的浓眉紧紧地锁在了一起。

几十万人聚集在广场上，一旦出现情况，怎样疏散?怎样隐蔽?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和其它领导人，怎样才能安全地进入地下通道?

周恩来反复掉量警报后的五分种。

如果留有余地，或许只有四分钟、三分钟。

周恩来苦思苦求着万全之策。

毛泽东笑笑，解意地说："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不可以放两颗原子弹吓唬吓唬他们呀?让他们也紧张两天，等明白过来，我们的节也过完了。"

周恩来心头略松，会意地："放完后，咱们再来个秘而不宣。"

"对嘛!这就叫'兵不厌诈'嘛?"

"主席，您看安排在什么时间比较好?"

"我看不能早，也不能晚，28、29 两天就可以。这事还要和荣臻、爱萍同志商量一下。"

公元 1969 年 9 月 28 日和 29 日，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震动信号。

他们马上做出了判断：中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和高爆核试验。这是有史以来中国进行的第八次、第九次核试验。

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美、苏两国，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中国公布核试验的消息和有关资料。

奇怪的是，同前七次试验连篇累牍、热烈庆贺的情形相左，一连几天，中国所有的新闻媒介都悄无声息，对这两次核试验连一条简短的新闻都没有播发，好像这事根本没有发生过。

外电对此议论纷纷、猜测颇多。其中美联社播发的一篇评论具有广泛的认同性。即："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获取某项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

10 月 1 日，毛泽东和其它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检阅了游行队伍。

当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群众中间席地而坐，兴致勃勃地观看了节日的礼花和五彩缤纷的焰火。

毛泽东，真乃神人也。

第十八章

胡志明临终感叹中苏分裂。周恩来北京机场痛斥柯西金。陈妈妈送三子当兵，使肖全夫想起了美国南北战争中的英雄母亲

一

北京，中南海西华厅。

8 月 23 日深夜，周恩来服用了安眠药，正准备入睡。驻越南大使王幼平突然打来紧急电话：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心脏病和支气管炎突然加重，卡在嗓子眼里的浓痰难以咳出，呼吸极度困难，如今已出现休克现象。

周恩来立即要通了卫生部长的电话，指示他们马上组派专家医疗组飞赴越南，抢救胡志明。

安排完后，周恩来放下电话，定定地沉默了好长时间。

周恩来与胡志明的关系，不仅仅是中、越两国、两党的关系，个人的私交和友情也很深。周恩来年轻时在法国勤工俭学，住在巴黎城南郊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旅馆，在雷诺汽车厂做工认识了胡志明。那时两人志趣相投，危难共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第一次大革命期间，周恩来回国后在广州黄埔军校任职，胡志明也相随来到中国，做了许多工作，还担任过孙中山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礼，胡志明也参加了。……

周恩来的忧虑，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

随着中苏矛盾冲突的不断升级，越南党内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派别。有的主张倒向苏联，断绝同中国的关系。有的主张依靠中国，疏远苏联。还有的主张等距离外交，多方面的争取外援，等解决了国内的问题再说。几种努力的对抗日益加剧。正是因为有了德高望重的胡志明的调整抚慰，这种种矛盾才没有激起。一旦胡志明不在了，越南会倒向何方?

这是压在周恩来心头的又一块巨石。

25 日八时，由李邦琦、王叔咸、岳美中等心血管病专家和护士王西明组成的医疗组，乘专机飞往河内。这是中国第二次派出医疗组。第一次是年初，胡志明病情严重，中国曾派

出张孝、孙震环、黄挽等中西医专家和翻译张德维组成的医疗组。经过中越两国医务人员几个月的共同努力，到6 月初，胡志明的病情明显好转。食欲转佳、体重也有增加。第一医疗组的同志舒了一口气，正欲报请中央批准回国，没想到8 月15 日，胡志明突患感冒，病情再次恶化。

26 日，第三急救医疗组的专机再次起航，机上五人：陶寿洪、胡旭东大夫，麻醉师高日新，化验员刘占利，护士孔繁英。专机抵河内后，急救组乘车直奔主席府，立即投入紧张的抢救工作。

27 日，胡志明病情继续恶化。专家们会诊后，决定给胡志明输液。然而，这个很普通的医疗意见，却使越南的党政领导人感到为难，这固然是因为病人极度虚弱，担心输液发生意外；其主要原因是因为胡志明怕打针。胡志明的一生几度出生入死，历经坎坷磨难，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杰出的革命家，然而他却极怕打针。这也可称之谓领袖的弱点吧!

越南政治局的几位常委在病榻之侧召开了会议；他们望着昏迷不醒的领袖，终于做出了输液的决定。

护士孔繁英挂好药瓶，排出针管内的气泡，正要进针，胡志明突然睁开了眼睛，孔繁英顿时惊怔住了，几位在场的越南党政要人也屏住了呼吸。

胡志明极轻的声音问：“你叫什么名字啊?”

孔繁英望了周围的人一眼，嗫嚅着说：“我叫孔繁英。”

“你拿着针要做什么呀?”

孔繁英犹豫了片刻，大着胆子说：“胡主席，为了早些治好病，要给您打针。”

胡志明眯着眼睛，嘴角挂着笑意：“你不知道我怕打针吗?你想趁我睡着，搞突然袭击呀!”

在场的人心里都捏着一把汗。

孔繁英窘迫地撅了撅嘴唇，索性爽快地说：

“胡主席，这可是集体研究决定的啊!”

胡志明迟缓的目光，扫视了在场的同志们一眼，他似乎明白了自己病情的严重程度，微微颔首说：“既然是大家决定的，少数服从多数吧!”

在场的同志顿时松了一口气。

孔繁英护士却紧张起来，持针的手不停的颤抖，比量了好久也未敢下针。

“我不怕，你怕什么呀!一针不行，再来一针嘛!”胡志明鼓励着说。

孔繁英屏住气息，一咬牙，猛然一针扎了下去。

胡志明一皱眉。引管里见血，成功了。

在场的几位党政领导人如释重负，纷纷走过来同孔繁英握手，祝贺成功。

孔繁英只觉身子软软的，好一会儿，才觉出内衣都被汗水濡湿了，冰凉。

9 月 1 日夜，胡志明病情急转直下，生命恍如一线游丝。鉴于一国元首病危时，该国领导人应守护在侧，外国使节在场有所不便的常理，在此之前，周恩来便电嘱王幼平大使，胡主席病危期间，未经越方安排，不要前去探视。

9 月 2 日凌晨，中国又派出第四个医疗组，携带药品和器材前去抢救，他们尚在飞往河内的途中，胡志明主席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

9 点 47 分，黎笋下令停止抢救。12 名中国医护人员失声痛哭，最后列队向胡志明鞠躬致哀，含泪退出。

周恩来手执河内发来的胡志明逝世的电报，悲痛难抑地流下了泪水。

周恩来失去了一位患难与共的知己。

中国失去了一位亲如手足的朋友。

这种失去在嗣后的岁月里益发显示出沉重和残酷。

心细如丝的周恩来考虑到越方许多善后工作要做，强抑痛楚，给王幼平大使发去第二份署名指示电：不要与医疗组联系；在越方公布消息前不要去吊唁。

周恩来的判断与越方的措施正好吻合，指示及时、准确。因为 9 月 2 日恰逢越南建国 24 周年国庆日。越南劳动党不愿把深受人民爱戴的胡主席的“逝世日”与共和国的“诞生日”放在同一天，否则今后的节日庆祝与忌日的纪念活动无法妥为安排。于是中央决定将胡志明主席的逝世时间延后一天，公布为 9 月 3 日。周恩来的电报使中国的工作人员未因过度悲痛而泄露秘密。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王幼平大使对此仍然记忆犹新，感慨良多。他说：“我当大使近 30 年，周总理署名直接给我发电报，只有这两次，这是我毕生难忘的两份电报。”

飞机穿透云层，直向南飞。

座舱里，周恩来停止了批阅文件，目光定定地透过舷窗，注视着白絮般绵软的云朵。

9 月 4 日，周恩来在叶剑英、韦国清陪同下，乘专机飞往河内，与胡志明主席的遗体告

别。行前周恩来电告河内：不要求越南方面做任何接待，告别遗体后，当天即返回国。

不能参加追悼会和越方正式举行的吊丧活动，周恩来的内心有着无可名状的苦痛。但是，参加正式吊丧活动，不可避免的要同苏联的高级领导人会面。鉴于中苏大战一触即发的严重局势。此时会面，对国内的备战、对国际舆论的影响，都是不利的。

河内到了。

周恩来下榻在河内范老五宾馆。

范文同，武元甲、长征、黄国越、裴光造等越南党政领导人先后来到周恩来住处。一见到周总理，好像见到了最可信赖的兄长，顿时泪飞如雨、大放悲声。

周恩来轻抚着范文同、武元甲的肩膀，强抑着盈眶的泪水，悲痛地自责着说："我来晚了，我来晚了，我早些来，也许他不会走得……那么快。"

周恩来的话似乎开启了泪水的闸门，在场的人顿时大声恸哭起来。人们互相拥抱着，攀挽着，泪水打湿了对方的肩头、衣袖。

整个会客厅都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之中。

一小时后，周恩来与范文同进行了短时间的个别交谈。

周恩来："胡主席临终前有什么遗言吗?"

范文同泪痕未干，悲怆地说："他断断续续说过不少话，他希望能亲眼看到独立、民主、统一的越南。"

周恩来深深地点点头。

范文同望了一眼周恩来，犹豫着说："他对中、苏关系的现状很忧虑，说：'老大哥，老大姐不要再打了'。"

周恩来怔怔地望着范文同，许久，才轻轻地叹息了一声，缓缓直起身来，踱到窗前。

窗外是一片姹紫嫣红的花圃。有蜂儿、蝶儿在花丛间翩舞起落。

中国何曾要打呢?

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人们就祈求上苍，让和平永驻人间。

阳光、春风、鲜花……人人都期望着去拥抱它们。

我们不想打，可人家打到我们头上，怎么办?

好兄弟，安息吧：尽管有这么多未了的心愿。

下午五时，周恩来率领代表团前往主席府吊唁。

晚七时，周恩来和叶剑英到医院瞻仰了胡主席的遗容。

晚八时，周恩来率代表团飞离河内回国。

8 日下午，由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乘专机到达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的葬礼。

9 日上午十时许，越南在河内巴亭广场为胡志明主席举行了隆重的国葬。

前来参加吊唁活动的外国代表团有 32 个，其中，有柯西金率领的苏联政府代表团。

柯西金急欲同周恩来会晤，河内之行可以算是天赐良机，谁知他前脚刚到，周恩来已经离去。

柯西金苦无良策，最后毅然采取了一个大胆的行动。

二

9 月 11 日，北京，南苑机场。

下午三点：柯西金的专机在跑道上停稳，神情严峻的周恩来带领随行人员迎了上去。

船门拉开，柯西金出现在舱门前的舷梯上，他身材细长，着一身浅灰色的西装、土黄色的稀疏的头发在微风里拂动。当他灰褐色的眼眸发现了周恩来身影的时候，陡然泛出熠熠的闪光。笼罩在脸庞上的疲惫倦容不翼而飞。

柯西金放心了，不管此行的结果如何，国家的尊严没有受到损害，自己的人格没有受到贬辱。

因为站在面前的是周恩来，而且首先伸出了表示友好的手。

9 月 10 日，在河内扑空的柯西金，急欲同周恩来总理会晤，便在临回国前，通过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发出电报，要求在回莫斯科的途中路过北京，并同周恩来总理会晤。

电报发出后，柯西金心烦意乱地在河内等了一天，没有答复的消息。柯西金几近失望了，在专机临起飞前，他将回国飞行停留的路线告诉了中国大使馆，从河内经印度、阿富汗、中亚细亚到莫斯科。他期待着奇迹的出现。

飞机向北，进入了苏联境内。当飞机在中亚细亚的杜尚别停留时，心灰意冷的柯西金突然收到了来自中国的电报：同意与周恩来在北京会晤。

柯西金在杜尚别过了一夜，这是忧喜参半的一夜。

同意去北京会谈，这便是一种和解的姿态，一种诚意的表示，固然可喜。

中国会不会派出级别较低的官员同自己会晤，借此贬辱自己呢?

由于一个月前铁里克提事件的发生，中国领导人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

不管怎么样，柯西金仍然期待着前往北京。

面对中苏一触即发的核大战，柯西金深感焦虑不安。

他认为格列奇科“采用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的想法是一种丧失理智的疯狂的意念。大量的放射性尘埃会随着高空气流四处飘散，不仅会杀死千百万中国人，而且会威胁到远东的苏联公民以及中国接壤的其它国家人民。何况几颗核弹难以从根本上毁灭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一旦中国被逼上绝路，挺而走险，倾其所有的核弹统统扔到苏联头上的话，这种灾难是苏联也无法承受的。

柯西金的种种和平建议虽然在政治局多次会议上遭到否决和奚落。他却甘愿再冒一次风险，做一次和平的使者。

周恩来、柯西金一行走进机场的一个会客厅。

柯西金：“周恩来总理，我们已经有四年半没有见面了，我非常想念您，急切地想同您同志式的坦诚地交换看法。”

周恩来神色严峻地：”柯西金主席，您一而再、再而三地要同我会晤，我要坚持不同您见面，就有点输理了。可是事情搞到这个样子，我不知道我们还能谈些什么?”

柯西金辩解着说：“我们两国之间的边境是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我认为，这是由于误会和缺乏克制造成的……”

周恩来虽然气愤，声音却很平静。“什么是误会，谁缺乏克制?三月珍宝岛事件和上个月的铁里克提事件，是你们出动了飞机、坦克、装甲车，侵入我国边境进行武装挑衅，我们误会了吗?你们在武装挑衅中开枪开炮，打死打伤我边防军民数十人。我们还缺乏克制吗?是不是把主权都让出去，才算解除了误会不缺乏克制了呢?”

周恩来义正辞严的一番话，令柯西金有些手足无措，他暗暗自责：此行本不是来斗口舌的，何必再为那些事情辩解呢?于是，便转了话题。

“总理阁下，今天同您会晤，主要是为了消除敌意，缓解边境紧张的战争局势的。”

周恩来冷峻地：“边界的紧张局势是怎么造成的?谁要发动战争?你应该清楚。你们在我

们边界陈兵百万，几乎天天挑起边境纠纷，边界的局势怎么会不紧张?去年你们派二十多个坦克师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现在又要打我们的主意，我们该如何消除敌意呢？”

柯西金强词夺理地说：“你们也在边界不断增兵，而且让 400 余万青少年到边界紧张地区定居，这对我们边界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啊?”

周恩来淡淡一笑：“他们都是些中学生，还是些孩子，只不过到艰苦的地方进行锻炼，如果这也算构成威胁的话，你们的两万辆坦克，几万门大炮，还有进入一级战备的核导弹，一齐对向我们，谁的威胁更现实些呢?”

柯西金发现这种唇枪舌箭的交战实在难以应付，干脆坦诚地说：“我这次来，知道不可能通过一次会晤，就企望改变我们的分歧。但避免战争，是我的目的。我认为，这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的。

周恩来沉思了一下，说：“主席阁下，您为避免战争所做的努力，我表示赞赏。我想重复一遍我们的立场：中苏两国边界有些地段没有划定，有争议的地区应该通过外交途径谈判解决。在未达成协议前，双方应该努力维持边界现状，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动用武器向对方射击。中国绝不会首先挑起战争，但我们并不害怕战争。不管是小打、大打、打核大战。如果有人想欺负我们，我们会坚决奉陪到底的。”

柯西金婉转地说：“我想，不再动用武器向对方射击，不首先挑起战争，我们保证能够做到，只是上次边界谈判时，贵国的一些先决条件使我们很难堪，比如要我们必须承认沙俄与满清政府签订的几个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然后再进行谈判。如果我们承认是不平等的，还有什么脸面再谈下去呢?”

周恩来寸步不让地说：“沙俄的侵略扩张政策当然与你们现任政府无关，但你们却继承了沙俄非法掠夺的土地。在这个事实面前，你们连当年的条约的不平等性质都要否认吗?苏维埃建立之初，列宁曾明确表示把沙俄非法侵占的领土归还我国，为此还同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进行过多次会谈。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会谈不得已中止了。现在重开谈判，你们非但不准备归还这些领土，连条约不平等的性质都不肯承认，你们还有丝毫的诚意吗?”

柯西金沉默了。

细细思量，周恩来的话并非没有道理。作为两个毗邻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疆界的更动是常有的事情。承认那些条约的不平等性，既为过去的历史划上一个句号，又顾及了现实中国人民的感情。

只是，勃列日涅夫能同意吗?安德烈・格列奇科能同意吗?

一想到格列奇科那张傲慢、狂妄的脸，柯西金就有一种恶心呕吐的感觉。

双方会谈了 55 分钟。

柯西金的随员根据会谈的要点起草了一份公报。经柯西金审阅后，交给了周恩来。

中国外交部对苏方草拟的会谈公报进行了修改，将其中一些虚饰的陈词滥调划掉了。

周总理审阅时，又将“同志般的”“友好的”这几个字眼划掉了，只剩下“坦率的”。

这个公报很短，按周恩来的意见排在《人民日报》第二版中间不显眼的位置，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十一日讯)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在首都机场会见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丧礼后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

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李先念、谢富治。苏联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卡图谢夫、亚什诺夫。

柯西金同周恩来的会晤，对苏、中两国来说，似乎只是一种敌对双方的外交礼仪，没有引起些微的波澜。消息传到太平洋彼岸，却把尼克松的神经触动了。

三

华盛顿，白宫。

午餐很丰盛，有咖喱鸡、煎蛋饼、烤牛排，还有刚采摘的新鲜的草莓。这些都是帕特的杰作。

帕特细细咀嚼着精美的食品，不时停下刀叉，注视几眼坐在对面餐桌前的尼克松。

尼克松一面埋头进餐，一面翻看着一大摞当日的报纸。丝毫未注意帕特投来的温情脉脉的目光。

尼克松展开《华盛顿明星报》，一版头栏上的一行标题使他的口腔停止了蠕动。

“柯西金同周恩来在北京会晤。”

他急目扫就了消息的全文，暴怒地将报纸摔在餐桌上。

“理查德，发生了什么事情?”帕特关切地问。

“完了，全完了，我的战略构想完了。中苏和解了。”涨红脸的尼克松将刀叉餐具推到一边，两手沮丧地捂住额头。

帕特找到报纸，看完了这则让丈夫大倒胃口的消息。

“理查德，也许事情还不至于那么糟，好好和亨利商量商量，千万别发火。”帕特以妻

子特有的温柔抚慰了丈夫。

即便是伟人，也有感情脆弱的时候。

尼克松马上召见了基辛格。

基辛格没想到尼克松会发这么大的脾气。

总统发火是有理由的。基辛格往日幽默、犀利的辩辞如今都派不上用场。作为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未能就此事预先向总统提供一些看法，基辛格的确感到疚责。

如果说对此事毫无预见，那就冤枉了哈佛的博士。

事实是，越南一公布胡志明逝世的消息，基辛格就盯准了举行丧事的时间表。他估计中国、苏联都会派高级代表赶赴河内。届时，将有两国首脑会晤的可能。

然而，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丧礼前到达河内，并于当天就飞回了北京。基辛格当时便松了一口气。明眼人都可看出，这是中国在故意回避苏联。

基辛格绝未料到，柯西金在河内扑空后，会兜了一个大圈子，再飞到北京去。

迄今为止，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没有搜集到任何材料，尼克松的消息是从报纸上得来的。

基辛格惊异于尼克松的敏锐。

在哈佛大学教授们的眼中，尼克松是美国历届总统中形象最糟糕的人物。他们常常讥笑他是个品质卑劣的投机政客，是个一味哗众取宠、玩弄反共把戏的走私贩子。就在去年尼克松竞选获胜，入主白宫已成定局时，基辛格还在曼哈顿东五十五街 400 步的寓所里，与采访他的记者大骂尼克松，“这个家伙根本没有资格统治美国。”

尼克松不计前嫌，在组阁时委任他为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助理，并授以重权，这是他最初的惊异。

进入白宫后，与尼克松朝夕相处，基辛格才发现，尼克松虽然生性腼腆，怯于外交，心境孤独，心细多疑，但他坚韧执著的毅力和忍辱负重的精神是超人的。尤其是他对世界大政治的敏感，及善于准确把握时机的直觉，则令世人惊羡。

庸人与伟人的区别，在于前者只是听天由命，而后者能够把握命运。当历史用魔术师般的手法变幻出动荡混杂的局面和艰险困苦的环境时，伟人的远见卓识与非凡才能却可以酣畅淋漓的得到展示。后来的人们在欣赏这幕历史话剧的同时，也充分品味了蕴藏其中的永恒和伟大。

基辛格不知道该怎样评估尼克松。他像一块厚厚的多层蛋糕，不用刀切到底，永远猜不透里面究竟有多少种颜色。

基辛格两块镜片后射出的目光，在这张报纸上足足停留了 20 分种后，才冷静而自信地说："总统阁下，这个只有三句话的联合声明是非常冷谈的。声明中没有使用描述这种会谈的标准形容词，'友好的'、'兄弟般的" 同志式的'，而只用了一个修饰词，'坦率的'，这就意味着他们确实存在着严重分歧。"

尼克松瞟了基辛格一眼，下颏突出的脸上挂满了忧虑。"你不以为他们之间的敌对关系得到了缓和，双方达成了某种谅解吗?"

基辛格的眸子在镜片后灵动地转了一圈，坚定地说："我不这样认为。'坦率的' 是形容双方摆明了各自的立场，并不表明有建设性的进展。相反，在我看来，这是双方严阵以待，准备下一个回合的斗争的序曲。我甚至在这个声明的字里行间，闻到了浓烈的火药味。"

尼克松轻 "哦" 了一声，不放心的问："这次会晤，依你看是哪方采取了主动行动呢?中国、还是苏联?从军事实力上讲，中国是弱者，会不会在大战即将爆发的最后时刻，中国发出了停战的邀请呢?"

基辛格短暂的迷惘很快被灵智的火光融化了，他冷僻透彻地说："阁下，把发生的事情整了串连起来，答案就清楚了。胡志明去世，中国为什么要派出两个代表团，我认为这是周恩来煞费苦心的安排。中国和越南互称兄弟，周恩来与胡志明私交颇深，不去参加丧礼，便失掉了情理和信义，而去，必然要和苏联的高级代表团碰面，这也是中国极力要避免的。因此，才违反常规地出现了两个奔丧使团，周恩来肯定有无法言喻的苦衷……"

尼克松频频颔首，他从心里欣赏这个大额头的犹太人。

"其次，即便中国发出了邀请，柯西金应该从河内直飞北京，这才合乎情理，而柯西金却在回国途中，其实是已经踏进了国门后，又返身折向中国。柯西金在做空中旅行吗?不，我想他不会有那种雅兴，答案是，他未能在河内见到周恩来，便要求去北京会晤。中国高层领导经过研究，表示同意。因为这个时间差，柯西金所以在空中兜了一个大圈子。"

基辛格侃侃而谈，说到兴奋处，居然站起身，手舞足蹈地表演起来。

"第三，如果中国发出邀请，按照外交礼仪柯西金应当受 到国宾级的接待。然而中国却没有让他离开机场。会谈后，又是苏联首先宣布了这次会晤。结论是显而易见的，采取主动行动的肯定是苏联，而不是中国。"

其实不说后面的结论，尼克松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欣赏基辛格思路的清晰、敏捷，讨厌他那种得意洋洋好为人师的说话口吻。

尼克松摆了摆手，"我的意思是说，这次会晤是不是表明中苏的冲突发生了新的根本性变化?"

基辛格察觉出尼克松不耐烦的样子，语调不得不有所收敛地说："55 分钟的会晤是改变不了十年日积月累的怨恨的。这次会晤，不管解释为中苏在寻求和解也好，或是解释为苏联

在给北京一个警告也好。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中苏间的矛盾冲突正在走向一个危机点，因为柯西金不能左右苏联政治局，而中国也不会轻信柯西金。”

尼克松心中的愁云渐渐消散了。他自然满意基辛格的分析，因为这同他期待的完全一致。上帝给了他一个改变历史的机会，他看到了，正准备孤注一掷地扑过去拥抱，如果上帝突然改变了主意，那可就太残酷了。

基辛格的分析，需要时间来验证。在没有确切的证据之前，尼克松心中的石头还未能真正放下。

9 月 16 日，伦敦《新闻晚报》登载了苏联自由撰稿记者维克多·路易斯的文章。此人已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查明，其真实身份是克格勃的新闻代言人。文章中写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一直在讨论一场中苏战争的可能性”，“如果战争发生，世界只会在战争爆发之后才得知它”，“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核基地进行空中袭击”。文章中宣称：“……中国有一个反毛的地下电台正在广播，这证明了反毛力量的存在。它很可能产生一个领袖，这位领袖将会要求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给予兄弟般的援助。”

文章中还指出：“过去一年的事态发展证明了苏联恪守这样一个理论，即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或者那些受到威胁的国家的利益有权干涉彼此的事务。”

尼克松明白，这是苏联在寻找进攻中国的借口了。他们要侵略一个国家，总是先找到或者捏造一个反对力量，根据“社会主义大家庭论”“有限主权论”的观点，应反对力量的“要求”而伸出“兄弟般”的魔爪。

把践踏别国的领土和主权美化为“应其要求”。

把赤裸裸的军事入侵装扮成“援助”。

去年，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成功地演出了一幕丑剧。

今年，他们要在中国重演。

这是进攻的前兆，也是试探各方反应的气球。这篇文章透露的杀机完全证实了基辛格三天前的判断：

中苏关系已经走向一个危机点。

看完这篇文章，尼克松心中惊悲异常。他似乎看到苏联携带核弹头的轰炸机已经起飞，发射架上的中程导弹呼啸着飞向蓝天，中国大地上一片火海，世界平衡的框架打碎了。地球发生了巨大的倾斜，北极熊得意地狂笑着走向世界霸王的座椅……

恼怒、焦灼，而又无能为力。美国国会不会让总统做出直接反应的，全国的舆论也不会允许他插手其间。二十多年孤立中国的政策开始品尝到恶果了。美国的公民不会去考虑世界失衡后的灾难。他们会说：“让他们打去吧，他们不都是我们的敌人吗，不都是共产主义的

幽灵吗?”

尼克松又要召请基辛格来商讨了。虽然他有不少令人讨厌的地方，但大脑袋里也藏着不少好主意。

尼克松很欣赏自己的宽容和大度。对这位曾是敌手的博士给予最大的赏识和任用，在总统生涯中，这将是值得重笔涂抹的一章。

四

9 月，中苏 15000 余公里的边界显得异常的平静，没有了零星的枪炮声，没有了双方巡逻人员的争吵、怒骂，没有了以往频频发生了越境事件的照会、抗议……

这会不会是大战前的静默?

东北边境。

经过了夏的热烈，秋的凉意已经很浓很浓了。一片片昂藏挺直的白桦林、山榆林，树冠上缀满了金黄色的叶片，随着完达山麓砍来的一阵阵的寒风，秋叶终于几经缠绵地告别了枝桠在飘浮的空中依恋地观赏了最后一次落日后，静静地落向了草丝中的那片“墓地”。

乌苏里江的秋水平缓地流淌着，打碎了冬的枷锁，体验了春的冰凌的撞击，发泄了夏的怒吼和咆哮，秋的乌苏里江才真正显露出女儿般娇美的面容和娉婷的肢体。那软缎般光洁腻滑的肌肤、在夕阳告别的亲吻里，焕发着富丽而辉煌的神彩。

江面上，星星点点的渔舟尚不肯收网，如今正是捕捞大马哈鱼的季节。这鱼儿性情凶狠、长相凶恶，然而，却是世上最精美的食品，也是最最痴情的母亲。每年鱼儿产卵的时节，它便从海里溯江而上，寻找到沙质的滩底，用腹、臀的鳍扒出穴窝，将鱼卵下在里面。为了让小宝宝一睁开眼睛，便能有丰美的食物，最后有力气游回大海。母鱼便不吃不喝地死在小宝宝的身边。用自岂的血肉，喂食那些未曾谋面的儿女，延续着海洋生物中这奇特的一族。

虎林县烈士陵园，三百多名军人在一座新隆起的坟丘前肃立着。夕照的残光透过交错密织的树桠，斑斑驳驳的投射在墓地的草坪上。坟丘前一块新镌刻的石碑，上面写着“陈绍亮烈士之墓”。

陈绍光的弟弟陈绍亮，在抢修国防公路的紧张施工中，英勇牺牲了。

为准备即将来临的大战，边界的守备力量需要大大加强。原有的两条公路过于狭窄、弯曲，许多重型武器装备难以远送。东线前指下达了紧急命令：迅速拓宽了虎林至五林洞乃至前沿防御阵地的公路。

半个月前，施工进入一个山石风化的危险地段。在一次山石滚坡的事故中，年轻的陈绍亮为了掩护战友，被山石砸成重伤，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死时年仅 18 岁。

陈妈妈带着第三个儿子陈绍强，又一次来到了乌苏里江边。

一年不到，陈妈妈原本灰黑的头发已变成雪白的银丝，额头、脸庞上皱纹似被凿刀重新镌刻过，纹迹更加深陷、密集。此刻，她紧闭着双眼，强忍住盈眶的泪水，默默地伫立在坟前，似乎冥冥之中，在向第二个远行的游子嘱说着慈母的祝福。

15 岁的绍强像一株挺拔的白杨，依偎在母亲的身边，困苦的生活使他变得沉静而早熟。他不时用衣袖揩去沾满面颊的泪水，绝不用任性的哭号去搅乱墓地的宁静。

肖全夫将军也来到了现场。望着面前这位身材单薄、面容枯槁的母亲，崇仰、钦敬、悲哀、伤感……诸多的情感一齐在胸中混搅涌动。

陈妈妈转过身来，神色刚毅地说："肖司令这是我的小儿子绍强，他俩个哥哥都留在这儿了，我想把他留下，逢年逢节的，给他哥哥烧烧纸，我恐怕不能再来啦！"

肖全夫胸口猛觉一震，惶急地说："陈妈妈，这怎么行?您这大年纪，身边总该有个伴，再说他还小，我们不能收呀！"

陈妈妈恳求着说："肖司令，大道理我说不出多少，只明白一个理，眼下要打大仗。国家吃紧哪：俗话说：'有钱的帮钱场，没钱的帮人场。'毛主席都发号召了，我能不听嘛，咱是山里人，没啥钱物，就把他交给你啦！别看他个头小，过年就十六了。打起仗来活路多，能干啥就派个啥用场，你一定收下，这是大妈报国的一片心。"

肖全夫慌忙拦阻着说："大妈，您的心情我们理解。可当兵的有规定。先让他送您老回去，过两年再来，那时候我一定收他……"

陈妈妈摇摇头："您是怕我回不去?怕我没人伺候?肖司令，别看我上了点年纪，可腿脚还听使唤，坡里田里难不住我。再说吧，人家城里人都舍得把伢子搁在这儿，咱还有啥说的。人家的伢儿哪个不比咱的金贵?伢子，给肖司令磕头……。"

陈绍强紧抿住嘴角，泪眼哗哗地望了望娘，"扑通"一声跪在肖全夫的面前。

墓地前的军人队列里响起了哽哽咽咽的抽泣声，终于强抑的呜咽变成了放声的号啕。三百多个汉子挥泪如雨，哭声如雷，惊得树上中的鸟雀扑楞着翅膀四散飞逃。

军人的眼泪不是随意就肯抛洒的。

"向陈妈妈学习！"

"为牺牲的英雄报仇！"

"打倒苏修新沙皇！"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不知谁领着呼喊起口号，揪心扯肺的恸哭变成了同仇敌忾的怒吼。

肖全夫将跪在面前的陈绍强搀扶起来，百感交集地说："陈妈妈，小强我留下，您放心，我会照顾他，您老可要多多保重。……"

陈妈妈嘴角露出了动人的微笑。然而，微笑很快凝固了，泪水从皱纹横叠的面颊上大颗大颗地滚落。

肖全夫劝慰着说："陈妈妈，您的心情我理解，您的两个儿子都献给国家了，小强还是跟您回去吧!"

陈妈妈肃穆地摇了摇头，"肖司令，你想错了，我不是为死在这儿的两个儿子流泪。我是想，这是我最后一个儿子，再没有儿子往前线送了。"

蓦地，肖全夫的整个身心，被陈妈妈朴实的语言强烈地震撼了。

素有儒将之称的肖全夫，思潮激荡汹涌，他马上联想起美国南北战争中的英雄母亲约翰·爱琳娜。

1861 年 7 月，美国的南北战争进入一个危急的时刻，联邦政府军在马那萨斯城大会战中遭到了惨败。为了维护联邦的统一，彻底摧毁南部的奴隶制，解放黑人，林肯总统亲自颁发了《征兵令》。许多富家子弟却不肯到前线去打仗。

前线战争吃紧，北军屡遭败绩，军队却得不到补充。决心赢得战争的林肯断然采取了一系列革命措施，颁发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顿时，战争得到了人民的支持，约翰·爱琳娜正是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将自己的儿子一个又一个的送上了前线。当最后一个儿子走上前线时，林肯总统接见了约翰·爱琳娜，并且授予她英雄母亲的称号，将她的事迹印成传单、广为散发。人民被她的事迹感动了，出现了踊跃参军的热潮。格兰特将军和巴特勒将军当时曾激动地向林肯报告说："奇迹，总统阁下，今天一天就征集了五个师，三天就可以组建一支十万人的军团……。"

在研究战史时，每当谈到这一页，肖全夫都会热血沸腾、感慨不已。

约翰·爱琳娜，美国南北战争中的英雄母亲。

陈妈妈呢?该不该称之为中国的英雄母亲?!

采访中，笔者亦深深为陈妈妈的事迹所打动。因当时没有见诸报端，故而增补了上述的文字，陈绍强在部队表现出色，后担任副连级干部。1990 年转业。

第十九章

林彪发布“一号命令”野心毕露。中苏核导弹进入发射准备。尼克松见机行事打起中国牌

一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这是姑苏城郊一座幽静的别墅。从外表看，普通的水泥围墙，厚重的紫漆木门，实在没有多少惹眼的地方。然而一旦你通过戒备森严的警卫，跨入这栋别墅的大门，你会瞠目惊叹，恍如置身于天上乐园。

这儿地域虽然没有毛家湾那样阔大，庭院设计和景致布局却远比毛家湾来的典雅、精美。仿古建筑的三层主楼，既保留了庄重、飘逸的中国古建筑的风格，又带有明快、敞亮的现代建筑的特色。院中池塘水碧，红荷凌波；池中水榭曲拦、雕梁画栋；岸围太湖奇石，姿秀形巧；园中松展翼然，百花竞芳，甬路曲径通幽、啼鸟偶闻……。

这儿便是副统帅林彪的行宫。

林彪蜷缩在这儿已经两月有余。虽然这儿距离北京有千里之遥，但通过电话和北京的耳目，他对那边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每当毛泽东在公开场合露面的时候，他都会适时地出现在毛泽东身侧稍后的位置上。离别墅不远的机场，停着一架随时准备起飞的副统帅的专机。

今天，林彪起得很早，用过早餐，便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闭目养神。每当这个时候，工作人员都会屏声敛气，蹑足轻步，唯恐惊搅了副统帅伟大的思考。

耿秘书悄步走了进来，停在林彪身边，附耳轻语道：“首长，还有三分钟，毛主席的车队就要到了。”

林彪陡然睁开两眼，直起身来，戴上军帽，匆匆步出客厅，穿过甬道，站在别墅的门前恭候。

一分钟后，毛泽东的车队停在门前。毛泽东挪动着宽厚的身躯，由警卫人员搀扶着从轿车上下来。

林彪将毛泽东迎进客厅。

听说毛泽东要来，多疑的林彪思忖了许多，却始终未猜透毛泽东的用意。

林彪是八月间借口视察老区的工作离开北京的。期间虽然去过韶山、攀登过大小五井，并且做了一首“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的怀旧翻案的诗，但在大战一触即发的危急时刻跑到这儿来，总有避战逃生之嫌。

日日面对美景良辰，林彪心内却始终惴惴不安。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点着一支香烟。

“这儿景色还不错嘛！”

林彪不着边际地解释说：“我很喜欢这儿的清静，清静一点才能安心读几本书嘛！”

“噢，最近在读什么书呀？”毛泽东见茶几上摆着一摞书，便拿起来，随意翻看着。

“我读的是毛选四卷。”工于心计的林彪瞥了毛泽东一眼，他看到，毛泽东翻开的书页上，开头、书白处都被红笔填满了心德体会。这是他处心积虑的杰作。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淡然地说：“不要光读我这几本书，你自已也能写嘛！”

林彪身体挺直地坐着，双手放在膝盖上，恭敬地说：“不，您的思想博大精深，您的书，我读一辈子都领会不完。”

毛泽东可能觉得这种谈话有点乏味，便转了话题：“近来身体怎么样啊？”

“还是老样子，没什么大毛病，谢谢主席的关心。”

“要注意休息，也要适当活动，最近爬山了没有啊？”

“爬了，爬了世界上最高的山”。

毛泽东吃了一惊，“世界上最高的山?哪一座?”。

林彪郑重、从容地答：“韶山！”

毛泽东一怔，随即苦笑着摆了摆手，“韶山就几百米嘛!算个啥子高山。夸大喽、夸大！”

林彪虔诚地：“韶山是主席的家乡，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呦!九大行星围绕太阳转，主席是太阳，我们是行星，行星永远围着太阳转，我们永远跟着主席走。”

林彪的话现在听来让人肉麻，但那个时代却都认为是闪光的语言。是林彪“对毛泽东思想理解最深，跟毛主席最紧”的又一佐证。况且肉麻得真诚、肉麻得郑重，便会给人一种错觉。

肉麻的吹捧或许的的确确是真情的流露呢。

毛泽东笑了笑，没再说话。

林彪也不想再表演下去了。“主席，军委有一份敌情通报，不知主席看了没有?”

毛泽东：“哦，有什么新情况嘛?”

林彪：“外电报道，苏联正在寻找发动战争的借口。……”

毛泽东：“我倒想看看，苏联是只真老虎，还是只纸老虎哩!”

林彪：“它有核武器，我们有毛泽东思想，有毛主席的亲自指挥，有您的人民战争思想，我们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

送走毛泽东；林彪又陷入闭目沉思。

他在过电影，他刚才同毛泽东会面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细细地过滤一遍，直到确信全部应对无误后，嘴角才浮现出一丝得意的笑。

主席这边可以放心了，他对自己蜗居苏州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快。可自己总不能躺在这儿无所作为呀！北京那几个老帅，那些被打倒但未彻底灭亡的“黑帮”，会不会趁此机会闹什么名堂呢?周恩来会找各种借口把他们一个个妥善地保护起来。一旦变了气候，卷土重来，自己的地位会岌岌可危，最后的下场也着实堪虑呀!

官场如同战场，某种意义上，比战场更血腥、更残酷。

应该围绕战争的大题目做点小文章。主旨是把老帅和“黑帮”们赶出北京，疏散到各地，让他们一个个孤立无援，难以呼应。然后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将他们一一除掉。此事夹在战备之中，做来可以不露痕迹，毛泽东必不会觉察。

想到此处，林彪心中蓦然一动：自己虽然是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全国共举的副统帅，可以往行事，都是挟天子而令诸候。自己的独家号令灵不灵，还是个未知数。何不假戏真做，来个先斩后奏。即便主席怪罪下来，大敌当前，处事越乎常规，也是合乎情理的，想必不会过于纠缠。

“临杀勿急”、“谋定而后动”是林彪一贯遵奉的信条。他细细推敲，反复斟酌，两天后才写出一个仅有 200 余字的要点。然后拨通了直通总参黄永胜的红线电话。

1969 年 10 月 18 日，总参谋长黄永胜将林彪口授的几个要点整理成“绝密”文件，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名义迅速下达全军。号令中指示全军进入紧急装备状态，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各级司令部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首长要加强值班，及时掌握情况，并迅速报告；要抓紧反坦克武器的生产和布置，中央及各

大城市的机关、学校、工矿企业要疏散到偏僻的农村。……

隔了一天之后，当全国、全军接到号令，折腾得翻天覆地的时候，黄永胜才按照密谋的计划，用电话记录的形式报告给了在杭州的毛泽东。

看完电话记录稿，毛泽东在书房里闷声不响的踱来踱去，一支接一支地猛吸香烟。

林彪背着自己要搞什么名堂呢?

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事先连个招呼也不打?

毛泽东联想到了林彪三年前那个关于“政变”的讲话。

中国各朝代发生的许多宫廷政变，“逼宫”、“兵变”、“暗杀”、“强夺……”林彪如数家珍、信手拈来。毛泽东曾为此忧虑过，有这么一位熟谙政变经的“战友”日伴身侧，毕竟不是一件幸事。

日子一久，毛泽东逐渐淡忘了。

现在旧事重提，毛泽东的心病在隐隐作痛。

林彪能有今天…副统帅，接班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朝野、位尊齐天…一半是他登龙有术，韬晦生光。而最重要的，是毛泽东用本身巨大的威望和至高无上的权力，为其消除了障碍、开通了道路。

十年前，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将军权交给了他。

五年前，毛泽东肯定了他“学语录”“四突出”的作法，赞赏他的“三八作风”“四个第一”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一个创造”。

文革中，毛泽东又将他定为亲密战友，接班人，并且以法定的形式写进了党章。

从井岗山到陕北延安……

从平型关到锦州城下……

从普通的政治局委员到副统帅……

毛泽东在他身上倾注了多少心血，他的脚下又踩着多少冤魂……

“先斩后奏”分明是一种逼宫的手段……

事出紧急，也许是一时的疏忽……

事关重大啊！关乎党、关乎国、关乎民。

思想再三，毛泽东难以决断。

“刀光烛影，千古之谜……”

也许这个谜，很快便会水落石出，大白于天下的。

毛泽东强抑住纷繁的思绪，做了明智的冷处理。他在文件上沉重地批了两个字——“烧掉”。

北京的黄永胜接到回电后，顿时慌了手脚，他再次同林彪密谋后，对外宣称说：“毛主席阅后，批示：很好、烧掉”。

“很好”两字，是林彪、黄永胜为掩盖其罪行而撒下的弥天大谎。

随后，对各大军区接踵而来的执行“一号命令”的情况报告，黄都悄悄做了扣发和删改。并对毛泽东和中央其它领导同志进行了情报封锁。

林彪自以为“瞒天过海”的伎俩，帮助他渡过了难关。但两年之后，他便折戟沉河，摔死在蒙古温都尔罕。

林彪的“一号命令”，是抢班夺权的预演，也是自掘坟墓的发端。

“一号命令”下达后，各大军区、城市闻风而动。军区进入临战准备，城市开始疏散人口，机关、学校、各大工厂也在酝酿迁移。由于毛泽东的批示传达及时，全国才没有形成人人自危“大搬家”的局面。

林彪的目的总算部分地达到了，他看到了自己号令的威力。那些老帅、“黑帮”们都被赶出了北京。

外患未解，内乱先发。祸起萧墙，更令人无从防范。

二

十月中旬，被林彪视为政敌的老一辈革命家几乎统统被赶出了北京，分散迁往全国各地。

朱德、李富春去了广东从化县，陈毅迁往石家庄，叶剑英到长沙，聂荣臻到了邯郸，徐向前去了开封，刘伯承到了汉口。陈云、邓小平被迁送江西，陶铸被押送合肥。奄奄一息的刘少奇鼻子上插着鼻饲管，躺在担架上被押送开封。徐海东大将有严重的肺病，生命垂危，时刻离不开氧气，竟也逼着他拖着氧气瓶去了郑州。

这些战功赫赫、炳彪史册的功臣、战将，一生戎马倥偬，生死血战，如今却似囚犯般被发配出京，抛家撇子、生离死别。其间不知有多少凄惨悲怆的故事。

老帅、战将们被迁居到哪里，当地的革委会便能立即接受到林彪爪牙打来的秘密电话：“从北京疏散下去的，都是走资派，对他们要严加看管……”

从此，这些老革命家们与家人远隔千里，相互间也声气难通，他们有病不能治，有亲不能投，完全与外界隔离陷入孤立无援，任人宰割的境地。

刘少奇、陶铸残遭非人的折磨，几个月后便相继辞世。

徐海东大将的痛体实在无法承受旅途的颠波，刚下火车，就忧愤地合上了双眼。

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残遭揪斗蒙冤而死的老一辈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有 200 余人。

与此同时，许多城市开始了强制疏散人口，由于当时林彪、江青反党集团作祟，人民群众间派系极多，相互对立，于是借疏散人口之名，开始了互相倾轧和排挤。有的城市，掌权的造反组织将对立面近 20 万人赶出城市。

这期间，又发生过多少不忍目睹的残剧。

林彪的“一号命令”虽然被毛主席及时制止了，但酿成的人间惨剧和严重后果，却难以估算，十年后，笔者在南京政治学校就读期间，沿秦淮河做徒步旅行时，目睹了古城墙下，秦淮河边搭起的数以万计的简陋的席棚，棚前横七竖八的竹竿、棕绳上，万国旗般挂满了晾晒的衣服、被褥、尿布等什物。不远处便是南京最大的垃圾堆积场，在烈日的蒸熏下，奇臭难闻。成群成片的苍蝇如黑云般飘来飘去。一场暴雨，污水浸灌民舍，狂风卷走棚顶，子啼母呼之声不绝于耳。

问知情者：“何来难民?”

答曰：“非难民，乃当年战备疏散之市民。因房屋被占，故在此暂栖。”

大战前夕，中国的民防事业陡然升温。掀起了八亿人民齐挖洞的热潮。

中国的人民防空建设很不完善，建国以来，空防建设忽抓忽停，远远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防护需要。为此中央根据毛泽东“深挖洞”的指示，成立了以周恩来为组长，中央、国务院总参谋部领导参加的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各省、市及各大城市都建立了人防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领导小组成立后?连续下发了几个文件，传达了毛主席：“北方的水位不高，可以打地道。”“要搞地下作业各个城市都开始搞，各家搞各家的，也不用国家出钱。……在城市里头，这个房子跟那个房子统统打通。”的指示，于是从机关到学校，从工厂到街道，一场轰轰烈烈的“深挖洞”的人民战争，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展开了。

笔者摘录了几段当时的报道，可观当时的情景。

“北京市崇文区前门街道广大革命群众迅速掀起施工高潮。参加施工的有工厂、学校、托儿所、服务所、居委会等 40 余个单位。大家齐心协力，共同战斗。小学生在工地上运白

灰累得满头大汗。一位 60 多岁的老太太吴梅生，主动献出 6700 块　砖，她说‘毛主席这么关心咱们，我一定要为战备多出力。’在　她的影响下，群众自动献砖 7 万多块。”

“北京陶然亭一些小学的孩子们发扬了‘燕子叼泥’的精神，他们人小志不小，没有灰土，就到 5 里以外用脸盆、簸箕端，头布、手帕包和用书包提，口袋装的办法把灰土运回工地。”

“哈尔滨市燎原人民公社为了挖好防空洞，真是一家老少齐动员，祖孙儿一齐挖。许多家庭妇女忘了做饭，孩子妈妈忘了送奶。职工下班不回家，在洞里昼夜奋战。。60 多岁的退休老工人张风宗，过去动过大手术，切除了七根肋骨，老伴也有重病，老两口一齐坚持在洞里挖土。半身不遂的孙治民，经常在家养病，这回也参加了战斗。他们说得好：‘想着毛主席，挖洞不觉累，愚公能移山，我们也能干’”

“济南市居民李付玉、张绪德、项茂令合挖一条地道。他们用废铁板做了两把锹，用水壶当滑车取土。有一次水灌进了洞，洞口随时都有塌方的危险，他们三家老小，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歌喊着‘打倒美帝，打何苏修’的战斗口号，勺掏盆端，把泥水都掏了出来。”

……

经过几年一的努力，全国各大城市地下通道纵横、密如蛛网，所耗的水泥、钢筋、沥青数量大得惊人，仅土方量一项，就数十倍于中国的伟大建筑长城的土方量。

在全民挖洞的同时，各城市还加强了通信警报网的建设，组建了防化、消防、救护、运输、抢修、治安等队伍。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开展防空常识和自我救护的教育和训练。各大城市的高音喇叭和街头的广播宣传车，一遍遍播放着警报器的试验时间和疏散演习的行进路线。所有楼房的窗玻璃都贴上了米字形的防碎纸条……

无可讳言，整个中国已变成了一座庞大的兵营。

这一年的军费开支，猛增了 38%，中国无可奈何的转入了战时经济体制。

原本步履蹒跚的中国经济，如今更加举步艰难。

首当其冲的 500 万中国军队，完全进入了临战状态。

各级部队的一、二号首长住进了作战值班室。

名作战步队进行了精减整装，做到一声令下，立即奔赴战场。

部队的伙房，日夜炉火熊熊，保证让每个士兵携带五日的口粮。

连队饲养的猪，鸡等家禽，全部被宰杀或变卖。

随军家属同地方办理交接安置手续。

炮弹按准备基数运送到位，枪弹按标准分发给士兵和军官。

所有的士兵、军官一律停止了休假，外出的限令归队……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的导弹部队，按命令与苏军进入对等准备。为控制导弹飞行方向的导引站也全部开通。

中国的备战是全方位的。她像一个走上决斗场的勇士，紧攥双拳，绷紧了全身的每一根神经，虎目灼灼地注视着敌军即将发出的致命的一击。

就在两个巨人剑拔弩张、准备决斗的时刻，毗邻的日本，和号称亚洲四小龙的香港、台湾、新加坡，南朝鲜，展动着日渐丰满的羽翼，开始了后来令世人瞩目的经济起飞。

中国经济的落后和生活的贫困，有着复杂的历史的原因。

三

中、苏两国战争危险步步升级的报告，雪片般飞进了尼克松总统的办公室。尼克松惊恐的感觉到，那个战争的临界点正步步逼近。如果说今天晚上还能在上帝的祈祷中安睡的话，那么第二天早上一睁开眼睛便看到战争爆发的号外，他一点都不会感到意外。

美国不应该置身事外，美国不能够沉默。

下午，在总统府红厅里，召开了紧急国防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

美国副总统阿格纽。

美国国防部长莱尔德。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

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

国务卿罗杰斯。

……

研究的中心议题是中、苏一触即发的战争。

会议一开始便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莱尔德兴高采烈地说："二次大战以来，西方同东方的冷战处于步步升级的状态。共产主义的幽灵已经长成为现实中可怕的魔鬼。整个西方的生存，都被阴森可怖的魔影笼罩着。为了遏制魔鬼的扩张，有二十多万美国人在朝鲜半岛上丧生，在越南，我们已经有十余万人丧生，而且死亡仍追随着我们，每星期都有 300 多人死在那片亚热带丛林里。这种耻辱和仇恨，我们不会忘记，每一个美国人都永远不会忘记。现在机会来了，他们的内部分裂了，相互憎恨了，要打一场核战争。好啊，打吧！让一千个太阳升起来吧！让一朵朵蘑菇云布满天空吧。这难道不是上帝送给我们最美好的礼物吗?

"战争的爆发，就是共产主义的灭亡。我们有能力建设一个崭新的星球。……"

尼克松牙关叩得"格格"作响，莱尔德简直是个疯子，不然，他怎么会用外星人的口吻来谈论这场毁灭地球的灾难。

国家安全委员会参谋洛德反对地说："部长先生，你是不是糊涂了，一场核战争，且不说直接死于核弹的会有几千万乃至上亿人，飘浮在高空的核灰尘会随着环球气流到处飘散的。不光亚州的二十多万驻军会受到危害，西海岸的美国也未必安全。即便核污染物不会飘散到美国，那么人类生存的环境会不会发生重大改变?不错，二次大战中，我们在日本施放过两颗，死了几十万人，地球似乎还是老样子。但事物的排列组合并不总是一加一等于二，现在的核弹的威力已经增大了十倍、百倍。地球的再生能力是有限的，一旦大面积地区遭受核污染，大气、海洋、高山、河流，一场飓风、一场暴雨，核污染物便会布满全球，到那时候，我们吃的牛排，饮用的水，呼吸的空气，都会带有放射性物质，中国、苏联在战争中死去的亿万人也许不会感受到痛苦。可我们，会变成瞎子、聋子，会长大骨节病，身上会像斑马一样长出斑纹，然后肌肉一块块的烂掉 ……。"

"够了，"莱尔德敲着桌子，气恼地说："我还不需要你在这里给我上原子常识课。我当然明白核战争的危害。问题是，你所描绘的图画是不会出现的。苏联只是用小批量的战术核武器毁掉中国的导弹基地，然后进行有限的常规战争，他们只想教训中国一下，并不想彻底毁灭中国。所以我认为，这样一场战争，只会对西方和美国有利。洛德先生，你所恐惧的，中苏两国领导人同样会恐惧，这一点，我想，还不至于需要我们去提醒他们。"

惠勒将军说："珍宝岛冲突发生后不久，苏军崔可夫元帅曾经同我们密谈过。当时已经勾勒出战争的蓝图，这就是部长先生刚才描述的那样，应该考虑到的是，中国是一个不肯轻易屈服的国家。其实，中国从未被真正征服过。他们虽然处于弱者的地位，但一定会拼一死反击的，一旦苏联的核打击不能奏效，而让中国把数目有限的核弹头都扔出来，世界会怎么样?我认为洛德先生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

"将军的意见不防再明确一些，我们是袖手旁观呢?还是设法制止这场战争?"尼克松对这些无关痛痒的议论有些厌烦，他急需得到的答案是如何行动。

惠勒沉吟着说："袖手旁观不符合美国精神，如果我们不关注这个世界的平等、正义。民主，我们就不会去支持阮文绍那个软弱的政府而陷入泥沼，就不会扶助孤独的以色列而得罪中东那些石油富豪。美国对世界事务的诸多干预并没有谋取私利，相反却耗费了大量的金钱去维持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这是我们的责任。对于眼前这场战争溯们当然应该阻止。如果他们执意要打，那是他们的事情……"

洛德："惠勒将军，你所说的阻止，是不是只摆一摆样子，做一点表面文章。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和袖手旁观有什么两样。"

惠勒有些激动地："不错，我的意思就是不要过深的介入。我们应该帮助中国去抗衡苏联吗？中国，始终把我们列入头号敌人，过去的宿怨可以不提，可直到现在，他们一天也没有停止咒骂我们，前不久，知道毛泽东说过什么吗？他说'美帝、苏修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干了那么多坏事、丑事。全世界革命人民是不会饶过了们的'。听，他们对我们的仇恨多么深刻。不错，美国是一个慷慨大度的国家，但还不至于卑贱到向仇敌献媚的地步。让他们吃点苦头，未必不是一种好事。"

基辛格始终用手指饶有兴趣地拨弄着铅笔，漫不经心地倾听着各方面的发言，好似他只是一个置身圈外的旁听者。

尼克松知道这种讨论再持续下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连富有大战略头脑的惠勒，都因感情丧失了理智，对眼前世界的危局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观点，那么把自己扼制苏联的想法拿到国会上去讨论的话，得到的只能是讥讽和嘲笑。

中、美两国的积怨太厚重了。

晚饭后，尼克松和马诺洛在白宫前的草坪上散步。基辛格着一身天蓝色的运动服，步履轻捷的跑了过来。

落日的夕光将宽展的绿草坪镀上一层玫瑰红色的油彩。熔金般的霞光里，基辛格轻捷跃动的身影益发显得生气勃勃。

"博士，好兴致啊?"尼克松心中若有所悟地问候道。

"噢?阁下，我想减轻一点体重，以便做一次长途旅行。"

"已经列入计划日程了吗?"尼克松心照不宣地问。

"暂时还没有，不过我想很快就会成行的。有许多事情不是计划好了再干，而是即兴表演。我就喜欢逢场作戏，而不是循规蹈矩的任人摆布……"

尼克襏兴奋地："愿不愿意到我那儿喝杯咖啡?我很喜欢即兴表演，它比经过排练的演出更自然、更生动。即兴表演需要灵感，但愿上帝会慷慨地恩赐给我们。"

在林肯起居室，基辛格将他早已考虑好的方案和盘托出。一、马上通过热线电话和勃烈日涅夫联系，明确表明美国反对动用核武器的强硬态度，同时表明，中国如遭到核打击，将损害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二、美国高级官员要尽快同中国官员会晤，造成中、美接近的强大世界舆论。这些行动，总统完全可以下令直接实施，从而避开国会无休止的争吵。

尼克松一进倾听着基辛格的侃侃而谈，一边沉思着来回渡步。忽而在某一个方位停下脚

步，凝神思索片刻，然后再继续移动他的身体。

基辛格讲完了，用汤匙轻轻搅动着咖啡。试探着呷了一口，苦香味非常浓郁，绝对是巴西的正宗货。

尼克松停住了脚步，反问道：“现在美国和中国政府之间根本没有交流的渠道。而且中国领导人始终对我们怀有戒心。安排高级官员会晤，要费很多周折，已经没有这个时间了。”

“总统阁下，如果想通过两国高级官员的会晤，制定一个共同防御苏联进攻的计划，当然时间来不及；但假如制造一个中、美接近的假象，使它具有恐吓的味道，我看明天就可以办到。一方面，我们可以把中美大使级的华沙会谈拣起来，华沙会谈延续了 15 年，现在已经中断了两年，此时恢复，意义自然非比寻常。我可以安排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马上去办，另一会面，要到用齐奥塞斯库和叶海亚汗同北京的关系，频频传递我们期望和解的诚意。中国有句成语，叫做‘心诚则灵’。只要我们心诚，中国领导人是会动心的。”

尼克松依然愁眉不展地说：“这些做法或许能产生积极的影响，但还不足以遏止一场战争，你不觉得有远水不解近渴之感吗?”

基辛格缄默无语，陷入窘若的深思。

夜幕已经降临了，白宫四围已是飞虹流彩，窗外正对的林肯纪念堂被绚丽的灯火装扮得犹如一座宝光熠耀的神殿。两个人谁也未去揿动电灯开关，如两尊凝固的雕塑，淹没在幽深的黑暗之中。

猛然，基辛格跳了起来，窗外的闪光明明灭灭地照射出他上半身的轮廓，鼻梁上的两只镜片如接通电源的灯泡射出了异彩。

“总统阁下，记得 1962 年的加勒比海危机吗?肯尼迪总统成功地制止了一场一触即发的核战争。我看过那些档案材料，清楚地记得，肯尼迪还有一张最厉害的底牌没有亮出来，赫鲁晓夫就退让了。我们何不打这张牌呢?”

尼克松心头霍然一亮，顿时兴奋地心花怒放。作为当时的副总统，他当然明白这张牌的分量。

1962 年苏联在古巴悄悄修筑导弹发射基地。美国发现后认为这是一种战争的挑衅行为，强硬地要求苏联立即拆除，否则便要诉诸武力。同时派出一支强大的特混舰队，封锁了加勒比海，由此导致了加勒比海危机。赫鲁晓夫为了不丢面子，开始准备派遣海军舰队打破封锁，硬闯加勒比海，并叫嚷要不惜动用核武器。最后，经过一番勾心斗角的较量，达成了协议，美国从土耳其撤出导弹部队，并保证不使用武力入侵古巴。苏联也从古巴拆除了导弹基地。笼罩在加勒比海上空的战争阴云最终消散。

肯尼迪保留的一张牌，就是用苏联已经破译的密码，发出向苏联本土 134 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进行准备核打击的总统指令。

这是冒绝大风险的一张牌，也是获胜系数最高的一张牌。

肯尼迪当年没有使用它，是因为美国核讹诈的分量还没等押上这块筹码，赫鲁晓夫已经垮了。

有了这张底牌，再加上中国打出的明牌，尼克松心头的重石轰然掀去，他已经感到胜券在握了。

“开灯、开灯，”心花怒放的尼克松围着客厅旋转着。顶灯、壁灯、台灯、底灯……尼克松将所有的开关统统打开，嘴里不停地叫嚷着：“博士，我们应该好好庆祝一下。马诺洛，把那瓶‘人头马’拿来，不，到仓库去，把那瓶‘路易十八’取来。我要叫亨利痛痛快快地干一杯。”

马诺洛望望高兴得有些失态的尼克松，又看看蜷在沙发里，不断向他挤眉弄眼的基辛格，摊了摊手臂，莫名其妙地走了出去。

“不可思议，今天究竟是什么日子？”马诺洛在仔细回想：“那瓶窖封了一百多年的法国葡萄酒，当时总统把它藏在了食品库的什么地方？”

第二十章

勃列日涅夫的手指离开了红色核按钮。中美外交的新突破。让历史告诉未来

一

1969 年 10 月 15 日，莫斯科。

晚七时许，克里姆林宫叶卡婕琳娜大厅里金碧辉煌，这儿正为胡萨克率领的捷克党政访苏代表团举行告别宴会。苏方出席宴会的有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柯西金、谢列平、格列奇科等，还有各国的驻苏使节。

宴会开始，首先由勃列日涅夫讲话。他再次强调了苏、捷两党的战斗友谊和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团结，赞扬捷克党打退了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进攻，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

胡萨克的讲话则高度评价了苏联党对他们的无私的援助和支持，感谢苏联在关键时刻伸出了友谊的手，帮助他们拯救了社会主义的革命成果。

双方祝酒后，大厅里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各国的使节互相走动，交杯碰盏。苏联国家大剧院的演员们穿着华丽的服饰，走进大厅，表演传统的歌舞节目。

宴会开始不久，柯西金便被工作人员叫了出去。十分钟后，他脸色铁青，急匆匆走到勃列日涅夫身旁，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勃列日涅夫茫无所措地直起身来，目光茫然地出去的时候，竟忘了向身边的胡萨克解释一下。

走进总书记办公室，勃列日涅夫才稍觉心定，疑惑地问："柯西金同志，你刚才都在说些什么，希望你再说清楚些。"

柯西金有些语无伦次地说："刚才国家安全委员会报来两个消息，一个是中国的导弹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所有的地面导引站都已开通，这一点我们卫星收到的信号和拍摄的照片都已经证实。另一个是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中国的利益与他们有关，而且已经拟定了同我们进行核战的具体计划。因为情况十万火急，他们只是通报了消息，正式报告还要稍晚些送来。"

勃列日涅夫呆呆地在办公室前默坐了片刻，猛然起身，道："美国会站到中国一边?这不可能，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请给我马上拨通驻美使馆的电话，我要找多勃雷宁证实一下。"

柯西金催要电话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在一旁冷笑连连地说："我认为，这种消息是中国情报人员玩弄的心理战。要耍这种把戏也应该有点分寸，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中国是唯一一个两次同美国直接作战的国家，朝鲜的仗打完了，可越南的仗还在打，美国会站到中国一边?这简直是无稽之谈。"

四分钟后，大洋彼岸的多勃雷宁大使拿起了话筒。

"多勃雷宁同志吗?我是勃列日涅夫，现在我们这边传递着一个好笑的消息。据说美国要支持中国……。"

"勃列日涅夫书记，情况属实，两个小时前，我同美国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会晤过，他明确表述了尼克松总统的态度，他说总统认为：中国利益同美国利益是密切相关的，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如果中国遭受到核打击，他们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们将首先参战。另外，基辛格鉴于私人朋友的关系，还特别向我透露。总统已经签署了一份准备对我130多个城市和军事基地进行核报复的密令。一旦我们有一枚中程导弹离开发射架，他们的报复计划便告开始。在此之前，尼克松总统为了向中国表示诚意，还签署了一项撤消美国驱逐舰在台湾海峡巡逻的命令，估计这条消息很快就会见报。基辛格博士再三告诫我，他是冒着风险透露这些消息的，希望我们不要泄露出去……喂……勃列日涅夫同志……"

勃列日涅夫动作僵滞地扣死了电话，脸色苍白地跌坐在软椅里，眼睁怔忡地凝视着什么，手指在膝盖上痉挛般打抖。

屋里陷入死般的沉寂。

“嗵!”地一声，勃列日涅夫重拳捶击着桌面，歇斯底里怒喊道:“美国出卖了我们，它出卖了我们。……”

柯西金在一旁提醒着说:“会不会是中国主动倒向了美国呢?”

勃列日涅夫愣怔地盯住了柯西金几秒钟，猛然又发狠喊道:“不，这不是事实，是讹诈、是恐吓……”

柯西金待勃列日涅夫稍稍平静下来，才冷静地说:“也许美国的所谓核报复计划是恐吓，但中国的反击决心是坚决的，虽然他们的核弹头不多，但我们不可能在战争一开始就剥夺他们反击的能力。更何况他们在四年前就进行过导弹负载核弹头的爆炸试验，其命中目标的精度是相当惊人的。而且他们有了防备，现在几乎动员了全国所有的人都在挖洞。我早说过，格列奇科的方案是行不通的。我们应该和中国谈判，库兹涅佐夫率领的代表团应该准时去北京。”

勃列日涅夫无助地在办公室里来回兜了十几个圈子，恨恨地甩了甩手，说:“好吧，明天召开国防委员会会议，重新讨论这个问题。”

“不，应该召开政治局会议，你应该听听多数同志的意见。”

勃列日涅夫猛然转回身:“我不明白，究竟什么使美国和中国站到了一起。他们相互敌对了 20 年，死了那么多人，中国一直把他们当作头号敌人。难道一夜之间，世界就变了。……”

“也许，这正是我们需要检讨的……”柯西金看了下表，提醒着说:

“告别酒会马上结束了，我想，我们应该到前面去，和胡萨克同志见上一面。”

“胡萨克，见鬼，中国走出了第一步，他们都会跟着走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他们会跟着走的……。”

勃列日涅夫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几个字，仿佛是含混不清的梦呓。

10 月 20 日，库兹涅佐夫率领的苏联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始同中国进行认真的边界谈判。

勃列日涅夫的手指，终于远离了红色的核按钮。

二

1969 年 12 月 3 日，阳光明媚，微风轻拂，是初冬里难得的好天气。

波兰华沙国家文化宫的一个大厅，正在举行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各种面料、各种款式的服装千姿百态、色彩缤纷。演出台上，身材颀长、曲线玲珑的女模特，伴着富有节奏感的音乐，娉娉婷婷地踏着一字步，或行进、或定格、或夸张地摆动肢体、或互相勾牵着变幻造型……。迷人的表演鼓动着大厅里如潮的观众，台下不时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

美国驻波兰大使袄尔特·斯托塞尔出现在人头攒动的人群里。由于他身材非常高大，加上他特殊的身份，使他格外令人瞩目。

尽管南斯拉夫实行了开放政策，同两方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尽管时装展览会不带任何的政治色彩，但斯托塞尔的光临，还是引起了小小的轰动。许多敏感的记者端着照相机，费力挤到他身边引前呼后拥地簇围着他，或频频拍照、或提出一连串关心的问题请求回答。

斯托塞尔心不在焉地敷衍着记者的提问，目光却在人群中四下搜寻。显然，他感兴趣的不是时装，也不是台上那些风姿迷人的女模特。

二个多月前，斯托塞尔两次接到了白宫基辛格博士打来的电报，要他务必在公开场合同中国大使馆的高级官员会谈一次，转达美国想恢复中美华沙会谈的愿望。新闻照片上要出现他真诚地微笑。斯托塞尔认为这种要求令他难堪，况且自己的顶头上司是国务卿罗杰斯，基辛格只不过是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根本投资格对他指手划脚，所以看完电报便搁置一边，根本未与理睬。三天前，基辛格又打来一封屯报，语词异常峻厉。报文中说："如果你不想采取行动的话，我会另外换一个人去接替你。."

斯托塞尔这才有点恐慌，和圈内人一打听，才知道自已犯了官场之大忌。基辛格的作用远非只是一个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参与了美国几乎全部对外政策的设计和制定，深得总统尼克松的宠爱，甚至是总统政治生活中须臾不离的亲密伙伴，在内阁官员中的地位和作用远远超过罗杰斯。

为了使他进一步了解基辛格，一位好心的朋友特意送给他一本美国刚出版不久的《生活》杂志，其中有一篇文章描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的情况：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们来到了白宫的内阁会议室等待尼克松。他们是国务卿罗杰斯，国防部长莱尔德，紧急计划局长乔治·林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勒，中央情报局长赫尔姆斯，还有副总统阿格纽。

一会儿，会议室与总统办公室连接的右边房门打开了，一个人走了进来。此人不是尼克松总统，而是基辛格。基辛格一边态度随便地用姓名的爱称向在座的各个军政要员打招呼，一边从容地在总统左边的椅子上就座。他手里拿着一个夹着文件的黑夹子，夹子的厚度，预示着今天会议时间的长短。基辛格夹子里文件只有一个副本，它正摆在总统座位前的桌面上，那是谁都不能伸手去翻阅的。只有基辛格一个人知道总统

今天想些什么，要在会议上讲些什么。总统是国家安全委取会的法定主席，会议怎么开，要作出什么决定，当天早上他已经找基辛格商量好了"。

传来轻微的脚步声，一个助手提醒大家说："先生们，总统来了。"

尼克松胸有成竹地从右边门里走进来，在当中主席的位置上就座，例行公事地瞄了所有的与会者一眼。这时，与会者都稍为有些紧张，只有基辛格是例外，他令人莫测高深地微微笑着。

尼克松宣布开会了。他简单扼要地讲明今天开会的内容，然后，头微微朝左边一扬：

“亨利，你把可供选择的方案给我们谈一谈吧！”

基辛格首先清了清嗓子，用清楚沉着的语调，简要地讲明早就准备好了的方案。

尼克松仰身背靠座椅，微笑地听着他当天已经批阅过的内容。基辛格好像又回到哈佛讲坛上，不过听讲的已不是学生，而是美国内阁的成员及其高级助手，基辛格抑扬顿挫地讲着，时而强调一下重点，时而解释一下不好懂的字眼，时而另外翻开一些本子，旁征博引。

……。

斯托塞尔看到这里，只觉眼皮别别直跳。

“这哪里是一个安全顾问?简直是总统第二”。

斯托塞尔觉得自已恍如跳进一个漆黑的洞穴，身体在急速地下落。

“快，快去打听，中国官员会在什么地方出现?”斯托塞尔惶急地对属下们喊道。

现在，斯托塞尔循迹追来了。

蓦然，人高马大的斯托塞尔在攒动的人群中发现了对面橱窗前穿中山装的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

他用力拨开阻挡在身前的记者，目不旁视地径直走了过去。

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前来观赏南斯拉夫的时装展览会，完全是出于外交礼仪。此到，他正兴致勃勃地观看着橱窗里陈列的各种衣料，罗翻译从身后捅了捅他，悄声说：“美国大使斯托塞尔走过来了，好像要同您说话”。

雷阳举头，视线正好同斯托塞尔射来的目光相对。

“哈罗!”斯托塞尔高高地扬起了手臂。

雷阳身上的血液似乎轰然涌上头顶。

中、美两国是敌对 20 年的冤家，尤其是刚刚经历过文革冲击的各级官员，“里通外国、苏美特务”的帽子的确吓人。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打成“叛徒”、“特务”、“内奸”，何况他一个小小的临时代办，况且没有接到外交部的有关指令，在这种公众场合热情握手、友好寒暄，不知将会在国内掀起多大的波浪。

雷阳扯了一把罗翻译，转身就走。

斯托塞尔急了，加快了步子。

雷阳似小跑般走出大厅下了楼梯，靠近了大门。

斯托塞尔穷追到楼梯边，眼看雷阳就要失之交臂，情急无奈之下，他用波兰话大喊起来："中国代办先生，我有话对您说，美国对同中国会谈十分感兴趣……"

雷阳脚步未停，出了大门，踏进轿车，马上驶回大使馆去了。

斯托塞尔冲出大门，望着远去的车影扼腕叹息。

第二天，西方几家重要报纸刊登了这个消息、"斯托塞尔追雷阳"很快就传遍了全世界。

12 月 3 日晚，中南海西华厅。

周恩来批阅晚间文件时，看到了雷阳发来的情况报告。

周恩来忍不住笑了。

文革以来，周恩来好久没有这样开心地笑过。以至给周恩来端来小米粥的邓颖超，看到周恩来愉悦的神情，也惊奇地问："恩来，什么好消息呀?这么高兴!"

周恩来将这件事重复了一遍，邓颖超也掩嘴吃吃地笑了起来。

周恩来的笑，不仅仅是因为这件事本身具有喜剧色彩，他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信号，中、美之间风摧雪压 20 年的坚冰就要打破了。

1969 年 12 月 11 日，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接收到中国大使馆送来的前往作客的请柬。正在为展览会的事烦恼的斯托塞尔捧着请柬，喜出望外。他生怕出什么差错，请翻译反反复复讲述了好几遍。在此之前，中美华沙会谈举行过 134 次，中国人不到美国使馆，美国人不入中国使馆。所有的会谈都是在中立地区进行的。

然而这一次，请柬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是到中国大使馆作客，远不仅在华沙是第一次，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美国人接受到这种邀请。

难怪斯托塞尔会大吃一惊。

斯托塞尔惊喜地说："我将小心地、高兴地从后门进入中国大使馆。"

中国官员回答说："没有那个必要，既然是正式邀请，您应该从正门进去"。

斯托塞尔乘着骄车如约来到中国使馆门口，堂堂正正地从正门进去，然后在融洽的气氛中会见了上星期避他而去的雷阳代办。

回到使馆，斯托塞尔马上起草了一份电报，将会见雷阳的前前后后大加渲染地描绘了一番。他对属下的官员说："将这份电报一式两份发过去，一份给罗杰斯，一份给基辛格，记住，千万不能让罗杰斯代转。"

1970 年元月 20 日，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在中断两年之后，又继续开始了，这是第 135 次会谈。当天中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罗伯特·麦克洛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会谈将在"中共大使馆"举行。这已经是一种突破了。更令人震惊的是，几小时之后，麦克洛斯基又奉白宫的指示，出来修正说："会谈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举行。"

麦克洛斯基将这句话重复了三次，其实只有一次就够了。这是新中国自 1949 年诞生以来，美国政府首次使用这个称谓。

这个称谓就是一种强大的冲击波，它带着纷纭厄杂的多种信息量冲击着全世界。

世界平衡的框架如何支撑?美国的外交政策如何调整?中、苏冲突、越南战争中东危机……所有的答案，几乎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称呼包容了、诠释了。

阿里巴巴在庄严地祈祷，"芝麻，开门吧!"

1970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邀请埃德加·斯诺和夫人洛易斯·惠勒走上天安门城楼，共同观看了盛大的群众游行队伍，后来，毛泽东对斯诺说："中美会谈，15 年谈了 136 次，我不感兴趣了，尼克松也不感兴趣了，要当面谈。"

"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我愿跟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

"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悄悄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当作旅行者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我看我们不吵架，批评是要批评的。"

1971 年 4 月 7 日，毛泽东向美国乒乓球队发出了访华的邀请，他们作为美国第一个被邀请的团体，跨进了中国神秘而古老的红墙。

大洋彼岸的尼克松和基辛格被强烈地震撼了，他们的震撼远比外界的惊呼、感叹更为深沉和复杂。他们隐隐约约地感到，中国让乒乓球队打头阵严实在是"一石三鸟?，妙到透顶的奇招。这里面既包含着投石问路的"谦恭"，又喻意着不触怒美国任何一派政治势力的"中庸"；既期待了中国各级领导和人民情感上的适应性转变，又向各社会主义国家和盟国传递了原则立场没有改变的信息。然而，这又分明是向中美建立新型关系的大踏步前进。

尼克松和基辛格都朦胧地感觉到了，他们面对的是一个颇为不凡的外交巨擘。

由此，他们也加快了步伐。

7 月 9 日，基辛格秘密访问了中国，为尼克松总统的中国之行，铺平了道路。

10 月 26 日，中美接近的冲击波使世界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联合国大会上，表决结果，“接纳中国、驱逐台湾”的阿尔巴尼亚提案以“76 票赞成，35 票反对，17 票弃权的”压倒多数获得通过。而尼克松苦心经营的“中国、台湾，双重代表权”提案，连付诸表决的机会都没有。

中美接近的大裂变效应，连尼克松本人都始料不及。

1972 年 2 月 21 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上午 11 点 27 分，尼克松总统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越过浩瀚的太平洋，飞行了 12000 英里，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

尼克松和夫人帕特走出舱门，沿着舷梯拾级而下。为了纠正 1954 年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的失礼行为。待离地面还有三、四级舷梯时，尼克松就微笑着选远伸出了手臂。

周恩来的手也伸了出来。

两只手紧紧地扳握，轻轻地摇晃。

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如果说仅用握手来表示时代的更叠略显简单，仓促的话，那么宴会厅里，中国人民解放军管弦乐队演奏的美国歌曲《美丽的阿美利加》，则的的确确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欢悦、悠扬、富于感染力的优美旋律，从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里缓缓流淌出来，向着祖国广袤的土地飘散开去。

八亿人民在凝神细听，这不是语录歌、样板戏。它有异国的情调，带着新鲜的气息。

人们感到了贝多芬的执著，柴可夫斯基的恢宏，施特劳斯的舒缓，门德尔松的跳跃……

在太平洋东岸，尼克松被茅台酒陶醉了。

在太平洋西岸，美国人被周恩来赠送的两头大熊猫征服了。

莫斯科的冬天是漫长的，已是早春时节，房屋、街道、树丛上依然积满厚厚的白雪。

晚间的路灯亮了，行人在脚步匆匆的往家赶。食品店前，等候购买面包、火腿肠的顾客排起了长队，人们冻得袖手跺脚，在抱怨着天气、食品匮乏、买不到合脚的靴子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克里姆林宫总书记办公室里，还亮着黝暗的灯光，勃列日涅夫坐在电视机前，呆呆地注视着屏幕。在刚刚播放的新闻消息里，有尼克松走下飞机，与周恩来长时间握手的镜头。

如果说，自 1969 年以来，每一条有关中、美接近的消息都深深刺痛了他的话，那么刚才的一幕，犹如一把峰利的刀狠狠地戳进了他的心脏。使他原本有些麻木的神经，感受到了从未经历过的巨大痛楚和难言的苦涩。

中、苏两国、两党曾有过亲如兄弟的蜜月时代，还有着相同的制度，同一的信仰，一国有难的时候，另一国都会伸出慷慨无私的手。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毒言恶语、相互指责了，又从什么时候起，兄弟间反目成仇、拔刀怒向了……最后演化成血腥的杀戮……

终于，苏联将庞大的中国从身边推开了，推向了敌对的阵营。

苏联从此少了一位兄弟，多了一个仇敌。

这个仇敌还如此贴近，如此庞大，如此可怕……

如果在最初的论战时少一点指责，多一点宽容，如果在达曼斯基岛冲突后冷静下来谈判而不是在铁里可提地区反咬一口，如果不是大军压境，欲动用核武器去一劳永逸的消除“威胁”。世界将会是今天的样子吗?

…………

1982 年，78 岁的勃列日涅夫病逝在职位上，一位历史学家说过：伟大的生命不等于寿命，有的伟人寿命只有几十年，但他的生命影响着几个世纪乃至整个人类的文明史。

勃列日涅夫在苏联最高统治者的宝座上执政 18 年。然而他去世后，似乎生命只延续了半个月，国丧仪式结束后，他便消失了，甚至苏联人都不再谈论他，完全地被忘记了。

这真是伟人的悲哀。

也许他根本就不是伟人。

三

进入 90 年代的第一个初夏。一个由日本、英国、加拿大组成的旅游观光团在导游的带领下，乘船登上了珍宝岛。观光团中大多是教授学者，谁也不曾料到，这个世界教科文组织派出的旅游团，会对中国东北部的这个小岛感兴趣。

7 月，正是珍宝岛最美丽的时节，山榆、松、柏、白杨……各种灌叶乔木都冒出一片沁人的新绿，蒲公英、矢车菊、狗尾草、拉拉秧如绒毯般覆盖了一个个弹坑和一条条堑壕。涂着米黄色的砖墙，镶大玻璃窗的兵舍，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气息。绿丛中不时闪现的马鹿、狍子、山兔的身影，使人顿生回归大自然的静谧、恬淡的心绪。而不知何时，扑腾腾披着斑斓霞羽、从人们面前冲飞而过的野雉，又会撩拨起远行游子的诸多乡思。

乌苏里江水平稳而迟缓地从岛子两侧挟持流过。如果说岛子像一块绿色的猫眼石，那么米黄色兵舍便是这眼中的炽热的瞳仁。乌苏里江则如蓝色的缎带，将它紧紧地系挂在中国的

领结上。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这就是位于中国东北端的珍宝岛，它的面积为 0．44 平方公里……”导游开始了充满激情的介绍。

美国历史学家米歇尔·维斯特登高眺望着这个一览无余的小岛，惊叹地自语：“噢，我踏上了达曼斯基岛，这儿就是那个险些触发一场世界大战的小岛。真不可思议，为了这么一个庭院大的岛子竟要毁灭地球……”

他在岛上长久地徜徉着，细细地寻觅着。在绿荫覆盖的弹坑里，他拾到了锈蚀如褐石的弹片；在盘曲虬结的树干上，他摸到了枪弹穿擦的疤痕。在岛的东北角，他看到了两棵碗口粗细、并蒂生长的榆树。树上挂着一个牌子，牌上写着三个字——“英雄树”。

“这是一个崇尚英雄的国家，虽然英雄时代早已结束，可是在这个国度里，英雄的魂灵无处不在。”

两鬓染霜的米歇尔·维斯特在树前伫立了很久，

转到树的另一面，他看到树杈上挂着一张镶在镜框里的结婚照，新郎西装领带，脸上漾着春风得意的神彩，新娘身披羽纱，嘴角抿着幸福、羞涩的微笑。一对典型的可爱的中国青年。

维斯特笑了，会心地摇了摇头。

从下面注释的文字上，他知道这对新婚夫妇来自中国浙江省，那个美丽旖旎的西子湖畔。他们不惜跋涉几千里，到这儿来度蜜月，消磨一生中最珍贵的时光，

他们肯定是崇拜英雄的。而英雄究竟有利于战争，还是有利于和平?

望着静邃默然的远山，永恒流淌的江流，历史学家陷入了无垠的冥想。

只要登上这个小岛，踏上这方土地，睹物触情，任谁都会喷发出无数遐思的。

“哈罗，维斯特先生，您都看到些什么?20 年前的坦克?还是 150 年前挥舞着马刀的俄国人?”加拿大社会学家费尔南德斯·路塞垭女士调侃着问。她今年 47 岁，看去却像三十几徐的少妇，金发披肩，娇躯曼妙。

“噢！路塞垭女士，我看到的的确很奇妙。您看这条河，它切割开而又毗连着两个国豪。这两个国家又有着本世纪最为奇特、古怪的经历。他们曾经情同手足、亲密无间。继而又剑拔弩张、生死搏杀。就像眼前这条江，时而柔情似水、旖旎缠绵，时而又坚硬如冰、酷寒逼人。……”

“是啊，这实在是一个奇妙的地方，即便是一个凡人，只要站在这儿，上帝仿佛也愿意慷慨地赐与他伟人的思想。当然，也许我们看到的不一样。一位军事家来到这儿，会看到战

车在冲去，会听到火炮在轰鸣；一位哲学家呢，他会去思索战争与和平，生存与死亡，对立与同一诸如此类的命题。我却注意到另一个问题，他们在信仰、制度相同的时候成为仇敌。而信仰、制度不同的时候，却握手了。您瞧，江岸上那位俄国士兵在向我们招手微笑，”

路塞娅作为回报，也微笑着挥了挥修长的手臂。

维斯特抚了抚路塞娅的肩膀，摸了摸唇间的胡须，莫测高深地问：“那场战争的阴影，似乎完全消散了，我想提一个问题，您说，在那场战争中，他们之间谁是胜利者呢?”

路塞娅惊异地望了维斯特一眼，默默思索了片刻，摇着头说：“我承认，您把我问住了，我从未深想过这个问题，只是觉得似乎不该用胜利或者失败这个字眼。如果讲损失，我觉得作为国力软弱的中国一方压力更沉重些。他们本来基础就薄弱，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的军费开支 1969 年增加了 33%，1970 年又增加了 18%。那时的中国可以说已经进入了战争体制。到处都在挖洞，修地道，经济发展停顿了下来。据说当时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在贫困线之下。可这样一挖，也并非没有好处，恰恰适应了世界发展的趋向——向地下要生存空间，要能源，要交通……中国人口这么多，光向天上盖楼是不行的。要转眼向下，现在世界上做得最好的是日本，中国的也不错。我参观过最大的青岛龙山地下商场，游览过沈阳新客站的地下城，还住过哈尔滨北秀宾馆，不用空调，冬暖夏凉，据说那儿是最大的地下宾馆，有几百张床位，有一个大餐厅，哦，还有一个能容纳近千人的大剧院呢!”

维斯特沉思着说：“是啊!胜利、失败，本身就有不确定性，您听说过中国有一个词，叫‘塞翁失马’吗?说那边胜利也好，说这边胜利也好，我认为它不是一个结论，一种判断，而是一个过程，现在这个过程还没有完结。那一场战争把中国打醒了，他们结束了一面倒的外交政策，转身走进了世界大家庭。中、苏两国的领导人几乎同时认识到一个真理：他们争来争去，就是没有去争论那个能致他们双方于死地的共同要害　——僵化的经济模式。人类历史的进步，是以生产力发展的水　平为标志的，他们信奉的据说能大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　度并没有创造出奇迹，这一次他们是真的分手了。河那边全面　转向了市场经济，沿着西方的老路追了上去。河这边则坚守着　既定的航向，去进行一种崭新的激动人心的冒险……”

路塞娅信服地点点头：“您说，他们都会成功吗？”

“不知道。”维斯特粗重地喘息着说。

“中国发展的速度太令人吃惊了，我有一种预感，21 世纪，地球将会变成两极世界，一极是美国，另一极便是中国。到那时，才会有真正的决战，决定命运的决战。”

维斯特说出了一个极不愿承认的事实。

“我不会活到那一天了。不然，我真想看看谁是最后的胜利者。”维斯特的语调有些苍凉。

“也许我也活不到。”路塞娅轻轻叹息说，声音轻细得只有她自己才能听到。

后 记

去年樱花盛开的时节，我们完成了长篇纪实文学《喜玛拉雅山的雪》，没有那怕是一点的松懈和自赏，我们又开始了伏案笔耕,于是便有了《冰点下的对峙》，又一次长久期盼后的收获。

伏案数月，苦乐自知，自然不必示人，一旦辍笔付梓，心中悬石虽落，偏又生出几多茫然。

今春的雨，格外的多，花，便也愈显娇艳，装点出春的烂漫。

有人问：“你们怎么会迷恋上战史文学的?”

答案有很多，可是有一点却是最主要的。

我们俩长期在军队基层生活过，有着几乎相同的经历：当过士兵，班长，排长，指导员……对士兵，对军队永远有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感。当然仅有情感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曾经和一些大学生交谈过，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不知道珍宝岛，也不曾听说过深挖洞，广积粮。这一切好像已经远远的过去了。可是我们却不曾忘记，来自北方的那个超级大国，在我们的国门之外陈兵百万，同时亦有数百万的中国军人，数十年如一日，枕戈待旦随时准备为保卫共和国而战。长弓在手，引而不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整个民族之魂铸成的钢铁长城，使侵略者望而却步。当战争的阴影渐渐消失的时候，共和国开始了大裁军，百万中国军人脱下了军装，默默踏上了归乡路。

从两鬓染霜的将军到稚气刚退的士兵，几乎是无声地离开了，他们驻守的营地，带着无尽的憾情走入了商品经济的大潮之中。军事文学在倾诉了军人的失落感之后，便转向不停地呼唤理解。但是许多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军人，都感到应该向社会，向后来人说点什么。因为这个时期毕竟是共和国渡过的一个辉煌而艰难的时期。

我们也属于那千千万万个军人中的一个，这个共同的愿望总要有人去做。有不少人曾预言，不管过多少年，总要有人把这一切填补进战史文学，而且写这些文字的人，必将是那些扛过枪的军人。所以我们不写也总有别人来写，不是你，就是他，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冰点下的对峙》可以说是《喜玛拉雅山的雪》的姊妹篇，只是它的背景更开阔，历史

的纵深感更强，加之许多当事人对当今国际形势的思考，使之更为发人深省。

《喜玛拉雅山的雪》出版之后，我们收到许多读者的来信，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并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鼓励。对此我们难以一一回信，敬请谅解，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说来颇为惭愧，八年前笔者曾沿中苏，中蒙边境进行了历时几个月的采访，受到了边防部队的热情接待。此后便是时断时续的采访和收集资料，再就是一行行地爬格子，时至今日，拙作方告出版，实在令人汗颜，我们还能再说些什么呢?

面对给予我们写作大力支持的老首长和朋友们，面对战　史文学宏大的读者群，我们还将踽踽前行，尽管前面的路还很　长很长，好在我们是在厚爱中结伴同行……